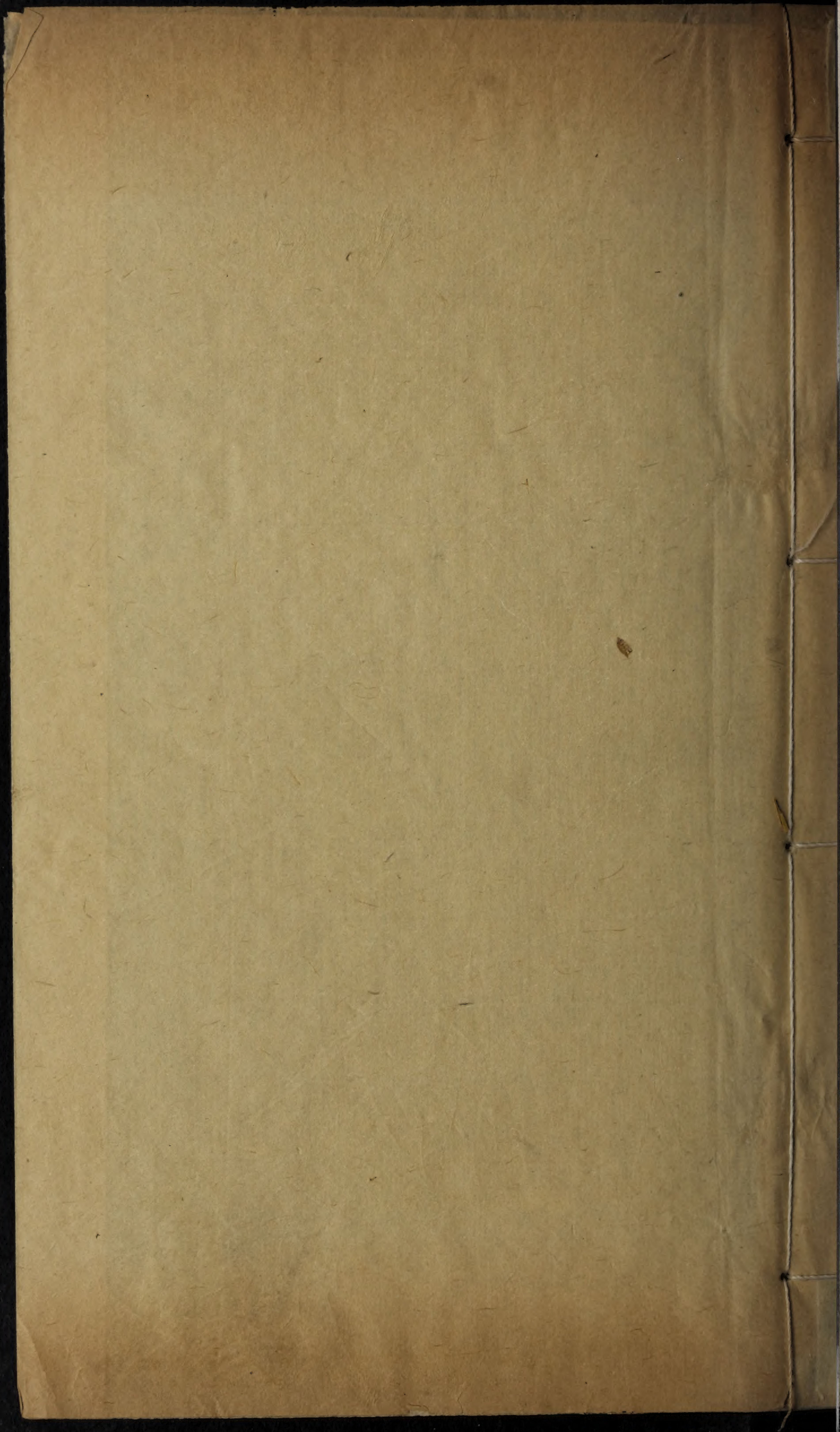


DS
734
.L39
v.7

國朝先正事畧卷之十一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趙襄忠公事畧　子敏恪公宏燦　恪敏公宏爕

勇畧將軍姓趙氏。名良棟、字擎宇、一字西華、甘肅寧夏人。少倜儻、使策、從戎。順治二年、隨英親王大軍入關、中受知於總督孟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寧夏叛兵之變。署屯田都司。四年、平河西回亂。又單騎擒偽總兵丁國棟。擢游擊。十三年以經畧洪承疇薦、隨征貴州雲南、任督標副將。康熙元年、擢雲南廣羅鎮總兵。先後勦平馬乃、隴納、水西諸苗猓有功。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詔部臣不得掣肘於

是三桂調公貴州平遠鎭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艱且知三桂有異志力辭三桂怒欲刼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巽詞以解四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未反時日以牢籠人才爲務惟公不爲所用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十三年三藩反叛鎭吳之茂王輔臣等應之甯羌惠安兵變殺提督陳福猖獗甚十五年甘肅提督張勇薦公才畧過人

聖祖命公提督甯夏馳傳往鎭撫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見

上詞氣激昂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言詩 賜第時官兵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

歸原汛兵歸原伍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時大將軍圖海督師圍平涼輔臣降慶陽固原俱下 詔公與將軍王進寶並聽圖公調度公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倘阻聲教疏請率步兵五千獨當一路進取漢中興安規全蜀詔下軍前三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四路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既而涼州提督孫思克言綠旗不可用請俟來春多調滿洲兵並進 詔切責之乃以十月定師期圖公及將軍佛尼勒征興安孫公及將軍畢力克圖征略陽王進寶及總兵朱雅蓬征鳳陽公獨將五千人征徽縣十月破密樹關擒賊將徐成龍遂取徽縣時孫公甫至階州公已擊走吳之茂

復畧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徇沔縣王公亦復鳳縣定漢中府
公會之於甯羌各奏捷　詔授公勇畧將軍兼甯夏提督公與
王公分路進師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夕也壩
爲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鐵門坎賊防禦甚力公與賊夾
江而陣江流洶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
吉視吾馬箠所指後者斬黎明公騎騁馬犁麾下五千人橫刃
渡江江水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
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搏
戰天忽風吹馬如吹船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餘賊崩奔
追擊之於青山石硤潰歷舊州明月江戰屢捷僞將軍汪文元

僞巡撫張文德等降遂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僞官及逆兵
數千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
千奏繳之公出師時會條上調兵運餉諸事宜請兩路收川
上報可至是王公亦復保甯東西川以次收復
天子降溫旨勞軍　賜御書題額及弓矢櫜鞬名馬之屬　詔
授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公聞　命讓
甯夏提督有代者則鎮兵不能隨征因疏辭總督
上弗許會部議甯夏宜如舊制設總兵　詔即以公子廕生宏
燦爲甯夏總兵官隨軍進勦公遣將西徇雅州復象嶺建昌諸
衞東徇敘州復納溪永甯等縣且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

得而三桂又新死宜乘機急進請　諭趣湖廣兵速取貴州廣西兵速取雲南幷　勅陝西四川籌餉濟軍剋期進剿一自保甯出永甯達雲南霑益州一自成都出建昌達雲南武定府　詔下在事諸大臣定議尋議川楚粵各路兵約期並進將軍吳丹出永甯公出建昌會吳世璠遣胡國柱夏國相等陷永甯犯瀘州敘州復寇建昌公檄總兵朱衣客援建昌失利退駐雅州建昌陷公疏劾吳丹朱衣客　詔吳丹解任以佛尼勒代之衣客逮訊二十年三月公遣宏燦及總兵李芳述等追剿國柱於觀音巖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敘瀘永甯賊皆遁七月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抵滇時貝子彰泰軍滇池將軍賚塔軍

黄旗滿漢兵十萬有奇圍城九月未下公至卽詣貝子陳三策其一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得出乃可招降其一結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公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乃率所部親冒矢石取玉皇閣進逼新橋賊據橋死拒公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殊死鬬逆渠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復以計從上流濟師刈炬如星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曙也黎旦入東南二門壯圖自焚世璠自殺餘黨悉降自公至軍八

日而雲南平賊踞滇久私斂充牣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公飭
所部不以一騎入城既告捷即疏請　陛見移師曲靖以待
命又訪得吳逆司筦庫者以藩宮簿籍進呈其後乾沒者皆敗
而三桂寵姬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皆
上聞惟公嚼然不滓其遠識確守有古大臣風烈焉初朱衣客
之遠訊也具疏自辯咎公與兵少後應復不至時王進寶亦上
疏謂建昌之陷咎在公公因復劾衣客且謂其辯疏由進寶所
爲
上以趙良棟王進寶功績並茂所有互訐之疏均發還不問其
遲於救援誤軍機仍察議如例於是部議衣客論斬吳丹奪職

籍沒公奪職並得旨從寬二十一年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性伉直氣陵其上首建取蜀議孫思克吳丹等咸忌嫉之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沾館而負公劾之及公復建昌追賊至大渡河

上命公乘勝趨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國柱再往公不從攻新橋兵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明珠前珠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弗善也二十二年公疏述滇蜀戰功下王大臣核議以公失機建昌應以功抵罪止敘錄隨征將士加宏燦及芳述左都督銜公尋乞骸骨歸二十五年夏

上念公克雲南時恪守法紀廉潔自持　優詔嘉獎復將軍總督原銜二十七年入朝自訴戰功并隨征將士多屈抑得　旨授騎都尉世職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大軍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偕行用私財佐軍旣還　召入朝明年復上疏自敘戰功甚苦爲大將軍圖海彰泰所隱蔽且追咎明珠

上責其器量褊隘還其疏仍　勅部優敘部議授爵三等子

詔晉爲一等公願留京師乞　賜田宅御史龔翔麟劾公驕縱恃功越例乞請當議罪

上鑑其年老家貧優容之賚白金二千兩令歸里三十六年正

月

聖祖聞公臥病　溫旨存問　賜人葠鹿尾時

上方決策西征擬就詢方畧於里第而公遽以疾薨年七十有

七比　車駕次榆林　諭閣臣曰勇畧將軍趙良棟偉男子也

為國家宣力厥功甚茂倐以疾逝朕深憫焉茲師抵朔方道經

其門可令皇子臨視奠醊次日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閏月

復頒　諭祭文遣大臣致祭　賜諡襄忠次子宏燮襲爵公結

髮事戎行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衂行軍有紀律所過

無秋毫犯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畧堪任使輒

疏薦之甘苦與士卒共入蜀之役裹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咸

樂爲盡死故所向有功功成後甚閒者日衆賴
聖祖知公深嘗格衆議曲賜維護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
乾隆三十二年
上念公功其一等子爵　特予世襲罔替四十七年　詔晉一
等伯仍世襲罔替長子宏燦康熙四十五年由廣東提督擢兩
廣總督召爲兵部尚書五十六年薨　賜諡敏恪次子宏燮由
天津道襲一等子康熙四十四年遷直隸巡撫五十四年　詔
褒其撫直十年實心任事旗民輯睦盜賊稀少特加總督銜六
十一年薨　賜諡恪敏子之璧襲爵以宏燮在任時虧庫
上命宏燦子之桓以郎中署直隸巡撫料理未完事件雍正元

併巡撫任。 特旨寬免追銀之。擢官至兩淮鹽運使

王忠勇公事畧 子川子

公諱進寶字顯吾甘肅靖遠人初隨陝督孟喬芳平河西叛回授守備隸甘肅總兵張勇標下順治十一年張公調經畧右標總兵公隨往湖南十五年進征貴州師次十萬谿懸崖千仞偽安西王李定國使偽都督羅大順扼據險要公率衆攀崖直上搗其巢賊衆潰以功遷游擊康熙二年張公任甘肅提督奏授提標游擊尋隨張公討平西羌授參將時羌人乞駐牧大草灘張公用公議持不可於是即單于城故址建永固城以公爲副將駐之十二年擢西甯總兵明年各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陷蘭州斷浮橋以拒河西兵公帥師進討十四年二月師

抵黃河公以革囊結筏自祭灣夜渡抵皋蘭龍尾山大破賊衆擒偽游擊李廷玉等乘勝東救金縣定安復西攻臨洮會大雪偵賊無備遂襲破之輔臣遣使持吳逆偽劄來招公立奏聞得
旨嘉獎加銜左都督四月進攻蘭州賊兵千五百人出東門迎戰公率衆奮擊自辰至午擒斬過半別遣兵分路剿殺賊退保不敢出我兵環圍之斷賊糧運六月賊造筏百餘謀潛遁公分兵沿河伺擊賊勢蹙乃遣人招諭偽總兵趙士昇等率衆降遂復蘭州十五年正月
詔嘉公懋著勞績克殫忠誠授陝西提督兼西甯總兵暫駐秦州時偽將軍王屛藩吳之茂互為聲援竊伺秦州二月之茂率賊衆進踞北山絕我餉道公會將軍佛

尼勒進剿大敗之生擒偽總兵徐大仁復遣兵馳擊敗賊眾於
羅家堡又敗之臨關賊復集潰眾萬餘築壘排樁據鐵窠硤紅
山堡潛出賊兵援運芻糧公遣兵撲剿大敗賊眾於牡丹園擒
斬偽官獲糧械無算五月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進攻平涼輔
臣勢窮蹙引四川叛鎮譚宏爲援連兵犯通渭公急擊破之降
其偽官復靜甯州城輔臣詣圖公軍前降六月公次樂門甫
駐營之茂遣賊眾來犯公統兵環擊擒其偽總兵游擊等斬之
復與將軍佛尼勒合兵攻盤屢戰克捷之茂僅以十餘騎逾北
山遁走平涼固原悉定大將軍奏陝西提督原駐平涼固原與
平涼密邇據秦省形勝宜令公駐鎮　詔公移駐固原兼攝固

原總兵事敘功議授二等男　諭曰王進寶宿將重臣矢心報
國兼以訓練士卒忠義素孚故能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
焉可從優加一等男授奮武將軍仍兼提督平涼諸路軍務十
七年公復慶陽斬偽總兵袁本秀及賊眾二百餘人十八年冬
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分兵四路規復漢中公偕總兵費雅達由
棧道進先是公奏請令子用予率兵往鄭俾練習戰陣
上允其奏授用予副將公復疏言臣父子均在秦中例應迴避
詔曰王進寶父子統兵誅勦賊寇保守封疆著有勞績王用予
仍留與伊父同守秦中要地用予字公安每戰先登陷陣所向
披靡至是從征寶雞公遣用予擊賊紅花鋪大敗之復鳳縣兩

當縣進軍武關令用予率偏師繞出關後而自以大軍當其前賊腹背受敵皆潰走擒偽總兵羅朝與等奪雞頭關直抵漢中王屏藩率賊眾自青石關走廣元公復遣兵躡擊降其偽將軍楊承祚偽總兵孫啟耀盡復漢中地得　旨褒獎時趙公亦恢復略陽　命公與趙公進定四川並　敕將軍吳丹鄂克濟哈率滿洲大兵分繼其後公自青石關至神宣驛聞賊駐朝天關督兵躍馬直前賊驚竄走疾馳至廣元斬賊無算遂復其城十九年正月分兵三路趨保甯距城二十里當孔道而軍賊眾二萬來犯公率兵奮擊大破之追至錦屏山連拔賊壘奪浮橋直薄保甯城用予斬門突入公麾兵繼進屏藩計窮與偽將軍陳

君極皆自縊之茂及偽將軍張赳龍偽總兵郭天春等十七人並就擒保甯平別遣兵克昭化劍州蒼溪蓬州廣安合川西充岳池等州縣時趙公已復成都授雲貴總督 詔公駐守四川擢用予松潘總兵公請以疾乞休 命回固原就醫以用予駐保甯暫代尋改用予為固原總兵父子同建節鉞海內榮之論者謂公舉不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云當是時趙公以進征滇黔奏調川陜各營兵隨征固原兵亦多檄調公以本標兵宜留鎮守奏停撥遣 詔允之未幾賊將胡國柱夏國相等出黔入川譚宏彭時亨復叛永甯建昌繼失趙公劾公擁兵不救公以臥疾固原疏辨且言建昌之陷

咎在良棟　詔公馳赴保甯於是公復統固原兵駐保甯是年
叙功晉三等子用予加左都督授雲騎尉世職明年賊將馬寶
犯敘州用予擊敗賊衆恢復納溪江安仁懷合江等城降其僞
將軍何德成等寶竄雲南用予駐敘州尋奉　詔率所部兵馳
赴永甯駐守二十一年滇黔既平
上詔公及趙公至京　命王大臣發還前此互訐奏章宣　諭
二臣功績並茂宜保護矜全其不諳大體私忿攻訐概不究問
事詳趙襄忠傳　賜服物仍還鎮二十三年四月疾甚再請休
時用予已調太原總兵　命馳驛偕太醫視疾且諭用予甘肅
總兵便侍養明年八月薨年六十得　旨王進寶性篤忠貞威

望素重率兵征勦賊寇勇畧兼優勳猷懋著可 贈太子太保予謚忠勇 賜祭葬如典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初於襲爵者即用子合其軍功議敘幷雲騎尉爲二等子乾隆三十三年 詔世襲罔替

孫襄武公事略

公諱思克字藎臣漢軍正白旗人父成功三等男公其次子也初任王府護衛順治八年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遷參領十三年隨大軍由湖南進征貴州雲南屢立戰功康熙二年擢甘肅總兵五年與提督張公勇合疏言厄魯特蒙古墨爾根台吉等受國厚恩狼心未化屯兵祁連山上縱牧內地之大草灘去冬不遵撫慰抗拒於定羌廟爲官兵擊退猶不悛敗聲言糾合部落分三路入犯狡謀叵測宜速創懲方可議修築而嚴守備得
旨下廷臣密議以兵端不可輕動令嚴防邊境仍撫恤番人以得其心於是公借張公修築邊牆自扁都口西水關起至嘉峪

關中守禦屹然六年公至南山各隘口相度衝險撥兵固禦十三年　諭獎公效力邊疆有年下部議加右都督是冬平涼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臨鞏諸郡相繼從逆蘭州危甚公遣游擊劉衍等移兵協隩自統兵進攻苦水洋值蘭州已失守乃駐河四尋回涼州十四年夏督臣哈占定議南北兩路兵同時進勦將軍張勇總兵王進寶等從金城關渡河規復蘭州公自涼州領標兵由河壩紅水蘆塘索橋人跡不到之草地結筏渡河規復靖遠一路周圍二百里城堡皆已納款正擬趨固原會大兵於平涼適西海蒙古墨爾根台吉等已從山口入內地與官兵拒敵副將陳達傷亡公留兵守靖遠由草地渡河回涼州保

河西撥本耳地盤爾根台吉引衆出口而甘州所屬之高臺與紅崖梨園等堡有黃番頭目入口搶掠合數千餘騎攻圍暖泉順德諸堡公即自涼赴甘番族始遠竄因將軍約期會勦王輔臣復渡河而東其地往來兵丁勞苦十倍他鎮疏請 恩加犒賞得 旨往來防勦員兵忠藎兵丁犒賞有差閏五月同張公勇等圍鞏昌時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圍秦州城中賊衆屢出犯逆黨自四川至者結寨秦州南山上目爲猖獗貝勒檄公率兵三千駐秦州西賊勢乃窮僞總兵陳萬策僞道馬璧升赴公營乞降僞總兵巴圭綳遁遂復秦州南山賊潰竄公同振武將軍佛尼勒追擊於閻關敗之乘勝克禮縣復敗賊於西和奪門

入斬偽官三十清水伏羌等縣皆復乃赴鞏昌偕鄭遣降將陳萬策等入城曉諭鞏昌十七州縣皆降河東平定八月會鄭平涼公由靖甯隆德進擊走賊將李國樑陣斬五百有奇生擒偽守備一千總二復靖甯州進攻華亭過六盤士冒雨忍飢攀援而上賊莫敢拒敵偽副將高將率兵千餘迎降遂抵平涼與大軍合十五年貝勒奏大兵圍平涼半載賊屢出犯總兵孫思克徒步當先敗賊於南山者四敗偽總兵蔡元於城北者四又九處設伏敗賊於南門偽總兵芮姓引賊二千掩襲掘壕思克揮兵急擊賊退而復逼者三俱敗之鄭涇州白起寨思克先至寨下遣領旗李錦先登擒偽副將李茂斬賊日數千又敗賊於南

山甲子帖及馬營子麻布嶺諸處宜酌示鼓勵得　旨優敘五月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破賊於虎山墩公臂受重傷猶奮戰不輟輔臣窮蹙降公還涼州　詔曰自逆賊變亂以來奸徒附和人心不無動搖張勇王進寶孫思克一聞蘭州之變即率兵進勦收復城邑厥功甚偉及大兵攻取平涼復同心協力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之孫思克可授涼州提督並一等輕車都尉十月公疏言虎山墩之戰賊砍臣右臂傷筋及骨已成殘疾乞假解任回旗得　旨卿久鎮嚴疆勦除賊寇屢建戰功新簡提督正資料理不必求罷十六年敘功晉爵三等男將噶爾丹侵擾西北諸蒙古竄入沿邊各寨公與張公勇以兵驅逐乃從

去十八年七月
上敕圖公調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剿賊漢中興安圖公奏九月
初旬四路進發公與將軍畢力克圖由略陽進會有　詔因京
師地震令內外大臣各抒所見公疏請今秋暫緩進兵俟來春
二三月間多調邊兵圖進取未晚
上命學士拉薩禮至涼州宣　諭詰責公乃自引罪拉薩禮還
奏得　旨俟事平日再議十一月公與畢公敗賊眾於階州及
文縣成縣進駐洒縣　詔公還涼州尋移駐莊浪防守河東河
西二十年慶陽賊渠耿飛倡亂糾叛番犯河洲公與張公勦平
之二十二年追論前奏緩進兵罪奪三等男爵及提督仍留總

兵任二十三年遷甘肅提督二十八年北套生番犯內地公督兵截阻斬獲甚衆二十九學學士達湖郎中桑格出使西域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刼公聞報郎遣遊擊朱應詳計賺其宰桑質於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副將潘育龍遊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有奇阿奇羅卜藏遁後遣入赴西海詰問各台吉責償所掠物各台吉懼罄阿奇羅卜藏所有以償公奏請免其窮治 諭嘉公盡心籌畫區處合宜如所請行三十年疏言肅州一協去甘州五百里涼州千里極邊之地外通西海北套哈密諸部內則番族插帳與民雜處所設副將威望不會兵不滿千難資控禦請設總兵一營兵三千以固邊圉

消竊伺又甘肅地瘠民貧萬一征調雲屯軍食何由濟宜於河西要地屯積糧草備戰守但本地無糧可買輓運復恐勞民惟捐輸是賴而本地富民無幾請無論本省別省官民一例捐納職監及加級紀錄俟邊儲稍充即停止疏下九卿議從之三十年　詔嘉公久著勞績加太子少保予騎都尉世職五月疏報遣總兵潘育龍等追求降復叛之賊衆於庫列圖嶺斬級四十餘擒百二十人請將叛首齊奇克正法而宥其從人

上免齊奇克死令安插內地有　旨加振武將軍銜三十二年

命內大臣郎岱領京營兵至甯夏同公駐防即以公爲參贊探噶爾丹聲息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出中路　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進公
率陝西兵出寧夏至翁金地與大將軍會五月
上駐蹕克魯倫河噶爾丹聞　御駕親臨倉皇遁去大將軍邀
擊之於昭莫多公率綠旗兵居中與東西二軍併力迎戰自未
至酉斬級俘獲無算追奔三十餘里噶爾丹引數騎遠竄捷奏
至奉　旨褒獎　詔赴京　命侍衛迎勞　賜冠服等物並　賜
御製長詩箋有鷹揚資遠畧寵望在西陲之句入覲暢春園
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孔雀翎朝帽朝衣朝珠鞍
馬　命赴肅州駐兵探噶爾丹往哈密聲息三十七年敘功加
雲騎尉世職三十九年二月以病乞休　遣御醫及兵部官往

視仍　命留任調理是月薨　詔從優議卹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例諡襄武櫬還　命皇長子前往奠醊　賜鞍馬銀
二千兩　諭廷臣曰聞孫思克喪回時自甘州至潼關沿途軍
民無不號泣相送若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誠可謂將軍矣
復　諭兵部曰孫思克謀勇素裕久鎮巖疆允稱良將可給還
所奪世職部議并為一等男加一雲騎尉以其子承運襲雍正
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　詔以公當吳三桂叛及噶
爾丹犯邊時懋著勞績其一等男爵令世襲罔替

梁敏壯公事略 子鼐

公諱化鳳字岐山陝西長安人順治三年武進士四年授高山衛守備五年大同總兵姜瓖叛公從英親王阿濟格攻克陽和城擒賊將郭二用陞大同都司時大同左衛汾澤諸郡邑賊眾蜂起六年公破大同北窰溝生擒賊將李義張豹二月攻渾源州克三堡破賈莊城擒賊帥王平進攻左衛下之諸功加都督僉事以副將推用五月攻太原賊眾殊死戰公被重創督攻益力執其偽巡撫姜建勳六月攻汾州進薄孝義縣穴地置火藥藥發城圮拔其北關賊率沈海來襲大營公破走之連下十餘寨介休平遙攻祁縣望風悉降十月攻太原延安皆下之進逼

沉海於九臺火其寨海降遂乘勝進定澤州七年殲餘寇於牛鼻寨晉地悉平八年授蕪湖參將勦石臼鷺鶯二湖盜十二年遷甯波副將禦海寇張名振犯崇明之平洋沙公署蘇松總兵事至則遣都司談忠逆戰名振復圍高橋公親馳援勦敗其衆十三年實授蘇松總兵公以平洋沙懸隔海中為賊估聚因沿海築壩長十餘里引平洋沙入內地且灌田千頃俾斥鹵盡為膏腴初鎮兵皆寄居民屋公始建營房處之兵民稱便海寇鄭成功率衆號百萬先犯崇明公擒其間諜督兵逆戰獲賊渠餘衆潰遁十六年七月成功以大艦陷鎮江瓜洲直犯江甯當是時駐防重兵皆移征雲貴城中守備虛提督馬進寶陰通寇擁兵

覬望成功移檄遠近連下徽甯池太計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維揚常蘇目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

世祖幸南苑方議集六師親征公率所部兵三千人疾抵江甯援剿登高審視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甲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分兵出儀鳳鐘阜二門身先督戰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拔賊巨壘毀其本寨命勇士踞高發巨礮乘勢奮擊擒偽總兵余自新等賊奔潰是夜偽帥連營屯白上山公尋由陸路通兵賊列陣迎戰公督諸軍自下仰攻生擒偽提督甘煇等賊大敗奔北公追斬甚衆別遣將燒賊船五百餘艘賊衆自相蹂躪溺

死若無算江南遂通成功敗遁入海公尋遣將防崇明賊巢薄城下適公兵自江甯回聲勢相接括民舟出白茆港絕流迅擊賊復大敗成功僅以身免十六年授輕車都尉 賜金甲貂裘十七年擢蘇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公疏言蘇松濱海要地延袤八百餘里原設標兵僅二千餘調酌調省兵三千八百立為中左右前後城守六營以資捍禦下部議行十八年秋

上特詔曰海寇入犯江甯時梁化鳳擊敗其衆繼援崇明保全孤城厥功懋焉其再叙戰功示鼓勵遂晉爵三等男準襲八次八月以病乞休 溫旨慰留九月授江南全省提督時議者以海寇初平遊氛未靖欲立界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公門沿海設

兵以所棄地畝賦之則國既足兵民無廢業遷界何爲奏上

詔從其言康熙元年丁父憂令在任守制十年十一月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贈少保諡敏壯十二年

仁皇帝巡幸西安遣官奠其墓子鼎蔭生康熙十三年奏改武

職授督標左營遊擊時漢中興安並叛應逆藩吳三桂鼎駐防

黑水峪十四年漢中賊千餘聯結叛鎮王輔臣由祥峪口入三

路距踞山險鼎率兵誘至觀音堂奮擊大敗之十七年調興安

游擊管副將軍事十八年征漢中由西路出富家河偵賊二千

餘踞桐子關鼎率兵衝擊自午至酉殲賊無算復移師敗賊於

閻王橋興安附近城邑以次恢復十九年剿川東叛鎮譚宏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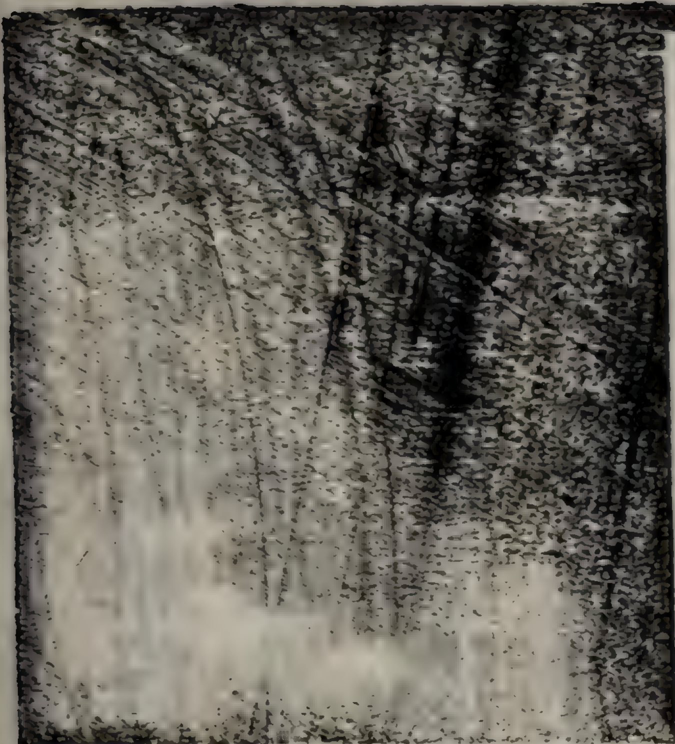
兵羅石橋等處大敗賊衆擒賊將衛甸武等遂復達州加都督僉事二十一年遷袁州副將二十六年遷江南水師總兵四十年擢福建陸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總督四十六年上南巡　賜御書旗常世美額先是兵部尚書金世榮爲總督請出洋巨舟易藏盜奏定漁船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㮾頭以丈有八尺爲度逾制者罪之鼐旣涖任即疏言商船不許過大慮其越出外洋或至爲匪也然船大則商人之貲本亦大不肯爲匪且不容無賴之徒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畏縮遷延其已改造者僅求合於丈有八尺之㮾頭而船腹與底皆仍其舊是有累於商而實無關海洋機務及　召對復面奏漁

船不僅捕魚兼資貨物貿易非雙桅難以出洋

上命大學士等議弛其禁四十七年疏言湖州所屬逼近太湖有烏程之西山港新涇漊等處及長興之白茅花橋諸港計七十有二港漊漑田畝無算宜開濬深廣於流入太湖處建閘六十四座隨時啟閉其石門之坙塘廟至玉溪鎮秀水之西利北利端平三橋嘉善之西門渡船頭張涇匯楓涇鎮等處爲出水要道均宜開濬估計需銀四萬兩有奇此外淤淺之三泖屬支河溝蕩動民開濬民自樂從無煩動帑疏入下部議如所請得

旨支河港蕩淤淺若勸民開濬或地方官借端私派厲民其悉令動帑興工四十九年母憂歸五十二年赴高祇洞萬壽子蔭

一了尋以疾乞歸里。是年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一。遺疏至。　價
旨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





楊敏壯公事略

公諱捷、字月三。先世家揚州、以軍籍爲義州人。公初爲明裨將、順治元年、率衆投誠、授山西游擊。二年、嵩嵐州土匪高九英等聚衆摽掠、公奉巡撫馬國柱檄、擒斬賊衆、毀其巢。還中軍參將、擢副將。四年、大兵旣定廣東、詔公率宣化大同兵三千移鎮。五年二月、次池州。值江西總兵金聲桓、廣東總兵李成棟相繼叛。征南大將軍譚泰請公駐防九江、會剿聲桓。世祖皇帝允所請、授公九江總兵官。旋率兵復都昌、獲偽官余應桂等斬之。江西平。予雲騎尉世職。十年、隨靖南將軍喀喀穆剿滅廣東叛鎮郝尚久、復潮州。十一年、改陝西興安總兵、經

署洪承疇疏留原鎮是年加右都督銜充福建隨征右路總兵官十二年晉左都督時海賊鄭成功肆擾福建郡邑公請剋期增修漳浦城垣以固守禦嘗勦賊銅山諸處所向克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會鄭成功突陷鎮江窺江甯 特加公太子少保充江南隨征左路總兵官統兵三千防勦十七年奉 旨駐揚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署盧鳳提督尋調山東提督駐青州土賊于七敗竄入海公緝其黨五十餘人皆伏誅康熙四年併山東總督於直隸移提督駐濟南七年河南提督許天寵以裁鈌改山東 命公候鈌九年天寵還鑾儀使公仍補原官十二年調江南提督十五年海賊鄭錦犯乍浦公遣參將白可受等往

剌獲其船俘斬無算十七年賊犯漳州陷海澄

上以公謀勇兼優成效素著誠船建提督兼轄水陸　侍晉少

存兼太子太保並　諭攜綠旗兵之願往者隨征公因疏言臣

前隨征福建勦賊雲霄銅山內深知閩兵不能力戰用命臣自

任江南提督召募壯健至松江訓練有年堪資戰守揀選三千

名並擇游擊守備數員往備任使

上允之公至福州聞賊犯泉州即統兵趨惠安賊不敢抗皆潰

遁遂復惠安城偽總統劉國軒見我軍甚盛因斷洛陽橋留賊

數千及船百餘拒守而自集海船為遁計又以賊三千餘踞陳

山壩阻我師公遣游擊李璉等襲破陳山壩而令總兵黃大來

與副都統禪布等會師洛陽橋兩路夾擊以礮破其船賊大敗遁去泉州平時賊將王一鵬復窺惠安公令總兵張韜往剿捕斬略盡餘黨葉明紀朝佐等出沒德化永春間偽總兵蕭武等聚艘泊湄州窺興化公復遣將防守策應而自移師赴漳州同副都統吉爾塔布等敗國軒於江東橋又分兵屯柯坑山鳳山萬松關諸險隘別遣將守樵山寨以扼衝要先是公甫莅任即請設水師提督使巳得盡力陸路至是得 旨楊捷自膺簡任以來疊著勞績可授昭武將軍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十八年國軒以賊衆劫樵山寨並欲奪江東橋公會平南將軍賚塔等分兵為兩翼左右夾擊大敗之於下坑山及猷溪頭斬賊千餘獲

甲仗無算十九年國軒糾賊屯獅子山又聯絡遠近賊寨為聲援公親率精銳勦平烏嶼諸寨復以高浦與廈門相對為海濱要地留營防禦斷賊歸路而自與總督姚啟聖總兵黃大來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碼等處十九寨復統兵進攻海澄偽總兵蘇侃以城降遂乘勝取廈門賊聚艦迎敵我師以巨礮毀其艦奮兵疾擊賊溺斃者無算餘黨相率投誠金門廈門悉平國軒自銅山竄臺灣公疏請回駐泉州得 旨俞允是年九月以老病乞罷 命仍任江南提督 諭曰卿效力巖疆功績茂著以閩地溼熱與卿病體不宜調為江南提督不必求罷明年晉三等輕車都尉準襲四次公駐松江年久以病乞休者再俱奉 溫

旨慰留二十九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贈太傅諡敏壯孫鑄
龍襲職入籍揚州衛

施襄壯公事略 子世綸 世驃

公諱琅、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貌魁梧、膂力絕人、少從戎。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公從容舉之、環步數巡、仍返其所。唐王立福州、授左衝鋒、營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得出。衆見公與虎、皆爭趨救、公笑曰、微虎、我何由至此。衆大驚。嘗隨閣部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為、獻奇策。黃公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策可以匡時、君等行矣、勉之。遂寄食海上、為明總兵鄭芝龍部將。國朝順治三年、大軍定福建、公隨芝龍投誠、遂從大軍征廣東、剿平順德、東莞、三水、新甯等縣。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竄踞海島、屢誘公助

已公不從因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脫宵奔緣山行匿洞中追者數十騎至火光燭天公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能得成功歎曰吾留一患於中原矣公父大宣弟顯暨子一姪一遂被害十三年公隨定遠大將軍濟度敗成功賊衆於福州授同安副將破灑州壘擒其騎將降萬餘人遷總兵官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時成功已死其子錦糾衆犯海澄二年公遣將擊賊於海門斬賊將林維獲其船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賊衆遁公率所募荷蘭夾板船邀擊之殪賊千餘乘勝克浯嶼金門二島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將軍七年密疏言鄭逆負嵎海上宜急勦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疏上 召至京面

詢方略公奏賊兵止數萬戰船數百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且立絀倘仍負固則重兵泊臺灣港口而別以奇兵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等處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臺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寢其奏乃裁水師提督授公內大臣隸漢軍鑲黃旗十九年學士李公光地與公語及順治十六年海寇犯江甯事李公曰賊苟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李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又懸雖所在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此地與官軍交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

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徼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李公以是知公能二十年李公疏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爭權征之必克因薦公素習海上情形可專任而總督姚公啟聖亦奏公能遂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公至軍練水師又遣閒諜遊其舊部曲使內應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見給事中孫蕙疏言征臺灣宜緩尚書梁清標亦以爲言有 詔暫停進勦九月公疏言臣已簡水師精兵二萬戰船三百艘足滅海寇請飭督撫餽餉而獨任臣以討賊無拘時日但遇風利即進兵 詔如所請行公復請調陸路官兵隨征許之時克塽仍襲僞爵稱延平王事皆決之僞武平侯

劉國軒僞忠誠伯馮錫範猶恃海道險遠致書總督姚公言克塽願稱臣入貢不薙髮登岸如琉球高麗例姚公以聞上不許趣公進師二十二年李公光地請告家居邂逅公逆旅中李曰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出師故犯之何也公曰賁暨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縱能魚貫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恐賊踞未能一鼓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濤震撼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碇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旬日間恐有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耳又曰賊將劉國軒爲彼魁傑

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即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爲國軒或死或敗則勢窮膽裂矣臺灣可不戰下李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信之深也李曰爲將者必識天時地理且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六月公由銅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築短牆列火器環二十餘里爲堅壘公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攻賊船乘潮四合公乘樓船突陣流矢傷目督戰益力總兵吳英繼之斬賊將及賊兵三千有奇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東西路遣總兵陳蟒魏明等東指雞籠嶼四角山西指牛心灣以分賊勢公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後墩悉衆來拒我軍聯檣而進總兵林賢朱天貴

矣入賊陣八隊踴躍奮呼東西兩路亦攻波濤騰沸自辰至申焚賊船百餘斃賊萬有二千遂取澎湖是役也公以十四日發銅山至二十二日決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國軒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旣聞雷聲殷殷國軒推案起歎曰天命矣蓋海行古風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止也國軒敗後乘小舟歸臺灣克塽等震慴無措乃乞降公爲奏請

聖祖許之八月公統兵自澎湖入鹿耳門抵臺灣克塽率其屬薙髮迎降繳偽延平王金印臺灣平 請旨嘉公忠勇性成矢心報國加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仍管水師提督事遣侍衛賚 御用冠服 賜之公疏辭侯爵 優詔弗許特

賞孔雀翎　命侍郎蘇拜往福建與督撫及公議善後策時有議遷其人棄其地者公疏言臺灣自古未入版圖然中國之民潛往生息其間不下萬計海寇鄭芝龍始踞爲巢穴明崇禎初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爲互市之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傳三世數十年一旦畏威納土此誠

天佑

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若棄其地遷其人則此地原爲紅毛所有萬一乘隙復踞後患方長伏思海氛既靖汛內地溢設之官兵卽可分防兩處三年後開征濟用內地可免轉輸竊謂棄之必貽大患守則永固邊隅伏乞

乾斷疏下議政

王大臣會議仍未決
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公霨奏應如公請尋蘇拜及總督姚公
亦如公議請設總兵等官及水陸兵並設縣三府一巡道一得
旨允行尋　詔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範伯銜俱隸漢軍
其偽武職千六百有奇偽文職四百有奇降兵四萬有奇及明
裔朱怡等。命於附近安插墾荒二十四年公疏請申嚴海禁
凡興販外洋應定船數每船仍酌定人數歸督撫提鎮責成汎
官防範其採捕漁船亦使互相稽察以杜釁端從之會歲饑公
平糶賑䘏全活百萬戶二十七年入　覲　賜朝服
上諭公曰爾前爲內大臣彼時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

甚厚其後三逆蕩平惟海寇游魂尚爲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盡心竭力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近有言爾恃功驕傲者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弗疑況天下已平又疑爾弗遣耶今命爾復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終始皆不能敬慎之故也其勉之公以年衰乞致仕 優旨弗允三十五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 賜祭葬 子諭襄壯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世范襲三等侯

仲子世綸字文賢康熙二十四年由任子授泰州知州殫心職

業有重臣來治河從阜某強州民已聘女爲妾君持之急立還諸民餘衆咸遵約束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臘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留得旨留任二十七年湖廣兵變援勦官軍過境沿途侵掠君具芻糧應之而列梃以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云明年擢守揚州禁治遊俗尚一變會歲饑力請興修范公隄以工代賑全活者多

上南巡召對良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調江甯以艾憂去官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署前名一文亭累遷安徽按察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漕外有京費世綸盡革徭費減京費

四之一民立石頌之入爲太僕卿坐事免　特旨授順天府尹

命行禁止畿輔肅然再遷戶部侍郎五十四年出爲漕運總督

禁需索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人服其公明五十九年陝西大

旱饑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　詔世綸勘黃河運道乃自

孟津歷砥柱上龍門由陝州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因徧

歷陝境發帑金倉粟賑饑秦民建生祠祀之君性警敏聽斷如

神自司牧歷大吏清白自持始終一節以勞疾薨於位江泰淮

揚並祀焉著有南堂集八卷奏疏若干卷

第六子世驃由行伍起家積戰功康熙四十七年擢定海總兵

四十二年

上南巡　御書彰信敦禮匾　賜之眾出洋巡緝海盜　温諭嘉獎　賜戴孔雀翎四十七年遷廣東提督五十一年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十年四月奸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天下大元帥倡亂於鳳山縣之姜園戕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遂陷臺灣君聞報即率所部進扼澎湖總督滿保檄總督藍廷珍等以師會眾議三路進攻君以南路打狗港在臺灣正南南風正盛不可泊北路淸風隙去府治百餘里餉道艱虔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擣鹿耳門時臺灣文武官均退回澎湖惟北路淡水營守備陳策堅守汛地君遣將赴援而自統師擣中路遣勁卒以小舟載旗幟先伏於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門賊踞臺灣抗拒

君登樓船督戰發礮中賊貯火藥器火大熾賊驚潰衆軍齊進所港悉樹我軍旗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大舟不能過是日海水驟漲八尺舟行如飛遂復安平鎮明日破賊四千於二鯤身賊衆八千來拒復擊敗之遣守備林亮等由西港進游擊朱文謝希賢林秀等越七鯤身由鹽埕諸路奮勇登岸並趨府城君身先將士擊敗賊衆一貴竄遁遂復府治閏六月諸羅縣民楊旭等誘擒一貴及其黨翁飛虎等十二人縛獻大營一貴檻送京師磔於市逆黨俘斬殆盡臺灣平與襄壯公平臺日期先後符合　詔優敘有功將士　賜世職東珠帽黃帶四團龍補服九月薨於臺灣軍營　優詔悼卹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謚勇果雍正元年

世宗特旨臺灣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以聖略神威取之載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官軍感

皇考敎養之恩奮勇攻取七日之內勦滅數萬賊衆克全臺厥

功甚偉玆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之旨於現議甄敘外仍各加一等後不爲例提

督施世驃可予一等輕車都尉子廷專尋襲職其淡水營守備

陳策卽以君薦超授臺灣總兵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曆論

[illegible]曰之西[illegible]

[illegible]八線[illegible]

[illegible]古未[illegible]中國

[illegible]

藍義山軍門事略

藍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生而魁偉虎頭燕頷口可容卷力舉八百斤足追奔馬能曳其尾倒行少貧無以為生或勸爲染人詩發憤棄去持斧擊甕釭碎之會海寇盧質擁衆岱嵩井尾閒時出劫掠公集族中雄傑者得十五人謀曰大丈夫當立功報國今盧質爲害鄉里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且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得壯士五十人至岱嵩屯焉盧質居井尾隔一江公傳言吾欲與質鬭質聞率衆三百至公大笑曰吾始聞若勇今乃知若怯若所恃二三百人耳使隻身與吾鬭吾擒若矣質恚曰有是哉遂各持盾攜短刀躍出鬭百

合莫能相勝負質故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晳長鬚揮刀盾如閃電當者辟易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知爲掠敵殫其技終弗能勝公度質氣且餒忽虎吼曰着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顚遂斬之合其衆曰降者免死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將詣郡獻功都請緩數日實潛出劫掠後以傷死公始自詣郡郡守聞公作賊方戒嚴公指天誓且言屠賊狀弗信逮下獄雜羣賊中鞫治之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其死命掣籤公曰死則死耳何掣爲羣賊以次掣遺一籤於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生字也由是五十三人皆斬而公獨留亡何同繫者謀越獄事洩坐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祟主者知

其冤乃止然終不獲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梱屨以爲食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縱繫者使受偽職公不從間道走出仙霞關聞康親王方統大軍討賊公迎謁且陳平閩策王嘉其忠命隨征爲鄉導破偽都統曾養性於溫州十五年以功授建甯游擊十七年都統賚塔等敗海賊於蜈蚣山復長泰公皆爲軍鋒又隨提督楊捷夾擊賊將何祐於烏嶼大破之遷灌口參將灌口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繁甚閩督姚公啟聖方駐漳浦每使過有所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過客皆譖公姚公命公分兵守高浦辭不赴遂以虛兵冒餉劾公削籍擬杖徒公有卒以鬭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自詣官曰殺人者我也

卒無罪遂免卒而置公於理在獄又經年請勦海寇自贖上允之發臺灣效力當是時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漳泉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征之施召將雅知人聞公忠勇奏署右營游擊部議持之　特旨報可遂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曰在廈門練水師有二卒出市薪蔬邂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擒而撻之且痛詆公卒歸愬公笑曰鬬毆常事也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勝負之足云公怒曰汝二戈什哈不能勝何能殺賊命斬之卒呼冤曰某等以將軍故讓之請復與鬬如不勝願死公縱之再鬬反命曰大勝矣公喜命二卒臥板扉上刺雞血淋之舁以往見將軍

請發戈什哈二人者付公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月人之始士卒不能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戈什哈倚將軍勢無故撻士卒且大言辱詈某損先鋒威重搖惑軍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回營具牒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官啟行即詣海岸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專巨艘順風揚帆去施公聞之不懌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遂親統諸軍繼之公帥師先抵澎湖鄭氏將劉國軒曾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鏖戰自辰至午手殺八十餘人身被十餘創正酣鬬間忽賊艘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仲弟瑤從背後扶公起公奮拳虎

吼曰藍理在會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震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小字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出於外血淋漓爲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時賊船競進以鐵鉤鉤公舟我軍亦鉤賊舟火箭火彈互擲煙焰障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抱巨桅猱升而上銜刀負蓬立將躍入公舟公弟瑤距躍斬之賊奪氣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盡傾賊舟焚斃賊無數沈其巨艦二賊大敗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尸盈海面捷聞施公大喜疏上公首功命紅毛醫治公創醫言須七日弗動氣乃可平復未幾施公進戰戒左右勿使公知

會官軍小卻施公以大眾乘之過猛舟閣淺沙不能動群賊環焉施公故善戰神氣閒定然終未得突圍出公聞左右耳語詰得之大驚立往救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銜姓氏於旗上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某來矣皆披靡公飛盾躍過偽中軍舟連斬巨魁十餘人復躍而還賊奪氣奮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且曰醫言七日勿動氣今方三日何遽來公笑曰主帥有急即創裂以死不顧也遂與施公乘勝麾擊窮追賊首尾不相顧鄭克塽大懼遂納土降臺灣平施上公首功加左都督以參將先用尋丁憂二十六年服闋入都抵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避道所乘馬凝立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入深圍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時揎腸血戰之藍理耶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　召至行宮慰勞之　特旨授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擢宣化鎮總兵掛鎮朔將軍印三十九年調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權提督者四每遇　南巡迎　駕或入都

陛見　寵賚特有加

聖祖嘗語諸王大臣以公揎腸血戰狀又引見

皇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視公若家人乆之公曰奏對皆偘偘
直陳或手舞足蹈不自已
上嘉其忠率 御書所向無敵額賜之四十三年調鎮天津
賜孔雀翎及冠服尋以舊傷疾作請解任 溫旨慰留 賜御
醫診視公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開河引水
灌稻田乃躬率兵士墾闢得水田數百頃歲收豐稔
上悉以賜公賜名藍田爲世業四十五年擢福建提督 御書
書錦萱榮額 賜其母蘇氏并書勇壯簡易額 賜公弟
參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曰召故鄉父老飲道及微
時顛沛狀欷歔太息慨然有廣廈萬間庇寒士之意時詢疾苦遍

胥役勢豪訟師土棍悉關白當事置諸法親近者竟自治之俱建江東大石橋二捐金巨萬不足則以郡人之不孝不弟及爲富不仁者出罰鍰附益之又大治街衢拓其規制常曰以地方不義財爲地方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强轉移風化或曰此有司事也非所宜聞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者踵至差弁伺操跗錯於道官人重足立左右覘匿因緣爲姦利利歸羣小而惡名盡萃公矣如公者因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罪狀五十年坐盜案落職巡撫滿保總督范時崇據虎帖劾公

上命侍郎和托廖騰煃等往按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

辯舉筆畧曰皆實議斬立決追賍入萬籍其產　特旨從寬免死調赴京師八旗籍五十四年大軍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公請赴軍前效力

上以其驍勇練軍機　賜總兵銜協理北路軍務五十七年以病回京明年卒年七十有一

上追念公功　特旨免所追銀　賜公家屬出旗護喪歸葬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雷霆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每劇談大笑聲聞里許尤善駡人遇權勢赫奕出巳上者輒挫侮之然遇才人傑士雖極寒賤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伉爽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饜珍羞而菜蔬敗肉反留以待公公亦甘之

好書擘窠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瑢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門鎮總兵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擲盾一躍三四丈珠累官參將勇不讓諸兄而性敏嗜學能背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文人多避之

許藎臣少傳事略

許公諱貞字藎臣閩之海澄人父炳嘗捐貲重建明倫堂又築陂引淡水以溉民田鄉人德之公初爲鄭氏將康熙三年率所部歸朝詔授左都督駐九江已而移駐贛縣墾荒爲屯田都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湘諸郡皆陷而耿精忠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破沒精忠遣驍將貴振曾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甯都勢張甚虔人震恐公在市閒發憤歎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立功報國此其時矣遂以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公嘗教人舞滕牌用挑刀人多

鎮背乃椎牛釃酒集屯丁諭以忠義聞者皆感憤得健卒四百率之行賊衆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攖鋒者見公偏師前不為意公大呼突陣跳盪無前藤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戰數十合賊大潰斬首數千獲甲幟弓矢無算於是軍容始可觀乘勝解甯都圍復石城斬三千級八月賊圍興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剿雩都瑞金盡平天華長樂伍選白寺諸寨招降江背石寶諸寨賊衆數萬出難民三萬有奇屬有司加意拊循督撫交章上其功加太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遣辯士以高爵誘公致書進說公一不啟書械其使以聞顧遣閩人饒衣結偽總兵張存歸順存踞順昌以牽制延汀耿逆大患苦之於是

天子知公忠赤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以十四年六月視事未逾月復宜黃崇仁樂安三城初建昌爲賊踞安親王復而守之顧環城數十里皆賊賊屯麻姑山蕭家坪楊華芙蓉諸山寨無慮三四十萬逼城而軍眈眈下瞰王以爲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往破一寨以爲驗王倘未知公之能軍也姑應曰諾公出賊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剿蕭家坪冒險突上犂且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剿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還獻捷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知公果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帥師自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大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二月二十八日併力

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薄南門城東多民廛沙坪曠衍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卒擣從姑山山高賊巢屯焉不虞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走而賊之攻南門者方鴟張公自山馳下掩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眾盱江爲之赤自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訊俘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縻我而從姑山之眾下焚民廛官軍不得還城即破矣今驟攻從姑山則沙坪之眾弗能救也諸將乃大服脉姑山最高賊數萬壁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擊百應公默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按兵休上就麻姑山麓平敞處時時引兵習陣

法賊初見兵來謂將攻已也擐甲執戈以待公閱武畢徐回久之賊亦懈不為備春水暴漲賊以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年三月晦公復出閱兵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賊分眾掠糧於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為而別校爇薪舟絕其浮橋他賊莫能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巖谷煙焰塞天於是南山賊皆盡而城東三聖山閩寇耿三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爬梳公計賊眾且有備故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眾謂賊在近請已之公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實遂以六月六日進

剿二聖山直擣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藤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刀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踉蹌遁連破四十營斬馘無算餘賊盡走入杉關自王師西行建昌危於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疲卒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眾官民倚公若長城焉七月復金谿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授雲騎尉世職十年破賊蓮塘十一月援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湖東三郡無賊而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八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度歧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於跌水嶺大任所將多邊關勁卒

垂死復反鬬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復鬬我兵益奮寇不能支奔甯都衆猶二萬屯都湖立木城畫塹而守公攻圍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遁公星馳追躡之於永豐又蹙之於黃塘虎峒賊衆死亡畧盡乃入閩投康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春平廣昌滕弔楓樹二寨降偽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民五千有奇二寨舊稱天險四面懸崖攀藤猿掛而上頂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粟支數年公乃營於對面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遙縱火筒擲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姑二髻之賊既滅公念餘黨不足窮捕遣人四出招撫偽

總兵揭斯進偽將軍楊玉大偽都督佘雄等先後受撫者三十餘萬計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抗命亦不遽加兵徐曉諭之初過廣昌偽將軍劉汝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偵探公引令遍行營壘曰吾軍虛實恣汝觀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攻汝必矣宜固守某險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其毋悔廣昌民欲薙髮公曰徐之吾未能留兵兵去賊復至必僇汝吾歸滅賊汝薙髮未晚也民皆感激泣下汝桂等服公威信亦率眾出降公行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即降及藤田楓樹平相顧詫曰二寨猶破吾屬尚不降無噍類矣是年秋 璽書褒獎晉提督兼轄饒州

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命提督全省軍務所部將領許自辟置不拘成例共數也劇賊江機楊一豹駐江滸山為巢四出標掠公會師鄭之自錢村入賊立木城為三關深溝堅壁兵不得進寨後有高山公遣人間道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飢疲不能復鬭乃命截竹為筒盛斗水人負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至山巔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迴鬭我兵乘高擊之賊披靡多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聲震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走大軍長驅而進盡草其巢賊首走雞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所不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洪山有黃巢巖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破之斬一豹弟一虎及偽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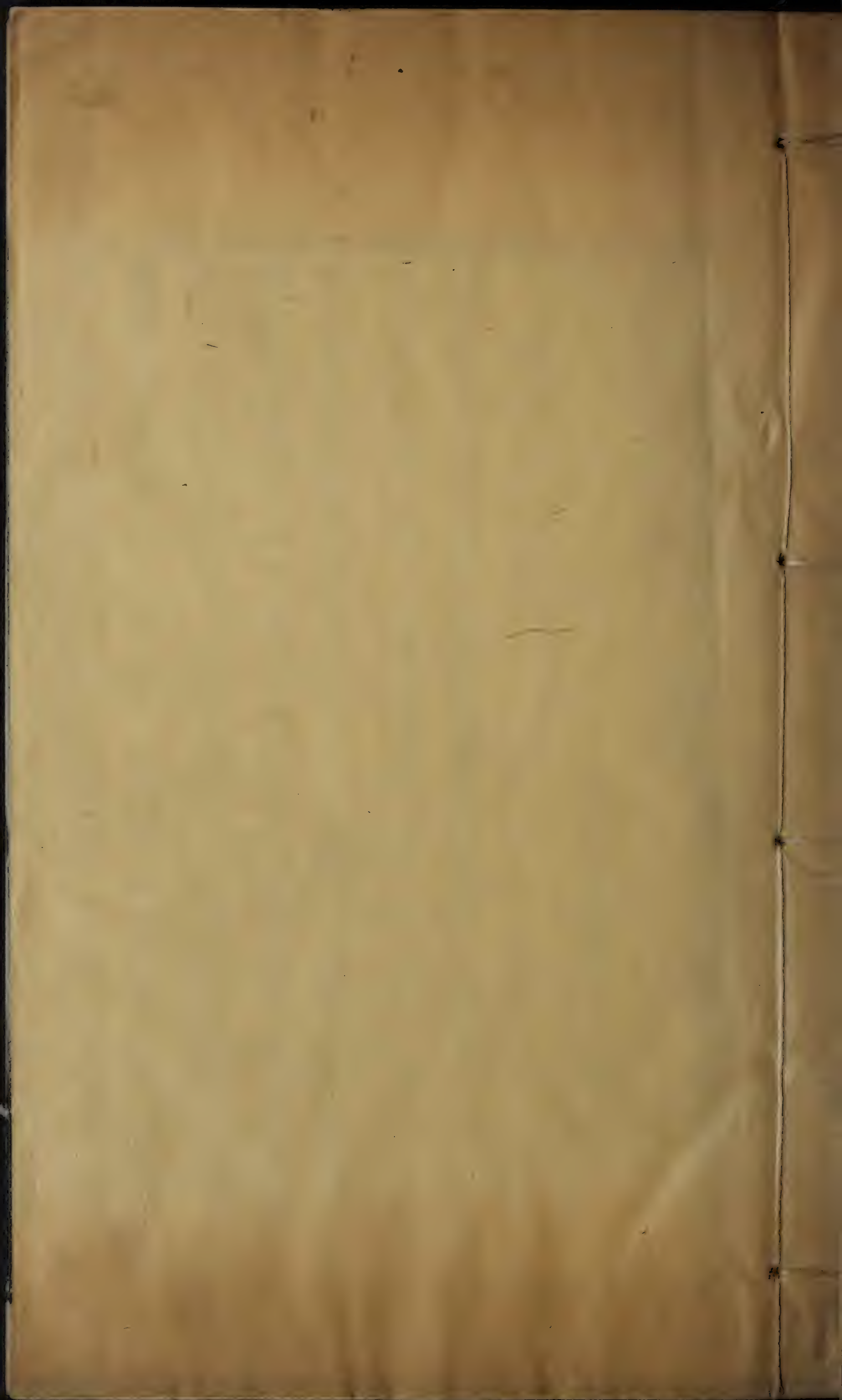
二十有五賊兵二千有奇十八年四月追賊至江滸山剿賊巢爲營賊謀夜劫營公詗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三尺城塹立就士露刃植立垣下戒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莽中賊果夜至忽見垣塹嶄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老巢追斬萬六千餘級機一豹等亡入閩納款康親王軍前論功加公世職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二十二年調廣東提督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加銜一加級五予世職三大功奏聞者二十餘次其餘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　陛見褒勞再三公叩首言　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多
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爲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
居左圖右書接對士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爲元功宿將也持
軍嚴整禁部下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俘良民每出軍以郡縣僚
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輒幃置別室屬吏謹視之遣還其家
破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負取軍敢奪民僇以徇凡收復城邑
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
所全活不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深德公家祠戶祝思慕不少衰

云詢者謂自三藩倡亂東西交訌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閡者虔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閒扼其吭使賊連雞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騖鼙鼓風驅令麻姑玉笥閒空無賊巢王師得以開長沙擣滇黔而粵閩二寇繡爪鉤牙坐困井底同歸灰滅公之功在社稷不細矣公位粵十四年造哨艇設水塘晝夜巡緝盜賊屏跡山海晏然三十四年三月薨於位 贈少傅 賜祭葬如禮其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注入贛州衞子鳳朝孫克寬作哲遞襲三次例應停乾隆中 特予雲騎尉世襲罔替





國朝先正事畧卷之十二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陳恪勤公事畧 子樹芝等

陳恪勤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即驚其老宿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公性彊直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勵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强爭占田自殖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浙人爲演織塔傳奇禁俗溺女杜開礦議邑大治三十九年河督張公鵬翮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上書巡撫宋公犖謂陳民所不便與

己所欲爲者請勿拘常格宋聽其言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征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盆河隄總兵欲啟東岸閘洩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卻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

聖祖南巡過沂州　詔截漕米四萬石命選賢能吏進兗州分賑以公董其事回鑾　召見濟甯舟次　命賦詩　賜御書一軸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微行至郡夜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與夫知某倚以勢奪其

事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旦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役以計誘而後至者也至則庭立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慴伏將立斃杖下總督爲請公曰知府初行法柰何即格於一僧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僧僅得脫死江南俗父母死子必覲訃公須士喪禮禁之并諭諸生有毀廉隅證訟者檄諸縣籍其名歲終報府使督學按試時上之於是終公任諸生無證訟者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松江捕卒誣富人爲盜掠其家逼婦女自盡事發赦前公仍置之法常州守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等十餘人於死公與會勘雪其冤吳獲更生易名曰復字念滄蘇人有鬭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罪部駁再

三不能奪會

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眾無言而注目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復巡江南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閽寺牧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竊置蚯蚓糞於簟席間

上召公詰問先是

上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 而過庭

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會致仕

大學士張文端英入覲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首以公對至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吏畏其威而不怨懷其民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而織造使曹公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血被額同官某忠觸上怒陰曳其衣曹請益力上遂釋然　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大吏檄公壘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洒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組筏壘石層組層壘筏出水面有基郎甃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聖祖臨視益奇之　御舟發　命公督挽舟者舟入淮山陽民

邇之曰此陳父母也。盍殮載路。上微覩之。既渡河　溫旨令公還。其年六月阿山劾公受鹽典吝兩年規餉。龍江關稅。又無故枷責關役。遂落職下江甯獄。命漕督桑額河督張鵬翮會讞。江甯人痛哭罷布。士民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噪不退。有司械擊數人。制府欲釋之。使謂曰爾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繼至。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吳復乃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為者。君竟先為我之邪。訛傳養直斃獄。時學使者方按試。何容入邑。生童譁曰請書應試何為也。皆火其卷去。且

白使者請申救養直遂得出乃會鞫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
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讞者以三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饑白督
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不受一錢耳既招撫無所得則以公
嘗逐羣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
聖諭爲大不敬獄成論斬
聖祖問大學士李文貞光地阿山在官何若文貞曰當官勤敏
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有　詔從寬免罪　命入武英殿修書四十七年以江
督邵穆布之請特授公蘇州知府　命以書局自隨公抵蘇手
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瘞骼民皆

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剏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二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瀝心動跡之得尸鞫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斃豪於獄博徒萃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闖其室械其人如熟游者皆聞風駭散四十八年 特命署布政使時張清恪伯行撫江甯夙重公事無巨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公劾布政使宜思恭糧道賈樸並坐公覈報不實又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句比以周內之鐫公於鎮江民奔走呼籲如狂江甯時初公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

賜寬假寸心只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拄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公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旨來京修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五十一年

聖祖諭閣臣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會奏虎邱詩中有悖謬語脊人使倆大幸如此朕豈爲若輩欺那遂出其詩共閱初學士沈涵密薦公

上還其奏五十六年　召公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江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

步縛置獄中因馳奏廻某王入對
上示以公疏曰無之白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
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嘗進瓜熱河
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
汝主公既受代仍同京修書六十年 命隨張尚書鵬翮視南
北河隄 詔公赴河工是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公請從決口
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殺水勢得 旨覽陳鵬年奏皆
與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尋署河道總督公在官慎宣防
嚴啟閉卹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疏薦余君甸陸君師張君栒為
監司皆以名績著明年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

水趨 南入衆澤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漕渠歲淤遣幹吏直溯淮源疏其上流使清水暢達會黃濟運旗丁數千人以道梗乏食呼號載路公先給帑金六萬後奏 聞

聖祖嘉之謂得大臣任事體秋八月再泣武陟時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以死自誓是夕水驟退八尺再疏請開宮莊峪引河報可旋聞

聖祖升遐公方治官書驚慟絕踣地淚盡見血遂得疾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公日夜循隄上往來風雪中疾益甚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口占遺疏貲明端坐

逝年六十有一有　詔悼閔且曰此眞勳舊盡瘁死而後已之
臣也可賜白金三千兩治喪其家有八旬老母可給封典子子
一品廕生尋　賜謚　賜祭葬如典禮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喪歸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河南江甯西安皆祀
公名宦公長軀虎項美鬚髯目光閃閃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
榮辱毀譽生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已爲恥
在官廉幹得民心於上官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至
舒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持醪糒相遺禁之則攘臂而詬或閂
鍵則毀垣入滿洲駐防兵亦牽男婦踵門求一見陳青天狀貌
好事者繪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後會勘於山

陽集者數萬官拒之忽一人突出大呼請保留陳青天則江甯武生朱寄署也從而入者十數人山陽令大驚則以數人攖一人閉諸室既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書曰如喪考妣忌者因誣以大逆而

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　敕詔下士民數萬焚香北向跪呼萬歲其聲若雷公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戒屬吏曰減一分耗羨即完一分正供署藩司盡革加平曰吾向嘗請免此也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遊誠當不當禁客遊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之生平於故人子弟孤寒後

進汲引如不及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逌然自
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鈇爲面
別從容料量承踧而行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
廉石復劉贊後人租僑拄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
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其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
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
其直問寓何所欬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
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公字北溟別字滄淵
湖南湘潭人所著有道榮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十四卷喝月詞

一卷歷任政畧河工條約各一卷子七人樹芝以薦舉入直武
英殿官揭陽知縣多善政薦擢平越知府樹萱以諸生　召見
試詩文稱　旨　命隨父校書內廷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左侍
郎樹著以任子授刑部郎中出爲汀漳龍道有陳作賴石者糾
黨將作亂單騎往撫之置首惡於法民皆安堵調雲南迤西道
會土千總相仇殺居民驚竄聞報即馳往擒治之刑部失火延
燒檔案　詔曾任刑部者默寫惟樹菩獨多人服其強記遷長
蘆鹽運使終鴻臚卿

楊文定公事略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高宗嗣位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滇人士相率祖道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矣以禮部尚書入教
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尋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當是時
高宗銳意圖治且在藩邸素知公 公亦感
上眷望重將盡所學以報薦莊亨陽秦蕙田王文震雷鋐蔡德晉等七人為助教疏請儲書太學并將刊板存監聽諸生摹印

講誦得　旨俞行。又奏增上下江及陝甘順天鄉試各中額均。於本年秋試舉行。廷臣言事可采者公爲代陳。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辦公事皆取給民間謂之公件。官吏藉端科斂。臣撫滇時屢次駁減。留必需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奉行不善。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轉成厲階。請飭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疏下總理諸臣議。令雲南巡撫會酌再經部議如所請行。天下士想望丰采。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是年七月遘未疾浹月而薨。公疾未作方奏對。天子見其微旣病。數使人問視。至是大痛悼。賜帑金治喪遣散秩大臣領侍衞十人奠爵。特諭稱公學問醕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諡文定薨之日士友奔唁國子生聚哭於庭階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至篤老即以斯道爲已任居鄉立朝治官訓士無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誠故感人如此其至也公字賓實一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少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方侍郎苞托學使高公幕中驚賞其文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　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分校禮部試

聖祖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亦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見屬官一依儀制保定守違成例不録送河閒左衛童子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詩御書擢侍講時文貞撫直隸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又適有武生鬻蹕事遂借眾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表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編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時公未補官　特命典陝西鄉試丁酉出為直隸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繁事劇吏因緣為姦每出巡饋夫錢驛費者麇集公一切禁杜細大必躬親讞決多所平反居乃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政事才也己亥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方征西藏滿兵駐省會公慮擾民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雍正元年疏言雲南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其鹽規五萬二千兩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尚餘四萬六千兩累年供應駐藏官軍需賞賚及公私所兵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將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得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病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在揆情度理行之可無煩章奏也

又疏請將捐輸穀改行社倉法各貯本里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徵取其息中歲免之歉則報明有司立即發賑又言雲南民多無尺椽寸土而冊載丁名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不能豁減請照直隸例攤丁入糧以均偏累又疏言麗江土府已改歸流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均攤並下部議行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並坐缺額獲譴公謂礦有衰即有旺請以道員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衰益其費多利少者閉之官民稱便撫滇七載恩信浹於黌序民戴之如父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遽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確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旁及象數公正對無所瞻顧歛歷外臺無一字
達政府
世宗即位手諭褒嘉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尋擢兵部
尚書雲貴總督四年秋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初李衛
爲雲南鹽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眷氣陵其上公遇
事裁抑之遂用是陰閒公
上以公洩漏密摺停其摺奏公事具本題至是許仍摺奏公益
自奮厲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醕薄之相倚盡言
無隱是年冬又以奏豁鹽課敍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
事大理府洱海本滇中巨川以積壅致水患公奏請疏濬著令

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行欺蔽
上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代公且遣侍郎黃炳東會鞫綱至復劾
公徇隱廢弛縱屬吏虧倉穀剝民無忌有　旨革職交朱綱勒
限清釐具奏請旨并　命總督鄂爾泰嚴訊綱預治刑具將訊
公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
止旣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論絞其銀限
一年內輸官鹽規銀者卽公前所奏明給官用者也部議亦以
公始終掩護無人臣禮坐挾詐欺公例擬斬監候人皆爲公危
而公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
世宗特旨寬免公遂留滇七年清若絕塵曰或不能舉火士民

爭遺疏栗講學不少倦及奉　召還　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闇然爲已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先是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至是公疏言貴州境內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生苗處深林密箐中有熟苗爲限隔嘗聲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不敢萌窺伺自開拓苗疆之

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日尋干戈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有事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洩忿或官軍僨事屠戮熟苗以冒功熟苗怨毒日積是以行結生苗乘機作亂也台拱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覆官兵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目爲賣其妻女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出戰以致鋒不可當侵軼內地百姓被其荼毒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撤要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築堡修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

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懸賞以示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主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則苗人自當向化若因循粉飾恐兵端不能息也時鄂文端爲首輔公謂之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乃安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制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

上皆從之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一二甲不與公獨以三甲入選日講官及直隸學政均非宮坊不與公以檢討膺特擢不由階資

其後

高宗命教習庶吉士未館選而　詔先下皆異數也生平介節義舉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也同出者多以爲難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其從文貞游也方侍郎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旦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及同直南書房侍郎久與居乃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指要皆能探取其所以然此所以忠誠耿著夷險一節而爲世完人也公無子以弟子應詢嗣所著楊氏全書爲門人所輯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則　經之言也

朱文端公事畧

公諱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額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鬭殺獄總督喻其權巡撫疑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出會巡撫劉公殿衡至從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薦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遷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撼以危言不爲動部庫借逋已奉 恩旨緩追矣有以掊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公議公受

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冊費公不名一錢以冊發郵遞部科吏怒不收尋劾公造冊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秋試尚餘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監臨巡撫將扃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留道之堅跪不起語谷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紿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闈乃可入告比撤棘寢不復奏會有以其事 上聞 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某學使公明廉謹衆無異辭於是 特旨命公畢試事畢擢光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麤識會

止五篇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尙侈靡
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不變幕中不延
賓佐毋蚤起治事手書口答至因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
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諜無所遺衆驚以爲神浙
西數百里藉海塘爲捍蔽時築時圮公疏陳海甯老鹽倉等處
宜易石用樁又海潮北向者曰北大亹南向者曰南大亹南北
兩山間曰中小亹海潮向由中小亹入江則兩岸皆無患今中
小亹竟成陸地宜挑濬又上虞夏蓋山上塘宜改用石條列以
聞皆報可北新關爲猾丐淵藪公捜剔宿弊行旅便之修萬松
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礪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公

劾之　命大臣鞫實論如律庚子冬丙擢左部御史乞假省親
明年還朝丁父憂計至勺飲不入口三日有　旨令在任守制
公力請奪喪疏再三上通政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即赴軍前效
力春　諭往山陝督賑時
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
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糴
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
石并請出京倉陳腐米平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爲文禱
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
易新時指勒浮收諸弊請　飭督撫嚴禁并劾所屬買補誤額

爲荒備有。旨通飭行九月反命請解任效力河工就便營葬
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　溫旨慰諭命再往川西試行水利社
倉蓋公督賑時條奏及此也會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容
甘文煊虧帑　命公往陝西鞫問壬寅二月抵蒲州復請假歸
葬奉　俞旨給假葬親事畢速回任以三月抵家十二月
聖祖賓天公痛哭就道馳謁
梓宮時
世宗嗣統夙重公凡大政事及進退人材　特命公與王大臣
參議雍正元年癸卯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入直上書房
賜第及銀千兩是年四月舉　恩科　命典順天鄉試得人最

盛 特旨加太子太傅是年六月母夫人壽八十乞假歸 特
子誥命 賜御書堂額楹聯各一帑金二千副以上珍御藥九
月還 朝奉 命典 恩科會試甲辰八月典正科會試會浙
江海塘圮 詔公往浙督修報修餘姚上虞會稽塘工以丈計
者凡七千海甯三千七百有奇海鹽二千九百用帑銀十五萬
五千七百兩有奇尋疏請四品以上官許將本身妻室封典移
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許移封父母其繼母生母請與嫡母俱
封從之乙巳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 命與怡
賢親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為經費公悉心營度
以漳衛滏陽子牙永定灤路諸河為經以趙北口東西兩淀為

咽喉蓄洩得宜溉田六千頃尋合疏請分直隸議河爲四局南運河及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總理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分司令通永道兼理范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管理下部議行丙午春丁母憂訃未至而巡撫已疏聞　特諭吏部通政司及公家屬弗以母訃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驟聞此信必過於哀毀俟召回朕剴切開諭可也又　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壼儀淑愼訓子成名今在籍病故著江西巡撫支給庫銀二千兩派兩司讀文致祭俟朱軾抵家日舉行公入對

上聞諭再三哀不自禁出宮門慟絕嘔血滿地　諭閣臣曰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但伊年逾八旬祿養顯揚俱無遺憾宜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盡忠正以盡孝前已降旨賜銀二千兩治喪遣地方大員致祭今軾馳驛奔喪回籍朕深知其家貧可再賜銀二千兩其子亦令隨歸到家守孝百日營葬畢即來京辦事伊疏請終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于至性但三年爲時甚久閒居在籍其心未必自安況畿輔水利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行來京備顧問既不任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安矣軾年高体弱不宜過於悲傷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体朕心護惜此身爲國家宣力

其母有知亦必深慰倘過哀以致毀瘠則忠孝兩虧矣并遣侍
衛齎茶飯一賜之公尹嘗喪葬散一賜金於戚族之貧者明年
九月入都將至
上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 賜膳 特旨許照怡親
王居母喪故事素服三年不補原官仍在內閣兼吏部都察院
行走其朝會燕饗俱不與戊申公疾
上賜醫藥存問時公子必堦官大明知府 特詔召回仍補戶
部郎中便養也又 命內大臣福倫視疾公疏請解任
世宗手詔曰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
深知今偶患咳嗽自可從容調理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今

閣臣有張廷玉蔣廷錫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必慮及內閣職務致乖調攝之道朕昨遣內大臣往視聞卿力疾叩謝次日清晨寒冷又至宮門謝恩是轉使朕心不安朕知卿小心拘謹是以近來一切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須賜正以慰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其節勞靜攝導引沖和即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卿年未甚老為朕宣力之處甚多不必以解退為請其悉惓惓至意明年疾復作

上允解部務專直內閣尋以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奪職　特旨留任　賜居海淀便奏對未幾復原職庚戌冬　命兼管兵部尚書事癸丑署掌院學士甲寅浙江海塘衝決在事諸臣竟

見多不合

上召公詢問公奏事難遙度願親往辦治

上大喜一命督撫又總理塘工諸矢臣悉聽節制行次德州聞

憲皇帝賓天痛哭奔喪至阜城

高宗特召回京謁一梓宮昏暈不能起

高宗命總理事務一賞騎都尉世職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一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虛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国知無不爲因疏

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

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成清丈之名於一

国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報墾

千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蒙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如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　朝廷恩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何加於毫末請一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即據實題請開除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撰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是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

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請 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枉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立允通行乾隆元年丙辰公典會試 賜第恩安門外又 賜金五百兩爲修宅費六月疾大作上賜藥遣 御醫來視九月 命和親王來衣十七日 車駕親臨慰問公力疾朝服迎拜戶外次日薨遺疏畧云国家萬事根本 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 国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 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尤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愼之又愼此

臣垂死時屬堯之獻也奏上
上震悼　命輟朝一日上車駕復親臨哭奠再　賜帑金千兩
治喪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
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襄贊茲覽遺
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尋
賜祭葬諡文端公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貳膳無故不殺牲
性介而和門生某餽蓡公稱量銀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
蓡故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耶自浙撫內召瀕行劾
免二令曰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後人劾之罪將不測今
以不謹去正所以全之也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

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是之。遐齡得免。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其端。必正色曰。斷自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

世宗以科道一件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信爭者。語并及公。公叩頭申救。科臣得寬免。時以比文潞公之於唐介云

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望溪曰。今

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眾賢

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干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次第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實錢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爲民表使民豔其利惡爭自營之苟少遲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者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衞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迤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畧西疆控制臺灣

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已任會丙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疾不果行

高宗諒陰依古禮法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盡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蹶然興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

望天子繼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也夫子性剛而言直幸哀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尚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賓實楊文定公也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眾既退坐必干之行必

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公所著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畧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輶車雜錄廣惠編子必揩官至通政使堪官至左庶子必坦舉人襲騎都尉長女字建昌李氏未婚守志以貞節被　旌蔡文勤公爲撰傳　御製詩題之有卓哉朱氏賢女子栢舟矢志終不之句四十四年

上追念公清操宿學　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徐張時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

宗五子恆云不狂言惟狂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迄耳先
生抱病深　命輿親往視未持竟拖紳迎議仍鞠𦞦始終弗踰
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

陳清端公事畧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 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粵產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至乎肅清端之清兼乎溫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不至猶不失溫厚之意也清端公諱瑸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明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涖官之日止以一力自隨襆被蕭然衙校孑夜分不輟杜請託壹意甄拔人才 四十九年

聖祖誡飭四川官吏加振䘏民　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張清恪公疏請以公爲臺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悉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襆被之任僚屬迎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既涖事屏絕苞苴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己手以橫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尋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糶積谷以濟民食置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儀先起運以清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疏入　諭以躬行實踐勿鶩虛名五十

四年入觀

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　諭閣臣曰朕時召見陳瑸細察其言論真係淸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以勵清操　陛辭

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臺灣三縣無之

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尚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淸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

而不刻爲倘明年公疏言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爲先賢朱子晚年十居故址城外朱子祠曾奉 御賜聯額而祠宇湫隘宜與書院並行改造臣謹同督臣滿保捐貲鳩工又疏言朱子生於尤溪縣郭外之南溪舊有專祠請 賜匾額皆報可 御書文山毓哲額賜之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臺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患在突犯內境而臺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臺廈海賊必宗會哨之期由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

送提督查核若無哨旗交驗即察取某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即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臺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艘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彭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即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名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即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

上特題其奏各如所請行是年擢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

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璘汪紳文李丕煜林用蒞廷鍔靳樹畹郭廷彩張文煒曹建標嚴德涿壽運煟等催科中能寓撫字不加火耗歲內全完請破格獎勵

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岸每爲海潮泛溢侵損民田現蒙動帑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五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工費得旨如所請行尋以病請告

上慰留之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

交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二項除支用外現存司庫銀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 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即賞其子為葬具又 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璸者實罕見前任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已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即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使不至窮苦即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尚書照尚書例議卹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 賜祭葬

謚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來官屬纔時一繚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覲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齊勤恪公事畧

公諱齊蘇勒字篤之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初由官學選天文生爲欽天監博士遷靈臺郎尋以內務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閱河公扈蹕淮安奉 諭曰朕視黃河險要地方應下挑水埽壩現今永定河經朕親臨指示辦有成效爾遵朕指示前往烟墩九里岡龍窩三處築挑水壩數座於朕回鑾前完工公遵 旨如期竣事乃回任薦遷侍講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奉 命同副御史牛鈕監修河南武陟等縣決口堤工公奏白沁河隄頭至滎澤縣大隄十八里平衍處接築遙隄使全

河水歸一道專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冬
世宗卽位授山東按察使兼理運河事 命先往黃河籌辦隄
工時河南巡撫楊宗義奏請於馬營口南舊有河形處挑引河
公同河督陳公鵬年疏言河不兩行此濬則彼淤有必然之勢
馬營口甫經築隄若開引河有旁洩浸隄之慮事遂寢雍正元
年授河道總督疏言陽武祥符商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一道
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並接
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六十丈會奉 詔豫籌
山東諸湖蓄洩事宜以利漕運疏言汶上縣之南旺馬踏蜀山
等湖東平州之安山湖濟甯州之馬場湖魚台縣之昭陽獨山

等初崇寧二縣之微山稀山等湖皆運道所資以蓄洩昔人名
曰水櫃因士民乘涸佔種漸至狹小宜乘湖水稍落時除墾熟
田畝外丈量立界嚴禁侵佔設法蓄水如遇運河水漲引駐湖
中相平即築壩截堵遇運河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其諸湖或
應築隄栽樹或應建閘啟閉令各州縣循例辦理則運道深通
漕艘無阻滯之虞矣八月奏言洪澤湖水微弱黃水有倒灌之
勢臣率道廳督築清口兩岸大壩束清水以抵黃河現在淮水
暢流惟此壩在洪濤大溜中兩面受敵必須加意修防因派員
弁駐宿工所多備埽料樁繩等項如遇湖漲壩工稍有墊陷即
下埽搶護遇黃漲即駕小舟往來疏濬不令少停九月奏報秋

汛已過河工平穩得
旨下部優敘　特賜戴孔雀翎二年夏
廣西巡撫李公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陽運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虞紱奏言若於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為東隄則東西永無潰決之患
上即命李公往會公商酌公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迪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隄於湖水之中畚揷難施東岸之閘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縻帑千百萬終難告就
詔同總督田文鏡察視引河有無裨益公奏言挑挖引河必須上口

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稽曾筠所挖引河工已將竣臣往看上口之地勢與現在水向不甚相對改挖上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又往對岸指示建築挑水壩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漲時相機開放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隄根可保無虞奏至　諭曰朕慮嵇曾筠或料理未妥今覽奏方慰可謂得法矣七月　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攜儀器閱河運與公會同勘視公尋奏言洪澤湖洩水石壩舊立門檻太高不能隨勢洩水請　勅閱河諸臣用儀器測度地勢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宜防有賴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葦柳而柳爲尤柳多則

工堅料省柳少則用葦多而工不固臣飭道廳及營弁各於空閒地栽種柳秧據報成活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又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皆可種葦令廳員買葦根試種近據報徽山湖種葦八頃餘已有成效應請 勅部酌定嗣後凡種柳八千種葦二頃者各予紀錄一次並責成汛弁培養補植並得 旨允行十二月奏言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軍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

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
任言庫收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署日用及各項工
食外餘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因未經奏明不敢擅便得
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四年夏奏
睢甯縣朱家口黃水驟漲東岸壩臺大埽墊陷現在防守修築
上諭閣臣曰齊蘇勒在工年久清愼勤三字均屬無愧今年已
望七見壩埽墊陷必晝夜焦急朕甚憐之且此時勉強施工將
來伏汛秋汛恐又不免衝決可令酌量情形不必急迫公遵
諭俟過伏秋二汛并力儹修十二月奏朱家口洪口堵閉合龍
黃河自豫省至海口西岸隄壩完整　諭奬其經理有方加太

子太傅。五年以衰病奏 遣太醫齎藥診視尋入覲 諭嗣後歲支養廉銀萬兩六年江督范時繹江撫陳時夏奏 詔開濬吳淞江因於陳家渡築壩。淞江守周中鋐率千總陸章乘船督工下埽值潮回漩激中。鋐章俱歿於水事 聞 予贈卹公聞信即馳往經理其事。尋奏言吳淞江陳家渡舊有土埂三道未嘗挑清致有停沙淤塞之患今築壩開濬適逢江水海潮並長刷淨土埂毫無阻滯工程可期速竣

上諭部曰吳淞江工程係范時繹陳時夏應辦之事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衝塌即親往經理仰賴神佑水勢湧長將泥沙徹底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即封疆大臣實心為國為民

感召天和之明驗可從優議敘七年正月以疾劇奏
上遣大醫視疾二月薨得　旨齊蘇勤忠誠爲國志行端方操
守潔清辦事明敏自簡任河督以來黃水妥瀾運道通順隄工
堅固河務核實厥功懋焉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照例
議奏外可賞輕車都尉世職并賞銀三千兩爲歸櫬之資歷來
河臣如靳輔齊蘇勤實能爲國宣勞有功民社着擇地合建祠
宇令有司春秋致祭以昭朕優獎功勳至意尋　賜祭葬如典
禮諡勤恪公任河督七年疏復瓜洲花園港運道建閘啟閉以
順水勢堵瓜洲城西新開河道以免江水逼城民尤德之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公與靳文襄公並入祀



潘襄勇公事畧　孫紹周　姪孫之善

潘公諱育龍甘肅靖遠人以行伍隨征湖廣茅麓山賊李來亨有功補把總康熙十四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公隨揚威將軍阿密達擊賊於涇州平涼又勦賊於慶陽甯州俱有功時臨洮鞏昌秦蘭俱陷賊甯夏道梗公從提督陳福軍前由紅河川白馬城等隘轉戰七晝夜達甯夏駐靈州招撫散卒旋以陝西總督哈占調援山陽敗賊於甘溝口擢千總十五年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率兵討王輔臣奪平涼城北虎山墩斷其餉道輔臣乞降擢守備十七年賊犯牛頭山香泉公隨總兵王好問等由小嶺前進賊夜遁追至渭水擊斬甚衆十八年冬克梁

河關斬僞游擊李景才等復興安僞將軍謝泗總兵王永世降十九年敍功加一等擢都司僉事十月隨總督哈占勦四川逆賊恢復大竹渠縣二十一年擢遊擊二十七年陝督噶思泰疏薦公才識明敏深悉河西地利番夷情形且久經戰陣著功績請陞肅州副將
上允之是歲學士達瑚郎中桑格自西藏奉使旋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劫振武將軍孫思克計質宰桑於關內送歸我使臣公同遊擊韓成等擣其巢穴斬馘四百餘阿奇羅卜藏遁事聞得 旨嘉獎三十年赴甯夏防勦噶爾丹時改肅州協爲鎭即擢公總兵三十一年降番篤爾羅卜藏額林臣奇

齊克等復叛公追至庫列圖領斬四十餘級擒百二十八三十四年噶爾丹所屬回子瑲什蘭和卓等五百餘人過三公河公擊之三十五年五月公從征噶爾丹師抵昭莫多賊飛砲迎擊中右頤猶殊死戰賊敗遁八月丁召赴京上撫視其創　命御醫調治　賜衣一襲尋調鎮天津　予雲騎尉世職三十八年上南巡公迎覲　命綠旗官兵射以公訓練有功　賜貂裘疏言各省候選武舉請分提鎮標效用果騎射嫻熟即以千總把總題補三十九年疏言通州迤南爲漕運孔道副將轄十三營相距遠難於約束應改務關營遊擊爲參將設中軍守備一千

總二把總三其三營原設把總及寶坻崔貴營守備把總俱隸務關營參將並下部議行四十年擢陝西提督。賞戴孔雀翎四十二年冬

上西巡公迎

鑾於洪洞　賜輸忠門外額

上駐蹕渭南　閱固原官兵射　諭大學士馬齊等曰朕巡歷諸省閱綠旗兵丁無如潘育龍者乃加公一級四十八年　諭兵部曰陝西提督潘育龍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歷二重鎮克殫謀猷自擢任西秦以來馭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閻安堵宜晉加顯秩用彰異數著授鎮綏將軍仍管提督事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四十九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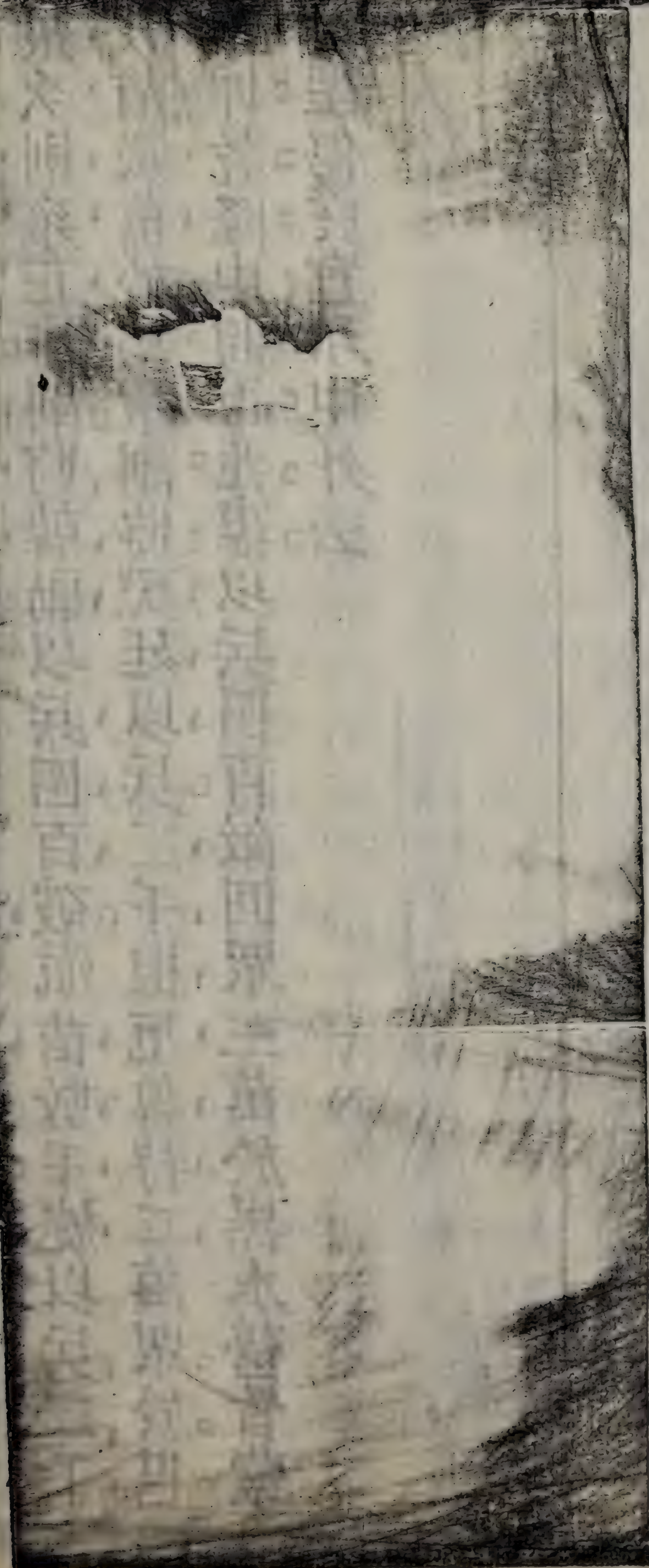
上幸五臺山公入覲迎鑾於直隸瀑水上念其遠涉命在王快庄憩息公請扈蹕五臺賜御馬一。令乘以隨。四月陛辭復賜宴並朝服一襲賜詩有好士防邊資壯畧披堅敵陣長彤弓之句五十一年疏言卦匪陳四等率妻子遊走外力憑走馬上竿踹索算卦爲生俗名曰卦子。大抵江北皆有之。原屬遊手好閒之徒結黨沿途搶奪臣飭屬拏獲二十八起。計男婦五百八十九名並騾馬猪羊六百有奇。俱移咨督撫審訊請通行各直省大吏責令所屬於各鄉村堡查令改業。或編入現住地方爲民。或撥給絕戶田畝。或令開墾荒地。其馬騾牲畜變價爲牛種按季取鄉約保結出外生事

者挐究地方官縱容發覺者罪之。詔曰可。五十八年以病乞
休。得旨卿簡任提督將軍以來。勞績素著。邊圉重地。正資料
理。著仍任調理。二月再疏乞休。
上仍慰留。七月薨。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謚襄勇。孫紹周
襲雲騎尉。授二等侍衛。雍正三年。授參將。遷廣西副將。八年從
總督鄂文端公開古州都江河道。屢擒斬逆苗。夷其寨。以功擢
右江鎮總兵。賜鞍馬。乾隆六年。擢雲南提督。賜戴孔雀翎。
十三年。調古北口提督。明年以疾歸。十八年卒。
上念襄勇公功。特賞恩騎尉。世襲罔替。
從孫之善。幼隨襄勇公效力。康熙三十八年。從征噶爾丹於昭

莫多中火器傷　詔來京醫治特授藍翎侍衛尋　賜孔雀翎
授肅州游擊領兵駐防哈密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喇布坦遣
賊二千來侵之善率兵二百擊敗之事聞得　旨優賞尋　諭
樞臣曰游擊潘之善以兵二百敗賊二千當此承平日久兵丁
休息時倉猝閒能如此奮勇非尋常可比應再加恩其越等陞
用遷潼關副將五十六年隨靖逆將軍富寧安擊準噶爾於烏
魯木齊斬級最多　命優敘尋　諭廷臣曰近日綠旗武官感
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游擊潘之善率所屬兵二百擊敗賊
衆二千臨陣時一手持刀一手持弓笑曰此我等報効皇上之
日也哈密回部及被獲之厄魯特等皆言其驍勇為漢人冠極

口稱賛朕甚嘉之五十九年復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有功雍正元年羅卜藏丹津叛有賊三千來犯夜擊大敗之　優詔嘉獎四年擢川北鎮總兵入覲　命叩謁
景陵　賜賚甚厚調西安鎮署陝西提督屢疏皆稱　旨手
諭曰向來但知爾勇未料爾有此才也又曰爾係朕極賞鑒之人今果不謬矣似此據實不隱封疆大吏中更屬難得勉之七年以疾乞休　遣太醫馳驛往視賞銀千兩爲調攝之用尋署固原提督　諭曰此任乃爾叔祖潘育龍之所整理爲天下第一營伍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觀其勉紹前徽可也八年卒
賜祭葬如例論者謂　本朝名將以至少擊至眾者推之善爲

最炎則雍正中副將韓勳以兵四百破準苗數千㨫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衆於巴里坤乾隆中將軍兆惠以兵四百敵回衆三萬於黑水營皆蒙列聖優褒宣示中外云



殷熙如軍門事畧

殷公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八歲失怙恃貧無依父友王某撫以爲子年二十中武科康熙八年成進士後始復姓會吳三桂反黔滇皆陷

天子命閣部莫洛爲經畧自秦進討授公守備募義勇以從行至甯羌州久雨糧匱軍心變提督王輔臣叛經畧遇害公陷賊中稱病深自晦匿明年官軍復秦州 詔被脅官兵許歸伍陝督哈占知公不爲賊用奏復其官從大將軍圖海復平凉勦牛頭山賊復香泉十八年僞將軍王屏藩赴漢中遣驍將陳君極引兵二萬出寶雞大將軍檄公赴援未至賊圍西山堡甚急公

身先搏戰一鼓解其圍守紅崖堡再戰再捷相持數月賊終不能克遂引去時賊盛兵窺秦隴公扼險挫其鋒不能過寶雞一步全秦晏然大將軍嘉公功奏授副將銜是年冬官軍三路進勦奮威將軍王進寶出寶雞勇畧將軍趙良棟出畧陽公從大將軍由興安大泥峪先驅至鎮安伐木爲橋濟師自龍洞川攀藤而進攻兩河關先登克之長驅擣興安復洵陽抵漢中與奮威軍合明年進取川蜀公駐漢中督餉全蜀平議征黔滇建威將軍吳丹由永甯進勇畧將軍由建昌進未及期賊將胡國柱陷瀘州攻永甯秦督奏授公漢中副將引兵二千援蜀從建威將軍復瀘州從振武將軍鄂克濟哈救永甯未至而永甯陷亡

提督一總兵七副將一乃議退守敘州大軍先行公以孤軍殿
國桂率二萬衆來追衆甚恐公曰今日之事以必死求生則生
以倖生求生則必死我若走賊追躡之立盡兵法易地用衆險
地用寡當據險待敵猶兩鼠鬬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陣
賊悉銳來攻士皆殊死戰迫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退
賊疑不敢追乃得與大軍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爍天諸軍皆
引去公仍殿後自永甯至瀘州二百餘里路險絕公且戰且退
十二晝夜不解甲竟得全師還公語諸將曰兵不難於進難於
退進則士氣勇退則氣怯兵法云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我
軍不失守氣之道故得全諸將乃服公智勇多就公決機宜矣

敍郡與瀘州並當賊衝瀘州有重兵守之敍州則三降將各領兵守心叵測眾議以奮威將軍子王用予往守之用予不往乃以公守敍州公屢請增兵無應者未幾賊大至環城而攻公推誠待三降將協力固守賊來攻輒擊卻之如是者數卒解圍去時成都傳言敍州已失大吏皆震恐比得公報乃安明年賊遁還雲南公領兵追擊連奪險抵馬湖府而還從西安將軍復永甯還駐漢中尋調三屯營副將時康熙二十三年也三屯去京師近

聖祖東巡屢過之　召對稱　旨　賜御用佩刀擢臺灣鎮總兵再　賜貂裘白金臺灣故鄭氏地其民多俘徙以來習於悍

戾生熟番錯處文武吏三歲輒遷鮮善治公宣布德教撫戢兵民人稍稍興於禮讓焉初議築城而難其費大吏謀於公公曰地多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且孤懸海外惟恃中國威靈統攝之苟僅畫疆而守即有城不足恃事遂寢然謂軍府所扛不可無木城親入山相度得木材令麾下卒人致二章不旬日城成居三年調鎮襄陽　陛見屛左右語良久天下形勢人才風俗無所不咨詢公悉心以對其大者有罷臺灣鑄錢及秦中賑饑二事臺灣故行永歷錢既入版圖部頒臺字錢式鎔故錢鑄之以有臺字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以歸鑄日多錢日賤銀一兩至値錢三四千而給兵餉則銀七錢三有成例

兵民皆弗從每因互市生端幾激變公屢請停鑄當事不能用至是具言之

上愕然曰此事殊有關係若任時胡不言公頓首言武臣不敢與錢穀事

上曰爾至鎮可言之對曰臣今已離臺灣越省言事非職守雖有疏恐不得達

上曰第作條奏來公還鎮具疏上之果格於通政司再具疏而以奏

上指白通政乃得達事下戶部議不行　特旨下閩中督撫議竟得停鑄兵民始相安關中連旱飢流移至襄鄧間者尤衆

上微聞之遣使數輩勘視還報皆言無大害而秦中當事方議移甘涼甯夏之粟濟關中公自襄陽入覲備見諸顛連狀乃以關中大荒及襄鄧流民之苦一一奏聞且曰民爲邦本而三秦又天下根本若不速救老幼必塡溝壑少壯將無所不爲往歲用兵滇蜀秦民嘗罄積儲以供饋運馬騾不繼則肩負糗糧攀藤引葛數千里輸軍前軍賴不匱今天災至此死亡且盡惟聖主哀憐又曰古有移粟之法謂地近便轉輸者耳今秦中諸邊去省會遠又無水道且諸邊亦無多儲積移邊儲以救荒非計也東南諸行省方豐稔若截西漕運之米泝黃河至孟津赴倉換之入關漢唐運道具在費省而功倍襄陽至西安雖頗遠

水陸皆可通。
上甚以爲然。翼日。詔廷臣集議。命漕臣截漕粟溯黃河運入關者二十萬石。遣廷臣會楚督發米自襄陽經汝洛入秦中者十萬石。秦民以甦。而流民之在襄者失業窮窘。或羣聚而嚻。或與土人相鬬訐。公勞來安集。飢者設糜。病者予藥。假貸者與錢米不遺餘力。鎮署在穀城。去郡城百八十里。嘗有奸人誘流民爲亂。謀戕郡守。閉城大索。邀公入郡彈壓。且令流民無保結者悉驅之。公曰。何地無奸。驅流民是激之變也。乃堅不行。而密布腹心擒奸首置之法。餘不復窮治。流移始安。郡以無事。其明年乃有商洛轉運之役。襄陽遡漢江而上。有丹水通商州之龍

駒寨距西安尚三百餘里山徑偪仄陸運更艱唐劉晏嘗一用之近代無繼者
上念襄陽陸運至陝千餘里太勞民聞有水道使廷臣相視得實 命楚督丁思孔及公發襄陽米二十萬石水運至商州復陸運至西安平糶且招流民使還鄉事屬創行在事者茫無成見有司盡拘江船以待公曰江船大者載二三百石前至小江口須用溪船所載不過二十石計滅江船一須溪船十今溪船絕少用則須造而多拘江船何爲且轉運非一日事予之價則舟人爭來拘之則屏迹不至立麾散之而操筆條列應行事宜究其始終利害曰籌運末議大畧言水運用船或僱或造悉如

民閒價值陸路即募流民之在豫楚者使之肩負得食其力兼可還鄉子僱值宜少優其他分官設站之法甚具諸公初有異同已而悉從公議公又念水路無他虞陸運數百里山谷閒聚夫千萬計自非控馭得宜恐生變乃以水運委同事而自任陸運廣募流民爲運夫編以卒伍法擇善書計者領之先馳至龍駒寨度地計程自襄陽遡襄江歷穀城光化至均州小江口經內鄉淅川過荊子關徐家店入商南境過竹林關抵龍駒寨凡水路八百七十餘里計運費每石五錢有奇皆督水運者主之自龍駒寨經商州踰秦嶺度藍橋過七盤坡抵西安會城凡山路三百七十餘里皆公主之分十二站每站撥千把總一人司

收發兵十數人司催押又以龍駒寨商州秦嶺鋪七盤坡爲四總站撥府佐及守備名一人領其事擇祠廟爲行館無則編茅結廠以居流民自襄應募至龍駒寨者人與米一斗錢百文爲路費既抵龍駒寨則人肩五斗運至一站者予銀五分爲僱值部署既定民夫集而運舟不至夫稍稍散去復多方招之間或糧艘驟集而夫不足則更募人畜濟之其有便道還鄉者量予錢米資其歸事叢弊起曲折甚多公隨地隨時規畫措置皆得宜方暑而跋涉山谷間鬢髮爲白初議支給運費及司糴者皆文職其武職督運而已然文臣慮錢穀一經手或有後慮戒弗預不得已皆將校分任之而所委道府佐率逡巡中路或託

故郤回其至者亦袖手遊行道上日向站員索收發數轉報塞責而已比米至秦省司糶者尚未至公念饑民急得米遂開糶五岳廟令守備主之米既流布民大安民間有藏粟者悉出市不復待價米價漸平二麥既登秦民不復苦飢乃請　旨停續運起二月迄六月而畢事秦中洊荒自公　陛見時極言於上始議捐賑議覈運迨涖任則日夜安集流民至是乃身督運運成而公遷適與救荒事相爲首尾若有天意焉癸酉調甯夏總兵甯夏自古用武地兵勁健敢戰而亦貪狡易犯上公至則嚴職守申軍令鋤其驕蹇拔其才俊更定部曲爲分合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干毋礮簡駝馬儲芻粟以待徵發乙亥冬

上將大征厄魯特議三路出師以陝西出者爲西路遣尚書圖納至莊浪會陝西府軍督撫提鎮議兵事公條列征行八事諸公僉之屬公起草入奏　命廷臣集議悉見施行時諜知噶爾丹在柯布多西路兵期以三月中旬出肅州之鎮彝循黑河向崑都崙而進發西安滿兵三千漢軍千河西提督及四鎮兵六千深入剿寇而以一總兵官率騎卒三千駐中途備接應滿兵帥則將軍博濟副督統四人佐之漢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公與涼州總兵董天成肅州總兵潘育龍佐之二將軍四都統皆議敵而以孫思克爲長合將校兵厮二萬二千餘人人持五月糧馬皆有副以牛羊爲一月食征行兵人賜治裝銀十兩備夏

鎮當發騎卒千五百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孫將軍以三月草未青請緩至四月先在莊浪會議時公謂噶爾丹宜在京師西北山西正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甘州趨崑都崙則偏於西恐不相值衆莫敢決乃別爲使臣言之至是奉　諭西路兵毋出鎮彝改從寧夏出塞四月發太遲當於三月初出兵旣得　詔師期甚迫度遠鎮兵不能悉至將益發寧夏兵乃撥部干悉士馬數各備行裝以待復得　旨大將軍費揚古以二月二十日發京師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左右發寧夏師期益促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鎮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亦朽敗不可食諸營驛馬及捐納之馬自遠至者並羸瘦

公度官所給糧馬不足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合兵三人帶餘丁或子弟一人借樵汲牽驅之役又人備驢二頭俱任負其兵士應支之糧給價自買悉得善米又合多辦糗糒乾爉及解渴藥以從軍裝之外若雨具寒具革囊靰鞋鍬鐮繩索之類無弗備及期諸將皆至博將軍率滿漢軍三千孫將軍率所部千八百薊總戎率涼州鎮兵千二百潘總戎率肅州鎮兵千相繼發甯夏二十五日公率遊擊守備以下官三十五員騎卒三千餘丁千五百廝養數百分四營繼進銜尾行傍黃河行十許日遂度戈壁戈壁者無水草處華言磧也又二百餘里至一山有古稱曰兩郎山或言郎狼居胥也四月四日至郭多里大

將軍已過倍道行至甕金而得減兵之令初甘涼肅三鎮兵自遠馳至甯夏即出塞不及飼馬軍士得倉粟及餘馬駝畜皆不暇擇且以為噶爾丹不可必遇出塞稍遠當耀兵而還不甚愛惜資糧及度戈壁馬遂相繼斃更前益苦乏水而草未盡茸會大風雨連數晝夜寒且飢道斃者相枕籍有潰逃者追斬之不能止於是孫將軍議選精卒併糧馬以進其麾下僅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而檄公留千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屯甕金需後糧至守之以待還師甯夏兵固多預備公又善訪求水草雖踵大兵後常不乏身先將卒日步行數次節馬力遇風雨謹覆轍之或溫以火馬少斃者所裹糧日檢飭不得遺

棄及恣食人有餘糧馬有餘力比得檄欲請勿減而孫將軍已前行不得已如令減遣而選銳卒千八百人留五百人屯龔金餘率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皆由以行時近賊地宿草爲賊所燒數百里皆灰燼新草未芽大將軍所領皆禁旅裹糧甚少從苦飢公以所餘假諸人五月四日至土剌河十三日前軍已哨得賊巖障而進涉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斷續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山差低於北漸陁而下有小山橫焉戰地也小山可二十仞自西上爲崖三層乃至嶺自東上僅崖一層大將軍與孫將軍已上山前軍與噶爾丹遇佯北以致之賊恃勝轉鬭而前將爭小山公方將兵至

山足知賊進急登山遇孫將軍方下山公言宜急據此山巔不
可下語未竟大將軍亦至復言之大將軍曰日將暮矣大礮不
能即至當以來日戰公曰戰即來日若此山爲賊據我營其下
可乎大將軍曰賊甚近不戰爾能夜守此山乎公曰願守此迴
鞭一麾兵皆上甫至山巔而賊亦登見我師既據巔遂上東崖
下以崖爲蔽發礮上擊時大將軍布陣令河西兵居中滿洲蒙
古兵居左右翼及戰甯夏兵千數百人居左甘涼兵千人居右
皆登巔以障其右衞西安諸滿兵分列甯夏甘肅涼兵左右扼
山下川中及南山足而蒙古北薩克諸兵又分列滿兵左右賊
乘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公令士卒皆下馬發子母礮

疊擊之嘴甯毋及其嫂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石率衆合騎而
鬬鋒甚銳殺傷相當勝負未決公使人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
從柳林出衝其脇賊必亂既又望其陣後林中人馬甚衆而不
出戰必婦女輜重也復告大將軍宜遣一軍往南出不意劫之
賊返顧必擾動大將軍皆從之公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鼓兵搖
天而下呼聲震天賊衆遂披靡墜下山者滿阬谷棄仗如麻殺
阿努娘子禽斬二千餘乘勝逐北公策馬先馳麾下卒擁纛繼
進遏輜重戒弗取且射且逐月下追三十里回視他部兵無至
者而大將軍傳令收兵乃整軍還營大將軍會衆斬俘搴旗
舉酒勞諸帥大獎公曰昨日之戰賴公以濟 國家之福 主

上之聖也。主上屢稱公才。今乃見之。比還朝具以公功聞
上。由是益眷公。當是時
上駐蹕二十八臺。捷聞大喜。遣侍衛迎勞將帥。尋有 旨遣諸
將還鎮。公引軍入河套。以八月杪振甯夏。其所留甕金兵孤懸
單弱。遇噶爾丹之姪丹吉喇敗而西。以千餘人乘之。多所殺傷
奪路以去。設如公初議。以三千人一總兵守之。皆成擒矣。明年
上疏請將兵從郭多里深入。務殄根株。疏至
上已發京師。公迎駕至清平堡。薄暮立 召入 賜坐。褒奬
甚至。遂扈從至甯夏。往道十餘日。數蒙 顧問 賜飲食器物
無虛日

上御閱武臺。命公指揮步騎大布陣。進退分合。練習整齊。

上大悅。命官兵皆以班坐。賜酒食撤。御膳賜公。又召至御座前。手賜酒三爵。指示新降附人曰。此將軍卽殺敗爾等者也。御書深沈節制四字以賜焉。賜戴孔雀翎。充參贊大臣。俾與議政之列。漢總兵從無議政之例。異數也。四月。望

駕發甯夏。公率所部兵從大將軍出塞。人持四月糧。期深入捕噶爾丹。必得乃已。會噶爾丹仰藥死。姪丹吉喇以其骨西行。大軍行至郭多里。盡降其餘衆。追丹吉喇至大戈壁。不及而還。大戈壁者五百里。無水草處。於是漠北無寇跡矣。師還。大饗犒士。告功成。乃疏濬諸河渠。引水環城。徧注諸村堡。復朔方水利。又

念過地尚武文教未敷乃勅　聖訓於萬壽宮宮後創立義學擇良士爲師闢閑田若干頃以其租供生徒月餼自爲記勒石俾世守之論平寇功授雲騎尉世職加封三代未幾有廣東提督之　命便道過咸陽展墓爲同堡人代輸一年租賦縣學尊經閣廢捐五百金獨成之三十八年疏言武職坐名題補引見未逾六年者請免咨送庶職不至久曠從之又疏言臣標將弁請照沿河例坐名題補格於部議　特旨照所請行四十年冬進勦八排猺獞事竣副將林芳　詔公及廣西湖南提督各率兵隨將軍嵩祝進勦平之尋以原品致仕四十二年
上幸西安公迎　駕　賞第四子純爲三等侍衛四十九年卒

藍襄毅公事畧　孫襄毅公元枚

藍公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幼隨族祖義山軍門入伍康熙三十四年授把總累遷守備又六年擢溫州游擊敗海賊於南庭外洋乘風縱擊窮追至青水洋沈其一舟獲其二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明年敗賊於官山洋奪巨艦二斬首二十一級生擒六十四人凡江洋絶島官兵不到之地皆深入窮搜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易與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已短譭於總督滿保將劾之提督吳陞固爭謂公爲兩浙第一將才滿公未信也會閩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繳艦遁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疆吏期必得滿公入覲奉
嚴諭由海濱巡行南下至溫州總兵來謁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總兵曰彼在家觀劇未暇來也滿公怒據總兵揭具白簡將上舟次瑞安公迎於江滸滿公曰觀劇怯耶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曰某於某月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綬落水甚多擒逆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船礮軍械敵獻俘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召入舟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固不謬也乃劾總兵而薦公時五十六年夏四月也尋擢澎湖副將遷南澳總兵六十年朱一貴作亂陷臺灣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遇害五月七日警報至公條上進兵

事宜首請總督駐厦門就近督勦時滿公已飛檄調公而自兼
程赴厦見公議大喜令總統水陸官軍領戰船四百艘弁兵萬
二千人進勦六月抵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形言於提督施公
世驃曰賊皆烏合不足憂但衆至十餘萬誅不勝誅且多殺生
靈無益宜張示止殲渠魁餘弗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師抵鹿耳門賊扼險拒敵前鋒林亮
董芳殊死戰公率大隊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
安平鎮拔之戒將弁無妄殺掠徧檄居民書大清良民於門者
即免誅自是脅從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尋戰於四鯤身大敗之
追至七鯤身瀨口以小艇載火具盡焚賊艦越日賊出數萬人

架礮列盾布陣來撥戰公親突陣大破之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大潰溺斃千餘人自是退保府治不敢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芳等率兵千二百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公謂施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公宜遣將於灘口分道夾擊某親率大軍繼亮等之後方可萬全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黎明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或問之公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會賊拒蘇厝甲與林亮等決戰勢張甚公分兵八隊馳赴之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戰稍卻公乘勝崩之大潰夜駐犁頭標料賊必寅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

至忽失大營方驚顧俄金鼓大震我軍四面突出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於木柵復敗之於蔦松溪一貴遁官軍入府城秋毫無所犯民大悅自進兵至此先後裁七日耳乃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一貴走下加公密遣將擒一貴於溝尾庄幷及其黨臺灣平公尋擢臺灣總兵秋七月南路阿侯林餘孽復起討平之招降陳福壽等十數人皆渠魁也為之美衣飾慫其出入炫燿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施公卒公權提督事餘賊以次擒滅雍正元年逸盜楊令復謀作亂遣弁捕滅之臺匪根株盡絕冬擢福建水師提督　賞花翎加左都督世襲三等輕車都尉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恬浪靜商旅晏然二年入覲　諭

赴馬蘭峪叩謁
景陵回京。召對。賞賚稠疊。七年春、賜御書福字、幷食品、
前後二十四種。病聞、遣太醫馳驛診視。七年十一月薨於位。年
六十有六。優詔賜卹。賞白金二千兩、充喪具。贈太子少
保。賜祭葬。予諡襄毅。公自幼失學、壯乃力農。將略由天授。所
規畫、動合古兵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所業益進。點竄幕客稿、
多中窾會。於軍國事盡力為之。尤愛惜人才。所汲引多至節鉞。
然未嘗有德色也。子日寵、襲輕車都尉世職、官銅山營參將。
孫元枚、字簡侯。乾隆三十三年、由世職補廣東參將、尋擢副將。
三十八年遷臺灣鎮總兵、調金門鎮。四十三年母服除、補薊[illegible]

鎮總兵。四十九年。擢江南提督。五十二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上以元枚熟悉情形。命馳驛往泉州。署陸路提督。時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進兵遷延。詔總督常青往督辦。奪承恩職。遂以元枚代之。四月。命參贊軍務。賞戴花翎。督閩兵二千。由蚶江渡赴鹿仔港。續到浙兵二千。亦歸統轄。六月疏報抵鹿仔後。會總兵普吉保乘夜進兵。攻柴坑賊巢。斬獲甚眾。有詔嘉獎。賞戴雙眼花翎。尋奏約會總兵柴大紀帶兵直趨六斗門。奮力攻勦。又於牌頭莊大肚溪等處。勦賊獲勝。又奏進攻西螺。焚燬賊莊。臣族人藍敵能自山內擕眷逃出。因

其熟識山路。即令隨同勦賊。得 旨嘉與。并 賞御用荷囊等件。八月因病卒於軍。 優詔憫惻。 贈太子太保。 賞銀千兩治喪。其輕車都尉雲騎尉世職。令每子藍誠承襲。尋 賜祭葬如典禮。謚襄毅。易名之典。與乃祖同時稱小襄毅公。以別之。誠佳話也。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鄂文端公事畧

公諱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旂人曾祖圖捫
天聰中從征大凌河戰歿祀昭忠祠父鄂拜官祭酒公以康熙
三十八年舉人授三等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遷內務府員外郎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
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補已首見曰士可殺不可辱王敬其強
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特擢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
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

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巡撫啟中門迎之來見公公高座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由年亦無如何八月遷廣西巡撫三年署雲貴總督四年夏貴州仲苗負險肆逆議撫久無成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恐令獻土納貢違者勦

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此奇臣天賜朕也　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遂實授總督公分三路進勦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七進克長寨羊成堡又以鎮遠土府刁瀚霑益土州安於藩凶詐計擒之尋奏

狆苗及川販窩黨悉就擒

上嘉其妥速 命優敘條上經理狆苗事宜十一則皆報可先是四川烏蒙土司祿萬鍾擾東川府與滇接壤公奏改東川隸滇從之 命同川督岳公鍾琪辦理烏蒙事萬鍾不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皆投誠萬鍾遁鎮雄復潛投四川五年春被獲其黨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獻土 詔給公騎都尉世職會鎮沅猓賊戕官焚掠勦平之獲賊首刁如珍等又廣西土府岑映震淫虐公奏明懲治映震惶懼乞改流存祀七月會勦謬沖花苗擒其渠餘衆歸順九月擒威遠猓賊札鐵匠降新平賊李百疊等十一月招撫長寨後路生苗百八

十四寨得旨嘉獎授一等輕車都尉十二月攻破雲南猓賊窩泥種地方六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有詔優敘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張允隨哈元生元展成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奸又陰嗾之故流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東川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騷公輒怒劾胥奏請褫職討賊贖罪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優詔不許公感上恩益奮親督軍壘賊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公掛崖樹幾滿見

者股栗繳上苗寨鎗礮軍械無萬數自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曰庚戌橋開通滇黔路八百餘里函養苗者與老撾國連界明正德間嘗作亂兵部尚書王驥帥師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嘗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諸頭目爇香跽伏迎道左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方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若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尋　命加少保公奏新開苗疆立營設官事宜十則皆如議行八年八月烏蒙猓賊結涼山等蠻復叛總兵劉起元被害祿萬鍾從弟萬

福亦與賊合公飭諸將進討參將韓勳大敗破於奎鄉總兵哈元生復烏蒙同攻克大川十二月擒萬福兇渠盡獲 諭嘉公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若此公以先事疏防引過自責屢奏不居蕩寇之功詞甚懇切 詔曲從所請以成其謙抑之美九年疏陳烏蒙善後事宜八則從之十年正月 陛見拜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軍機大臣 封一等伯世襲罔替時大軍進勦準噶爾 命督巡陜甘經畧軍務 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疏上屯田事宜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儆中華無益曾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遂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
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褒獎忠誠頒示天下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
專事無大小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公亦以身殉國知無不爲
一切形迹嫌疑無所避重門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
三省時大興水利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罗之楊林諸
河俱宣流貫行商船靄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
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寢之尤護
持善類滇督高公其倬楊公名時獲罪楊聽勘而高修城新撫

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皆力持之嘗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慙阻楊公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黝撫何公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曰更所劾公昭雪之合河孫公嘉淦被誣坐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公見

上曰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郎　命公弟鄂爾奇一試而事白經畧歸

上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欲禁盤匜櫛箴之屬必具已報齊矣　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

上曰卿勿還舊居可即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八人捧而隨公入閣府中無園囿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直廬公弟鄂爾奇以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公力爭不可

上曰卿慮而弟反耶公叩首曰兵權太重非制也十三年夏臺拱逆苗叛公自以從前籌畫未周具疏請罪且斥削伯爵 優詔如所請 命仍留三等男

世宗晚年 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 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擗 遺詔從圓明

圍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羸而奔擁。

高宗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羸所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尋 詔同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晉爵一等子。乾隆元年。典會試。充三禮義疏及文穎館書各總裁。八月。查永定河道還朝。 命爲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十二月。晉三等伯。 賜號曰襄勤。公嘗言楊公名時猶古器。不可瓦缶用。至是楊公內召。及抵京。奏公處置苗疆非善後策。公初不以爲忤。及楊公捐館。公經紀其後事。哭之哀。三年。兼議政大臣。四年。充經筵講官。河督高斌請開新運口。論者以爲不便。 詔

公往閱視公酌地勢議覆從之又言河工機要三事一天然二垻不宜開免湖水全洩並與化鹽城等縣水患一毛城舖垻已經變遷宜酌復一河勢宜取直兼放淤培岸省垻埽費下九卿議行五月加太保充玉牒館總裁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洩於公子鄂容安公坐降二秩留任八年兼掌翰林院十年正月以疾乞解任

上慰留三月加太傅四月薨得旨大學士伯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持躬才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文武之儀型不意一病不起朕心深爲震悼其輟朝二日親臨祭奠昔

皇考者配饗

太廟遺詔著所司遵行並入祀賢良祠加祭二次尋賜祭葬謚文端公方頤廣顙鬢鬚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性明決威重勇於任事好獎勵名節惡偷合取容以媚世者及為相益自任進賢退不肖士有學行者多以禮進之雷君鋐莊君亨陽任君啟運公皆知其名欲一見屬朱高安方望溪道意皆謝不敢往公禮先焉及公病雷君往視坐榻前公問人才雷舉所知以對公曰是皆常往來於吾心者也烏虖即此可以見公之為人矣所著有西林遺稿二十年甘撫鄂昌與詩詞悖逆之胡中藻唱和削籍治罪中藻公門生鄂昌公姪也　命撤出賢良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子六長鄂容安自有傳



張文和公事畧 子若靄 若澄 若淑 勤恪公若渟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考終里第
遺疏入 諭曰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特加體
恤許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
太廟係奉
皇考遺詔遵行正爲臣子者可以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
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薄譴用申大義今遽聞溘逝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襄原屬舊臣宜加優恤應仍諱遵 遺詔配享

太廟以彰我國家酬與勤勞之盛典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和
本朝百餘年未有之文臣得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於
戲盛矣公字衡臣一字硯齋大傅文端公英仲子也康熙三十
九年浙江選右吉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受知
聖祖洊加優擢由洗馬五遷至刑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六十
年調吏部左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巳
蔚然負台輔望矣明年
世宗御極郎　命公協同仁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
字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稱
年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奉　命為　諸皇子師加太

子太保兼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轉戸部尚書 御
製詩賜之有大政資經畫訏謨待討論之句三年署大學士事
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戸部翰林院事明年晉文華殿大
學士又明年晉保和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七年晉少保方
是時西北兩路用兵
上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值者多慮泄漏始設軍機處於隆宗
門內爲承 旨出政之總匯公與鄂爾泰公同爲軍機大臣諸
格式皆公所奏定也軍機職掌在恭擬 諭旨凡內外臣工所
奏皆面取進止明發 上諭其有 旨敕議者審可否以 聞
凡明發 諭旨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若指授兵畧詰誡臣

八月、
世宗龍馭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總
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配享
大廟
高宗即位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尋以公所領事多不必兼
管翰林院乾隆元年奉　命爲　皇子師仍兼管翰林院事充
經筵講官時　車駕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留公總理以
爲常三年
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　詢軍機大臣公疏言

更老之名雖見於禮經。但上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夫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得一已難矣。況兼之乎。至五行更代。如伏羲以木德王。炎帝以火德代之。黃帝又以土德代之之類。此非學究天人。能知其所以然乎。考漢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魏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時五更無人。若而人者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大道。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何足以當鉅典。竊思樂記

祭義文王世子諸篇雖有三老五更之名然不言何代如謂虞夏商周皆然則尙書及官禮何以不見此目疑係漢儒附會是以唐宋迄本朝千有餘載此禮未嘗舉行蓋以名實難副儻有幾微未愜觀聽豈不褻至尊而羞大典乎臣愚以謂此舉應停止不必 敕下廷議疏入

上韙其言壽進爵三等勤宣伯四年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 賜詩爲壽又 賜聯曰潞國曉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遣內臣賚酒筵以 賜前後 賞賚 賜第 賜園 賜椉肩輿入紫禁城至不可勝紀八年

上念公篤老　命不必嚮早入朝遇炎蒸風雪亦不必勉強內直九年冬　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眞不愧古之房杜十一年公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故　諭令節哀自愛以公直　內廷需人扶掖　特命其次子庶吉士若澄在南書房行走十三年以老乞休　溫旨慰留且諭曰卿受　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大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公奏言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因舉數人爲證且稱七十懸車古今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怠爲解　諭以爲不然謂昔人久處要

地恐滋讒謗將至追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要豈所論於輿國咸休覩君臣爲一体者哉夫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朋友尚不忍況在君臣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耈壽俊在厥服秦穆霸王尚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力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公奏言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與生逢熙洽優游太平者不同　諭復以爲不然謂皐夔稷契與龍逢比干可信其異地皆然時不同而其心同也皐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皐夔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誠盡則一夫既以一身任天

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兩朝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朕嘗謂致仕之說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爲人臣者斷不可先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預以求去爲心將膜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爲國家出力者與所繫於國體官夫人心世道者甚大故不可以不辨尋舉所

諭宣示朝列并

命丕不必兼

管吏部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又　命解監修總裁之任以大學士傅公代之十四年復　諭曰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自皇考時簡任綸扉朕御極以來弼亮寅工久近一致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田誼所不可昔宋臣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既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可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副朕眷待耆俊至意且令中外諸臣共知国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

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益加勸勉盡職　賜御製一章有勖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之句公自是不敢言去是年十一月

上見公老態益增　優詔許原官致仕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且　諭南巡時郎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豈非堂廉盛事　御製詩三章　賜之有句云擬問蘭陵二疏傳可曾廿四者中書又云指日翠華臨幸處歡顏前席問農田　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掞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承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秘屠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

名非可以形迹數覯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樂業
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雍容坐論極人世遭逢之盛則其愼密周
詳所以翊贊 聖謨者可想見其槪矣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
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治河方畧 國史明史諸書皆爲總裁自
康熙丙戌迄乾隆丁巳典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
者三 廷試 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愼將之佐司寇時
山東鹽販糾衆爲不軌青州民倡邪教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
株連未已公奉 命出按覈七人遣三十五人而讞定在吏部

絕苞苴杜請託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結茅以居號棚民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保甲消隱彌患至今帖然嘗條奏慎刑二事一刑部遇各衙門送犯不論事之大小犯之首從俱收禁致累無辜請分别收禁取保如外省例一刑部引律例往往删去前後文止摘中間數語以所科之罪承之甚有高下其手影射比擬者請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正扶同草率先罪之疏皆下九卿議行又令甲婦人年三十以内守節至五十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著爲令翰林爲培才地公有所薦舉郎擢用終不使其人知諸所陳

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聞請也方公之致仕也　召見時奏及
配享事謂上年奉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之　諭恐身後
難邀異數外間亦有此論免冠叩首請
上一言以爲劵
上問外間議論爲誰公對史貽直即有此論
上知公素與史公不洽遂允特頒　諭旨並　賜詩以安其心
翼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甚寒恃　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齎摺
奏謝未親詣　宮門
上不懌將傳　旨詰問次日公早至
上疑軍機處有洩漏者屢降　旨切責下廷臣議奏且曰張廷

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恐爲要挾之求乎廷議以公大不敬請奪爵職留京待罪公具疏引罪有 旨削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瀕行 賜御製詩手書二卷 御用冠服數珠如意等物派內臣往送家居六年薨壽八十有四既薨仍得與侑享之典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可謂恩禮始終矣公性孝友子姓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在政府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餽礼值百金輒峻卻之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闃若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乎

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以微詞相探因作闈中對月詩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覽之慙而退其不惡而嚴多類此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五十年 御題公三老五更議嘉公持議甚當 命與 御製三老五更說並勒辟雍碑以不沒其善著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文存子四長若靄雍正十一年進士 廷試卷進呈

世宗命內侍傳諭公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公請面對免冠叩首曰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

上乃宣諭曰殿試進呈卷朕閱至第五本語極懇摯有古大臣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折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張若靄朕深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異日必爲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皐夔期之張若靄果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如此非獨家瑞亦国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廷玉乃廷玉再三懇辭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將若靄改二甲一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盛事五月授編修十三年入直南書房乾隆二年遷侍講累遷內閣學士十一年高宗西巡若靄扈從以病回京卒　優旨悼惜以買旌伯爵加

恩照伯爵品級賞白金千兩治喪。賜祭一次次子若澄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命直南書房十二年。授編修累遷內閣學士三子若淑官郎中少子若渟由貢生授主事。直軍機處累遷郎中乾隆三十年知澄江府擢建昌道入為太僕少卿再遷通政使五十一年授內閣學士疏請申伐蛟之令并請下陸中丞燿所著甘薯錄於江浙諸路令其學種以備荒尋扈　蹕避暑山莊校射中的者二　賞戴花翎五十四年遷工部侍郎調刑部兩赴陝西勘獄嘉慶元年　命兼管順天尹五年擢兵部尚書仍管順天府事　賞紫禁城騎馬未幾調刑部七年薨　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勤恪　長子曾誼官至浙江按察使。

福文端公事畧

公諱福敏字龍翰號湘鄰姓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候銓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

純皇帝初就傅命公侍讀及

世宗御極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雍正二年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三年遷吏部右侍郎八月署浙江巡撫疏言海塘工程原議皆用條石後因限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填中恐日久坍塌請寬限照原議改築得

旨交新撫李衛查勘修理時

上命都統拉錫赴浙簿錄年羹堯貲產羹堯將書札先自焚燬公於拉錫回程後查出西征隨筆迻書二冊係錢塘舉人汪景祺撰

上嘉其細心論景祺如律四年擢左都御史兼掌院學士九月署湖廣總督十月奏沔陽潛江等十州縣水災請借常平倉穀六萬石發賑續將盈餘銀買補又奏被水各州縣現遵　旨煮賑但老幼頗難就食丁壯亦覺路遙時當種麥恐妨生業請查丁口一體給米均得　旨嘉獎詩　賜璽書曰朕原命爾暫署督篆若得一人即命往代近日滿臣中頗乏人皇子左右亦須爾來輔翼需爾在楚乃出於萬不得已宜體朕意勉為之五年

奏請以耗羨銀兩築江陵松滋等縣隄岸奉　旨著動帑金委員監修成後仍算民隄百姓加意保護俾示受其益四月謬狆花苗叛公檄黔兵截後路以楚兵搗巢平之下部議敘七月疏言安陸荆州被水水各隄値冬初水退正可興工除被災老幼婦女照常賑濟外其丁壯悉令修隄優給賑米俾飢民得食而隄亦完固

上嘉其議如所請行先是閏四月　召公回至是始得代入京授吏部尚書六年以前撫浙江時瞻徇布政使佟吉圖擅動庫銀事落職八年夏　命協理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仍兼戶兵部事十年署工部尚書　特命協辦大學士旋署

刑部尚書十二年以審理尚書彭維新一案朦混徇隱奉　旨申飭乾隆元年　命同左都御史孫嘉淦辦廢員案孫劾公偏執。

上以福敏既拘執嘉淦亦沽名另派大臣辦理尋典順天鄉試明年典會試教習庶吉士三年擢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掌院學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

上初幸木蘭行圍公條奏事宜一行圍邊外內外章奏按期馳送較　宮廷清穆勞逸懸殊尤當朝乾夕惕清明在躬從容應之一留京百官道在隨事警察內人儆戒不使偷惰者得行其私一巡行之日言路不可不開然有大奸慝大利害斯宜參奏

不當瑣細瀆陳傷政體一

聖祖皇帝於獵地平易險阻無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馳射如神

願

皇上籌度於馳射之先一弁兵佈圍未必無參差之少加從容

俾得黽勉從事一弁兵從行日久必至貲斧不繼量加　恩澤

費無多而受惠無窮得　旨覽奏具見老成忠愨補袞陳善之

意朕皆嘉納七年公壽七十　御製詩　賜之曰前世文昌宿

當朝王者師典型鵷鷺序標準鳳凰池久賴經綸手猶疏弟子

儀壽身兼壽世長佐太平基八年奏時政三條一河防事宜動

關呼吸難容遲滯江南石林口等處新工初就尤宜保護懇照

災民請賑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一災民勢必流移自謀生活若有司不善拊循禁使不得越境必至輾轉溝壑宜加以玩視罪一江南湖廣等處偏災請留六省南漕賑濟懇　宸斷數目截留庶上不虧儲下足濟食奏入報聞十年冬以疾請解任

手詔曰卿才品優長老成端諒內廷講誦多年恪慎小心特簡綸扉正加眷倚覽奏情辭懇切勉從所請着解任調理加太傅銜以示篤念舊學至意卿善自頤養以承恩澤遇精神康健風日晴和仍詣宮門請安並到內廷書房看視十二年

上以詩存問曰經時未到禁門邊食履多宜心泰然月霽風清煩暑遠忽教重憶講幃前十七年公壽八十　御製詩　賜之

有還丹益算何須籍兩字傳經永不刊之句二十一年十月以疾薨先是公前歲抱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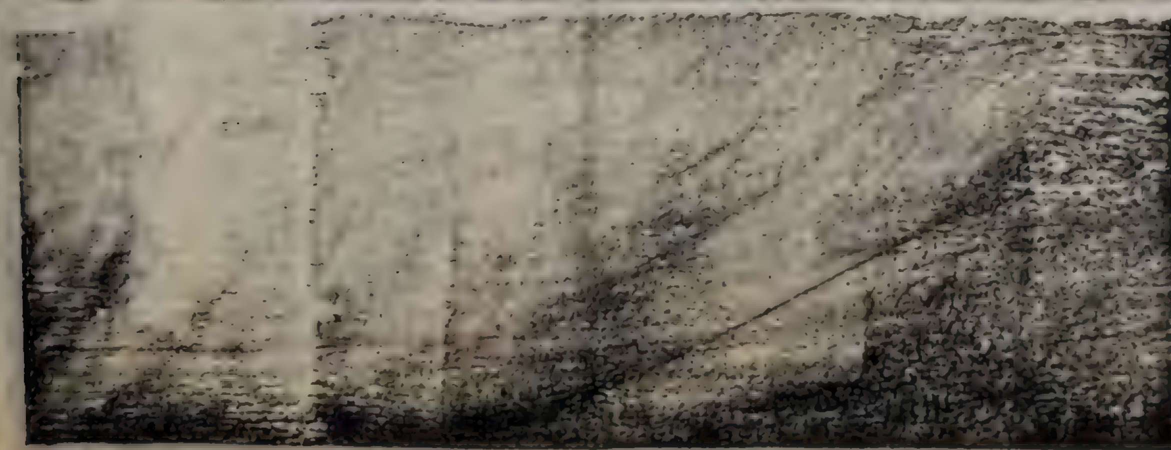
上親臨看視　賜以醫藥至是得遺疏深爲震悼即日親行致奠並　賞內庫銀千兩治喪應得卹典下所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端入祀賢良祠公嚴氣正性懍不可犯及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自言通籍數十年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脂韋至老猶存故我耳直內廷與蔡文勤雷翠庭善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吾心之師也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或變色事後保任旋及之既罷相語翠庭曰此位豈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耶晚好讀周易觀象曰安溪若在縱不納我拜亦

嘗稽首門外耳。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龍翰福先生。詩曰今古既殊宜其教亦異施古方教數年。今爲出閣時憶年舞勺歲

皇考掄賢師。即從師授經。詎惟習少儀。循循既善誘。嚴若秋霜披背誦自幼徹匪曰謝術齋日課何速遲師曹爲之辭以此倍多讀忠益平生資。誰知童時怨。翻引老日悲不失亦子心能無繾綣思。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基。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經筵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沖齡就傅時久侍講幃敷陳啟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傳之力爲多。今朕年當八旬開五秩懷舊學。尤宜增秩三公大

學士太傅福敏可晉贈大師並賜祭一壇周示朕崇禮師儒至意



兆文襄公事畧

公諱兆惠字和甫姓吳雅氏滿洲正黃旗人父諱佛標官都統雍正九年公由筆帖式入直軍機處補內閣中書三遷至內閣侍讀學士晉內閣學士乾隆七年擢盛京侍郎調刑部右侍郎授副都統及護軍統領十三年秋 詔赴金川軍營督辦糧運明年二月請同哨探兵進勦 命留烏里雅蘇臺辦事充領隊大臣十一月調赴西路巴里坤辦事時準部阿睦爾撒納叛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自伊犂被陷復歸公聞其至吐魯番約共進勦奏入 諭嘉其甚合機宜二十一年 命充參贊大臣三月大軍再定伊犂 命公駐其地籌善後事宜五月授定邊右

副將軍先是回部大小和卓木稱亂侍衛托倫泰赴葉爾羌喀什噶爾撫諭久未返公奏遣副都統阿敏道以索倫兵百厄魯特兵三千收復阿克蘇庫車烏什各回城且偵托倫泰信是月小和卓木霍集占送托倫泰還公飭阿敏道馳往招撫十月奏霍集占怙逆狀密飭阿敏道速進兵是年冬定西將軍達爾黨阿自哈薩克撤兵還厄魯特宰桑之從征者謀煽亂未發噶爾藏多爾濟詭以叛賊巴雅爾劫掠告公遣將軍和起調諸厄魯特兵協勦而噶爾藏多爾濟之姪札那噶爾布等陰通巴雅爾中途肆逆和起被害公以孤軍遠駐伊犂聞變自率千五百人東旋擊賊自濟爾哈朗轉戰而南十一月啟行戰於鄂里戰於

鹿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殲賊數千餘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畢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步行冰雪淖中屨韈不完食瘦駝疲馬且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結營自固遂被圍時天大風雪驛傳聲息不相聞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入告 詔趣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路馳援以三十日至軍圍乃解公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諭曰兆惠係伊犂辦事大臣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卽奮往剿賊忠勇可嘉可封一等伯世襲罔替並 賞御用荷囊玉韘諸珍物尋授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兼都統 詔同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分路窮滅厄魯特賊衆三月借參贊

大臣鄂寶等進勦時扎那噶爾布巳殺噶爾藏多爾濟等又爲臺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於軍門適阿睦爾撒納自哈薩克盜馬竄歸伊犂掠扎那噶爾布牧地公檄參贊大臣富德往追

詔責公宜以專擒阿逆爲務六月奏擒獲阿逆之姪達什策楞等七月奏擒獲巴雅爾并及其孥時哈薩克汗巳畏威歸順遂表獻馬匹八月奏言遣圖倫楚擊敗哈薩克錫喇賊衆遣受降阿擊敗前掠臺站之都爾伯克臺吉納木奇降之當是時阿逆竄入俄羅斯而遣往撫諭回城之阿敏道爲逆回霍集占所戕九月 詔公等籌勦回部疏請於烏魯木齊屯田且便與哈薩克市馬從之十二月成袞扎布改北路左副將軍 詔授公定

邊將軍二十三年正月復以參贊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專辦回部時各賊分四支每支名一二十何閒出沒乃義公由博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彌約相會於伊犁尋奏賊衆紛紛逃竄狀報聞庫隴癸山者伊犁附近山也叛黨布圖庫等據險藏匿公偵知之遣將收其牧羣而自率八十騎夜入山口剿之時曉霧迷漫布圖庫等脫走餘悉就殲得　旨獎敘四月叛賊輝齊鄂哲特等就擒賊牧俱殘破準噶爾之事將竣疏請由伊犁進剿回部　詔與雅爾哈善會合并招降布魯特入衆尋奏布魯特頭目人等赴軍前乞降七月遣侍衛達桑阿等先後護布魯特東西二部使者入覲　命速赴回部與雅爾哈善合

兵進剿會雅爾哈善圍庫車霍集占糾眾來援爲官軍所敗引死入城復脫走雅爾哈善坐疏縱削職尋伏法公自請西軍以竣西事

上壯之　諭嘉其奉公體國器識遠出諸臣之右　賞戴雙眼孔雀翎尋奏言臣抵烏克蘇降回眾五千餘戶其烏什伯克霍集斯及其子濮咱帕爾亦攜眾獻城降臣遵旨令侍衛舒赫德駐阿克蘇臣即率大軍赴葉爾羌疏入　獎賜荷囊玉韘等物時兵皆未集僅領步騎四千先行留副將軍富德勦餘賊俟集大軍繼進而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斂民入城使我兵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其大和卓木

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城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騎數百來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周十餘里凡十二門公以兵少不能攻欲何閒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壘自固所謂黑水營也葱嶺北河經喀城外其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南河爲黑水故曰黑水營公旣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莊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親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大

沮洳難馳騁且戰且退徒涉歸營中途爲賊隔截數隊人自爲戰自辰至酉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負創者數白公左右衝突馬中鎗斃再易明埒亦受創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沒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公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軍於下游溝而洩之營依樹林鎗礮如雨我軍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木乃使人議和公執其使財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閱月不困賊駭爲神先是

上念我軍久暴露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即命靖逆將軍納木扎爾參贊三格往代並　諭副都統阿里袞侍郎兆惠於巴里坤豫選馬三千送庫車備調又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至是聞公被圍　諭嘉其忠誠勇敢不避險艱晉封一等武毅謀勇公世襲罔替并　賜寶石頂及四團龍補服紫轡而公不知也在圍中檄愛隆阿率兵援阿克蘇催援軍途遇靖逆將軍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即率兵三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璊遇賊五千騎且鬭且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齧水潄渴又乏馬牛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尚三百里賊愈聚不能進兩軍皆

被圍萬里外適阿里袞以巴里坤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即橫張兩翼大呼馳薄擊壘合背直壓賊壘與富德兵三路奮擊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公見圍賊曰少又遙聞銃礟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涌知援軍已集即勒兵潰圍殺千餘級盡燔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公奏言臣等自上年十月十三日被圍相持三閱月仰賴

聖主威福

上天神佑靈頣甚多安營處近戈壁而有深林伐木給用內拾鉛丸數萬即用以還擊初憂乏水因賊灌營反獲接濟尋掘井泉隨涌出至正月初旬并水忽涸又獲藏粟二十餘窖目兵意氣奮發毫無懼色正月十四日與富德合兵而還疏入

上嘉奬 御製詩 賜之又製黑水行長句書其事公疏辭封爵及章服弗許並以公母年高 遣使存問是時霍集占黨竄和闐 命速發兵援之六月六兵分路進勦霍集占棄葉爾羌遁降其衆四萬餘戶撫定之捷聞 璽書褒美 命速追擒兩賊酋七月大敗霍集占於阿爾楚爾等處逆酋兄弟竄巴達克山我軍壓之勒令擒獻未幾均被戮十月巳達克山汗素勒坦

阿獻霍集占首其安集延諸部皆相率歸順回疆平 詔曰將軍兆惠等凱旋至京時朕當親臨郊勞兆惠已封公爵并迭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再加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十一月奏定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噶薩爾烏什阿克蘇等城駐兵章程並請令各城伯克分番入覲從之二十五年二月授 御前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初

上命築壇設纛於良鄉城南行郊勞禮至是公率將士凱旋

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王公大臣隨行禮畢

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如儀

上撫勞 賜御用朝珠及馬禮成隨 駕還

上御豐澤園幄次凱宴賚銀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明年授協辦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八月　命同
大學士劉公統勳赴豫勘築楊橋等處決口奏睿賈魯河定開
放各事宜二十七年復同劉公勘江南運河酌濬高寶諸湖歸
江之路二十八年　命勘直隸海口并相度天津靜海文安等
處疏濬事宜加太子太保復奉　命會同江督尹繼善公籌濬
荊山橋河道二十九年順勘直隸河工還朝十一月薨
上親臨其第酹酒即以其子扎蘭泰許尚公主　御製詩悼之
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五千兩遣侍郎西保等經
理喪事　賜祭　賜葬諡文襄三十年

上南巡至良鄉見郊勞臺賦詩志悼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於五功臣中子札蘭泰尚和碩和恪公主授和碩額駙襲一等公兼散秩大臣。

勵文恪公事畧子文恭公廷儀　孫宗萬

公諱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初以杜姓爲生員學問淵通精楷法康熙二年纂

世祖實錄　詔選善書之士公試第一書成議敘授福甯州州同　命留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舉博學鴻詞科未中選會殿門易額　敕翰林官書禁扁皆不稱　旨惟公書報可十九年優敘內廷講官學士葉方藹等　特旨授公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復勵姓二十四年

上命日侍點閱通鑑二十五年與學士張公英同侍點閱綱目全編十二月以　御批通鑑綱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寒暑節 巡幸駐蹕 命臣等捧簡進閱一如禁廷每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人才進退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之聚訟紛紜者親加剖決悉歸至當請須發

聖諭宣示史館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得 旨下禮部翰林院會議如所請累遷贊善侍講陞光祿少卿遷通政司參議太僕卿宗人府丞三十九年遷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任至重也若託詞鎮靜漸成悠忽殊忝封疆之寄請 敕諸督撫將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實蹟年終彙奏以備 清覽如開注不實治以欺罔罪

庶諸臣時時警惕不致貽誤地方其所轄之藩臬二司專掌錢穀刑名有無虧空及有無駁審宜令詳悉開列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又疏言提鎮保送將弁時有騎射甚劣弁年老之員屢經 特旨甄別請敕下兵部將引見不稱 旨之員賫冊進呈酌定處分庶提鎮咸知謹凜而將備亦難冉素荷容琉均下部議行四十二年擢刑部右侍郎十月薨於任年七十有六賜卹如例 特旨給全葬後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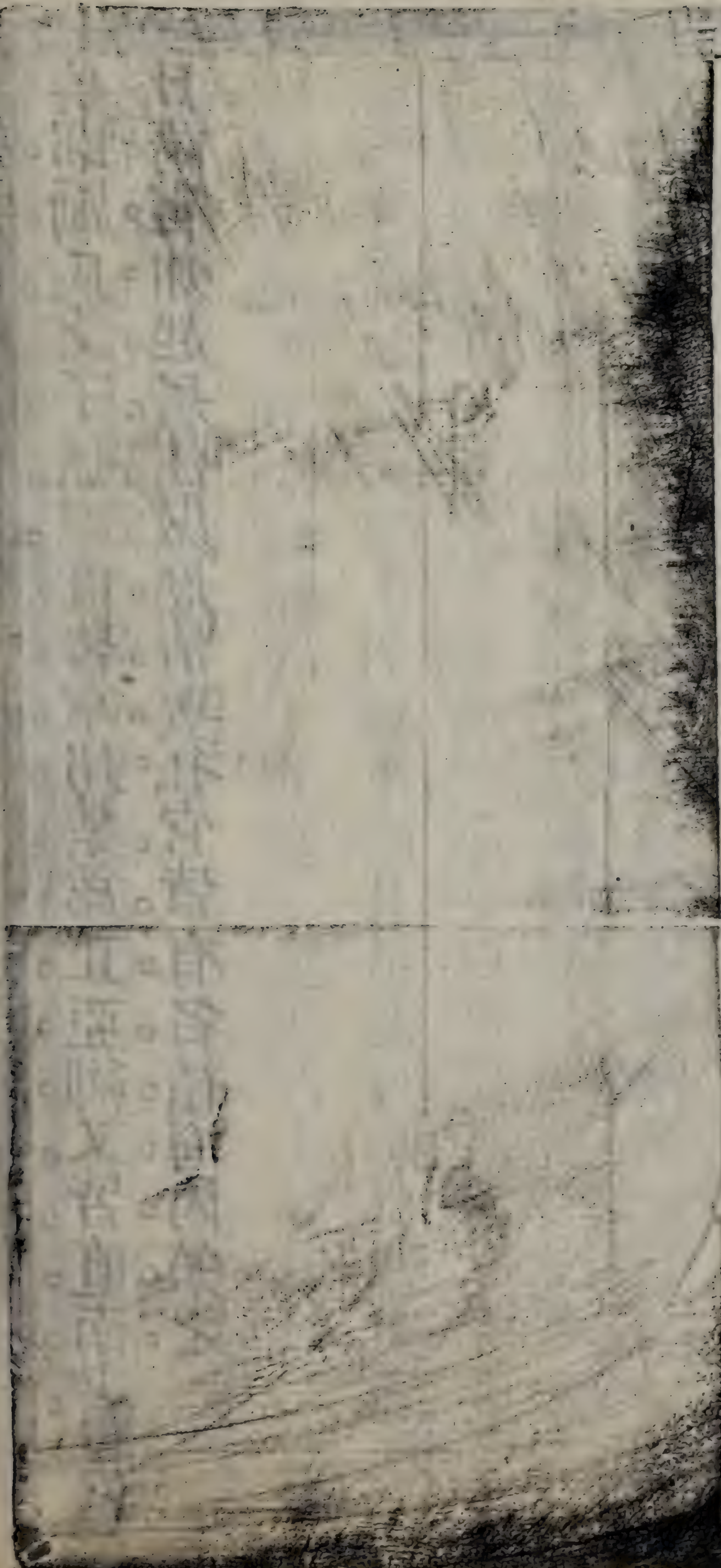
上駐蹕靜海 諭曰原任侍郎勵杜訥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勤勞無過應予謚 御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雍正元年追贈禮部尚 書八年入祀賢良祠

純皇帝御極加贈太子太傅公以諸生膺殊遇出入禁闥數十年小心愼密前後疏奏多所建白居憲職詳讞刑獄無所瞻徇朝野推爲正人子廷儀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丁母憂又明年特命直南書房四十三年授編修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經筵講官掌院學士晉兵部右侍郎兼掌院如故雍正元年擢刑部尚書疏言各省常平倉米穀雖有府司道盤查難保無徇隱弊當責成督撫嚴實存倉委幹員不時盤查年終造冊題報督撫離任將冊籍交新任詳驗虧空題參新任徇隱者罪之部議如所請又疏言古北口外命案向由本處武職詳解刑部派司員往驗路經數百

里往返需時傷痕已變審擬難確請於口外適中處設理事同知一遇民間命案驗明取供詳解題結盜案亦如之其稱職者照捕盜同知例即陞從之二年奏請團練民壯每州縣選五十名分習鎗箭於州縣俸工內酌給工食勤加訓練得 旨此奏甚善著直省督撫實心奉行三年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要犯外監以居輕犯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不致串供部如所議五年典會試尋坐濫保屬員降二級奉 旨留任又坐讞獄罪名錯誤議革任得 旨寬免六年疏陳考職積弊四條又疏陳禁止私鹽四條又疏陳清查入官家產弊端四條俱下部議行七年加太子少傅賜矜慎平恕額請嚴廢鐵私

運近邊近海理方之禁從之尋遷吏部尚書仍專管刑部事十
年夏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閏五月薨遺疏入得　旨勵廷儀侍直內廷家
聖祖知遇之恩教養有素伊父尚書勵杜訥老成端謹學問優
長朕幼年在宮中讀書時資其講論至今念之不忘朕御極之
初擢勵廷儀爲司寇晉秩冢宰數年以來勤慎小心今聞溘逝
深爲傷悼已命大學士往賀茶酒其更議卹典　尋賜祭葬如
禮謚文恭子宗萬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
書房前後二次坐事落職均奉　特旨起用　命在南書房行
走者一在武英殿行走者二在懋勤殿行走者一累官至刑部

侍郎酈氏父子孫三世皆掌邦禁爲正亞卿又皆直南書房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歷清要秩官皆有名績海內榮之



史文靖公事畧

溧陽相國史公十歲能詩十八舉順天鄉試十九登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朝野榮之後六十年當乾隆庚辰科再宴瓊林士之倚南宮者公與執同年禮　諭稱爲昇平人瑞　御製詩褒美寵爲科名盛事公由甲第迨大拜出外督撫入行省內周歷六官首尾居相位垂二十載名注　朝籍總六十有四年恭遇

慈寧大慶入九老會班亥諸王下圖形　內府　賜詩以此富鄭公文潞公中年總督兩江開府鄉里具疏再辭　詔弗允殊恩異數罔有倫比厥由　國家重熙襲慶以有耆龐魁艾之

重臣亦惟公褒猷偉抱宣昭世德乃克欽承
三朝之眷命可謂盛矣公諱貽直字儆弦號鐵巖先世壯侯崇
封於溧陽遂家焉世爲江南舊望祖鶴齡官編修父夔官詹事
公幼承家學嫻掌故凡內外銓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
之得失綜貫靡遺由檢討典試雲南督廣東學政遷贊善累遷
侍講學士雍正元年　命直南書房擢署吏部侍郎尋授內閣
學士遷吏部左侍郎
世宗賜詩有彤墀迹躡中臺履玉佩聲含曉殿風之句二年充
經筵講官典會試三年調工部兼理戶部侍郎事五年再典會
試調戶部兼理吏工二部侍郎事尋署順天府尹六年轉吏部

左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七年署福建總督八年夏調署兩江總督尋授左部御史仍署總督請以江甯府屬之溧陽縣改隸鎮江府從之九年還朝兼理吏部戶部事時大軍征準噶爾陝甘二省辦理軍需命偕侍郎杭奕祿等前往宣諭化導協理陝西巡撫事尋擢兵部尚書仍留陝西當是時

憲皇帝詔各督撫舉材武之士得數千人號勇健軍其最者能開弓二十石舉刀千斤特命公帥屯巴里坤以資策應十年署巡撫尋調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十三年還朝條上三事一科道吏禮部宜用正途一遷擢官循資格抑躁進一河南開墾捐輸宜速罷又言國家理財有正經勸捐非禮不可令於

下旨得　旨允行尋署湖廣總督乾隆二年　召還京三年調
工部尚書尋調刑部五年兼理兵部事未幾調兵部尚書教習
庶吉士　御製五言律詩　賜之七年遷吏部尚書署直隸總
督協辦大學士九年拜文淵閣大學士　命紫禁城騎馬十年
典會試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坐票簽錯擬奪職留任十四年兼
理工部事十五年兼理刑部十八年兼理吏部二十年次子奕
昂署甘肅布政使公命以書屬巡撫鄂昌事聞以原品休致二
十二年
高宗南巡迎　駕沂州　命在籍食俸　賜御製詩遂　召補
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

士聞公中途患病遣侍衛某帶同　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七月至京兼理工部事加太子太傅充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值會試週甲之年拜　賜詩有　旨大學士史貽直年已八旬嗣後凡遇祀典不必隨班行禮復　賜御詩一章二十七年請老　優詔慰留許解工部事務示體恤仍　命每年　賞俸銀五百兩嚴寒盛暑無入閣二十八年三子奕瓌以潞安守引見　特命留京補四品堂上官俾得侍養五月薨於位年八十有三上臨軒輟悼　詔皇六子臨喪奠醊　贈太保入祀京師賢良祠　賜白金二千兩治喪事　賜祭葬諡文靖公生有幹局融識超駿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韁紫騮絕

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逾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鞍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巳所乘馬而巳易他馬並轡入國門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羹堯所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上頷之公之爲閩督也弁兵舊戍臺灣受代歸過番社輒橫索供頓鎮臣以非所轄喋喋問公改委臺鎮本標押送弊遂絶福興漳泉四郡地瘠海貽穀易敗公以臺灣應碾運内地平糶米請易穀分貯各倉即碾倉穀給兵食推陳易新兵民兩便之著爲例兩江殷劇號難治公以鄉人權節制杜絶瞻徇所部肅

然西安有屯戶籍均內地而故事獨輸本色米支兵餉往往苦貴糴公用軍需餘穀十六萬石爲置常平倉俾借領如例後皆以爲法

高宗御極公以舊臣入覲伏謁梓宮賜

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節公感謝嗚嗚

上亦泣下不止尋總督湖廣苗匪屢竊發浦寅三鳳老一狙獪爲渠魁公至簡軍實嚴守備佯若無暇爲勦滅計一日密檄鎮將提勁兵二千入山勦捕浦鳳就擒黨惡者無遺種或問

公公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爲鋌走備且密審其山川扼塞及栖遁所由也晉美士司稅輕改流後額日增公請仍征原額獉猺懽呼修武昌城外江隄及洞庭湖之枇杷洲疏陳善後五事增設救生船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有奇人爲正卿遇廷議公徐出一言洞中肯綮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嘗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縱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立身行政無心寬猛恥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凡疆吏以疑獄告慶 命公馳傳往勘多得實稱 旨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懟大學士邁柱請疏湖廣荆

子闕至陝西龍駒寨河道為運米計公力持不可事遂寢浙督李衛約為兄弟公以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枋用時攖其鋒者皆懾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在政府持大體不屑矯激自別異時準夷回部以次削平拓疆二萬里公翊贊機務每 召對移晷乃出所敷奏雖子弟莫得聞其再相也年近八旬 特旨許肩輿入省每湯沐 賜賚不絕偶示疾 御醫絡繹踵至嘗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憊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塵不沾衣

圭袍褶。式皆內裁冴獎植士類。而不使其人知。屢主禮部試。名公卿多出其門與後進言無不盡。語多譬引。饒風趣。他大臣或憚言溫室樹隱情惜己公肆意遣詞談嘲流連忌者亦莫能中也。子三。奕簪官贊善奕昂官至兵部侍郎其次即奕壞。

沈端恪公事畧

國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力宗紫陽推平湖陸清獻公爲最而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於平湖之書沈潛反覆最久嘗倣近思錄之例薈萃諸說而類編之凡十有四卷曰陸子遺書其爲治則壹以嘉定靈壽之政爲法及長御史昌言偉論亦與清獻在臺時同所自著曰夙興錄曰讀論語隅見錄研理窮事皆誦法陸子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先世皆力農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寺有借巢老人者貧之讀儒書負笈

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旣歸家補諸生讀宋五子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濂洛關閩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顧以學未成不出也久之授臨潁縣知縣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饋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瘞枯骨捐俸葺潁城潁與許州接壤有孔家口水勢衝突爲潁患公出夫助許築隄患遂絶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立紫陽書院爲學規教士以誠敬專一爲宗縣西萬岡

村俗甚悪公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廨公按程簿覈其勤惰而加賞罰焉經旬復來逾年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公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泣頴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南甯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朱高安相國撫浙時特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保公請於朝以知府揀發福建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

流民必審其原籍乃授田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特加二級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時
銓法久敝胥吏因緣爲姦公夙夜勤愼有姦輒發吏不敢欺九
月充會試同考官旋晉太僕卿仍兼理文選司事二年典山東
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　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皎月明之
句公每奏對必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七
月　命同尚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勘獄十月典武會試三年吏
部議年羹堯罪
上責其含混尚書隆科多削太保公等坐附和降調得　旨寬
免四年三月轉左七月典江南鄉試

王以公出題正大不尙詭僻策問發揮性理具有本原以此試上實有裨於人品學術 命議敘加二級時查嗣庭汪景祺俱以悖逆誅公與同籍因疏言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利爲重以廉恥爲輕以逢迎奔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請託徇私爲多情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健訟打降爲豪傑以揑詞造謗爲智謀風俗人心頹壞已極如嗣庭景祺之大逆不道越水增羞吳山蒙恥蒙簡儒臣爲觀風整俗使滌除邪穢感與維新謹陳浙省舊弊八十事一童生初應縣府試卽請託勢要叅開公摺府縣官憑以錄取最爲惡習請懲創以端始進一生員初得一衿便思鑽營當事不得

則編造浮言得則造謁顯貴求通關節請將本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並罪之一挂籍鄉紳多向地方官關說公事顛倒是非請分別治罪一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有司呈告地方公事藉以欺壓愚民武斷鄉曲請褫革治罪一奸徒造作揭帖攻發陰私污人名節或揑貪酷款蹟誣玷官長或編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上官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律治罪一士人刊刻誨淫誨盜之書大爲心術害請毀板重懲一訟師盤踞城市遇有口角是非教唆興訟甚者串通胥役挾持官長請於保甲內將無籍之徒嚴加查察如遇訟師宗予懲治一浙省衙役過多每衙門動皆數百人勾通紳棍魚肉小民請飭大小各衙門遵

照經制役額一切白役幫差盡行革退其稔惡不法者寘重典一士紳犯賭法所必懲而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號霸欺凌寡弱請嚴治首從一民間演戲原屬豐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斂糾黨勒索應重懲又如雲林天竺各寺廟每春時婦女遊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嘲笑毫無忌憚宜嚴禁得 旨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著照所請嚴行禁約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謂上智不移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五年 特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典會試教習庶吉士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有益民生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

賞力爭以爲不可衆皆驚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亦不之罪也是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
上聞震悼　賜帑金五百兩治喪　命吏部派司官料理後事
諭嘉公人品端方持躬廉潔遣平郡王率散秩大臣奠爵加禮
部尚書太子太傅蔭一子入監讀書　賜祭葬如禮　予謚端
恪生平立心坦易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
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有天鑒堂文集在朝與蔡文勤公交
最篤閒以事至海淀必宿文勤所而雷翠庭鋐亦與時講論所
輯平湖遺書嘗屬翠庭校訂焉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
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佞賢奸之分界則如

洪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不能自已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公卒年年五十有七子玉璉尚幼　詔地方官加意照料撫養俟成立時送部引見乾隆十一年授桂林府同知

蔣文肅公事畧 子文恪公溥

蔣公諱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江蘇常熟人父諱伊字渭公康熙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采唐虞及元明事蹟以備法戒昭勸懲爲卷二十有四得 旨留覽散館授御史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疏請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戶田爲殿最又以奸民挾仇動借叛逆以陷良善請嚴反坐律又以時方開捐例選途頗壅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畢關曰疲驛復疏陳難民狀言臣於十五年請假回里見難民千百

爲羣哀求取贖此等被掠之人並擄之深山村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請嚴禁將弁掠賣男婦所過地方敕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劾其鈐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加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試以身言書判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縣衙俾爲佐貳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斥之並請將見開捐納知縣例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巡撫董衛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逮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

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言災眚迭見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以飭官常求民瘼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大指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縣各爲賑勿聚於府鄉各爲賑勿聚於城人各爲賑勿委於吏臣於康熙十年嘗賑荒於鄉設廠三所活者多所耗者少城中設官廠二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自任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胔爲五疏上之先是閩逆之變禁兵駐蘇城以供調遣人皆苦其驛騷公疏言內地不必防禦以身家力保無他虞得撤回郡人德之二十一年授廣東糧儲參議革耗羨禁餽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菁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講業書

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人爭向學會　詔求學行兼優者
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遂遷河南提學副使既至頒示教條
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罪之二十六年
卒於官年五十七子二長陳錫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富平知
縣累官雲貴總督其次即公也公少有學行由舉人供奉　內
廷康熙四十二年　詔舉人江灝何焯蔣廷錫學問皆優可一
體殿試　賜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未散館授編修歷遷贊善侍
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雍正
元年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　賜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
賢聲之句二年疏請續纂會典即　命爲副總裁調戶部侍郎

三年　命與內務府總管來保察閱京倉覆奏開溝墊土添橋架木各事宜　詔皆如議尋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泗洸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魯橋天井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口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溢過者有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疏濬則散漫砂礫間者隨地涌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賚銀米歲終冊報即以是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匯爲湖十有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壩以時啟閉漕河溢則減漕以入湖

湖水溢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古種斗門閘壩遂漸切塞多生葑葦積沙處高與漕河堤等若減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就挑出之土築堤以東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以時撤放庶蓄洩得宜一曰嚴築壩開壩日期山東運河歲以十月初築壩通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日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開壩俟在正月初旬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以十月望前開必以二月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曰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

南以過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其後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日久頹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水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細請 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資蓄洩

上令閣學何公國宗等攜儀器輿圖同總河齊蘇勒公巡撫陳公世倌履勘均應如公議奏下九卿議行四年遷戶部尚書典順天鄉試兼管兵部尚書十二月丁母憂 優詔軫恤 特遣大臣賜奠加恩 諭祭一次給一品太夫人封誥 賜銀千兩治喪 命公在任守制固辭不許給假數月扶櫬歸葬事畢來

京六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理戶部充 實錄館總裁七
年 賜第一區 賜額曰鈞衡碩輔加 太子太傅八年典會試
命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 諭嘉公與大學士張
公廷玉等贊畫忠勤 賜一等輕車都尉十年閏五月薨於位
年六十有四遺疏入 諭部曰大學士蔣廷錫受
聖祖皇帝知遇之恩直內廷二十餘載自朕即位由學士洊擢
大學士才識優長經猷明練倚賴方殷今夏忽患痰瘧每日兩
次以疾狀奏聞方期宿疾有瘳豈料溘然長逝朕心傷悼可輟
朝一日其所用棺殮之屬俱須自內府請 命內大臣率領侍
衛奠茶酒 賜祭葬并加祭一壇 予諡文肅公以文學受

兩朝特達之知出入禁闥恪慎勤勞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隨同怡賢親王辦理戶部事務秉公執正釐剔弊端甚晰吏不能為奸及參贊機務縝密周詳雖子弟門人不能探其崖畧故可紀者止於此少工詩善畫花卉多用逸筆寫生點綴坡石無不超絕

聖祖嘗臨視之性豪爽周恤親舊不少吝 賜第外田宅無所增著有青桐軒諸集乾隆元年入祀鄉賢祠長子溥能繼其武溥字質甫號恆軒生有異秉十三歲時

世宗召見奇之雍正七年 欽賜舉人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上親擢為第四文肅公叩首辭讓

上曰朕從未見爾子筆跡暗中衡鑒毋庸辭也即 命直南書房會 賜文肅公一等輕車都尉並 命公承襲十年父憂歸既葬 諭即來京供職十一年授編修累遷侍讀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乾隆元年晉侍講學士四年擢閣學尋授吏部侍郎六年

上慮各省督撫尚有積習未除者 命大學士九卿留心訪奏公密陳所聞各修一督撫各立門戶引用私人公事從此推諉又或外託和衷營私瞻徇姑容不職屬員貽患地方一督撫新任必極言前任廢弛地方凋敝為日後卸過地並見己之振作或前任升遷者則曲為彌縫隱蔽者更吹索其瑕類一參劾屬

員定例督參撫審撫參督審而承審各員惟視聲勢為轉移如原參者已失勢則仍為開脫或見任或要津必附會服煉督撫亦瞻顧不問一督撫意指易為屬員窺伺逢迎如去年河南墾荒陝西開井衹以迎合上官致奉行不善為民累疏入上多採納　敕各督撫毋蹈前轍焉是年典試浙江兼署刑部左侍郎七年充經筵講官疏言凡條奏發九卿會議由主稿者酌定或准或駁會議日書吏誦稿一遍以待公商但其中原委曲折一時未能周知請於定議前兩日將議稿傳鈔俾各詳勘至當然後可剖析暢言下部議行八年夏授湖南巡撫　御製詩賜之九年疏言永順一府及辰州府屬之永綏鳳凰乾州三

廳苗民貪暴之習未除至寶慶府之城步靖州之綏甯苗尙狡悍者尤多臣宜布　天恩嚴禁兵役擾累仍整飭武備不得懈弛苗民漸知守法　手敕報曰御苗之道首以不擾爲要次則使知兵威之不敢犯此奏頗得之矣又奏同學臣甄別教職衰頹疲疏者十三員咨部罷黜
上是之以各省督撫多姑息下其奏令公閱先是給事中胡定奏湖南濱湖荒土宜勸民修築開墾部議令巡撫查奏至是公疏言湖濱淤地築墾殆遍東西崗爲細流瀠渚遍加堵截常有湖水衝決之患見在沅江之萬子湖上民呈請築墾臣親往勘廣袤八十里四面受水最大難築並於上下游水利有礙臣以





湖地墾築已多當防湖患不可有意勸墾
上韙其言十年授吏部右侍郎軍機大臣十三年充會試副考
官擢戶部尚書十五年晉太子少保兼管三庫事十八年協辦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十九年 命偕汪公由敦董
公邦達修盤山新志盤山在蘇州向沿譌謂韓愈送李愿歸盤
谷卽其地而不 盤谷實在濟源
上特爲考證以正誤公善寫生得文肅公遺法每進呈多蒙
御題有師承家法披圖見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二十年兼署
吏部尚書二十四年拜東閣大學士兼管戶部事二十五年典
會試先是公弟洲正山西布政使任內以罪誅其無著帑項公

奏懇分年代交至是　特旨蠲免二十六年薨年五十有四

諭稱其居心純正奉職克勤久直內廷敬愼小心從無少懈特

贈大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命照前大學士蔣廷錫例柩歸時

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俱向靈前致奠方公之病也

上親往視　屢諭有加及卒復　親臨奠醊並　賞銀二千兩

治喪尋　賜祭葬如典諡文恪子六人檙由編修官至兵部侍

郎賜棨由貢生捐知府歷官戶部侍郎兼管順天府世襲輕車

尉賜棨子繼勳官至河南布政使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岳襄勤公事略　弟壯恪公鍾潢　子濬

公諱鍾琪、字東美、號容齋。先世湯陰人。宋忠武王飛二十一世孫。十七世遷蘭州。祖鎮邦、字定寰、移居臨洮。其地逼近番夷、數刼掠、乃散財募土衛桑梓。會多爾古部入寇、躬率五百人破之、擒其酋。由把總授守備、擢都司。吳三桂叛、遣黨犯臨鞏、獨以護糧軍五百、殺賊千餘、敗賊將李虎牙、所向克捷。累官紹興協副將、大同鎮總兵、加左都督。父肅敏公昇龍、字見之、康熙十二年授永泰營千總。時三桂反雲南、陝甘將弁多通賊。遊擊許忠臣

潛受偽劄數以言誘叛伴許之立遣人告變於靖逆將軍張勇密檄公相機擒縛夜伺其醉卧襲執之獲逆劄百餘紙遂斬忠臣十四年隨奮勇將軍王進寶征蘭州叛賊賊毀浮橋扼黃河相拒官兵以草囊濟敵萬奮勇登岸敗賊兵追至城下立雲梯先登礮傷左股卒復蘭州遷守備明年從大軍克臨洮平關隴累遷至九江副將擢登州總兵調鎮天津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賜從征大臣及將校宴

上親酌以賜賚御用纓疋命督中路糧運請選精騎三百為護衛從之并諭遇敵時副將以下有退怯違令者斬以徇凱旋予騎都尉世職賜花翎擢四川提督賜御書仁愛

士伍額并較馬弓矢疏請將平定絕漠機宜宜付史館下所司知之三十七年與川撫于養志互訐養志坐欺罔擬斬敏肅罷職三十九年起原官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　賜御書楹聯及威信著閫匾額又書重闈錫類額賜其母張太夫人四十九年兀都兀尾生猓跳梁遣將討平之俘馘甚衆招撫番民十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尋以病乞休且請入籍四川遂家成都入五十二年薨　諭祭葬　賜謚敏肅子四人公其仲也生而駢脅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見頗有法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進敏肅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遊擊累遷永

甯協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逆哇藍占巴等叛上命皇十四子允禵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岳公征之公領兵六百爲先鋒計擒藍占巴等敗番兵三千人餘部落皆納欵明年四月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番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會守三巴橋過我軍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若斷橋守之勢難飛越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稟令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梟六人諸番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來會賊中有黑喇嘛者號萬人敵公以計于擒之遂下喇哩將鼓行入藏太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

將屯兵待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此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然之公即招撫公布未浹旬其頭目以兵二千至公請乘機疾進十日可抵西藏將軍猶豫未決欲集衆議公昌言曰事在必行何議爲某願噴此一腔血仰報　朝廷請以旦日行矣將軍壯其言遂進師公首先渡江抵藏大破賊巢生擒準噶爾內應喇嘛四百餘人降番兵七千餘人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六十年二月班師晉左都督擢四川提督　賞孔雀翎奉命勦郭羅克逆番破伏賊千餘連破四十六寨明年羊峝生番

爲邊患公勦平之以其地爲南坪營設兵置戍予騎都尉世職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公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公沿途相機勦撫有播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插漢等番爲賊擄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踞大石山旅拒者擊殺之自松潘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爲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會黨也華里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撥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擕引火木柹從兩旁進而躬帥大隊仰攻戰方酣樓上煙起風火

盔烈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奪三嶺十七寨廬舍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曰已奉 旨命公統馬步兵萬有七千偵擣青海期以四月草生時行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駐牧定所賊若散而誘我反四面受敵非計也願假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初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二年正月加奮威將軍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千餘尾追一晝夜擒台吉阿喇卜坦溫布等二百餘人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逸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

竄而西追擊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僞言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木呼兒相距百六十里公拔營夜行黎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而躬自窮追日三百里抵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乃班師當是時公以兵五千冒險深入往返未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有奇俘男女數萬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俘獻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錫公三等公世襲罔替　御製五言律詩二章以賜又　賜金扇一書　御製

七言詩尋　賜黃帶仍　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靑海餘孽也公由西甯分十一路進勦賊萃石堡城公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蘿躡壁出其背擒斬五千有奇賊番悉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璽書褒美　命兼甘肅提督三年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初四川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爭界年羹堯以舊屬金川之美同諸寨劃歸沃日致仇殺不已至是公奉　命詳勘仍以美同諸寨歸金川而別撥地歸沃日各土司悅服　詔奬其息事甯番　陛見將抵京　賜宴長新店召對　賜四團龍服甲第一區內監二人　命署河東鹽院加兵部尚書兼管陝西巡撫事川陝陋規病民悉罷之并奏開關

中廢渠請緩川省征期以紓民力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槩徭下則減舊額萬二千兩有奇又請將陝甘兩省丁銀攤入地畝征收以雍正五年爲始著爲例僞四川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叛擾雲南鎭雄土知府隴慶侯助逆公與滇督鄂爾泰會剿五年正月擒萬鍾慶侯其烏蒙鎭雄皆改土官爲流餘黨悉定再入覲賜雙眼孔雀翎　御纂書五百函珍幣稱是晉少保

命甘撫莽鵠立寫公像二一晉　內府一給其家六年準噶爾不靖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赴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西路

命公子山東巡撫濬親送出塞七年五月出師抵巴爾庫爾賊

逃。公築東西二城爲蓄糧屯兵計。八年夏。
上召公籌議軍務。公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
入劫駝馬。紀葸縮不救。
上命公還軍。七月。準噶爾傾眾犯北路。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禦
賊失利。公督兵襲擊烏魯木齊。以分賊勢。遂由巴里坤越木壘。
渡阿察。分三路擊賊。斬馘甚眾。賊敗遁。得旨獎敘。十年二月。
賊犯哈密。遣將擊賊之。又遣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截其歸
路。而雲倬兵遲發一日。賊得寬歸。公劾雲倬治罪。而大學士鄂
爾泰劾公玩忽縱賊。奪少保。降三等侯。尋召還。以副將軍張廣
泗護大將軍印。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交兵部拘禁論死。

高宗登極之二年放歸田里搆小園於百花潭北時手一編吟嘯自適暇則與諸父老課農桑徜徉山水間見者忘其爲故大將軍也乾隆十三年金川酋長莎羅奔等叛經畧張廣泗請親等征之無功　詔起公四川提督總統四路官兵駐黨壩其地逼臨賊隘上有康八達爲勒烏圍門戶曰跟雜公其募健勇數千聲言攻康八達潛以銳卒趨跟雜出賊不意克碉卡四十有七斬殺無算遂進扼勒烏圍隘口僞爲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刦糧銃礮齊發殲其衆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始知公果來十四年正月經畧大學士傅恒至軍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

恐降而見誅負固未決而公初贊川陝時勘金川爭界事甚公
且奏給莎羅奔印信甚德之至是公請於經畧願輕騎入賊巢
諭順逆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
者十三人傳呼酋入羣酋裹甲持弓矢迎道左公目酋長故緩
其轡撚鬚笑曰爾等猶認我否耶皆驚曰果吾公也遂伏地羅
拜爭先導入帳酋長手茶湯進公飲盡再索因宣布
天子威德侍以不死之意羣酋感泣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
炙留公宿帳中大犒次日莎羅奔等隨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
降事聞
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公爵十四年入覲　賞紫

禁城騎馬每召對日中乃出賜御書額曰壯猷茂績並
御製七言詩以賜命西洋近侍寫公像於南書房賜公號
曰威信免西征應賠銀七十餘萬兩子泗游均授侍衛十五年
西藏珠爾默特叛戕都統傅清等公會總督策楞討平之十七
年雜谷土司蒼旺構逆公與策公以兵奪維關直擣賊巢擒蒼
旺誅之羣番懾服十九年墊江奸民陳昆作亂公力疾督勦薨
於資州年六十有九
天子震悼予祭塋賜謚襄勤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命公弟鍾璜由廣西提督調四川代領其衆四十四年御製
懷舊詩列入五功臣中尋入祀賢良祠當

世宗時公督川陝季父超龍提督湖廣弟鍾璜提督廣西子濬巡撫山東兄子合奇總鎮兗州一門列戟而公受　主知尤篤能以功名終性嚴毅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整肅無敢譁適敵謀定後戰士卒疾苦必躬拊循以故人爭效命其忠誠出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水泉斷軍行一晝夜未得飲食公禱於天甘泉隨湧出一軍歡奮事聞　詔遣官致祭督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

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匣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尋獲奸民

盧宗誅之姣人曾靜者靖州諸生也遣其徒張熙上書勸公反
立擒以聞
上遣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
日記悖逆狀皆伏誅　詔褒公忠赤公尤擅知人鑑傅爾丹與
公同爲大將軍公過其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傅曰此皆吾所素
習者故懸以厲衆公笑頷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
勇亡無日矣已而傅果敗嘗遴馬兵洎大雄等三十六人爲親
軍後皆任封疆並世職好吟詩所著曰蠹園集詠吟集京師前
門外有公遺第一區按奇門法布置居者每更動則災患立至
洒想見偉人規畫云子七長濬由任子授同知遷口北道擢山

東布政使雍正六年巡撫山東調江西左遷光祿卿八年授福建按察使遷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調撫雲南　召還京授鴻臚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先公卒六子瀞舉人揀選知縣襲輕車都尉歷官六安西甯等營參將

鍾璜字呂瑞公叔父起龍子也起龍由把總累遷游擊雍正二年率口外蠻布等番有功擢河州副將遷天津鎮總兵擢湖廣提督十年薨鍾璜少從威信公效力雍正八年授藍翎侍衛

命乾清門行走　賞戴花翎乾隆元年擢四川參將遷副將八年擢建甯鎮總兵調江西之南贛雲南之昭通十六年擢廣西提督十九年調兵四川承威信公後也在川十餘年以九土司

會攻金川事前後與總督開泰阿爾泰等調兵彈壓幷宜諭
德威各何嚮服退還綳卡幷獻所掠人口辦理皆稱　旨三十
一年薨於位　優詔議卹　賜祭葬如例謚莊恪

嵇文敏公事略 子文恭公璜

公諱曾筠字松友號禮齋江蘇長洲人本籍無錫系出晉侍中紹之後父永仁以生員游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耿精忠叛誘執范公脅永仁降不屈亦被執康熙十五年與范公同遇害特旨贈國子監助教從祀范公祠及京師昭忠祠母楊氏以苦節建坊雍正八年　賜思節流芳額乾隆二年　賜人倫坊表額公由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督山西學政累遷中允侍講雍正元年入直南書房兼上書房行走擢左僉都御史署河南巡撫三月典河南鄉試六月遷兵部侍郎會河決中牟　詔公往督築尋奏漫口皆合龍向例

江南河廳每歲冬領帑購料備用。公疏請豫省黃河兩岸工料。亦照此例。庶險工不至遲悞。下部議行。又疏言沁黃交滙之姚期營秦家廠一帶。皆頂衝。請於對面橫灘開引河一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逕達東南。再飭船幫大壩宜鑲建雁翅培護。更於大壩上下酌建挑水壩數座。以減頂衝之勢。詔如所請。又言兩岸堤工在在危險。北堤起滎澤縣訖山東曹縣界。南堤亦起滎澤縣訖江南碭山縣界。臣與總河齊蘇勒勘明最險應修處共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請動帑興工。從之。是之授河南副總河駐武陟。請設標下河兵。王大臣議駁。特旨命再議。乃議撥河南撫標及河營兵弁隨工調用。尋疏言鄭州大提石家

橋迤東一帶。大溜南趨。應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復於婦灣處建壩一。中牟之拉牌寨黃流逼射。應下護岸埽加工鑲墊。建挑水壩二。其穆家樓堤工坐當頂處。亦應下埽加鑲。又陽武縣黃河北岸祥符縣珠水牛趙二處堤工。近因南岸新長淤灘。大溜北趨成頂衝。勢應加鑲墊以資鞏固。部議均如所請。又言小丹河自辛勾口至河內縣清化鎮水口二十餘里。輝縣五閘。安陽縣之萬金渠及恆河閘。昔人建閘開渠。引水灌田。照官三民之之法。原以通漕利民。但日久弊生。守口之夫違禁賣水。致運河淺澀。請嚴飭所司稽查。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其盜賣者嚴治。下部議行。五年　命兼管山東黃河堤工。尋遷吏部右侍

印仍署副總河任六年擢兵部尚書轉吏部仍管副總河事七年授東河總督兼管運河八年夏　命署南河總督九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總督江南河道是年十一月
上念公父母之忠義節操雖已贈䘏褒旌尚未膺一品封典
特旨予大學士應得封典以示優眷十二月丁母憂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之母楊氏撫孤守節教子成名前已特賜旌表並給一品封典今疾終官署可加恩揚祭一壇賞銀千兩治喪河防關係重大嵇曾筠歷練老成其母壽登耄耋署有成效榮封極品在人子之顯揚已極著在任守制予假三月河籍治喪其

子嵇璜亦賞假六月回籍襄事公尋籲請終制　溫詔允之且曰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工程可就近往來協理

十三年三月　命塋事畢後卽赴工管理總河印務

高宗御極　特命總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撫

命照李衛之例改爲浙江鹽政十月　陞見加太子太傅二年

秋　詔以海塘工程就緒　召入閣公以痰疾奏請便道回籍

調理　賜人葠一斤復　賜詩有句云此日黃扉資贊化昔年

絳帳憶談經又云料想徽疴應早復丹誠平格享遐齡十二月

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深傷悼贈少保加祭一壇謚文敏　賜祭塋如例公在官視

國事如家事冒風雨寒暑走河干不遑食息其在東河也疏言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對面淤灘直出河心致河勢南趨幾逼省城關係甚重應由北岸舊河身濬引河一道引溜直行俾成東西之勢並於南岸建挑水壩逼流入引河又請於浚縣湯陰內黃等處築草壩二十有六直隸大名縣張兒庄亦建草壩一首尾接應以濟漕運又條奏河功六事一現有柳園宜勘明立界飭河員廣種一印官河官均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陞調一豫工向撥江南河兵千名不敷驅策請仍照千名之數於堡夫內挑補足額一豫省大堤每二里設堡房一令堡夫居之修塹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月堤請一律照辦一祥符縣堤長八十

里止一管河縣丞請增主簿一開封下河北地方請增巡撿二一自武陟至虞城請照江南汎船例每汎造船五艘運料又言蘭陽縣管梁耿蔡四水口一帶堤工河勢衝嚙請下埽加鑲并築月堤作重障又言祥符南岸程家寨等處應增築月堤其陳留縣七八九等堡大堤汎水直射堤根宜培築又言儀封北岸水勢衝急雷家寺灘崖刷成支河請將舊堤加厚接築土壩跨斷支河勿令掣溜侵堤其青龍岡一帶請乘勢開引河一道導水東行則大河之水自暢又言運河五廳額設長夫多寡不同請酌定以歸一律又奏開黃河北岸荆隆口引河計三千三百五十丈有奇其在南河也疏言高堰山盱石工最要請發帑增

修爲久遠計又言沭水源長性猛請於現在竹絡壩外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沭河口則大加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又言揚州府屬芒稻河工向係商人損築多草率請歸官辦並設閘官司啓閉又言河設堡夫挑積土牛原資修補堤工之用請飭所司逐堡核查按月挑積其河兵於霜降後亦如法挑積各列入交代册以專責成又奏蕩營所產薪芻請立限償還交工濟用又奏增築海口月堤及閘座又奏修淸江之龍汪閘並濬鳳陽廠引河利漕運其在浙江也疏言江海形勢南坍則北漲今東南兩塘根俱漲有護沙應建魚鱗石塘以期一勞永逸其海甯迤西翁家埠一帶柴草工程亦加鑲高厚又請於嚴州所屬之淳河

兩岸築石塘八十五丈以衛田廬又言樂清縣海堤缺坍宜修築又請撥省城義倉穀運溫台等屬平糶又條陳鹽政四事前後疏上皆議行蓋公治水累川引河殺險之法惟
上知公深所請無不立俞故勳能底績公薨後二年　詔入祀浙省賢良祠又　詔曰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專祠嵇曾筠勞績可與媲美其一體祠祀以獎賢勞所著有防河奏議師善堂集第三子璜亦由河督大拜繼公武

璜字尚佐一字蒲庭晚自號拙修生而嚴重寡言笑九歲讀禹貢怃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為名臣能究汾洮而障大澤

者也。雍正七年，奉　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璜年甫二十，以
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遷諭
德。乾隆元年，文敏公由兩浙　內召入閣，以病乞解任。璜請假
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染袍褂。到署未浹月，文敏薨。當是時，
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讕語。并公
到，不能料簡，恬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
病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督宜專其職守，遇公事不必
與兩省巡撫會奏，庶免掣肘推諉之弊，皆從之。七年遷學士，累
擢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
南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圮。奉　命勘驗督修。二十二年

授江南副總河疏言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引河改曲爲直令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核　手敕報曰所奏甚合機宜經理下河一帶爾功不小也三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仍直南書房二十四年以母疾陳情乞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早有此請

上諭曰爾父久任河工爾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璜不得已赴任至是始得請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

兵部尚書涖任後裁壩夫栽堤柳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
商邱五堡命幫裹鐵十丈眾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
慶安瀾酹神張飲公尚欲詣工親勘眾以公積勞咯血勸弗往
公不可行至半途飛騎報大堤塌八丈幸有新鑲裹鐵藉資
保衛眾始嘆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意外者公每
巡河輒先屬吏宵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
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埽岌岌欲崩從者
皆失色或遮勸勿行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雨
雹應聲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
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

起汝難如所塌數人以爲神又勘驗曹縣三堡河河溜漸逼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下之竟得安瀾乃奏建桓侯廟及順平侯廟於堤岸列祀典論者謂 聖朝百靈效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尙書兼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 賜居海淀又明年加太子太保上書房總師傅公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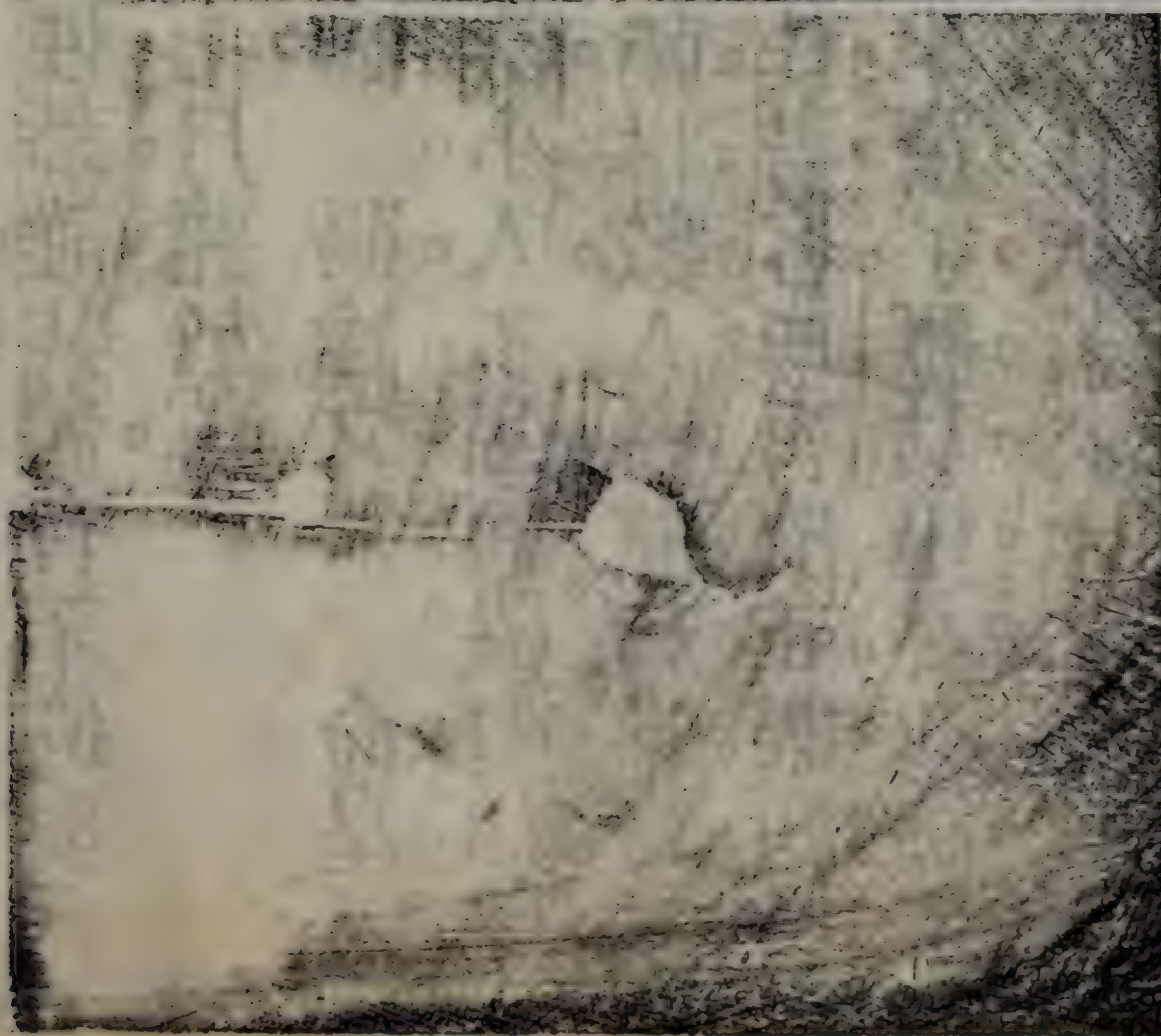
書

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及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勝

數
上亦眷公逾常格五十年舉行千叟宴命爲漢大臣領班五
十五年庚戌會試重赴瓊林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謂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賜
御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累疏乞歸至再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其歸又憐其年力就衰詔嵇璜高年入
直遇風雪不妨遲至即不入直亦可先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入殿公感泣且嘆曰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

餘榮矣自後不敢復作乞骸請然素性恭謹非禮有不適與大
風雪仍徒步入朝如故也五十九年七月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贈太子太師 賜謚文恭 命皇八
子奠酒遣官護喪歸里海內榮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與和坤
同在政府一日以楮素乞書公尋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
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
之用筆以爲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詬讓
之客爲請乃已翌日謝和坤曰徒收公佳紙蓋公本不願作書
頃誡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坤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
於和以爲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方望溪侍郎事畧 兄舟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甯父仲舒字逸巢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岕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為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為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勗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巽寢者旬餘族姻大駭乃勉成婚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

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爱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極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窮理之精未有如宋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崑繩源嘗與公論行身祈嚮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三十八年已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過祀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馳使留之不得夫人蔡氏卒熊尚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

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貴家欠能之乎本作舌而止丁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附賊而歸怨望著滇游紀聞語多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爲公也集序復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閒入獄覘公至則解衣般礴諏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

刑奈旁觀姍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恂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

聖祖矜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恩宥癸巳出獄隸漢軍

聖祖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遂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作黃鐘爲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御

聖祖輒嘉嘗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何就之不能過也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歷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

上命與諸　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公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當是時李文貞在閣徐文定爲總憲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諸施行壬寅充武英殿總裁癸卯

世宗以覃恩着免公旗籍

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流也公示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嘆爲當世異人又以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

親受其傳指者也甲辰以乞母假歸乙巳還朝　召見弱足不任行　命二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嗟嘆久之有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　賜芽茶二器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　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當事問公公舉南昌熊纓歙余華瑞嘉善阿煜湻安方楘如應之秋疾作命諸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含殮死當袒右臂入棺以自罰辛卯授左中允遷侍講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劲不爲果親王所容有客自朱邸來授公急奏令劾之郎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救日有劾孫公受贓者遂下獄

公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孫公
卒得免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
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即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
一統志總裁　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
天子大孝方欲追踐古禮行三年之喪　詔羣臣詳稽典禮王
大臣令禮部魏尚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
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為除服之期魏公上其
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
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

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

公念受

三朝恩厚起罪廢洊列卿貳當以國士報乃疏陳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又言歲饑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田文鏡改徵本色旣遭水災兼迫漕期運價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丙辰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與五六月即以實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上聞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整葺倉厫

官署相度支河橋梁塘堰圩堤溝渠垣塹使任浚築惟老弱不
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尋　命選
四書文須示天下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貨豐耗之原
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
上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
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奏獨對
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咨公多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
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拔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
以勸懲之其語尤關於主德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

以然是年秋　命教習庶吉士公嘗歆仿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畧言本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僅六人耳豈志識才人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日後籍隸江浙江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庶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

略及遐方之士亦不至於困聲律之未諳使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與議者宜並列上俟 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議各抒已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毋施氏皆格於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督高君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愎河督入對

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薦一貲郎入旨履親王董部事

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許平署王亦怒會新
拜泰安爲輔臣　召魏尚書廷珍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
方侍郎所爲也以後有疏下九卿議輒令口傳之於是河督言
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託之
上稍不及公而部中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
請解侍郎任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巳未充經史館
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屬庶常散館　公請補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
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卵
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竄改　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過執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職旁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
上留覽兼旬　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　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踵門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遷葬不還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窶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醫浙東作雁蕩天姥之遊安徽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騶從造門學使尹公會一徒步操几杖

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隴讀註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積日夜思之凡十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革數舉右手示子孫惟祖曾之命從之公貌怯瘦身長面微有豆斑目光照人如電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病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命入都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尚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擬人心皆蔽士友感而服行者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誠子姪每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居

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
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脉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搴幃顔變者久之旣而曰
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　上聞矣公於辭受取與無所苟金陵王生以金賫介某姻求來學公卽以金贈某姻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其數賻之不使某姻知也有富人乞題齋主饋重金嚴拒之其自視常若不於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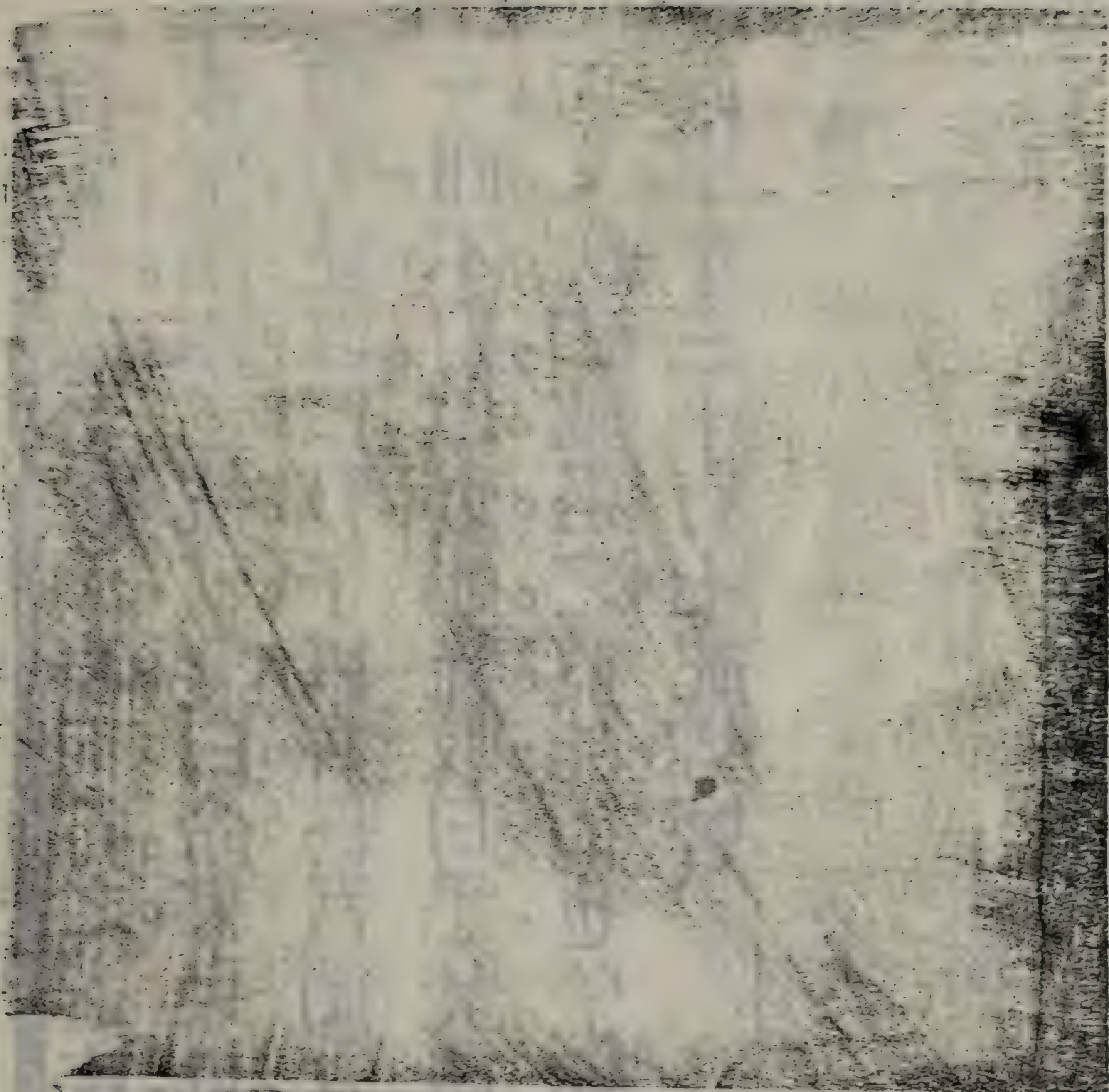
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受自爲諸生即名
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宦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
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於私李文貞
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
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
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
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爲諸生壽
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懼觀
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
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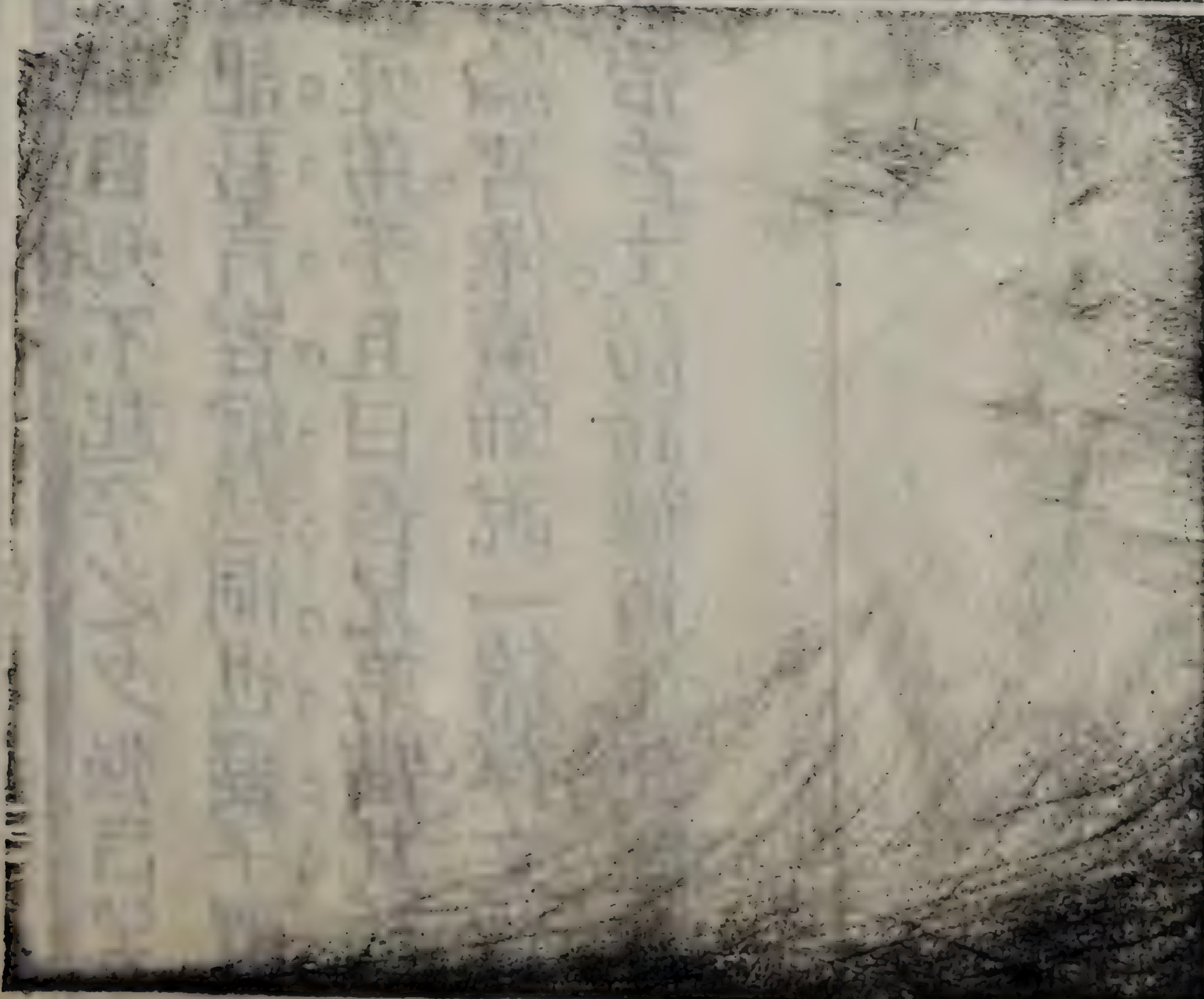
撝汗下不有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惻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為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

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唐宋元經解及望溪文集行於世

兄舟字百川年六七歲誦左傳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與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法時三藩逆亂此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與弟望溪攻時文寄籍上元爲諸生遂以文名天下北平王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畧時就先生辨論先生嘿無言退謂望溪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服勤盡瘁父逸巢嘗語人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子庶近之嘗東遊登萊觀滄海北過燕市韓文懿公見其制舉文歎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

自成一家者也爲亭而行之遘疾歸自知不起卒之夕強言笑
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增悲慟也妻子環
哭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且曰吾兄弟嘗其坴
一郎不得以妻祔先數曰悉焚所論著僅廣師說一篇存文懿
所交懿曰雖退之莫能尚也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
端卒年三十有七祀鄉賢





余田生府丞事畧

余公名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自爲諸生卽以名義爲已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居其趨勢利者輒聞聲相惡康熙丙戌成進士巡撫張淸恪公開鼇峯書院延公主之每事咨焉郡守周某將登白簡以丁艱免疑公排已後公知江津縣周適爲郡守欲下石焉公不爲動攜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呈民有投牒者據情事輕重卽命之檄召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爲之簡惟日據案與諸生誦說文藝所徵賦卽貯庫中纖毫不入私室守廉其實亦加徽焉時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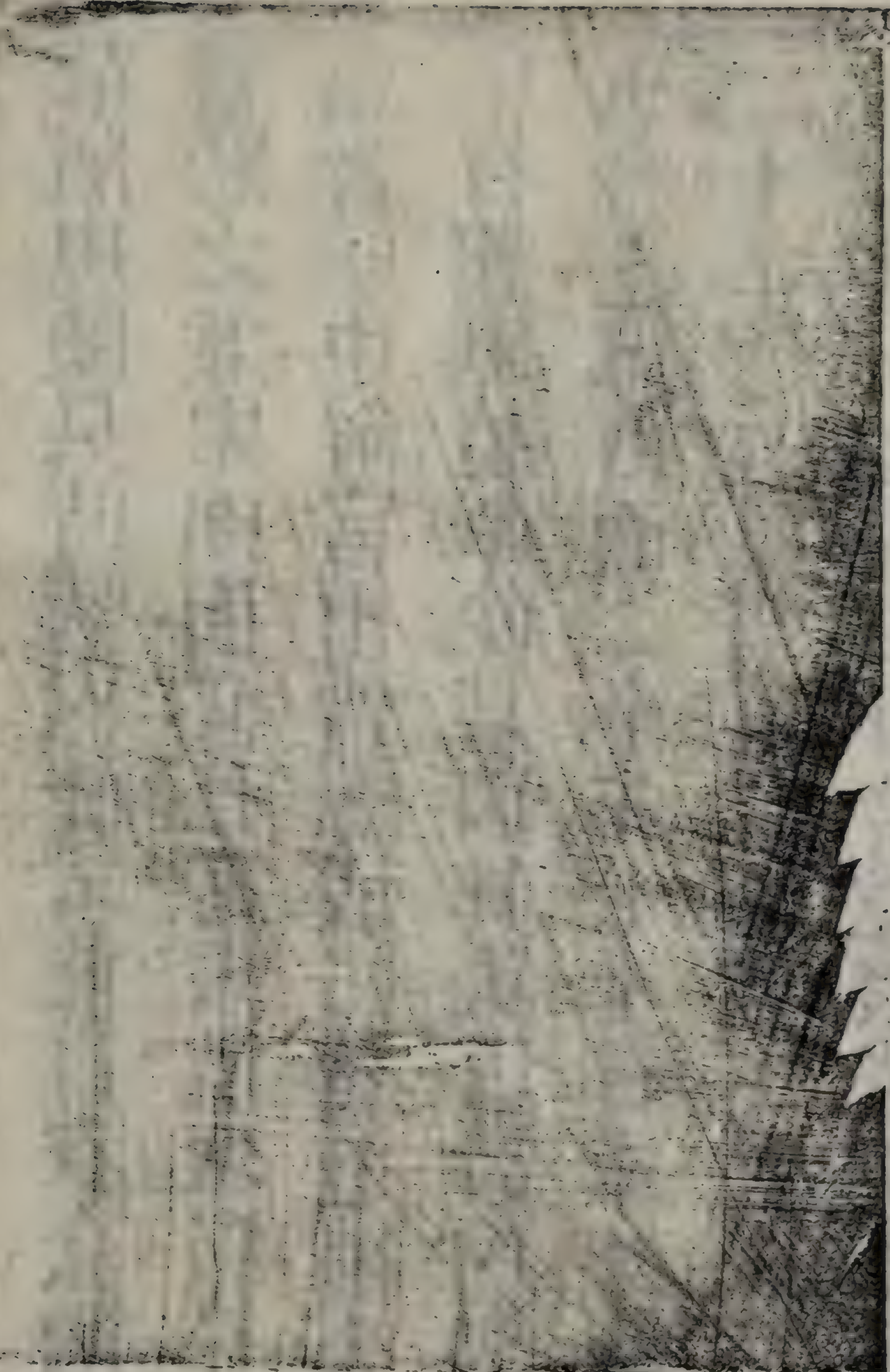
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丙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眾相視不敢動公馮怒乃具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自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恃怙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眾索原文公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聞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眾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出入封緘其室自佩鐍鑰時冢宰張公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稱剛直少宰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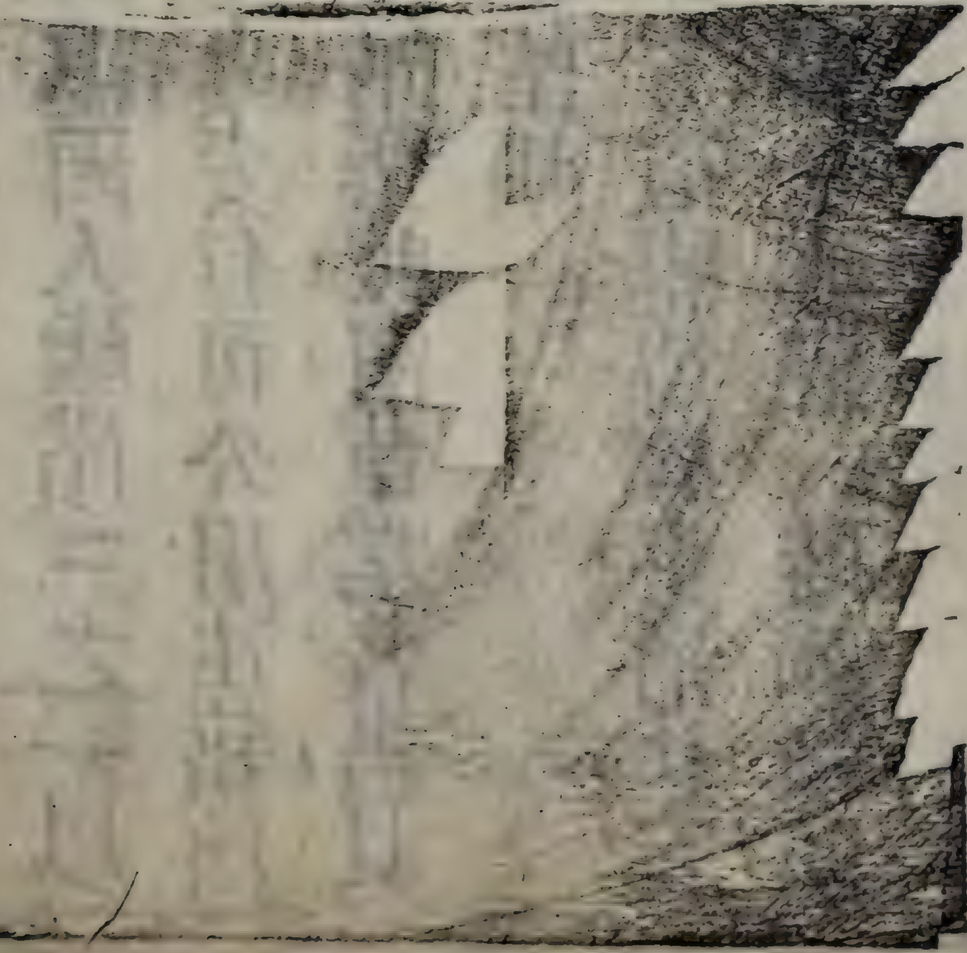
公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與同九死廷議多取決焉及公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每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一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嘗得公以有辭而亦陰患其發閒絀其議公怒求退甚力吏言大喜私語求進者曰少需之此官將去必可得也公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既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今法書作隸篆行草偏者諸吏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陳公滄洲嘗嘆並世無豪傑及邂死不顧利害之人方望溪以公告曰斯人其次東其伉直大類吾

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公爲兗沂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洋上民聞公至訟獄者爭赴苟幾奪廉使之坊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秕政亦赴愬於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洲卒齊蘇勒繼之以工事劾公土民相隨號訴者數千人齊公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丈許齊呼還我余公吾民當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賢公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矣言衆乃散

世宗聞之立　召公入見退語執政曰朕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攜二僕買驢之官人競傳曰此三閭大夫也公以地

近聖人居宜崇禮教乾刑罰逾年入爲順天府承公歷官皆盡革陋規陳奠時憐囚徒不能自衣食酌取囚人歲餼三之一以資給之兼完囹圄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凌有司公用法籍爲忌者所中解官出貲讞成回籍追補公歸築餞渭堂著書其中有觀風整俗使某摘其集唐詩爲怨望頼士矜全供白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剛方信簡精於吏治仕宦三十年屢起屢躓直聲震天下其文章書法亦冠一時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君訃皆羣聚哭奠焉





李穆堂侍郎事略　孫友棠

臨川李公生有異稟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入翰林自編修超五階爲庶子遷侍講學士典雲南浙江鄉試兩典武會試擢內閣學士兼副都御史充辛丑會試副考官榜發下第舉子擁邸舍喧鬨爲臺臣所劾免官發永定河效力

世宗皇帝在潛邸雅知公雍正元年　召復職署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屢奉獨對遇大議時有密勿重臣禮絕百寮視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性剛愎難共事請以兵部侍郎截漕天津補　旨明年夏授廣西巡撫疏陳練兵事宜一先

定操地次定操期嚴賞罰一廣西多山谷背山而戰宜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霜塲地陣羊腸鳥道用連環陣均演習如式一馬步兵各佩腰刀然馬上步下宜知用法一士卒所用鳥鎗可及一百五十步惟礮足制之五子礮施放尤便利宜增製得旨嘉勉先是康熙五十三年巡撫陳公元龍奏請開捐共捐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納捐時每石折銀一兩一錢發州縣買貯止給價三錢不敷購買率以價銀遞相交代公抵任嚴催尚欠四萬餘石疏請寬限一月補足免各州縣罪

上以此項係陳元龍經手命往廣西清理嚴諭公毋許瞻

銜公請將參指之布政使今任閩撫黃國材等質問　詔許諸
臣將分肥實情供奏免其科罪並令國材赴質嗣審明督撫司
道府廳共分銀八十二萬四千餘兩勒限分償有差　諭嘉公
公正而重臣心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為亂政之魁四巡
撫者滇撫楊文定名時東撫陳文勤世倌川撫蔡尚書珽其一
則公也公署吏部時因議叙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
從優為羹堯所嫉及奉　命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
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成鼎解原銀至公因具疏送
直隸巡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　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
巧取此項三年二月公據實陳明

上洞悉羨堯維鈞等誣揑傾陷狀　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即留充公用刑讞失出經部駁公仍前仍前議具題部臣改重　詔廷臣會議僉議應如公指是年奏改賓州鬱林州均為直隸州賓轄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鬱林轄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下部議行又奏言猺獞頑梗刼案纍纍其修仁之十排臣已捕獲渠魁夫河之三曈發兵守隘斷其取樓投到者許免死為首八人見諸投案　諭獎其辦理得宜擢直隸總督初蔡倘書珽薦已革知縣黃振國起知河南信陽州巡撫田文鏡劾振國貪劣不法公由廣西入京　陛見奏振國無罪文鏡所

劾之汪誠卲言綸均寃抑文鏡以公與振國爲同年生密劾公

祖護公疏辯有　旨訓飭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黨之習會蔡尚書得罪公會面奏蔡珽爲

人麤莽則有之若貪婪不法事臣可保其必無忌公者因譖之

目爲死黨而御史謝濟世疏劾文鏡亦及振國等

上以濟世所言振國言綸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

明係結黨傾陷宜嚴懲乃發濟世軍前效力　召公爲工部右

侍郎忌者遂交章劾公來五年署廣西巡撫韓良輔奏天河縣

因莫東旺係公批飭責追之犯遷延未發落致倡亂纍劾去

詔公隻身往捕不許攜粵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及公至緝首東

身自歸曰吾不可負李公也土司羅文剛嘗因設立塘汛事糾衆抗官至是爲州判程旦所顲控 嚴旨責公撫粵時彌縫掩飾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不能整頓 命公與甘公赴廣西擒緝文剛會雲貴總督鄂爾泰公奏廣西泗城土司不法請飭巡撫提督懲治

上命韓良輔往雲南與鄂公面議並 命公同往公旋與鄂公面籌黔粵分界及泗城改流等事文剛尋緝獲而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疏劾知府曾逢聖知縣王游戲空錢糧又劾知縣李先枝私派累民

上以逢聖游皆公所保薦先枝會經 公題陞知州必有 私受請

託之處。諭責。公營私。欺罔。遂奪職。命來京。質問。議政大臣。等會議公罪凡二十一款私受李先知請託妄爲保題罪一與蔡珽固結黨援罪二袒護黃振國。御言論汪諴。密奏被參寃抑。罪三莫東旺一案。不早結致劫獄。罪四將不應送部引見之天潯道葉前遴。旨送部。罪五奉 旨建造天津營房任意遲延罪六將不應離任之通永道高鑅等題請離任另補罪七袁鹹廣西。庸劣知縣柏宏智罪八所稱慶豐司羊毛等項。濫行咨覆罪九奏帶之都司岳容縱兵通礦賊奉 旨詢問並不認罪罪十土目王尙義等爭寨各案不早訊結罪十一明知王游戲空不查參反密奏爲直隸第一賢員勸後任出結交代罪十二擅

增直隸兵米價罪十三順義靜海等四十五州縣虧空擅批豁抵罪十四妄奏曾逢聖操守尚優罪十五收守道桑成鼎銀五千巡撫李維鈞銀千二百兩罪十六被參知縣姜任修發審並不嚴究罪十七上年見田文鏡報豫省糧艘正月出境妄奏偶遇大水僥倖出境今年出境更早及稱誤聽人言罪十八與布政使張适面奏
諭旨回奏時俱舛錯罪十九故出死囚楊四罪妄引減等罪二十不早除羅文剛反刻州判程旦浮躁罪二十一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時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而
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崛强欲痛有所摧折仍湔洗而復用之兩

次決因 命縛公與蔡尚書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
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
旨赦還仍留請室爰書上奉 特旨李紱學問尚好著免死在
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免妻子財產入官七年冬謝濟世在阿
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田文鏡由李紱蔡珽授意
世宗大集廷臣 命公隨人跪階下 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近臣皆股栗公奏對如常無乞憐語尋廷
臣遵 旨訊公請交刑部治罪得 旨寬免十三年八月
高宗御極 召見曰
先帝固欲用爾也即授戶部侍郎管理三庫事乾隆元年奏請

增派翰詹科道磨勘試卷從之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於古今事宜朝常國故口滔滔如決堤千人皆廢又絕少溫顏曼辭畢朝皆畏憚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刑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王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會　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束於例乃取夾袋中姓名廣託九卿有吳江王藻者尚無舉主浼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跪謝允薦乃已語聞坐妄舉鐫二級補詹事明年奉　命祭禹陵毋憂歸六年補光祿卿典試江南遷內閣學士得離眴之疾請告歸陛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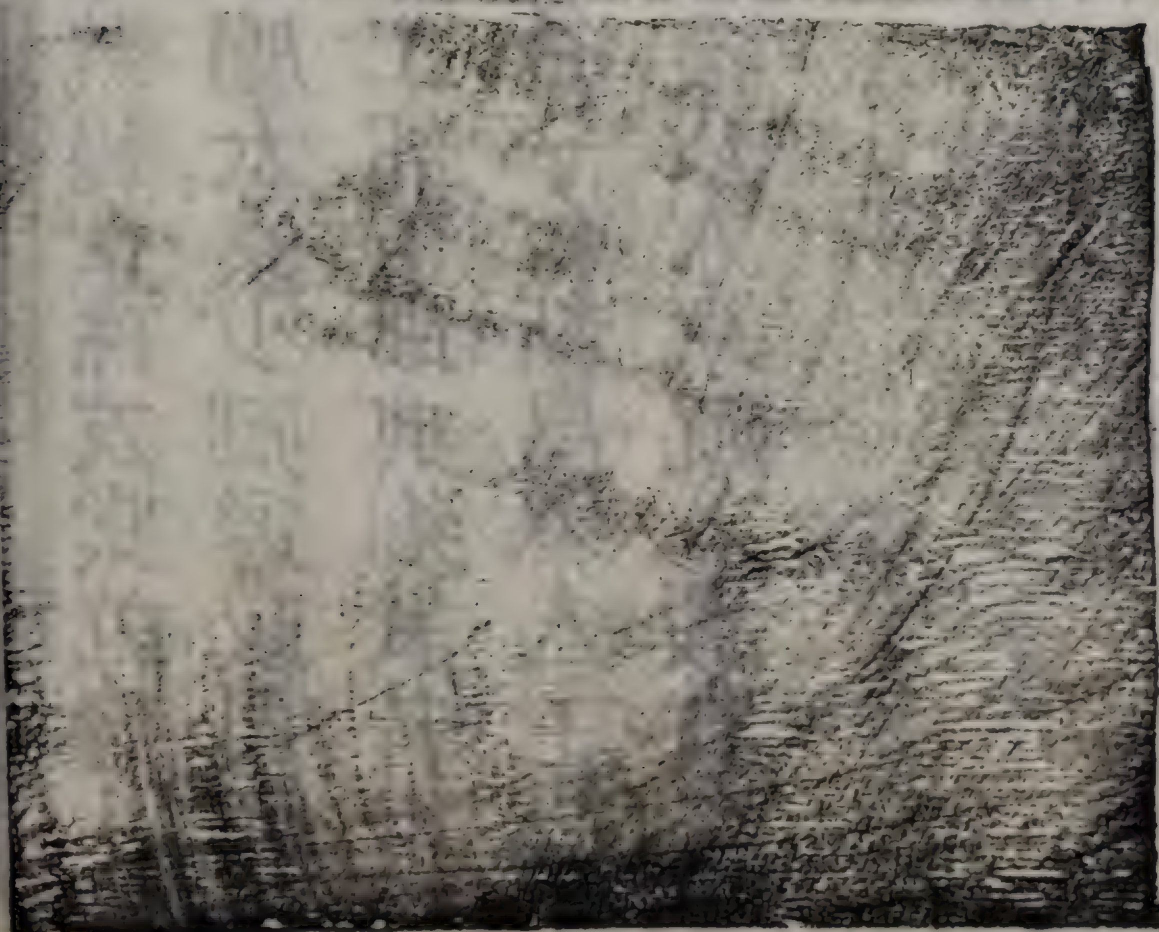
上問有所欲陳否公以慎終如始對　賜詩寵行有尤喜臨辭關嘉謀實啓予之句家居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撓越爲嫌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尊德性之見爲卓

上韙其言有中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將登場時遊寵進羨慾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去公在九列時同朝者日大將軍年羹堯曰太保隆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國及督直隸治營田之役爲怡賢親王公皆無所附麗而卒困於田督幾死在獄中日讀書飽啖熟

眠故甘撫胡君期恆亦在縶嗟（爲鐵漢）刑部郎楊某欲試公於押赴市曹時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楊退語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公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又言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生平博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安溪李相國光地許其與歐曾代興新城王尚書士禎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公能盡集江西記先正之長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旴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尭公文章高處逼南豐次亦不失爲道園於命世之志取荆公剛腸經氣太類楊文節殆不出其鄉而奄有千古云所行世者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

陽明學錄皆行世姓李氏名紱字巨來號穆堂孫友棠乾隆十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晉給事中遷鴻臚太僕少卿通政司副使擢光祿卿除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工部侍郎典鄉試者再分校順天鄉試禮部試督學福建浙江各一會新昌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前載友棠古詩一坐奪職後以入京祝 嘏賞三品卿銜嘉慶三年卒





蔡文勤公事畧 子長澐

公諱世遠字聞之姓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學者稱梁村先生父璧以拔貢爲羅源教諭有學行張清恪公撫閩時延主鼇峯書院並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即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康熙辛巳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声勢平生好善樂施與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之舉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選庶吉士授編修公故熟宋儒書既見文貞志益定以聖賢爲必可學假歸文貞出游楊立雪圖贈行謂吾道南也未幾丁父艱哀毀不勝喪癸巳冬服闋至京師新

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承修一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方望溪與焉始望溪與公相見於文貞邸舍文貞引公袂以屬望溪曰是吾閩所謂蔡聞之者也遂定交踰歲書成公造望溪謀所處望溪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閒耳公遂固請於文貞以歸巡撫陳清端瓊復以鼇峯屬公公夙負氣節敦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二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邑令延至學宮講學環聽者恆千百人會臺逆朱一貴爲亂漳泉震動總督滿保討之公治鄉兵保境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誡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虞詡誡諸子曰吾爭右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晉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教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請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從之人歎其惠

世宗嗣位特 召入都 命侍 皇子講讀由編修五轉至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雍正七年

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　詔公偕同籍京官會議合疏以漳泉風俗太醨於法宜設得　旨允行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事繁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在　上書房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公性澹泊所得祿賜半潤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餒儆衣粗食視寠人或甚焉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恩隨地而開道之汲汲如有所負然望溪每以公事詣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輒相與步空林坐

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瑣事者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望溪至則以讓之而自卧後夾室方夏秋蚊蚋噆膚竟夕不安枕而惟恐望溪之不淹留信宿也公與高安朱文端公同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雍正四年公列位九卿以侍一皇子故廷議多不與八年秋閩督高公其倬劾公長子長漢違例私給船照

上以原疏示公公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長漢去冬來京會試現在京邸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為但有臣官銜圖記并臣族姪創成屬請　敕督撫察治部議以失察

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公疾病。皇子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屢詢公疾增減云何十二年正月八日薨年五十有二

上震悼賜白金五百兩治喪賵賻如典禮給全葬　皇子親王郡王咸致賻賵賢公卿及廱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憯然若失其所倚十三年九月

高宗御極　諭曰原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辭悉心講究多所裨益可加贈禮部尚書致祭予謚文勤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二希常者

謂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眞希元也

高宗在藩邸時親爲製序其畧曰先生之文溯源於六經闡發朱程周張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繼昌黎之蹤而抗歐蘇矣然先儒謂昌黎因文以見道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正誠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其自修固可知矣吾謂先生體道以爲文非僅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及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其推重有如此

乾隆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閩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鼇峯陶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嘗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賅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致致回憶冲齡就傅時福敏啓蒙蔡世遠教以古文作法從此肆力學業益進當年久侍講帷敷陳啓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爲多今朕年登八旬開五眷懷舊學允宜增秩三公原贈尚書蔡世遠可加贈太傅並賜祭一壇以示朕崇禮師儒至意乃命福建巡

撫卹家致祭公所訂古文雅正鼇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俱行世又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合族家規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藏於家次子長雲由廩生保舉優行以知縣用累官兵部侍郎公之疾也澐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日其婦吳氏刲股肉以進求愈公疾此其教行於家之驗也三子觀瀾六子長洲孫本崇均　恩賜舉人瀾官至御史



張文敏公事畧

張公名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五十四年入直南書房選贊善侍講轉侍讀雍進元年充福建副考官選左庶子三年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疏言 聖諭廣訓一書請頒行各州縣學俾童蒙誦習[illegible]行從之四年典試雲南八命選少詹事明年擢內閣學士奏言臣祖其昌以田千畝爲義田贍族請官爲存案載入縣志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臣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疏入

上允所請立册存案並 敕部旌獎以彰義舉尋擢刑部左侍

郎署順天尹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奏請更正律例六條下所司議行以預條會典書成得優敘尋充文穎館總裁十三年貴州九股生苗不法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分道進勦

上以公爲撫定苗疆大臣公抵黔倡分地分兵之議因施秉爲適中地遂以其上爲上游用滇黔兵專屬元生以其下爲下游用楚粤兵專屬芳於是進勦之兵紛紛撤換元生芳欲將各村莊盡劃上下界交移爭辯日久無功八月

高宗即位　命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　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

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
可棄張照亦預議
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奏棄置之　諭旨轉告哈元生
殊屬乖謬可諭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宜意阻撓　詔落職
逮問論死　特旨原之　命直武英殿修書二年授內閣學士
充經筵講官再直南書院四年夏請終養
上慰留之五年授刑部左侍郎疏言律例刊行倘須一年之久
請於舊例輕而新改重者仍待頒到日遵行不必駁改其舊重
新輕者刑部即引新書改正使一年內薄海內外早被　仁恩
特旨允行六年

上以朝會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合　敕莊親王及公釐定尋合疏言律呂正義一書編摩未備請重修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　壇　廟　朝廷樂章應遵聖訓將新舊所定幷朱子六經圖及明朱載堉樂書式考定宮商字譜備載於篇使律呂克諧神人和協從之七年擢刑部尚書管理樂部中允于振請釐定　文廟樂章上命公撰擬進呈頒發曲阜及各行省學宮八年　命補給登極詔內　恩蔭公直　內廷最久每奉　敕作書皆稱　旨後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渾厚蘊藉

上[illegible][illegible]之九年十二月丁父憂

上以公父龢義方有訓教子成名 特諭於本籍 賜祭一壇

十年正月公奔喪行至江南徐州以哀毀成疾薨於旅次事聞

諭曰張照才品優長兼諳法律學問克裕詞藻清新侍直內廷

勤慎素著前聞訃奔喪朕切諭其以禮節哀毋致毀瘠今聞在

途溘逝悼惜實深可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賜祭葬如例

予諡文敏論者謂自明及今華亭兩文敏董公文采與公埒而

勳業較遜易名之典在公為尤稱云後十有四年

上因查閱熱洲署中所藏字蹟見公昔在獄中所題白雲亭詩

惓詞意怨望下 詔宣示以身後免其追論四十四年

上念公性敏博學尤工書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五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蹟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四十七年 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於國朝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頊齡為緒輩而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憤朕宣示遂不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為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照之人迨後出之囹圄不數年洊擢尚書朕之終始成全原不以一眚相掩

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醇儒然其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併列焉大哉 王言足為公定論矣

甘莊恪公事畧

康熙五十八年冬淶水縣知縣甘公以拘繫侍衛畢里克逮治部議褫公職奪畢里克俸

聖祖仁皇帝特詔畢里克革職公復原官於是海內皆頌

天子聖明而淶水令亦以此名聞天下公由縣令起家歷中外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爲時名臣乾隆四年七月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大臣往奠茶酒遣官經紀其喪賜白金千兩禮臣遵　旨給全葬　賜祭一次　賜謚曰莊恪朝野咸歎息焉

公諱汝來字耕道一字遜齋江西奉新人性清鯁强力裕經濟

才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淶水知縣時邑久旱公至而雨免民間雜派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庄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不管旗人公請於上官得以鄉約木梆示威豪强戢服畢里克者侍衛之調鷹差官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淶擅據民舍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赴愬於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堂責公勢洶洶公勃然怒曰令爲天子撫百姓昔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着官曁其蒼頭於獄牒牒大府以聞而其黨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公詞氣不屈衆以强項令目之然非

聖祖如天子仁公禍必無振矣公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奉

羊酒迎都人士作詩歌紀其事公名由是大起調補新安尋攝雄縣事任新安賑災民割俸予寒諸生故事乘輿至多藉供億苛歛及拘民船守候公力禁之築白楊淀河堤溉田數千項在雄縣罷民閒雜派飭嚴奸吏於法凡三任邑令百姓爭欲得公去則尸祝之

世宗御極擢吏部主事更以賢能薦受錫賚分校會試未幾特擢廣西太平府自此凡四任不出廣西皆著才略在郡禁絕屬僚餽送誡流官勿科歛土司在左江巡道任定思明土州與安南藤州地犬牙相錯者由按察使陞巡撫已入爲副都御史又以土官岑映宸互相仇殺事仍往署撫臣篆與督撫二臣謪

慶策應映宸東身歸罪遂改土爲流先後擒莫東旺羅文剛等
皆兵不血及其他修舉廢墜發奸擿伏不可勝舉旋詿吏議罷
命在咸安宮行走逾年起霸昌道丁內艱給假在任守制未幾
調蘇松糧道擢廣東布政使平權量減市稅陋權關藏匿贓例
之弊請以沙坦地予民耕種而緩其陞科北上日庫存稅羨充
公銀二十餘萬兩公悉疏聞纖毫無所取入爲禮部侍郎纖
讞獄大同時雍正十三年也
純皇帝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未蒙
皇太后俞允下廷臣集議公昌言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皇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宜將順其美以立萬世彝倫之

極或謂有妨朝祭大典公曰曩緣視事越紼以祭禮固有之何
疑焉遂覆奏　允行其餘大典禮公皆多所贊襄擢兵部尚書
充實錄及三禮館副總裁乾隆三年轉吏部仍兼本部於武職
議侍衛推用法於文員令雜職皆關白堂上官始行銓敘先是
公爲文選司時洞悉僧道科蠹弊京師號爲黑地獄至是始釐
剔之四年與柏梁乾清宮兩宴典總裁會試　特旨晉宮銜以
遴選賑濟人員晨入部署忽中疾薨年五十有六公服官二十
年中遇擢拆皆蒙
聖主知旋即振拔受
三朝委任不衰公亦感激圖報强毅能任事肅吏治振文風一

特公明茨頌凡稱公居官清正者猶嘖嘖曰此固曩時令淶水之甘公也其羊裁如此公性篤孝父庭訓嚴承之以恭母徐下世不重茵貳味者九年所至多創義學修城堡於家則捐建祠塵指囷以助友喪尤留心文獻奏請以鄉先賢吳澄復祀學宮遇名儒故老後人必加存恤又嘗條奏廣東圍築沙坦事宜四則又言沿海居民採捕魚鰕用單桅船不能出海貿易請免其稅又閩粵貧民有用竹篸取魚者有於埠頭養鴨者不肖吏或按篸按埠私征稅銀請通行嚴禁皆從之蓋見義必為其天性也歿之日囊無十金積至不能庀喪具

天子嘉公清節　特賻帑金　恩禮優渥則公之賢益可知矣

所著有遜齋詩文奏議全集　聖諭廣訓流義周禮節註宦績紀畧編輯律例歌諸書雍正丙午公撫廣西之年公父顯祖及公弟汝逢子禾同舉江西鄉試祖孫父子三世同科尤稱盛事爲昭代所罕見云



國朝先正事畧卷之十五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孫文定公事畧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山西太原人祖世蕃國初知崇仁縣設方畧平劇盜數十人境賴以安父天繡義俠聞鄉里伯兄楨淦爲同縣趙氏子所戕論抵矣寅緣貝脫罪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其仇與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甌甄者仆焉盡毀其器訟於縣須繫待決已而興縣人喧傳孫氏兄弟殺人捕者至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

讀書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官檢討游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聞母病乞假於院長不待報徑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世宗即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良久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它日世宗手指公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雍正二年典江西鄉試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就遷祭酒尋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銀歲四千兩。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每試士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歲滿涖祭酒任先是公官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韙之　命戶部歲給銀六千兩　賜官房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至今猶用其法焉六年權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傳紳私徵關稅論如律

父憂歸 賜治喪銀千兩公竭家貲營塋而以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部吏倚奏銷爲奸利公覈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直省大吏臨期料覆披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轉刑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公累遷官皆兼祭酒如故前後垂十五六年會引見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

上擲筆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悟捧筆寘 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捉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　命鎖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
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大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時果親王方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事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羸乃出不意至庫所見公方傴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覈所納無纖毫羸縮王嘆異之
上亦愈重公　命署河東鹽政奏減鹽政及運司養廉銀增弓兵月餼
高宗御極　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畧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

嘗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愼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已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

爲不踰令之所行槪以爲無繳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旣習旣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

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
願
聖心之自懍之也反之巳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
常歛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
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典試江西尋遷刑部尚書河南有因
盜成姦獄未竟本婦以意指同村某某十餘輩皆不勝拷掠具
服論死先後大吏意齟齬具以聞遣侍郎某往勘奏實其半廷
議未決
上以屬公公至則盡脫之舉　朝大駭公還奏曰所以監候者

以疑待質耳今諸人一無左驗何疑之有而徒以瘐死與枉殺何異

上然之竟從其議二年　詔公總理國子監事時

上方加意太學肄業生凡數千人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與起者尤眾三年轉吏部尚書典順天鄉試九月總河朱藻爲總督李衛所劾　命偕尚書訥親往鞫論如律十月以尚書總督直隸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祐交宗人府察議有　旨褒嘉　命優敘會水災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輔以濟飢民引水溉田共開渠

五百八十有奇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水害去而水利以興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直定守陳浩來白公而句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也疏入而禁弛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尋晉太子太保五年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

上嘉之又奏裁直隸河道總督而責成各道部議從之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甯奏言各省賑荒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宜有以裁抑之　勅以所奏示直省大吏公上言

皇上以孔孟之心行堯舜之政今安甯不思仰贊

聖德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隳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惟勿以爲迂而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長一峒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峒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峒五設正副長十綏甯苗峒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先是湖南巡撫馮光裕開橫嶺

三洞議者以路險欲棄之公親履勘越嶺數十重有地曰長安彌望皆沃野公度不守且為盜窟嫗連鎮筸而保靖城綏之民無甯日矣乃奏設參將領兵鎮守羣崗肅然居亡何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　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冬起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文明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城東在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復以復都御史　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明年典會試　賜第東城十七年典順天鄉試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春自以年老請解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復典順天試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行世久之瞿然曰吾學無真得

柰何妄詆聖經遂毀之時默坐澄思以漸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即此便是窮理何知行之不合一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侍經筵直上書房嘗從容言請　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爲淫奔微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述請裁於
聖意以補前賢之缺憾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先成詩義折中若干卷經　御筆刪定者十六七次命作易解彖爻甫畢而公病矣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御醫相望於道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

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賚茶酒　賜銀千兩治喪謚文定公久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望愈隆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邪其以副都御史　召也所過鄉民聚觀至傾村堡以出擁道馬首不得行明年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偽為公奏稾累萬言指斥　乘輿徧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等傳播遠近事聞

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問公惶恐不自安語人曰

先帝及

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

之以是嘆君之明而老臣之負疊巳久也自此食不甘寢不瞑益自務斂密所朝夕獻替者莫得而聞焉公屢奉獨對賞賚在百寮之右生平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僚屬有過必先誡諭不悛乃劾治之所奏劾必直告無隱有可原未嘗不爲昭雪也既卒

上謂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嘆息久之公居恒以八約自誠曰事君篤而不顯曰與人共而不驕曰勢避其所爭曰事止於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删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淸費廉取皆生平得力處也子三亥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



胡文良公事略子莊敏公季堂

乾隆三十八年

上下詔求遺書依古賢今耆碩撰著後先並出爰　諭河南撫臣以故禮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學所著周易函書獨不在列

命續與以進五十九年十一月復下　詔曰禮部侍郎胡煦潜心讀書爲績學之臣所著周易函書已收入四庫從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謚第念會在上書房行走今　其子季堂官刑部尚書煦已得尚書封可加恩補謚以示眷念耆舊至意尋　賜謚曰文良於是海內之士咸頌

聖天子褒崇古學發微闡幽光昭文治於無窮也公字滄曉號

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毋喻殉流寇之難焚樓以死父之杞敦尚節行多隱德公少好學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官教諭五十一年成進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旨臚傳後引見澹甯居即自陳所學
聖祖叩以河洛理數公條對甚悉選庶吉士自後屢　召見問卦爻中疑義　命畫圖以講
聖祖曰眞苦心讀書人也旋以檢討直南書房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湖廣鄉試遷洗馬再遷鴻臚少卿擢本寺卿雍正元年授內閣學士五年授兵部侍郎調戶部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明年協理左副都御史攝刑部右侍郎八年充明

史總裁入直上書房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九年轉禮部左侍郎六月罷職歸公爲人正直忠厚所建白必以敎化爲先務九願朝廷亟農桑緩刑罰先仁義而後功利其請博舉孝弟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愛親敬長不慮而知彼生員舉監外其有能竭力奉養無忤於二親者乎稱爲孝子宜也有能公於財和於室累世不析居者乎稱爲悌弟宜也臣請每州縣歲舉孝子悌弟各一人○勅下督撫覈其門閭免其徭役見長官如生員禮如此則化行俗美人知自愛矣又請責成州縣而勸課農桑或別設農官專司勸課之任又言近見督撫於命盜獄隱伏難明者止用自行招認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

愚懦之夫畏刑而自誣者然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有受禍矣臣請凡遇命盜案必證確然然後付法司閱實實有弗當旋即駁正庶得慎刑之意時方嚴刨覆之禁故事每歲秋遣廷臣一人往讞於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至錄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餘人獘者三人乃請繼自今刨覆之獄專歸盛京刑部及將軍府尹隨時定讞仰情輕者得早予未減以廣好生之德得 旨俞行著爲例攝戶部時閱撦項行追案自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公言所追之案遠者五十年近者二十四五年使其人尚存必以家業蕩然或既亡猶復行追必且係累其妻孥過絕其生計徒有行追之名無補實用臣愚以

爲免之便其他請廣言路裕積儲汰浮糧省宂官平權量多功於時務人以是覘公之實用也會河南荒公據實以奏時
上已別有所聞　特遣侍郎王國棟往賑切責總督田文鏡文鏡銜公甚旋奏公嗣子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選公坐是罷歸乾隆元年公入覲
高宗命復原官廕子入監讀書會疾作卒於京師年八十有二
賜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塟如典禮公所爲周易函書列四總例曰原圖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釋經文四十九卷爲正集外有約圖三卷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篝燈約旨十卷續約旨二卷十法詳考四卷爲别集又約注十八卷

續集十六卷總一百五十七八卷自昔言象數者未能若是其詳也又著有襍璞堂文集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歲而孤撫於長嫂甘氏其後季堂貴疏請 貤封兄嫂天下稱美談焉

季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調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乾隆三十一年知慶陽府擢鞏甯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署布政使奏定罪犯聞拏投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均得 旨優獎三十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 命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漕書虞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鍾至剛治之復 命往山東勘章邱辛存義諸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元璞治之途次

復　命往河南勘獄並察出蕪丕顯陵訟各情四十三年　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浪累工料一案察其誣治之明年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五年往濱州按事　命暫署山東巡撫奏賑卹事宜請截存漕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濟被災州縣

上報可還朝加太子少保考績優敘五十八年　命往樂陵讞獄明年　命偕大學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審副都統秀林劾將軍恆秀等虧廩荷斂一案又　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反　命皆稱　旨六十年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三年授直隸總督　賞戴孔雀

翎疏請清查直屬常平倉穀其因公動用者分限買補以裕民食從之尋偕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陽二縣鞫獄四年春晉太子太保當是時

仁宗親政公首劾大學士和珅二十罪尋伏誅籍其家人呼什圖計米麥雜糧得萬一千六百餘石　詔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成縣被水村民從公請也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

詔切責逾月公奏殲斃長新店首盜張標係丙黃令陶象炳之力　諭嘉公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夥并滄州逸盜韓四等得　旨賞還翎頂又陳川楚軍務事宜力主築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眾無路可奔又令築堡清野俾無

可掠然後勦撫兼施不至東馳西突　手敕報曰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諭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勦能勦方能撫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　溫旨悼惜贈太子太傅賞陀羅經被派御前侍衛公豐紳濟倫帶侍衛十人往奠醊賜祭葬　賜諡曰莊敏公承文襄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或饋食必肅衣冠愼容止僕隸皆敬畏其遇下士刺無隋容治官事纖悉皆了定

上至神明每有所訊問公對如流前後政令皆書一領外台如領部務每晨起理案牘至日晡退食手披卷如諸生撰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各　之論贊守杜氏通典司馬氏通

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偏体不輕任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觀其所忽以是所薦拔皆有声　時予鈺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鎔由任子官湖南鹽法道

徐雨峰撫軍事略

雍正八年　詔立京師賢良祠祀開國以來元勳魁輔襃德酬庸典至隆鉅凡閣部大臣非有殊績奉　特旨皆不得與其時以巡撫入祀者得二人其一爲徐公士林一爲潘公思榘兩公皆年未六十未竟其用而徐公先潘公十一年首膺祀典尤異數云公字式儒號雨峰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内閣中書雍正二年遷刑部主事四年遷員外郎五年授安慶知府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械鬬殺人捕之輒聚眾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

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誂以好語曰乖手
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
某也立擒以徇眾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河南
布政使丁父憂　命署江蘇布政使公以病母八旬且父柩未
葬懇辭許之四年　命以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公復奏母病
篤不能暫離請俟母病稍愈自行奏　聞是年四月入京
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若何曰早且茂問得雨如何曰雖
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傚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
補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五年夏疏言頃見湖廣貧送山
東流民經過兩江數日內至三千有奇恃眾逞刁有司受其需

察商民長其糾擾臣愚以為有田可耕之災民亟宜資送復業其原無恆產願在外傭值者應聽其便至游惰無業之民請緊停資送庶災民得行賑之資刁民無聚眾之擾或謂無籍窮民從流而為匪臣未聞不為匪於本籍獨為匪於鄰封者也亦未聞眞為匪者遞回原籍即能務本力田而不復潛至鄰封也安分則撫綏之犯法則懲創之是在地方吏處置得宜而已

上題其言下九卿議行尋授江蘇巡撫先是湖北巡撫崔公紀以湖廣舊食淮鹽自雍正元年議定價值後遞年加增寖為民累疏請核減 廷議令各督撫詳議各持已見議久未定至是請 特簡大臣往會核 詔公會同新任鹽政確核定議公言

鹽爲民食所資貴固累民賤亦累商今確核成本每引賤價以五兩三錢餘爲率貴價以五兩七錢餘爲率仍請每引酌給餘息二三錢以紓商力疏下部議成本應如所定至餘息謂已攤入成本內毋庸酌給公具疏堅持原議

特旨允行五年徐海水災奏賑之明年春酌借貧民穀麥以資耕種沛縣災尤重疏請接賑又言江蘇社穀積貯無多續勸捐十餘萬石

上嘉之尋以病請告　優旨慰留　遣御醫往視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麥無收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飭藩司撥帑賑濟俟查明成災分數具題得　旨如此辦理甚副朕視民如傷之念六月

病益重且以母年八十三不能迎養寢食難安懇請給假得
旨俞允九月行至淮安卒年五十有八遺疏入　諭曰徐士林
學問素裕忠孝性成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
致沉疴聞解組之音疾歸以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
朕以憂盛危明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遽聞溘逝朕
實切切含悲不能自已也可入祀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尋
賜祭葬如例遺疏奏故父之淮母鞠氏孝養祖父母臨病二十
餘年歷久不懈懇　賜表揚有　旨令地方官題請　旌表九
年江蘇巡撫陳公大受奏請入祠蘇州名宦祠公治獄如神任
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摽乙斃有司訊結炎越三月乙弟

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豈當場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慮知安慶府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泅於途以墮水告公坐當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曰吐實公深媿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胥吏不得因緣爲奸性廉儉撫蘇時宴遊屬滄浪亭以五簋爲度吳俗丕變貲長至節天寒

裘秀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拔之如忘溺嘩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酒加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頤盡赤誥誤硃爲飾筆筋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塌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猛啜不問是何精饍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客心也文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輒矢屈膝公不爲動會議楚鹽時或勸公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時內外大臣噎唱不前而公疏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於鄉會試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至要路則終身未

嘗遍一刺

謝梅莊觀察事略

謝公名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元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元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

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

上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諴等直隸總督李公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為被劾諸員報復既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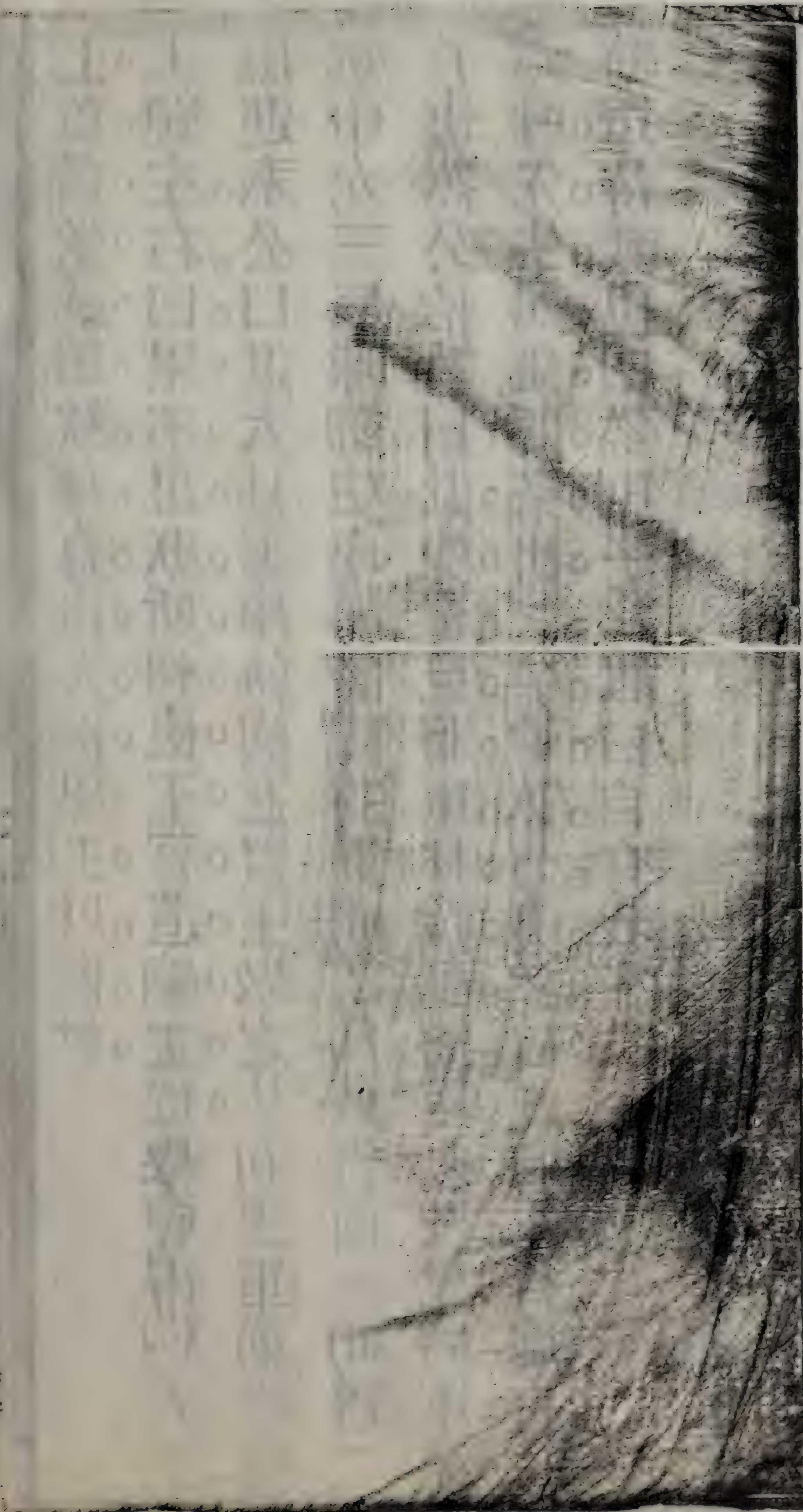
上先入交鏡言將罪李公紱疏亦及振國言綸誠等事
上益疑為朋黨命九卿科道及刑部訊公辨甚力厲尚書杜
訥今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
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 旨免死令往阿爾泰
軍前效力平郡王福彭公博爾屯伯欽拜皆待以殊禮欽公築
館受經稱弟子而振武營將軍某希要人指遣官搜其書得古
本大學注劾公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
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已而將軍宣 旨赦
公歸舍炷香未燼酒尚溫乃指祭者曰生受可乎諸弟子執之
爵言曰先生眞不動心哉何執縛時無懼容也壬戌九年

高宗登極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衡陽令李彭
青化令樊德貽巡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公易服
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拏李令公後且陽參樊令皆格不行許
巡撫面陳狀時過激巡撫恚甚反列欵糾公於是湖南士民揭
帖訟寃有 旨交總督孫嘉淦會鞫公解任以岳常道倉德代
時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煅煉成獄詔所訪衡陽丁役一節
皆子虛而長沙守張琳原詳稍徵實與劾疏歧適玠擢川藩過
岳州手報璨書於倉公請密易原詳倉公不可慮攖衆忌遂以
書呈總督總曹兩大府督寢其事總曹移牒都察院劉文正統
勳爲總憲上之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有 旨命侍郎阿里袞

馳讞至則士民數萬焚香跪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內狀獄具坐者容及藩臬守合罪皆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改授鹽驛道新撫蔣公溥知公賢而心終嗛之密奏其離經叛道并上所著書

上覽奏曰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也未幾以老病休致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匧匯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公直心振天下慎郡王聞其名思一見平郡王爲道意公曰曳裾王門非義也值朝會廷臣咸集平郡王日指曰此謝侍御也乃前握手如平生歡乾隆元年　詔開言路公在戍所爲欽公草疏明年春平郡王大覲

上首賛欽疏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王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猘犬二
擬進奉公曰進犬非王事孰與進賢王敬之其初至軍前也與
姚小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一叩首二
子悵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
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
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自有我在



楊文敏公事略

公諱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楊氏本武陵世族。公歷胎前光，生有奇稟，書過目成誦。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入直南書院，典湖北鄉試。始公應湖廣鄉試得舉，至是湖南北分闈，公適銜　命舉試所涖，卽當日賓薦地，士論榮之。肆督陝西學政，累遷洗馬、右庶子，調順天學政，晉侍講學士。九年，擢奉天尹，疏言闔屬一切公務均有攤派陋規，已嚴飭禁止。

上嘉之，將所奏宣示，　命永禁遵行。十一年，疏言州縣所收加一耗羨，除錦縣、甯遠二屬外，請俱免提解，留充地坊官養廉。部

議如所請時內務府奏請於錦州添設莊頭百戶將原給民種之退圈地畝改撥公力言民種地立業已久今增莊頭百戶戶給田三千九百畝計需田三千九萬畝有奇民間每戶不過數十畝一經撥給失業者郎有萬戶之多何從安輯且時值春耕清丈動需時日舊戶新莊均不能播種本年賦必兩縣臣已諭民耕種毋妨農業請俟成時議之事竟寢又奏裁金川巡檢改設知縣典史各一下部議行尋定金州新改縣曰定海未幾擢總督倉場侍郎十二年授刑部右侍郎充文穎律例八旗通志各總裁乾隆元年授廣西巡撫奏免桂林等屬各雜稅又請自得入泗城鎮安各屬應試之例停止均從之初撫臣金

鉷奏請令粵西廣員及外省官生借墾荒報捐後捏報者多掺取丈餘熟田量給工本卽報稱新墾之数田未闢而賦增大爲民累雲南布政使陳公宏謀籍隸廣西力陳其弊部議令公確查公與總督鄂爾達會奏粵西地瘠民貧捏墾報捐貽累非淺請將捐墾不實田畝分别減則豁除其實在開墾者補給工本酌令升科得　旨俞允三年疏言苗疆各官養廉不敷用請將桂林平樂潯州三厰稅課盈餘銀酌繁簡增給又言泗城鎮安二府皆解土歸流地廣俗悍請增附各知縣典史各一人均下所司議行十月擢兵部尚書充明史綱目副總裁明年署吏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坐任巡撫時濫舉貪酷知府饒鳴鎬吏議

降調。特旨寬免五年署兩江總督九月授吏部尚書仍權總督事疏劾南昌知縣沈宏靖貪婪不法狀又劾江西巡撫其濬與知府董文偉朋比作奸徇情納賄狀。詔侍郎阿里袞公會同河督高公斌鞫實皆論如律十二月疏言今秋徐海二屬偏災應納粟米有一旨改徵折色已議定每石七錢五分內贛榆一縣向係民折官辦本年折徵已議定每 銀一兩準部價溢銀二錢五分若以完納在前使急公良民轉不如未完之戶得沐 皇仁似未平允請即將溢銀留抵戶內本年未完或明年應完之數從之六年疏言松江太倉沿海土石塘工計古厰及挖廢民田不下百餘頃撫臣許容奏請挖廢零田仍令業戶領

種定額輸租臣思此田皆民開恆產並未給還原佔者以錢糧既經豁免又必按畝徵租似非情理之平且半作溝潭不成阡陌將來歲修取土正無底止在業戶亦不能長爲已有請聽耕種免租得旨俞行六月兼署安徽巡撫先是乾隆三年安徽各屬賑災銀米數溢於例屢經部駁布政使託庸請以司庫節年盈餘照數支補有詔命督撫查奏至是公奏言此項銀米並無捏報諸弊以不應著賠之項設法彌補不可爲平應即照數消結允之八月召回理部務是年秋上江臨淮鳳臺等二十四州縣下江上元江甯等二十六州縣及山陽鹽城等處水災甚重公於上江撥司庫銀八萬兩幷隣近州縣倉米十萬石

備賑又動支司庫銀二十萬買米麥以供賑糶下江各屬倉穀見存及動用者約百餘萬又撥司庫銀十餘萬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疏聞　手勅報曰料理賑務頗爲得法務令屬員臧知朕視民如傷之意以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庶可補救災黎耳公在兩江增兵額築陂塘浚支河撤宂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瀕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是年十二月父憂歸藉槀喪次致溼病七年薨遺疏聞　優旨議䘏　賜祭葬如禮諡文敏公性孝友優於文學尤負經世才涖官能盡力民事在遼東奏罷莊頭之議俾萬月得安其居在粵西豁加賦虛田凡數萬畝在兩江免松太廢田額租其利澤及民皆不可以世數計賑災之役

勳帑銀至四十餘萬米穀至百餘萬而
聖諭猶諄諄誡勉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則尤　明良一德公
所遭之盛爲千載一時也年裁五十
上嚮用方殷遽以毀卒致施澤未盡下究朝野惜焉子道秉由
任子官主事博學能世其家

錢文端公事略 子汝誠　錢文敏公維城　錢載

公姓錢氏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雍正七年以編修典湖北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改右通政仍留學政任疏言各屬舉報優行請照京察計典例止於歲試時舉行部議從之乾隆元年母憂服闋仍督順天學政公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微時嘗鬻書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

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六年遷詹事七年遷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九年充經筵講官

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十二年及十五年再典江西鄉試十七年
患瞶疾乞休 許之 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 賜詩以寬
其意明年公進途中所作詩
上用其會錦春園韻作詩 賜之二十三年
上南巡 諭在籍食俸並 命閱 召試諸生卷二十五年
上親為橋梓圖寄 賜公序云重五日錢陳羣和賜其子汝誠
詩畫扇以進蓋欲朕賜畫而不敢言陳羣老矣不可使其因此
鬱鬱於懷促成是幅並疊舊韻賜之二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七十萬壽 命預香山九老會 賞刑部尚書銜 諭
曰今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大慶在籍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明年朕恭奉
安輿時巡南服諸臣甫及旋里即當出境迎鑾僕僕道途於林
下高年諸多未便可諭諸臣曾經赴闕者明春無庸出境迎接
如沈德潛即於蘇州錢陳群即於嘉興餘均視此爲例副朕體
恤至意二十七年駕過常州公偕沈公德潛來迎御製詩
各書一通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
三十年
上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
相暌意更親郭泰李膺一㸐舫沈期錢起兩詩人是年公壽八
十命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汝誠適扈蹕諭至

家省視明年公進呈母夫人畫册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
上題詩十二章歸之有子昂題何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
句海內榮之三十六年春
上東巡　駐蹕平原公進所書登岱祝釐頌及賡韻詩册至
賜七律五章八月公進謝　恩詩
上疊前韻答之是冬入京恭祝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紫禁城騎馬　賜杖入朝並　賜人薓
初汝誠以戶部侍郎告養歸至是隨公入廟
上命汝誠侍杖扶掖出入內庭再預香山九老會圖形禁中公
和　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削岩畔當童扶

上賞其人超逸 親爲圖 賜公南歸復 賜詩以寵其行明年
公摺家疏謝
上時駐蹕香山 賜詩答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即景猶思扶鹿
人之句三十九年薨於家年八十有九 詔曰在籍刑部尚書
銜錢陳羣老成諳練學問深醇優游九下二十餘年爲東南搢
紳領袖儒臣老輩中能以老文結恩遇備商搉者沈德潛故後
惟錢陳羣一人而已今聞溘逝深爲悼惜可晉贈太傅入祀賢
良祠並 賞帑庫銀千兩治喪尋 賜祭葬 子謚文端四十
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少年因揚屋貧每
交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醇粹益純實以公遇事持大體爲

綳俺時嘗充陝西宣諭化導使稱其職久在刑部能持法然
高宗尤賞公詩文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天才驚敏深
於詩多不經人道語書法亦蒼老每扈從賡歌帳殿前未移晷
上有作輒寄示公　命和往來至千餘首公既和韻必親繕冊
以進朋必有跋體或兼行草屢蒙　獎賚凡　國家大體畢武
功成公輒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襃美　賞賚不可勝數　巡
鑾者三祝　釐者二每入對　聖心先怡公亦頌不忘規民隱
必告初公子汝誠典壬午江南鄉試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仲父子歡會
百龍五就歸田後

高宗六旬萬壽念公耆雅扈行　命沈文愨往嘉興亘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領僧紹之賜先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侯清悟其　恩禮周摯如此當是時沈文愨在吳公在攜李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之曰二老然沈年雖高於公爲後進受知

高祖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賛　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被　恩眷尤篤公晚年益崇性益和易誘接後進人人備所懷以去吟誦詩章

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搆宅雙溪之回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行桑麻間見者以爲神仙文慤薨後四年公亦薨於是上自九九重下洎朝士暨在識與不識莫不太息歔欷以爲東南耆舊盡矣公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已物偶取飼雞鶩耳何云竊也戒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其長者多此類子汝誠乾隆十二年進士以編修入直南書房十六年典河南鄉試累擢內閣學士二十四年遷兵部左侍郎調刑部典試江南二十六年兼管順天府尹調戶部左侍部充經筵講官明年再典江南鄉試尋 命會勘順

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撫地定租額三十年疏請終養許之
歸侍文端公九年服闋授刑部左侍郎命仍在南直房行走
四十四年卒同時有兩錢公均以文學知名兼工書品爲文端
公所推重

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騷賦
乾隆十年以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出修撰累官刑部左侍
郎晝司文柄入直南書房卒贈尚書賜祭葬予謚文敏書
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
高宗深重之屢賜詩題識文端公嘗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
秀骨天成通籍後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文蓋細工

詩通音律適崔觀察能見著有浣靑詩草鳴秋合籟

錢公載字坤一號蘀石又號匏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丙辰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　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蘀石齋文集

沈子大先生事略

公諱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父以吉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着書數萬言殁祀鄉賢祠公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服除改史相知外郎時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王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其有識召見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令權福州府移興化當是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諳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

按有司被劾者什五受代者爭為煩苛較升合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仙遊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嘆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與化為光天化日矣建甯姜太守亦良吏其屬官多頼以全者也莆田黃陳兩姓因訟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罪在主者餘不足問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為之師上官採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寮餽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檄令攝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至必以名紙謁巡撫家奴

公大駭叱止之一切驗放皆南面指揮諸奴惕息司關向無養廉關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陋規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以淬收故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釋收稅如額放船行白巡撫斥家奴由是人皆奉法初高文良奏開南洋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人入番外國出洋者必取具結狀立往返期限逾者連坐公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廠里所能料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不貲忽以結狀嫌之是明利之而陰虐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從之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

頭大小商若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德行泉防同知馳白
督撫議增水手衆商籲君求騐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
知欲候督撫令下持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額工部所須督
撫不能增文移往返駁詰需時曰南風將起衆商情急必生變
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衆已洶洶集其門矣初督撫得同
知啓皆愕眙及聞船已放則大喜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
者萬人會史文靖奉使至閩以循良第一薦攝臺灣府臺田賦
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古者不得匿文良謂
公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
奈何公曰某籌之孰矣宜令舊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

安起科侵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交良以爲然會有生番之擾公議設寨山口斷其出人南路獲安先是國安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銜之中以他事鐫四秋遂告歸

高宗即位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滴臥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贐卻之擢河南按察使屬吏報監梟四十餘拒捕傷人獲者過半法皆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公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縣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正陳確庵敬息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定差等焉又立章善

坊令詣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其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欲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於高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檄州縣有犯此者罪之月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令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賑災何暇了此

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丙轉光祿卿 命稽察宗學十三年移疾歸歷主鍾山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慊慊如不及而視權貴蔑如性淸儉口不言生產尤不以得失動其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毀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臺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作或庶幾焉卒年七十有九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謂十翼爲夫子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高忠憲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取之至河圖洛書

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皆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也去之又著諸傳叶音考學古錄敬亭詩文集共若干傳

尹元孚侍郎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爲博野人父公弼早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日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愧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聖主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者侍禺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跽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

布鎦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
播流海內上自
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公登雍
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
校禮部試尋出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堤公督
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
夫人必跽禱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跽挽掖終不起常應
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
動公單騎慰諭之立賑其衆而置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
年刑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

命朝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具底糈軍需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郡及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擢鹽政導商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屏絕餽送大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怙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懲之陋俗丕變公入覲 命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 國朝湯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

奇衺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廪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夫人率公規畫至廢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稍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　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奏

母命出私財將專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共炊立義倉學拯危掖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尚書琮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傳野登堂拜母孝德益

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即疏請終養得

旨俞行省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

高宗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矜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共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者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工部侍郎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督學江南十二年秋八月鄉試諸生旣入棘闈質明公操凡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墻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嘗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旣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機未遑教治居臺四浹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則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 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

人望溪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祭昌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
旨復堂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遘疾卒於官是月特晉
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即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
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鐘又以年老命
改部司自日間前後頓殊甚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
首謁東林道南祠與舊典答諸生再歷元試羅士旅見皆然頒
以學以昌程朱之學闡隱士是鏡盧蒙三年親訪諸舜出爲舉
立礪士行既道疾日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
立誠爲本初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與盥漱扶杖至東

齋郡守入見于嘉鈺侍尚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悼惜 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 入兼祀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謾罵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粥粥若無能每爲望溪言謂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訏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

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呂語擇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六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陳文恭公事略　曾孫繼昌

陳公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先世居湖廣，明末避亂廣西，遂爲臨桂人。爲諸生，即以經世爲己任，聞有邸報至，必借觀之。自題書室，謂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識者知爲公輔器矣。雍正元年鄉試領解額，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遷御史。監生舊有考職例，多屬人代作。

世宗知其弊，勅令自首，而州縣吏藉訪查滋擾。公請止禁，將

來寬既往

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允公奏

上以是知公　特命典試山西還朝　詔以御史銜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丁父憂上官留之固辭不許遷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尋丁母憂　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擢雲南布政使先是廣西巡撫金鉷奏請令廢員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報墾二十餘萬畝至是公奏言報捐者止就各屬搜有餘熟田量給工本即作新墾田不增而賦日益民甚病之請罷前例

上下督臣尹繼善公會撫臣勘虛實乾隆元年公恐撫臣護前

失再疏言報墾百無一失又粵地磽薄三年耕必以兩年息地力計三四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民且流亡請盡數豁除不煩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時撫臣內遷刑部侍郎具疏辯

上命督臣楊公超曾新撫楊公錫紱秉公確勘公劾鉄欺公累民極論其非是

高宗以公粵人屢陳粵事恐啟鄉紳挾其有司之漸交部議降二級用十一月督撫會奏捐墾田畝多不實請分別減豁撫臣以下降黜有差公授天津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

仍調回江西任尋調湖北入　覲時大學士兼川陝總督慶復
方征瞻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任陝撫時自作
聰明愛憎任情等罪部議落職　詔從寬留任未幾慶以誣罔
賜死公復調陝西巡撫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
巡撫任其冬入　覲會河決陽武調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
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疏
劾布政使楊灝侵扣穀價
上嘉其不瞻徇論灝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調陝西尋調江蘇入
覲
上諭及各省水災公奏皆因上游為眾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

商法當通盤籌辦

上趣之命由河南赴江蘇沿途查勘　賜詩一章十二月遷兩廣總督公疏辭　諭不必迴避瀕行條奏江南河工未盡事宜五則下　欽差大臣裘公曰修等議行二十三年以總督銜仍管江蘇巡撫加太子太保明年坐督粵時請增撥鹽商帑本諭責其市恩沽民下部議奪職　詔留任又以捕蝗不力奪總督銜仍留巡撫任二十六年

上南巡　賜御製詩譏以失察滸墅關胥議革任　詔原之調撫湖南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充經筵講官公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到處無間久暫

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分條鉤考於第舉行凡各屬村莊河道皆繪圖懸壁環復審視寢饋以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爲難成卒就理或當更代即以聞於　朝責成受代者其察吏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卒懍懍就法惟恐及己蓋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爲仕即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得其理人咸安之在揚州值水災公奏請飢民所過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造獄舍置囚以益囚糧先是鹽使者令淮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率以空數報部及部檄移取始行追徵然實陰虧正課公奏何之在雲南

時方用師猓夷運粮苦道遠公改為短運遞運法民便之增銅廠工本除抽課外聽民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吏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購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與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書天津常乘小舟谷訪水利得放淤之法凡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從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數四沙淤土高滄景諸州悉成沃壤公喜曰老河兵眞吾師也按察江蘇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淹親柩及火甃者在江西歲飢告糴於楚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以工代賑嗣在秦粵遇歉歲皆盡心荒政江西南門外羅縁

港為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磯當眾水之衝時泛溢為災亦築堤百丈禦水患江西居民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然頗好訟費皆出諸公田公倣呂氏鄉約令各與賢者為族正平其鬨爭導以禮法在陝西尤以農桑為先務陝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棄布帛悉資東南公募江浙善蠶織者導之令民植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久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縑充賦貢又勸種山薯充民食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種隄栁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造水車教民戽水之法旱歲得資灌溉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存小舟公疏鑿遂成康莊又修治文武成康及周公太公陵墓郇

以陵外餘地召租支用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鄰故有邑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加疏濬歸德賴之旣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仰食臺灣而商船載米有額例公請弛禁以使民在湖南禁洞庭濱湖民壅水爲田以寬湖流使水不爲患會歲大熟江南災奏運倉穀二十萬石濟之仍買民穀還倉在西安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大臣任事體初撫江蘇時吏治刓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獎廉懲墨剔漕弊戒奢華宴會服御皆有條約禁婦女游觀治僧道之不法者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河時其蓄

洩徐海諸州多棄地遇雨輒潴溢河既濬水有所歸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悉成腴田中設涵洞爲旱潦備其窪地令民種蘆葦蠲其賦其在蘇州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與賈都伯之金灣壩又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閒各屬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又疏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鰥獨老病及遺嬰近來公費不敷設將通州崇明瀕海淤灘除附近民業者聽升科餘撥入堂充公用又崇明界有新漲之玉心河兩地民互爭請併撥入以息爭競高宗手勅曰不但一舉而數善備汝亦因此得名也及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咨屬僚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二十九年

上特設協辦大學士以　命公漢大學士之有協辦自公始尋
賜紫禁城騎馬慰勞　國史玉牒三通館副總裁疏言凡與提
鎮同城之道員請一律加兵備銜互相鈐轄從之三十二年策
拜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
上前所陳奏雖子弟莫能聞故不得而述也三十四年以疾請
告
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
賜御用冠服　命公孫刑部主事蘭森侍公歸　詔所過處地
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皆出境護送　御製詩寵行有句云皇
西天未相望遠祝爾平安歸里人會

上南巡公由潞河南下迎 駕武清 慰問良久復 賜詩六月三日薨於兗州之韓莊年七十有七

上聞哀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謚文恭公早歲刻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及入仕益講求經世學待人以誠每見屬吏如老嫗訓兒喃喃絮語不憚舌敝慕古人以人事君之義奏見大名道陳法荊南道屠嘉正等皆人望京察白陳舉通政使雷鋐巡撫潘思榘自代 詔求經明行修之士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延名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若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計及久遠不以虛文塞責公嘗言是非審

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又曰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又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勞也張文和嘗薦公自代謂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此可以觀公之所學矣所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
…學士遺規在官法戒錄以施於民其奏

昌字蓮史道光壬午癸未鄉會廷試皆第一門賜及第由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



尹文端公事略 子文恪公慶桂

公諱尹繼善姓章佳氏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州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尹泰公罷祭酒家居

世宗在潛邸時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子曰第五子尹繼善舉順天鄉試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　雍正會

聖祖崩

世宗嗣服乃止雍正元年成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遷侍講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累遷東閣大學士怡賢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王憐其貧因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上深嘉之即 命署按察使明年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署江蘇巡撫江蘇漕政抗弊公奏衞丁州縣費各有濡嗣後請米一不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有縣庫社穀聽民樂輸不得隨漕勒徵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皆從之七年署河道總督疏請增設巡道駐崇明兼轄大倉通州又言江蘇按察使駐江甯距巡撫治所遠請移駐蘇州蘇松道責在巡撫應移駐上海

均下部尋行九年兩江總督奏請析淮安府屬之山陽縣及揚州府屬之江都縣各分爲二增知縣典史各官　詔如所請定縣名曰阜寧曰甘泉十年奏改徐州直隸州爲府附郭置縣曰銅山增設府縣以下官改邳州爲屬州其所屬之睢甯宿遷二縣歸徐州府轄又請分壽州置一縣曰鳳臺均下部議行十一年調雲貴廣西總督時思茅土弁刁興國等滋事公調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協勦賊潰遁我軍遣諜入賊寨舉火夾攻斬賊酋三賊黨百餘生擒六十有九復奏報由東西兩路出兵進勦攸樂思茅東路兵分三支西路兵分三支攻破賊柵十五寨降夷民八十餘寨餘黨分路圍勦務任廓清但攸思一帶非元臨

內地可比并兵不足示威窮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撫綏得宜庶邊陲可永靖疏入上手詔曰剿撫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剿者亦宜顯施斬馘俾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即寓將來善後之策是乃仁術非關詐謀詎止綏靖意思將見信孚莽緬也繼之十二年奏貴州新闢苗疆事宜入則從之又奏雲南濬土黃河工竣計七百四十餘里得旨嘉獎有詔廣西省歸兩廣總督轄十三年奏貴州頑苗聚衆倡亂已調兵進剿收復新舊貢平二城盤餘慶縣獲賊首羅萬象等復合兩廣湖南兵分途會剿破逆巢數

十斬首千餘生擒賊酋阿九清等其頗遠都勻黎平等屬俱解
嚴　詔罷徵熱河保定浙江兵乾隆元年設貴州總督以公專
督雲南二年奏豁雲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兩有奇上允之尋
入覲以父老乞留京　命爲刑部尚書兼管兵部事充經筵講
官議政處行走三年丁父憂四年夏晉太子少保教習庶吉士
五年授川陝總督會郭羅克番滋事公檄諭番目擒獻逆首番
衆懾服七年內艱歸八年春署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賜御詩
命馳驛赴任逾年實授公自皙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
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
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澈嘗一月閒兼攝將軍提督

總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傳書塡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談詩聞者駭然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力言天然壩與毛城舖及高郵三壩均宜仍舊疏凡數千言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無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淺深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之弱不敵黃水之强方草奏時幕中客皆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疏入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撤 御衣冠賜之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奪所屬之豊請漕東粟助賑

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上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上曰如卿言山東誠災。但綏祖文鏡所薦不宜立異同。公曰臣
聞古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臣爲田文鏡計。但有感愧無怨尤。
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知唐也。十三年疏言上
江鳳潁泗三屬頻遭水患。見在汀州次第開濬而田間水道圩
體實與水利相表裏宜陸續興修於水利善後之圖多所裨益。
手詔曰此誠務本之圖也其實力爲之。明年春 陛見。御製
詩 賜之。尋坐徇疵河督周學健當奪職 待旨留 九月。調
兩廣總督未行擢戶部尚書兼都統協辦大學士充軍機大臣。

總裁國史　命署川陝總督嗣以四川設總督　命公專督陝甘時大學士傅大忠公經略金川。　詔公與內大臣傅爾丹尚書舒赫德達勒黨阿參贊軍務晉太子太保十五年疏請修文武成康周公太公陵墓下部議之會西藏羅卜藏扎什不靖川督策楞統兵入藏　勅公仍管川陝總督事十六年復調兩江明年以上江頻被水請疏濬宿泗虹靈璧等州縣支河人詔俞所請。湖北羅田奸民馬朝柱聚眾於天堂寨圖不軌界連江南公檄鎮將椽捕並親往擒獲明柱家屬黨羽甚眾得人旨嘉獎十八年署陝甘總督明年授南河總督疏言銅沛睢邳宿虹河道紆曲淤成大灘日淤日積宜於曲處挑直開浚引河導溜

歸中央借水刷沙省兩岸堤埽費並免偏濫偏超　詔如議行

八月署兩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請於兩湖江西各撥米十萬石運江蘇平糶許之二十一年授兩江總督　命紫禁城騎馬

明年。

上南巡。　賜詩有幕府山邊開幕府風規得似茂宏無之句。尋

與侍郎夢麟等會奏淮揚徐海支幹各河豎高實各河工菠下

部優敘。二十七年、

上南巡復　賜以詩　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拜文華殿大

學士。仍留總督任三十年春　車駕復南巡　賜御詩。如故時。

公二七十矣　賜額曰韋平介祉。九月　召入閣兼管兵部事。

務充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上書房總師傅教習庶吉士三十
一年典會試先一年而降　台異日也三十四年兼掌翰林院
三十六年
上東巡　命留京辦事四月甍　優詔加　太保入祀賢良祠
賞庫金五千兩治喪派皇八子前往奠醊　賜祭葬諡文端公
毅而能擾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
梲陰萬口喋聲八方慮公無下手處而公紓徐料量如置器平
地靡不貼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變色凡一督雲貴三督陝甘
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

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入閩時吏民泣送公不覺慘然傷懷過村橋寺必流連小憩慰勞送者在官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駮我我解說則再駮之使萬無可駮而後行勿以總督語有所瞻徇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閒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閒盧魯生僞稾及各郡判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總督黃公廷桂盱衡厲色供張辦及公三次迎鑾熙熙然民不知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于雲尤長奏對

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衞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公曰李衞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好學工詩汲引人才如不及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子六慶桂官至大學士慶霖官都統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督臣中

慶桂字樹齋由任子授外郎充軍機章京尋擢內閣學士遷理藩院侍郎兼副都統乾隆二十六年充軍機大臣逾年授伊犁參贊大臣尋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四十年夏哈薩克巴而克自稱經阿布勒畢斯將伊授爲呵哈拉克齊偕阿布勒畢

斯之子傅普前來貢馬慶桂以巴布克並未與傅普同來不可
深信嚴飭以聞 諭嘉其有識且曰伊係尹繼善之子能如此
朕又得一任事大臣矣嗣後宜益加勉以副朕眷愛之至意四
十二年授吏部右侍郎四十五年調烏里雅蘇臺將軍遷都統
明年以病來京調理又明年授盛京將軍尋調吉林前後奏獲
私挖蔘犯七百餘名蔘二百兩
上嘉之四十九年調福州將軍入覲擢工部尚書仍直軍機旋
調兵部兼都統充經筵講官 命往濟甯勘事五十年署黑龍
江將軍會陝甘總督福康安奏 命赴阿克蘇一帶安輯回衆
詔以公熟悉邊情 命以欽差大臣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

復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五十一年　召補兵部尙書明年
偕侍郎汪承霈往湖北漢川縣讞獄尋署盛京吉林及烏里雅
蘇臺將軍五十七年秋郭爾喀平
上以慶桂在軍機處夙夜宣勞　命列十五功臣內圖形紫光
閣　親爲製贊五十八年授荆州將軍明年調都統會河督蘭
第錫奏高家堰一帶風損石工段落較多請築壩戽水俾脚跟
顯露以便勘估與修
上命往勘奏止須拔脫折補毋庸戽水查驗
上是之嘉慶元年
仁宗奉

太上皇帝駕幸熱河　命留京辦事三年、命大　學士劉墉
往山東齊河勘獄四年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尋
授內閣大臣國史館正總裁加太子太保三月晉文淵閣大學
士總理刑部。　賞海淀寓園九月奉安
裕陵　命同大學士董誥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晉太子太傅管理吏部及理藩院事務六年
管戶部三庫事務　賞黑狐端罩七年冬
上以川陝楚教匪平定特沛　恩綸賞騎都尉世職並雙眼花
翎九年十一月年屆七旬　製詩　賜之有名重三朝三相
國勳隆一代一賢臣之句并　賜額曰濟美延禧十一年授領

侍衛內大臣明年　實錄告成　賞紫繮仍管戶部三庫事十
四年晉太子太師充崇文門正監督十七年晉太保明年以老
乞休　允致仕　賞食全俸十九年壽晉八旬　予謚賚二十
一年六月薨　優詔悼恤　賞陀羅經被派奕紹帶領侍衛十
人前往奠醊詩　賜祭葬謚文恪其子同德孫培基皆官至侍
郎

劉文正公事略子文清公

劉公統勳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人父棨康熙乙丑進士由長沙令遷知甯羌州歲大飢假廩倉粟以活州民而自鬻產代民輸納見山多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齎繭種往教民蠶織州民利之號曰劉公紬公以雍正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累遷左庶子典湖北河南鄉試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擢詹事乾隆元年擢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尋 命隨大學士嵇公曾筠赴浙江學習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疏言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帶人員備委用 大吏雖不乏真知第先寄耳目於數人隨付腹心以要缺流弊實多除河工軍前

效力外外請概停奏帶以杜偏袒鑽營之習從之三年春還朝疏劾丁憂御史毛之玉赴浙謁總督藩司受餽遺

上嘉公直之玉嚴議明年母憂歸六年夏　特命補刑部侍郎九月服闋來京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愼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云張姚二姓占卻半部搢紳查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路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鋠等十人雖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皆由科目薦舉襲廕議敘然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三年內除　特旨擢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

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　召對屬官既奔走趨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輾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稾而限逾積日殊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請加　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務或量行裁減免曠廢之虞兩疏入

高宗手諭曰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擅作威福劉統勳必不敢爲此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箝制參察可知此

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夫任大責重原不能免人指摘卽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謬聞過則喜正宜深加警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幾微芥蔕於胸中則非大臣之度矣

著將此二摺發出諭衆知之尋 命勘往海塘十一年春署漕運總督秋還京十二年典順天鄉試十三年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辦山東賑務並勘河道奏德州哨馬營有滾水壩分消運河盛漲而壩身過高宜改令平聊城縣運河東岸有減水閘引河宜挑濬東平縣之戴村壩爲汶水分入大清河關鍵其過汶入運之石壩過高宜令稍低並將壩西水道疏通沂州府沂河西岸之江楓口所建滾水壩二宜加倍以衞蘭山郯城等屬田廬報可十四年遷工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十五年 命赴廣東鞫獄調刑部十六年典會試明年坐查驗通倉不實奪職留任尋 命爲軍機大臣十八年以讞擬錯謬部議革職 詔原

之未幾偕尚書策楞公往勘江南河工合疏言虧缺二料之由總在享前拙後工員率取入己土官漫無稽查以一廳論之每年冬河臣核減錢粮並不追補輙介留爲辦料之用次年修言仍復如是惟指工段稍彌此弊在本廳本任者也其調任陞任仍屬河員者所欠錢粮復帶至新任稟請別廳交料同官輙報收料若干用在某工完結此弊在虛報虛收者也其陞任他處如平越知府施廷熻離任已久所欠核減帑項數千尚待補苴此弊在陞任官也至降黜之員河臣查明欠項催追而不參奏致歷年虧欠至九萬兩之多此弊在離任官也茲查出外河同知陳克濤虧帑二萬五千有奇海防同知王德宣虧帑萬八

百有奇本年高郵二閘被衝閘未衝之前。有料尚可堵塞。而通判周寬並無物料致束手任其衝決河臣高斌祇以僨事撤回應請澈底查辦。詔能斌職留工效力其漫溢各員褫職逮追仍銷押漫口示警。九月疏劾銅沛廳同知李焞河營守備張賓等平日侵蝕貽誤。今奉清查自知獲戾必重適值水漲遂任其衝決口門百四十丈不加搶護有 旨卽行正法。十月公駐銅山率領河員於漫口附近舊河內勘定引河二道南三百餘丈北五百餘丈十二月十二日張家馬路堤工合龍黃河復故道。策公奏二門漫口亦於是日合龍 溫詔褒敘尋條奏稽查河工四事 詔如所議行尋 命清查江南河丁未結之案公疏

言水利工程陸續題銷或丈尺數目不符或水方土方否異屢經部駁不許銷算一案不銷遂致全案稽遲而外省輾轉行查至延二十餘年之久官吏更易若再往返駁詰徒滋案牘茲查出來銷銀百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兩有奇請限十月內確核題銷工部於覆到日應銷者即准銷結案應減者即核減著追從之十九年晉太子太傅　命協辦陝甘總督事務　賜孔雀翎十一月疏言西路軍營戰馬約需六萬匹派兵遞送廷議分五大站臣於分站之中寓遞更之法第一站安馬十分每分五千百匹二三四五等站各千五百匹每起官兵按站換馬不必回空即留為後起更換之用官兵既可按程長驅而各站馬行五

日即得休息二日　詔加議速行二十年　命查勘巴里坤哈密駐兵事宜九月逆酋阿睦爾撒納叛擄伊犁定西將軍永常自木壘退師巴里坤公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嚴旨責公附和永常自相恐怖搖惑衆聽貽誤軍機且置辦理伊犁軍務大臣班第等於不問　命與永常均革職逮治子墉亦革職與諸子並逮交刑部並籍其家十月　諭曰劉統勳輕信浮言張皇乖謬咎無可逭但念伊所司者糧餉馬駝至軍行進止革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縛轉可不至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尚可原也其從寬發軍營效力贖罪伊子俱釋放劉墉著在編修上行走二十一年授刑部尚書給還家產尋　命勘

銅山縣孫家集漫工疏言孫家集向無堤工例於秋汛後補築
水衝潰渠今兩年未築致成渠分溜　詔解總河富勒赫任以
公暫署十一月漫工合龍
上嘉其妥速二十二年典會試四月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壩會
雲南巡撫郭一裕從恿總督恆文購金製爐致闔省喧傳乃訐
恆文抑勒短價各款　命公往會鞫得實恆文　賜自盡一裕
發軍臺效力十一月山西布政使蔣洲侵帑勒派彌補藩庫道
楊龍文逢迎不法公奏　旨鞫實論如律尋晉太子太保明年
遷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先是徐州黃河北岸無堤議者
以爲留洩漫水給事中海明疏請補築公往勘以爲可行乃豈

亂石壩洩漲衛田

上嘉之二十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會西安將軍都賁寇扣兵餉事發公往勘得實論如律又山西同知普喜訐將軍保德及同知呼世圖侵帑公奏　命與巡撫塔永甯會鞫保德呼世圖共侵帑萬八千兩有奇保德又私伐官木受銀千五百兩

上以保德身為將軍貪黷敗檢即行正法明年江西學政謝溶生劾巡撫阿思哈受屬吏餽送　命赴江西會鞫得阿思哈因生女受司道金鐲綾緞及令贛南道蕫榕代購什物短發價值各情擬絞如律二十六年再典會試拜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尋遷兵部八月偕協揆兆文襄公查勘河南楊橋漫工開引河

九百三十六丈十一月合龍有　詔優敘明年二月
高宗南巡以高寶河湖入江之路未暢　詔公偕兆公往勘合
疏言金灣壩地居上游滾壩僅寬十五丈未能暢達請將新挑
引河展寬使有建瓴之勢鹽河北閘為鹽運要津應自中閘迤
南改建石𣏌三十丈將閘下土堤接築加長并挑引渠以順水
勢其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并於西灣河頭酌濬寬深得
旨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行夏直隸景州水　命查勘德州運
河疏言自臨清迤北惟藉四女寺哨馬營兩壩宣洩但兩壩支
河俱會老黃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餘里居民於於難棲植河
身易致淤塞請將德州州判移駐兩支河交匯之邊陵鎮專司

河捕務之二十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兼管刑部教習庶吉士三十三年 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時公年七十 御書贊元介景額賜之明年復勘濬運河尋兼管吏部三十六年復與會試三十八年十一月五鼓入朝升輿至東華門外輿幟側呼之不應啟帷則已瞑矣鼻垂玉筋長尺餘

上聞即遣御前大臣尚書公福隆安齎藥馳視已無及 諭曰大學士劉統勳老成練達品行端方服官五十餘年實為國家得力大臣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朕即日親臨奠醊伊子西安按察使劉墉著馳驛來京守制等賜祭葬 特賜謚曰文正喪歸 命沿途文武官在二十里以

內者均詣靈前帀奠并遣官護送明年四月 諭曰大學士舒
赫德于繳中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
一體賞給不意先逝伊子劉墉克世其業亦著恩賞一部四十
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閣臣中有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
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之句是年 賜其孫鐶之舉人公强
直隅清節洞燭幾先事之可否微發其端至一二十年後始服
其精識士賢不肖亦洞見其將來初公論劾重臣直聲震朝野
北後張文和公果以謝 恩失禮被嚴譴訥公以大學士視師
金川坐僨事伏法公言若著蔡矣公少直南書房每日雞鳴入
上已遺中使捧 御製詩文稾至 命公錄於冊上公對燭書

之多者千餘言比日射觚棱已寫訖恭進蓋十餘年如一日也六旬後入夜秉燭危坐至漏三下窗外偶有聲響悉開之及薨
上臨其喪見室無長物寒氣襲人
上大慟回蹕哭至乾清門流涕語樞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公之出視楊橋漫工也屬吏以芻茭不給爲辭月餘尚無端緒公忽微行見大小車載芻茭凡數百輛皆弛裝困臥有泣者公問之父老皆言奉示運稽科赴工縣丞某索賄乃收貧不能具賄遂拋置河干欲歸不能公旋邸即令巡撫縛縣丞至數其罪將斬之巡撫力請罪乃杖而荷校以徇新芻數百車一夕收立盡歡聲若雷踰月工遂竟木果木之變

高宗方幸熱河馳傳　召公至入對

上曰金川事覆溫福已死綏事當柰何公頓首曰臣料阿桂必能自了此事

上曰朕正欲專任阿桂特召卿決之卿意與合朕事必濟矣西疆甫定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

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　召公對　諭以此事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公默不言

上變色詰責公徐曰　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籌之翼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語未竟

上霽顏曰然事遂寢當公進說時同列皆澀斷變色而公進趨凝然若無事其能斷大事力回天聽多類此所著曰劉文正公集子墉字崇如號石庵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諡文清公父子俱爲賢宰相高宗賜輪稱爲海岱高門第清德重望均不欲以詞章自見而文清兼以書法重於時著有石庵詩集文清少蹐館閣通掌故中年歷封圻外嫻政術及維正揆席天下呼爲小諸城所學貫串經史百家詩遒鍊清雄題跋尤古雅其不以詩文名者爲書名所掩耳公嘗語英煦齋尚書曰子他日爲予作傳富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

年八十五。不知所終。蓋公未登八秩也。迨嘉慶甲子公年八十五矣。臘月二十三日偶直南書房。呼照齋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齋舊事。復理前作傳語。且曰。昨已屬瑛夢禪鐫印識曰洞門童子。以當息壤。今爲期迫矣。壹展限耶。既行復還。坐縱談良久。曰吾去矣。毋戀。越一日晨興。飲啖如常。日映端坐而逝。烏虖。若文正文清父子。非所謂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者哉。録之後官至吏部尚書

王文肅公事略　子念孫　孫文簡公引之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尚書臣安國言臣父卜葬於大長縣西有年矣罷食不協酒有後艱願得歸遷兆域以展臣私皇帝曰明年春將南巡江淮汝其從事可兩盡焉待諸公拜稽首出公體素羸病咯血越四月疾大作疏請解職上知不能視事　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咸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適有喜也明年春正月病革遺疏入上震悼賻內庫白金治喪具　賜祭葬如制閣臣考謚典以聞應法　予謚曰文肅三十年高宗南巡　賜公子念孫爲舉人公姓王氏諱安國字書城號

春闈江蘇高郵人也父曾祿拔貢生研精理學公生時母夫人夢得古鼎之瑞七歲受書即能求訓詁大義雍正二年會試第一　廷試以一甲第二人　賜及第授編修憲皇帝臨軒親策曰爲端人正士公之入四漢府始奉　命纂修一統志兼八旗志書十年典福建鄉試一榜成進士者四十人大學士蔡文恭新其二也十一年遷司業十二年遷侍講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除侍讀學士抵任擢左僉都御史仍留學政任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朱高安公公敎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退而自省面發赤由此立志堅定數舉以勵學徒其敎國子也嚴月課抑鶩競道

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不泊沽論文藝其督學政也粵東山海遼邈初分兩學政以寛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達瓊儋皆濱海地皮風視南海諸郡縣少劣公教上以立品爲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提命諄諄若父兄闗學舍拔士之秀者如千人餼其中親爲受業有司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劾持不少屈其有敗羣而害於鄉者繩以重法無所貸由是人知學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爲大地方吏亦知所嚴憚云乾隆二年疏言丁憂官多赴省會易服謁大吏譏會餽遺恬不知恠請嚴禁從之四年遷左副都御史擢刑部侍郎五年晉左都御史公總憲臺剛以激揚爲已任會粵撫王謩以某教官賂若

劾公故吏也。卿其人皆耄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　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劾其人
而得其位是所謂蹊田奪牛也具劄力辭不許乃之任。陛辭
日　御製詩寵其行聞有老親復拜豐貂文綺之　賜。粵東文
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多望風引去公與約宥往咎許自
新解組吏張治其骫骳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舶
往來貨賮瑰麗風俗侈靡政治多不飭公極意整肅隆廢舉
倉備溢羨自制府以下月給白粲若干公曰非制也叱勿受比
數年有發其事者監司皆坐重辟人益服公操積案壓委公爲
之決疑牘省留獄歲久不雨禱於神不應有盜案心疑其誣一

司得實乃大雨值可一祭更勿苛嘗曰人才實難且官屢易則
吏滋爲奸易者安必假於去者乎莫若勸戒俾自勵江西應撥
廣東漕米十萬石沂灘越嶺輓運爲艱公請改撥湖南一水可
達官民交便之會于役艱貧不能辦裝廣州將軍策楞公奏公
孤介廉潔歸橐無着飭護巡撫託庸等助貲回籍　報聞冊至
南昌　內召爲兵部尚書　又調禮部皆未拜十一年服闋乃入
朝授禮部尚書公故湛深經術嫻掌故議禮必斟酌古今折衷
聖籍期於正人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雖進俗侃侃弗嚮也
五禮曰朝廷達於鄉遂士大夫莫能徧覩詳考民閒吉凶婚姻
各徇其俗公長容臺承　詔修　大清通禮又奉　命充會典

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一手編集所撰欲上擬周官每會典進呈附以禮意奉聖裁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十年晉吏部尚書明年兼管工部事銓政本有成憲無可出入而豪吏舉疑似者因緣上下其手或矇入所不知輙以牟利公釐弊杜請謁雖親愛不敢以私干自總撫入為尚書起居服御猶寒素自公退負搦兎管點竄丹黃矻矻著述專以經學訓子孫不雜世事中年喪偶竟無姬侍門館闃然薨年六十有四子一念孫

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生數歲即能讀尚書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偶作史論斷制有

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正直立身之道宜延戴君東原爲之師十四歲扶櫬南歸學與行老成所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以大臣子迴

鑾獻文册

賜舉人乾隆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乞假歸謝絶人事居湖濱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劘凡四年入都改工部主事遂究心治河之道河漕古今利弊爲導河議二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累遷郎中擢御史晉給事中掌吏科凡任官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俸滿保送知府皆力辭職者嘉異之

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之始先生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先生疏援

据經義最爲得體特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是年秋 命巡淮安漕船又巡濟甯漕盡汰陋規道路所經有關吏治民瘼者皆奏之蒙採納施行試授 永定河道積民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溢奪職逮問尋奉 諭曰水漫過盧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及王念孫可加恩發河工效力七年督辦河閒漫工 賞六品服暫署永定河道八年 諭曰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可賞主事銜留直隸周歷通省有關洩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交直隸總督彙 奏辦理乃上書總督顏公檢臚陳畿輔水利顏公據以入告會河南衡家樓河決 命隨費尚書淳查勘且籌新漕又 命馳赴台莊隨同尚書吉綸治河務尋奏

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實授。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永定河道。　召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啟蘇家山閘。引黃水入微山湖。以利漕運。　召入都。决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然暫行無害。並陳運河情形。皆　詔許之。是年永定河水復漲溢。先生自引罪。得　旨以六品休致。時年六十有七。道光五年　詔曰。王念孫年登耄耋。重赴鹿鳴筵宴。洵屬藝林嘉瑞。可賞給四品銜。以光盛典。是時年八十二矣。十二年正月。子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先生病奏請給假。蒙

宣宗皇帝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宜善爲調養。且　諭以服人

蒲之法越數日卒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復爲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乃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詞斬然不紊

更有爲錢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讐凡經史子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畢生以著述自娛善善惡惡出於至誠喜怒必形於色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長子引之能傳其學

引之字伯申登嘉慶四年進士出朱文正阮文達兩公門 廷試以一甲第三人 賜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所涖皆能張其職父憂歸服闋署工部尚書薨於位 賜祭葬 予諡文

簡初伯申年二十一歲應順天鄉試下第歸急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越四年復入都以所見質疑於石臞先生先生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二十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且曰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結鞫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

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鄭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　不可必專守一家則爲何邵公之墨守而已故其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　於漢學之藩籬也伯申推廣庭訓遂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詞十卷精博過於惠戴二家凡前人誤解者獨能旁引曲喻以得其本原之所在使人頤解心折歎爲確不可易而又百思不能到使古聖賢見之必曰吾言固如是沿誤數千年而今乃得明矣此誠不可不開之奧窔阮又達謂恨不能起毛鄭孔諸儒而共證此快論者也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孫至石臞伯申三世相承

而其緒益振。論者謂本朝經術。獨絕千古。而王氏一家之學。自長洲惠氏父子孫外。蓋解見其四云。

汪文端公事略　于承黼

汪公由敦字師苕號謹堂安徽休甯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丁父憂以纂修明史奉旨在館守制十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累遷贊善侍講轉侍讀授四譯館少卿乾隆元年典試山東尋命直上書房擢內閣學士左遷侍讀學士五年復原官六年遷禮部左侍郎調兵部七年充會試副考官九年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晉工部尚書典順天鄉試調刑部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充軍機大臣十四年金川奏凱加太子少保充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署協辦大學士事會大學士張公廷玉致仕將歸乞

上一言爲配享
太廟勞謝 恩不親至傅 首令明白迴奏公張公門下士也
是日承 旨因免冠叩首奏張廷玉蒙 聖恩曲加體恤乞終
始矜全若發明 諭旨則廷玉罪將無可逭事獲已次日張公
早入朝 上諭責公寄遞信息顧私恩不顧公義解協辦內閣任
留尚書效力自贖明年 恩予開復 命同大學士傅文忠與
督方恪敏會勘永定河南岸建壩事宜旋同莊親王等釐定
皇朝禮器圖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納賄事發公曾保若荃吏
議奪職 詔以公爲人勤慎宜問亦優降授兵部侍郎是歲典
順天鄉試 恩賞其長子膺生承就以主事用明年調戶部右

侍郎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勘天津等處河工又明年晉工
部尚書十九年同蔣公溥等修盤山新志加太子太傅兼管刑
部尚書事二十年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總裁調刑部二十一年
調工部明年授吏部尚書二十三年薨於位
上聞震悼　親臨賜奠　諭稱承老成端恪敏慎安詳學問深
醇文辭雅正　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二千
兩準入城於　賜帑治喪　御製詩悼之有贊治常資理論文
每契神之句尋　除賜祭葬　予諡文端公篤於內行記誦尤
而內文章典重有體儤直　內廷幾三十年以恭謹上結　生
知未嘗一日離左右

世宗皇帝初設軍機處以張文和專任之乾隆初文和以公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開金川用兵前後所下廷諭皆公筆也初惟大學士訥親一人承旨既出令公在直廬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惟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稾者一稾甫削又傳一旨旨改易亦如之公頗以為苦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遂沿為例然秉筆之任幸推公其後滿司官欲藉為見才地文忠稍假借之令其代擬公見滿司官如此而漢文猶必已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日久遂為章京之專職矣

高宗天才敏捷日課數詩皆用丹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公及劉文正用素楮楷繕之謂之詩片繼公者則劉文正也公好過借後進陽湖趙君翼客公所最久經進之作多令趙屬草筆削處服公精審屢被 旨嘉獎廷臣推服之公曰此門下趙某作耳其不沒人善若此

上以公老於文學尋常碑記之作每命公屬草公令趙 君草創而加潤色焉及進呈經 御筆刪改往往出意表然後知

聖學尤不可及也公薨後

上以公書法秀潤 命詞臣排次摹勒上石曰時晴齋法帖公子承霈承霨以 御賜祭葬故詣闕謝趙君言於傅文忠遂得

召見　部各賞舉人文忠奏言承霈書法似其父復　命賞主
事於是在廷咸頌
聖天子再念舊臣推恩逾格有泣者其後裘文達錢文敏王文
莊諸公歿其子皆引此例得授內閣中書三四十四年　御製
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在尚書張文敏公之次五十二年承霈
官侍郎時進敬公詩文集
上賜詩以當序言
承霈字春農號時齋乾隆二十五年以主事入直軍機處洊升
員外郎郎中三十五年授平越知府以親老改邵武府時母年
近八旬奏懇留京供職復補戶部郎中仍直軍機處四十五年

詔名以三四品京堂用遂擢左副都御史越二年遷刑部右侍郎調工部時甘肅冒賑案發部議捐監一款省費取巧應禁革毋許應試及由別途出身承霈奏入數甚多乞開其自新之路令加捐京監費許其考試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八年上校射承霈連發中的賞花翎調戶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監臨順天鄉試失察代倩舞弊降二秩用五十五年署通政使尋補順天府尹擢左都副御史嘉慶四年授刑部右侍郎調工部五年晉左都御史賞紫禁城騎馬遷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六年永定河水溢撫卹災民散賑五十餘日所全活無算得旨獎敘尋改左都御史署兵部侍郎被劾以二品冠服

致仕。十六年六月薨。詔視尚書例議卹。賜祭葬如禮。

潘敏惠公事略

乾隆十有七年二月既望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潘公薨於位。天子眷念封疆勞績　優旨照江南巡撫徐士林例入祀京師賢良祠遺疏請將封典馳贈之處恩賞一品封並照一品例賜邮恤　賜祭葬如典禮　特賜謚曰敏惠自後聖駕南巡屢遣大臣即家致祭飾終之典較徐公為尤渥云。公諱思榘字潔方號補堂江蘇陽湖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遷郎中出知廣東南雄府著最擢海南兵備道乾隆二年調糧驛道四年遷按察使七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一年擢安徽巡撫調

福建居五年卒年五十有八與徐公同壽未竟厥施
上以故尤悼惜焉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
汲以宣 朝廷德意經國澤民爲務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
飢則探懷餅瀹水而食每隨侍耆人奏事
世宗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俎未徹而橋圮露
宿捍堤開督吏卒縛筏救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眾劾
鎮將郡守之殘黎人者消弭粤臬即疏陳廣東有狼黎猺三種
狼人世居高州府茂名縣地今附民籍多讀書應試猺人亦輸
賦入版籍設猺童義學惟黎人散居瓊州府屬以不識字往往
爲士人所欺請於儋崖等七州縣照猺童例設義學訓課能通

文義并許應試部議從之所理寃獄尤多會久旱奸民數百為羣入市強取米公時方疾亟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藩浙時疏報衢嚴等處水災壞田廬漂人畜無算巳申達督撫動帑撫卹　諭曰此等事正地方官切己要務毋濫毋遺以期實惠及民公乃出臨錢塘江收流棺瘞浮尸躬親督賑尋疏陳給發籽粒並加賑狀
高宗手勅曰今歲浙省災巡撫常安有諱匿之意賴汝在耳是秋蕭山民匍匐渡江公曰民飢當哺閑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譁者又疏陳常平倉出陳易新諸弊請因時酌辦又請禁若職吏員干謁地方官違者照違制律治罪部議均如

所請其撫徽也當河決淮泗之後鳳潁泗皆災公前後請庫廩百萬有奇親行督賑冒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調劑災區三事曰勸課農桑曰疏濬溝洫曰稽核流移略言鳳潁等處民情窳惰不知耰鋤播蓺之法宜令州縣官隨地訓勸以地方民情之勤惰定有司之考成至各屬地分三等一爲岡地最高一爲湖地稍低一爲灣地最下灣地被水非人力可施湖地外仰中窪下游濬渠疏彼即可涸出栽種岡地水雖不及而坡塘未築輒苦旱乾如壽州之安豐塘懷遠之郭陂塘鳳陽之六塘均宜及時修築臣思以工代賑濟動帑百餘萬金若平時酌動數百金陸續修濬民閒減一分荒歉即多一分收成朝廷亦

省一分帑項縱遇偏災亦可以工代賑一舉兩得又鳳潁民風樂於轉徙秋收後二麥已種輒攜家外出春熟方歸一遇災歉地方官勸給賑票輒留一二人在家領賑餘悉潛往鄰境希圖資給行糧至有一家領三糧者本業抛荒人無固志此後應查明實係災民方許資送其結黨滋擾者罪之疏上　手敕報曰此乃固本之務歷來安徽巡撫無有言及此者朕甚嘉焉勉力妥爲之以俟三年之成也九月調撫福建覲京師六蒙　召對閩地民情囂獷相尚以鬬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草薙之清釐錢糧責令推收承納使糧歸於田民欠不至無著其屯田寺田之詭寄飛灑者皆確查禁杜不復派累里中書見

官屬夜披案牘。旱則步禱。潦則按鄉。又以農隙巡視海防。驗戢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歲以爲常。勞積疾作。不少止也。公爲政以水利爲農田之本。嘗奏請大治餘杭之南湖。會稽之鑑湖。上虞之夏蓋湖。餘姚之汝仇湖。慈溪之慈湖。以及皖北之安豐郭陂等塘。滄渦淝茨荻沙等河。修復舊隄閘。禁奸民之墾佔貽害者。繪圖鳩工。皆以遷擢中輟。居平常以爲憾。惟修築宿德之東湖。墾良田萬畝。及福州城外之西湖。築隄千三百丈。建閘二。溉田數千頃。又親勘福清之郎官港法海埔。招墾海灘淤地。法海得地千三百餘畝。郎官港得地八百餘畝。疏聞。手

勅曰。勸課耕農。務民之本也。勉之。公起寒素。幼從師讀書。嘗

自市薪米通籍後洗手奉公終身非共賓客飧不重肉衣必數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鄉試郎二十五年前賓興地有司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爲人厚重寡言笑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治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才惟恐不及於世間嗜好泊如也故易簀之夕賓哭於館吏哭於次士哭於塾民哭於塗卒哭於伍舍以公中年奄逝未完其用世之志爲天下惜也平生治經尤邃於易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集解存耳自建節鉞郎不攜眷屬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出入一童抱槧牘自隨有得即疏之嘗謂學者云學必求有用凡見綿方輿歷算水利農政

何一不當留心。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實學。所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即卦變之說以求象。而即象以明理。每卦皆註明自某卦來。謂之時來。嘗曰。象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禧說概講入身心政治上上遺却許多道理。不若就淺處言之。而深處亦可通也。公點勘四十二家易解。竭平生之力以成此書。力疾屬草。尚闕乾坤二卦。故所說爲六十二卦云。又著有龜筮講義四卷。

彭芝庭尚書事略

公諱芑豐字翰文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江蘇長洲人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廷試俱第一官侍講學者稱南畇先生語在儒林傳父正乾考授州同知公幼承家學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列第三

世宗親拔第一授修撰大學士張文和奏彭某科名與乃祖同

上喜卽召入南書房元日講官知起居注七年充河南副考官入闈病作移病於外氣垂絕恍見二童子自雲中下持綵旗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南畇先生講學地也及至京命遣醫診視賜蔘藥九年春

世宗手書楹聯賜之尋遷中允乾隆三年擢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父憂歸服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官滿還朝乞終母養母終逾年起署吏部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晉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仕歸歸九年

純皇帝東巡公朝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　國家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凡校順天鄉試一校禮部試一主直省鄉試七督學政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東西所至皆稱得士公少遊事南畇先生受儒家言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

食寡欲長遠權勢儔交游治官以謹慎見稱不好激言賄行而介然時有所不爲所奏進經史講義皆切於治一其主試江西也還過江南之徧州徧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飢民號訴滿道上公入奏其事章下督臣察治之學臣有諸事大吏以屬宮門生自居者公又抗疏言之

上偉其論其督浙江學也遂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姚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溉田萬頃今淺狹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未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浙中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升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便馳驛者

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驗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日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賞輒按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併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皆議行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維發益熟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微者歟在刑部八閱月閱讞牘敬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秋審論情實以公言核改緩決者十餘人在兵部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畫與疏通奏奉使馳驛官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虛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會同部蔣侍郎櫆與吏侍郎奕昻有隙蔣許吏於

上前且謂史嵩於衆中詆公引公爲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公侍郎逾年遂有休致之　旨先是公乞養歸爲
奉母故闢園亭藝花竹
上賜額曰慈竹春暉至是再歸林壑益幽邃花葯益茂公擁萬
卷日眡其中每春秋佳日出遊石湖寒山士女擁觀塞路嘗入
京祝
高宗萬壽又明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與香山九老會　賜杖圖形禁中兩次迎　鑾俱
蒙　溫諭　賜宴　命閣召試諸生卷最後　諭來京與明年

千叟之宴主紫陽書院十五年所成就人才甚眾四十九年六月無疾而終年八十有四遺疏上會曹尚書亦卒上謂廷臣曰彭啟豐曹秀先皆不得與千叟宴也惜哉公平生天真自然不知人世百機械事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然事過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與劉文正嵇文恭交尤篤前後居喪皆盡禮終喪始復寢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閒簾閣拘几一燈諷卷如老諸生婚嫁徭役粮稅如平人家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夫門時方及第立斗標心豔之及宦成歸再過之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猶吾之視徐也得不懼哉公直內廷時 敕和 御製詩百

數十首。及告養歸。復發詩百六十餘首。命和畢交巡撫奏進。

所著詩古文集三十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子紹

謙舉人官曹州同知。紹觀進士官侍讀學士。紹升字尺木進士。

語在儒林傳。





楊勤慤公事略

國家漕東南之粟上輸 神倉聯鉅艦以載凡六千九百六十有九艘各有運丁丁所僱募舵工水手之屬不下數萬人艘入運河沿河左右待募牽纜之夫亦不下數萬人人衆事繁於是各直省並設衛所員弁領運以糾偷惰察奸慝而必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敬信之大臣總其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江楊勤慤公以前禮部尚書奉 特旨轉兵部尚書授漕運總督公既視事諮訪利病爬羅剔抉興之革之與衆同欲慮運河阻滯時與河臣協謀疏濬以時蓄洩俾通達無窒

上嘉獎焉而公淡泊甯靜撫䘏疲困運官不敢有私求在任十

二年凡糧艘所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來行旅皆帖然二十
三年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八
上聞震悼　賜祭葬如禮　特命予謚凡飾終之典罔不具嗚
呼公之忠誠結主知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使可謂盛矣公諱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
西清江人也父英玉以名諸生授經講學鄉里宗之公幼即端
重若成人稍長肆力於學務求實用雍正五年進士初任吏部
主事累遷郎中轉御史出爲廣東肇羅道乾隆二年遷廣西布
政使六年就遷巡撫九年入爲禮部侍郎明年又出爲湖南巡
撫十三年父憂去任十五年起刑部侍郎仍撫湖南十七年廣

毋憂十九年冬起左都御史明年署吏部尚書二十一年仍署湖南巡撫五月授禮部尚書其年冬又出署山東巡撫明年春遂總督漕運事二十三年晉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公少篤嗜宋儒書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故所至皆有實政初仕吏部時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朱文端公深器之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屬汲汲以興水利廣積貯敦學校宏教化為事在肇羅道任歲巡視瀕海田修築圍基終公任無水患任廣西布政使條奏二事言革職佐雜官宜免追編俸州縣官不得以土產獻上官及遷巡撫慶平土苗之變並勒捕黔省逆苗而審知猺獞苗民愚而嗜利其黠者動以挖窖書

待。婦。惑。聚。眾。嚴。飭。所。屬。勤。緝。捕。絕。其。根。株。更。令。力。行。保。甲。法。凡。逆。苗。田。產。入。官。即。令。苗。民。承。種。收。其。租。以。資。積。貯。借。給。貧。苗。既。勒。且。撫。苗。民。咸。化。之。屬。吏。或。以。人。浸。饋。者。諱。其。名。曰。長。生。果。公。怒。卻。之。以。入。告。

上曰是真不愧四知者矣湖南民健訟多習邪教公嚴懲禁之。又。以。湖。南。産。穀。之。鄉。鄰。省。皆。賴。接。濟。畜。積。尤。宜。加。厚。其。溢。額。倉。穀。或。調。支。協。撥。即。飭。所。司。隨。時。買。補。而。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濱。臨。洞。庭。沿。湖。田。廬。全。資。隄。垸。護。衛。例。於。每。歲。秋。冬。督。民。修。築。然。多。視。為。故。事。豪。家。蠹。胥。包。攬。侵。扣。工。力。不。均。公。嚴。飭。有。司。辦。治。而。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勤。惰。寻。勸。懲。堤。工。既。堅。且。厚。

彌望屹立民以無虞公凡三涖湖南父老歡迎加慈父母在山
成時二十一州縣被水公奏請損貸有差減常平米糶價十之
一以魚臺土城低窪請移置高處絕後患其政績之大者如此
其細者不勝書也公歷中外三十餘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
而尤關 國計民生者在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
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培土為田一遇旱乾即他膏腴都成棄壤
請飭各省督撫凡有破塘處所嚴禁改墾
上詔行之又以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凡所有木輒籍記
之而賤價勒買運至江南私賣其嬴餘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
買不得官為交易其在苗地者州縣官為審問聽民願賣者買

之運過辰閱援驗乃行著爲例。其在漕運最久敷陳亦最多。
上皆允行是以漕政肅清旗丁感公德建生祠河上公旣薨繼
公任漕政者
上皆以遵公約束。命之所訂漕運全書雲門黃公署漕督時。
表上焉嗚呼公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爲人寬宏樂易待人恕
而自守極嚴聲色貨利無所好而以人才爲性命偏長薄藝靡
不記錄尤加意敦崇正學之士奬勸如不及居家孝友惇睦化
其宗族鄉黨教子弟一以禮法論者謂近世名臣推朱文端楊
文定蔡文勤若公者眞三公之匹亞也所著自漕運全書外有
四書講義節婦傳四知堂文集行於世。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梁文莊公事略　子同書

乾隆二十有八年相國　址梁公以微疾薨於位遺疏未及上。
高宗震悼　命皇五子臨其喪。賵太保入祀賢良祠。　賜內
庫白金千兩庀喪具公子敦書守遵義乞改京秩侍養已調戸
部郎中未即至
上念邸次乏人　命內務府派司官經理其事部察卹典具奏
諭葬祭如例　予諡文莊入祠加祭一壇啟殯日奉　恩旨所
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舟次弔奠遣人護送。公起自出閣

受
兩朝不世之知過回翔館閣出入禁闥游歷卿寺以至延登受
策　恩禮哀榮冠絕寮寀初公直上書房得侍
高宗皇帝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以積學受知自言嘗爲
高宗作擘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竟其書墨漬袍袖又　命
高宗曳之今藏此衣三十年矣他時服以就木庶存劬志　君
恩也至是如所言公諱詩正字養仲號薌林先世自新里遷錢
塘父文瀛歲貢生遊諸暨訓導不就公生五歲始能言幼擅文

譽與兄啟心有二難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以一甲三
名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時雍正八年庚戌也未散館出典山
東鄉試十一年分校會試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上書房行走
遷侍讀又明年晉侍講學士母憂歸　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
喪乾隆元年　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
正着來京在南書房行走　詔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
俸兼直懋勤殿與顧侍講成天恭校　御製樂善堂全集　賜
第南城三年補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仍兼上書房行走
十月典順天武鄉試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四年遷刑部侍
郎尋調戶部兄啟心成進士與館選五年夏公父年七十　恩

給二品封。賜御製五言詩并　御書傳經介祉四字　賜之。
六年。條奏變通二款。一八旗生齒日繁。若不使自爲養。而常欲
官養之。雖目前尚可支持。而數百年後。旗戸十倍於今。勢必不
給。宜令閒散人丁。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分置邊屯。使世享耕
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駐防。一綠旗增設兵丁。較康熙年
間餉額多至五六百萬。向來各營多空額。自雍正元年。徹底淸
查。盡除此弊。是近來兵額。但依舊制。亦較前有虛實之別。況各
省要地。多滿兵駐防。與各標營聲勢聯絡。其增設之額。可減者
宜酌減。不必遽行裁汰。但遇有開除。請卽停止募補。疏入。
聖嘉納焉。　命兼署吏部右侍郎。七年。兼　御書館行走。八年

正月

上御重華宮。召諸臣 賜宴聯句。勅公書以勒石七月扈

駕入盛京謁

祖陵。

上升殿大宴。。手賜巵酒時與者不過數人入山海關。

上登澄海樓觀海獨 召張尚書照暨公聯句九年 賜清勤

堂額 車駕幸翰林院賦詩 賞賚公受 賜與尚書埒十一

月 命選唐宋詩醇十年夏擢戶部尚書十三年春扈 駕東

巡謁 孔林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事

遞傳上下。壽　命閱會試迴避卷調兵部尚書。明年金川報捷。加太子少師暫管吏部尚書事。賜御書宣贊樞衡額尋兼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偕汪公由敦纂西清古鑑十五年授吏部尚書協辦閣務如故教習庶吉士御史歐堪善奏公徇庇營私各款。

上召公及軍機大臣掌院學士吏部堂官及堪善等　親訊於勤政殿事白不復置議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事聞上召問奏對不稱　旨罷掌院學士旋　賞公次子舉人散書饍生觀政工部公經歷四部遞長六官所至能舉其職其佐司寇也曹司有通曉律例者虛己咨詢獄無疑義及筦中樞

上以經略與大將軍向無區別。命公博考前典參酌今制自禡牙啟行。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杜請託。貞胥莫敢抗弊。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核奏銷。精於心計者不及也。十六年扈 蹕南巡。時公父年八十 特晉一品封典。給假留侍一月。公奉太公迓 駕吳江。賜貂緞及 御製七言律詩。 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 賜公父台階愛日四大字。 賜公。 命閱 召試諸生卷歲除 賜白金五百兩。十七年陳情乞養 御書身依東壁圖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間一聯。慰之。再請 溫詔俞允 御製詩寵行有翻祝歸朝晚卿家慶倍深之句。又 賜公父如意人葠貂緞等物。且 諭

日二三年後南巡君臣復得相見矣

聖情肫篤不啻家人父子焉家居二年 命與沈宗伯德潛合

修西湖志纂二十二年 六飛重幸江浙公赴淮陰迎 駕

賜在籍食俸會汪尚書由敦假歸省墓 命公代攝其事 賜

御製詩又 賜萊衣晝永額 命閱上下江召試卷尋令歸侍

養寄 御製詩百八十餘首 命和進之明年丁憂時公見啟

心以毀卒百日後 特詔以工部尚書召用請假數月畢葬事

許之明年調署兵部 賞紫禁城騎馬 命工部侍郎三和於

澄懷園度地建屋俾就近直尚如初八月典順天鄉試二十四

年教習庶吉士服闋授兵部尚書署掌院學士二十六年遷吏

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掌院如故充經筵講官恭遇
皇太后七旬慶典撰擬　御製表文恭上
徽號冊寶典禮隆重公與協辦大學士兆惠公主之周旋磬折
從容中度奉　懿旨賞賚有加明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八年晉
拜東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掌院學士　賜第內城加太子
太傅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七公天性孝友事二親色養備至自
通籍以至爰立不傷門戶不務巧捷以樸誠結　主知扈從
巡幸常在屬車豹尾間大制作咸出公手總裁　國史文穎續
文獻通考各館體例多其所定巨製鴻裁折服羣彥屢閱　殿
試朝考散館召試卷必公必慎文章近南豐詩骨蒼秀有矢音

集五卷。書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凡三變。奉　命編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益得縱觀　天府收儲。經進時，獨蒙　睿賞，屢勅堅珉。性儉素，衣必數澣，自奉嗇於寒士。貲郎盟吏不敢因緣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門庭闃然，嘗署所居為味初齋，示不忘舊也。吏部、內閣、翰林掌院，皆京僚極清要地，公兼領數年。王尚書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裘尚書日修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其為同官所欽慕如此。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首。子二，長同書，字山舟，出嗣伯兄。乾隆十七年由舉人　特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文章書法名世，引疾歸。嘉慶十二年重赴鹿鳴宴，　賞侍講

學士銜九十三年卒敕贈官至工部右侍郎



雷翠庭副憲事略

公諱鋐，字貫一，一字翠庭，福建甯化人。少有志於聖賢，見蔡文勤世遠所著學約，篤好之，遂從文勤學。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剌，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法。方望溪侍郎嘗與文勤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好，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文勤曰：吾門雷生，乃後起之雋實也。公乃出見望溪於文勤所，文勤即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朱文端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於文勤寓舍與語，易時人兩賢之。而孫文定嘉淦亦禮先於公，舉爲國子監學正

雍正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乾隆六年丙辰詔起公於家侍　皇子學　賜第內城　特旨授編修丁巳充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　賜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官余棟以　國卹入都有　旨留侍　皇子讀余辭不許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閣輔臣皆其辭爲好名使在廷皆避好名之嫌不求盡子道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始公父就養京師將以察公守官之志行又念文勤劬未叩所學於望溪者何如也於其歸望溪爲文贈之亡何父卒公以憂歸服闋補原官遷右庶子再遷少詹事擢通政使當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而名實自規便利屢下　詔訓勅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肯然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言果可用采而納之諫臣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稱舜曰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也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十二年

上將南巡公講　勅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時

上已有　旨宣諭矣以公言忠弗咈也尋乞假省母假滿。　命

以原官督浙江學政。調江蘇。以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敎士塾實行去功利衡文取雅正。一革舊習刻陸清獻及張楊園先生年譜以風示學者。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有觔屬揑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疏言舉報優劣當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及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飢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特旨賑之民困以蘇以母年八十乞歸侍養四年既葬未終喪而公卒年六十有四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慍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在朝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造次必於禮法而簡重安舒見者氣爲之歛初入仕籍大臣

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主知每進經史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設端委以根極於治要上嘉納焉二十三年

高宗南巡　御書堂額爲太夫人壽兼　賜文綺豐貂蓋公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尤至而公臨沒具遺表亦言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此臣目終難瞑者也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其生平出處張弛語默揆之無不合於道者至小事皆可爲法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屈嘗謂国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岩穴奇士

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鍇朱㵾送別舟次鍇號豸青山人家世勳舊爲太傅索額圖介壻隱於盤山閉關絕人事與㵾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惟公能得之在蘇善陳黃中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生平學宗程朱而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嘗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所謂性善正相近之實除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曰道心即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即性宰

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即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即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所著經笥堂集自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聞見偶錄共若干卷

陳文肅公事略

公諱大受字占咸號可齋湖南祁陽人父綵好施與屢出粟賑饑夢神授緋衣兒遂生公兒時行市中逸馬犇至止焉人以為異性沈毅強記初授內則即退習其儀既長家益貧躬耕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為候門讀書不輟雍正七年以拔貢舉順天鄉試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

上御乾清宮親試翰詹諸臣日午御座以待公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列第一遷侍讀累擢左庶子侍讀學士晉少詹事三年遷

內閣學士典試浙江四年授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三禮館副總裁尋授安徽巡撫初視事剖決疑案老吏駭其精敏廬鳳潁等府素稱盜藪地方吏多諱匿或事主隱忍不報致蠹役表裏爲奸公抵任後勒限嚴𮦀一月中獲盜五十人得 旨緝美會淮南北洊饑發倉穀賑之穀且盡乃令於麥熟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州水無麥乃食民以所買糴者時連歲饑民多竊米麥以食有司以盜論公哀其情奏原六十餘人壽阜斜坡不宜稻麥前總督郝公玉麟擕閩產早稻一種曰畬粟性宜燥無煩浸灌公教民試種有秋因遣購數千石分給各屬化無用之田爲有用事聞 手勅報曰諸凡如此留心甚

慰朕懷虞山陳進士祖范邃經學公延主敬敷書院且疏爲得
旨加司業銜異數也是年調撫江蘇常鎭大水災公糶倉穀疏
濬渠築圩岸修廬舍薦饑萃請緩今年徵水退恐遺蝗種乃募
民先冬掘之官爲收買疏入
上嘉獎傳諭直隸總督高公斌照所奏辦理七年淮海徐下田
積水不可以麥民有草食者公按口各假二月糧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賑之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
西塘灌數百頃歲久盡淤乃貸社穀俾民以工就食水利復而
民不飢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州罹其患公疏聞
上命截漕米協濟銀穀至數百萬乃多備空船候米至則分載

之舳艫數百里一日而徧先是丹陽運河口藉潮水灌輸淤沙毎需疏濬至是公奏定六年大修毎年小修其後

高宗南巡 御製反李白丁都護歌有豈無疏濬方天工在人補輪年大小修來往通商賈之句蓋嘉公奏定歲修法利於漕運也十年奉 恩旨普蠲明年天下錢糧公疏陳江蘇蠲糧三事一核準漕項科則曉諭周知一彙造地丁耗羨同漕項并完一酌定業戶減租分數通飭遵行得 旨嘉獎時戶部議禁商囤公以謂商人貯米得少利即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弛禁便又言城上核減意在節用用省而工惡再修且倍之城郭爲千百年計不宜求節省目前

上皆韙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時淮海徐屬被水災者十七。公行縣至海沭見食蒿實者取嘗之苦澀甚乃趣散粟借以種蘇揚俗尚修驛公力禁習尚為一變蠲牛稅及漁鰕稅以惠貧民廣置義學創俸欲助廣仁育嬰普濟三堂置產以經久遠九月調福建巡撫。疏言近海商民例許往暹羅造船販米。但內渡時若有船無米者應倍稅示罰部議從之。故事巡臺御史出巡南北路派所屬縣輸備夫輿廚傳犒賞之用又濫准詞訟致奸民挂名胥役生事厲民。公奏劾之。 勅自乾隆五年以後巡臺御史均交部嚴議。又疏言臺屬番民生業艱難向漢民重息稱貸子女田產每被盤折請撥臺穀六萬石分貯諸彰淡水等屬照

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者聽

上報可閩人與番雜處土音非譯不通有奸民殺人賄通事移坐番罪公疑之再鞫竟得白十月授兵部尚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公覲　行在召問東土饑饉情事公以所見對即　命於行營前議賑事還朝典會試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直　上諭處時金川用兵

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深夜必達　覽公日數被　召對夜尚直廬凡樞密重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無留牘十四年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

賜御書匾額秋署直隸總督積勞成疾

上數遣醫存問。賜蔘藥十五年春授兩廣總督。陛辭請
訓。
上曰汝直樞廷兩載。萬幾之事皆所目擊。即朕訓也何贅辭惟
中外一心足矣尋　命協理粵海關務兩粵去京師遠吏偷民
哤公以猛易之舉劾不法吏㮣虛月風俗丕變初總督碩色與
巡撫岳濬在粵東互相牴牾至是調雲貴督撫公疏言雲貴極
邊重任二臣恐不能和衷請切加訓飭。
上韙其言十六年請裁廣東肇高學政從之疏言海康遂溪等
縣堤遇坍塌應搶修刻不容緩若必待詳佑事已無及不若令
民隨時自修遇重工另奏官辦報聞八月以病乞解任　溫詔

慰留未幾薨年五十遺疏入　諭稱其才品優長績朗勤愼命入祀賢良祠以奬賢勞予三代封誥廕一子　賜祭二壇諡文肅公器宇端嚴毋正視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倚爲重臣清節見推海内微時極貧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雖貴愈自刻苦儉約如布衣時事長兄盡恭能曲承其意與人既合則不愛其力而於親故尤甚性坦夷無城府不爲矯激之行亦不洪涊隨俗嘗及方侍郎之門望溪集中多與公往還尺牘所言皆吏疵民瘼深以湯文正朗公謂足繼其武公嘗言歷事多而利害明則受病即在此望溪歎爲名論謂可爲庸庸者之藥石云子輝祖由任子累官廣西湖北河南廵撫擢浙閩總督兼管

浙江巡撫事坐籍沒王亶望任所貲財以銀易金且隱匿玉器

逈問　賜自盡

舒文襄公事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崩四月
純皇帝奉 梓宮安奉
泰東陵大學士舒公扈蹕行十九日抵良格莊遘疾 命御醫
胗治越二日薨。
上震悼諭稱公老成端重練達有為宣力中外四十餘年實為
國家得力大臣。命賞陀羅經被遣侍郎公福隆安帶領侍衛
十員入奠醊 特贈太保 賜祀賢良祠 車駕還京復親
臨奠醊 御製詩輓之尋 賜祭葬 予謚文襄持長子舒常

以參贊大臣征金川事竣留鎮西蜀及是　命馳驛回京治喪
哀榮之備朝列所希有也公諱舒赫德字伯容別字明亭姓舒
穆魯氏滿洲正白旗人祖諱徐元夢即文定公也父諱席格由
副榜宮員外郎公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入直南書房隨閣臣
預機務遷內閣侍讀晉御史乾隆二年擢侍讀學士明年由副
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四年
上以盛京爲國家根本地游民聚處日繁非便　命公偕將軍
暨五部侍郎議奏請禁海口毋許山東游民私渡先來者編戶
籍歸有司約束同例民人墾荒地十年乃陞科而旗人限以三
年輕重失序請與其例從之十三年還都統兼署兵部侍郎

命爲軍機大臣擢兵部尚書調戶部管三庫事尋　命同大學
上經略傅公征金川參贊軍務明年春金川納款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宜猷四字賜之　命由川入滇勘視金沙江形勢籌
桐運又　命歸途校閱湖南北營伍又明年　命視浙江海塘
上程十六年從　幸江浙十七年河決馬路口
上命公同劉公統勳策楞公往治之堵決口閱兩月餘工竟
上嘉之先是準噶爾有綽羅斯都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名
曰四衛拉特其輝特部附於都爾伯特厥後土爾扈特竄入俄
羅斯乃以輝特補之傳至噶爾丹跳踉犯塞
聖祖三臨朔漠平定之噶爾丹策凌嘗遣止中道使經界其地

姑衆約束及喇嘛達爾扎戕其會自立所屬散亂而揮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為達瓦齊畫計假哈薩克兵襲喇嘛達爾扎殺之達瓦齊自立為汗阿睦爾撒納遂率所屬及都爾伯特台吉策凌敏闕求內附且籲借兵以定準噶爾地

上先命公康之得其狀而返至是　命公馳往經理公以阿睦爾撒納新附難信請弗與兵而移其妻子就食歸化城

上以請與不與是疑其貳也移妻子是以為質也軍營兵力未齊兩部降衆不下數萬疑而有變事將不可問所辦非是落公職以閒散在參贊上行走十七年哈達哈帥師進發公奉　命留烏里雅蘇臺偕侍郎兆惠公籌備糧餉駝馬事宜是歲伊犁

平分準噶爾地令四衛拉特各自爲汗于是將軍於伊犁統兵鎮撫之而召各汗入京師赴宴阿睦爾撒納既不得爲總汗且以將入京疑懼因煽其衆中道叛走時其妻子倘在烏里雅蘇臺公聞信偕兆公馳往收送京師二十一年噶爾喀台吉青袞雜卜叛臺站中梗會有察哈爾兵數百方以送羊至公留之分布各站事報乃通又以所獲馬數百羊萬餘自險阻運赴軍前比至額爾齊斯河哈公兵已絕糧四日矣未幾　詔公入覲擢都統任參贊大臣明年春同將軍成袞札布等進兵回部適所收之準噶爾夷人沙位斯等叛副都統鄂實陣亡公坐是復削籍以兵丁効力贖罪尋與兆公取阿克蘇下烏什得　旨命公駐

阿克蘇經理回人屯種而兆公等以是冬進取葉爾羌賊虜官軍深入無繼悉衆圍我師阿克蘇烏什均一日數驚回人玉素富者白其祖時內附封公爵久居哈密者也時隨征在阿克蘇公廉其可信屬以安輯烏什回人而自駐阿克蘇鎮之衆心大定會

上先遣滿洲蒙古兵四千爲協防伊犂之用公檄令速赴阿克蘇十一月兵至者二千有奇公率以先道險遠馬獘往往步行三十三年正月將抵葉爾羌回會大小卓木逆戰公督兵奮擊凡八晝夜賊敗遁乃與兆公軍合事聞授副都統尋授吏部侍郎晉二部尚書及都統明年回部平尋雲騎尉世職繪象紫

光閣

上親製贊文明年 命公駐回城定設官授祿賦稅土田之制

二十六年還朝調刑部尚書兼都統如故并管三庫事二十七

上南巡命留京總理事務後以爲常尋充經筵講官兼管工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管戸部事二十八年 命偕裘公日修赴粵

察議海關陋規還署步軍統領充國史總裁三十一年春暫署

陝甘總督還朝兼署戸部尚書三十三年因緬甸不靖 命以

參贊大臣往雲南坐陳奏錯謬奪職以副都統銜赴烏什總理

回疆事務三十六年夏土爾扈特來歸初土爾扈特汗阿玉奇

投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河以阿玉奇曾孫渥巴錫以俄羅斯蔑佛教又苦征調遂挈所部以東眾十餘萬羣言洶洶謂有詭計上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 命公往相度公力白其無他

上嘉之額濟勒距伊犁萬有餘里渥巴錫行八閱月始抵伊犁界飢疲疾疫道殣相望公隨宜措置全活者眾先令渥巴錫及其台吉入覲而分居部落於齊爾吉爾哈朗諸地又請借給駝馬牛羊數萬俾其字息又撥地給將種命屯兵教之耕植於是土爾扈特部咸安其生自以為歸 天朝晚也已而俄羅斯邊吏使使問故公面折之其人悚息去 詔授公伊犁將軍尋授

戶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
尚書國史四庫等館總裁官又總理吏部兼管戶部三庫仍充
經筵講官掌翰林院事兼日講起居注官會山東逆賊王倫
以邪教倡亂　詔公偕額駙師至則破臨清盡殲逆黨倫自燔死
凡六日賊平降　旨褒敘授　御前大臣四十一年定兩將軍
阿桂公平金川
上以公運籌帷幄有功依平定準噶爾回部故事圖前後功臣
各五十人公列第四公子舒常第十論者謂自古雲臺凌煙未
有一人而圖象者至父子並列尤曠古所無當是時
天子稽古右文徵天下祕書條為四庫藏弆文淵閣　命公領

閣阜世以是益榮之公夙夜在公不事家人產宅心誠涖事緻盤根錯節世人望而氣沮公獨紆回籌畫究劑艱難而在準間二部久厥功尤偉其領閣部也甄綜庶政必躬必覩使自執事震動恪恭不稍卽業胜生平孝友敦篤美行不勝書書其關於軍國之大者薨年六十有八舒常後官至尚書

劉文定公事略　子躍雲

國朝兩舉博學鴻詞科得人最盛康熙己未中選者五十人
聖祖親拔海鹽彭公孫遹為第一乾隆丙辰中選者十五人補
試得四人
高宗親拔武進劉公綸為第一彭公中進士官中書應　召試
授編修歷官侍郎劉公由廩生應　詔授編修以文章學問應
期發聞受
上知遇未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眞拜又二年而罷其發
跡爲尤奇而其相業亦獨著公字睿涵號繩庵少雋頴六歲能
綴文稍長學爲古文辭不怵世非旣入翰林益踔厲自力乾隆

五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典陝西鄉試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授內閣學士十二年　命修詞林典故從　幸木蘭卽獵所奏秋郊大獵哨鹿賦二篇
上奇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十三年典武會試明年以署兵部侍郎入直南書房歷充續文獻通考乃　國史方略詩經各館副總裁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帳列於近臣流民出塞耕上默特地貝子某不按原議年限欲盡毆民遷而歸其地
上命出按公議緩其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輯和十六年父
除補戶郎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公署治

中不署名皆究叛自屬公請以錢穀屬治中獄訟屬通判先署牘而呈尹以可否之　王師西征準噶爾將發役軍供侍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道者充經筵講官卽其部爲左侍郎會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劾奏巡撫鄂樂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銀　詔公往浙與總督尹文端會訊覆奏鄂樂舜受銀屬實論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渾誣劾論杖流
上以富勒渾所參重款已實不應議罪責公等失富部議落職得　旨留任尋擢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典順天鄉試　命偕侍郎伊祿順赴西路勘將軍輔阿禮劾兵糧勒餽送等款得實論如律還遷兵部尚書教習庶吉士　賜紫禁城騎馬二十八年

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兼署刑部尚書二十年母憂歸甫徐喪　詔以吏部尚書起公仍贊閣務充經筵講官公所疏抉剔綜覈名實奏定者試書吏法規條畫然三十四年典禮部試明年典順天鄉試當是時天下皆望公爲鉅人長德天子亦習知公忠勤可倚任三十六年二月策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充　國史館總裁明年典禮部試三十八年春公疾猶強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就視使者存問載道　賜人薓和劑以進六月薨於　賜第年六十有三
高宗方駐蹕熱河　優旨悼卹稱公品行端醇學問博雅　詔

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　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
祭葬如典禮謚文定公性至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
踔數十里嘗高燥以葬手樹積表之少游尹文端幕府得其指
授迺籍後汪文端尤重其度在政府十載與劉文正相得甚有
南劉北劉之稱器量凝重不見有喜愠色出入禁門進止有恒
處
上前所聞語久益無所遺下亦未嘗一出口也自工部侍郎歸
買宅僅數楹自後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甓衣履極垢敝不改
作而盛服以朝日吾不敢褻朝章也食於廚者數百指室無儲
餘王侍郎昶為樞曹時嘗以要事繕疏稾夜半詣公公起燃燭

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子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得白棗十數枚侑酒其清儉類此居澒淀　照園每退朝寂不聞聲問人覘之則方飯脫粟已手一編兀坐器具摘略蕭然如布衣時屢典鄉會試其他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於時嘗言衡文始難在取繼難在去較量分寸每至夜分或勸節勞公曰文之佳兄弟也一去取關於我甚易獨不爲士子計乎公嘉慎雅應詞科時年纔二十有六　廷試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瞠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文和公歎覘公卷對衆即吟始共　解沈君歸愚亦在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公爲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柢

漢魏千變萬脩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閥所著緪庵內外集二十四卷次子焸雲字青垣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年七十告歸公父子相繼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田可以見其家法矣孫逢祿字申甫嘉慶甲戌進士官主事推衍經學著書數百卷尤精於春秋毛詩聲韻之學著有劉禮部集

秦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尙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館位正卿所著五禮通考體大思精囊括禹有能竟朱子未竟之志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殫思三十有八年藁三四易而後定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是書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以疾請解任 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 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 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薨於滄州訃聞

天子愴惻 賜白金千兩治喪具命有司議卹 諭祭葬如制諡曰文恭明年 車駕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

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自此閒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

上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矣公諱蕙田字樹峰號味經宋學士觀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雍正初析置金匱縣遂為金匱人祖孫齡順治乙未進士官左諭德父易然府學生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進士官編修改給事中公以乾隆元年　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七年入直

上書房尋遷侍講進右庶子改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二年丁本生父憂十三年奉　旨秦蕙田服制將滿可仍以禮部侍郎用逾年調刑部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

諭官三十二年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明年調刑部尚書仍兼管工部事尋加太子太保二十五年洎二十八年兩典會試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本生父以藩志事牽連訟繫十餘年閉錮車南北炎雨酸風與吏卒雜馳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既通籍

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祗固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偶染暑溼虐癘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瀕斃獄所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慚名教

伏惟
皇上於慎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槩予寛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
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鑒宥罪臣父八
旬垂死之年得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行走以贖父罪
疏入　天語嘉歎遂有旨釋之　詔其未完銀並豁免由是給
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
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公既得請感泣誓以身許國
上亦鑒公忠孝有意大用公矣公任學上時陳科舉學校六則
在禮部奉　命校閱禮書時方修會典
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公職業攸司考先益精

博在工部疏言工程難易不同司員每意存趨避請用刑部掣
籤均派例從之在刑部執法平允為
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申其說乃已遇僚屬
嚬笑不苟其賢者薦達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
也公歿後部臣讞獄偶失當
上輒舉公名歎息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職守矣公立朝三十
年治事勤敬剛介自守不隨意徇物公退杜門著書不異為諸
生時後進有通介嗜古者延攬恐後蓋天性然也少從給諫公
京邸何義門王篛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交中歲居里
門與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吳學士尊彝為讀經會於禮經

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類隨舉一義輒集百家之說而諦審之間雜辨答筆之簽釋於是者十餘年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厪存什一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為完書逎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方恪敏公見而好之與同參訂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圜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郡

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並載入嘉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自恪敏外與參校者爲德州盧雅雨元和宋懿庭靑浦王述庵嘉定錢曉徵王西莊休甯戴東原皆當世通儒也乾隆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

內廷課

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所著味經窩文集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於言理略於言象爰撰周易象義曰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

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奏詩刊正韻書

上命公與武進劉文定公任其事公建議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眞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於等韻時公已遘疾猶往復辨論不休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他若河渠律算下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有體有用梁文莊嘗云樹峰如鷹隼橫空飛而食肉其爲時賢推服如此卒年六十有三長子泰鈞乾隆甲戌進士官編修

蔡文恭公事略

公諱新字次明號葛山福建漳浦人照尚書太傅文勤公世遠從子也幼秉家學言動必以禮法乾隆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九年充江西副考官十年入直上書房考御史第一辭改侍講十一年督學河南任滿仍直上書房十七年典江西鄉試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未幾遷內閣學士再晉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十八年乞假省母

上許之 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遂陳請終養時太夫人年未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

上俞其請異數也是年冬里居 命為上書房總師傅疏辭乞

啗養　諭之曰並非令汝即來供職原待後日之至也二十五
年祝
高宗五旬萬壽入都　御書旌其母明年春　鑾幸江浙公朝
行在　諭曰卿母年逾八旬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喪葬皆
行古禮三十一年補刑部侍郎視學直隸逾年除工部尚書兼
署刑部三十四年攝兵部尚書兼領國子監公所居官房火陳
請賠修　特旨免三十八年調禮部尚書充四庫館總裁　賜
紫禁城騎馬　賞澄懷園官房四十一年再攝兵部尚書是期
公年七十　御書武庫耆英及冠服諸珍以　賜四十四年四
十五年兩典順天鄉試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卒

假修纂得　旨俞允　賜以詩四十八年
上以公究心洛閩諸書爲根柢之學錄寄　御製君子小人論
雲上於天辨濮議辨令閱覆還朝覲熱河　行在
上賜以詩有年老君臣似友朋之句六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
吏部尚書　賜額曰黃扉碩彥四十九年典會試前後充殿試
讀卷官凡七次　賜公長子本淑主事賚元狐端罩五十年正
月與千叟宴　賜如意壽杖諸珍物二月
上臨雍講學公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二句　賜茶及文綺先是　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
獨斷及事兒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名一人之謬至是　御製臨

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介兄行註曰若今羣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公乞致仕疏再上　詔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茲以衰疾奏請解職情詞懇切覽奏深眷於懷第念其年近八旬閩籍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啟鑾送駕後始行馳驛回籍五月　賜御書金箋如意諸珍物三次　製詩送行有不忍言留合命歸及歸言別又依依之句公抵閩疏謝復　賜御製詩其後屢寄　御製文命公閱　諭之日在朝竟無可與言

古文者故寄卿閱不可阿好徒贊頌也五十五年詣闕祝釐

賜宴同樂園　賜詩有曰八旬幸我猶身健九望憐卿會膝前

賞人蔘一斤　命沿途有地治者備安輿護歸次年復寄示

詩文　賞御製琺瑯說搢圭說墨刻二卷　御製反蘇軾超然

臺記說一篇　諭以發看近作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可也

自時厥後凡遇　睿製必寄　示公內府書籍石刻及畫卷文

房諸珍品在廷臣所得邀賞者靡不便蕃　賜賚焉五十七年

壬子鄉試公重赴鹿鳴宴有　旨賞賚六十年恭遇

高宗皇帝御極周甲慶期　諭公年近九十不必前來公奏庆

甲歲爲

上九旬萬壽届時詣闕再祝奉　手勅字字出於至誠我君臣共勉之者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也嘉慶元年公壽九十　御書綠野恒春額並壽佛如意蟒緞諸珍物　賜之　諭樞臣向公齎摺家人問近狀　賜本僕內閣中書以端節伊邇　賞紗扇香錠節物用示眷注是年　發和詩章凡三四往覆至臘盡又寄　示新作數種四年聞高宗哀詔具摺奏慰奉　御批具見忱悃公北上至福州巡撫汪志伊奏蔡新奉太上皇帝遺詔即由漳浦啟行抵省頗覺安頓步履尤艱勸其

暫歸安養俟秋涼時護送入都　溫詔止其行尋　賜本俊一體殿試以王事用是年十二月公薨於里第年九十有三訃聞仁宗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久任綸扉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最久朕及昆弟俱經授讀懋著慎勤可晉贈大傅著巡撫汪志伊往代朕奠酒其子四人及孫行達著汪志伊遴送二人引見尋　賜祭葬　予謚文恭六年孫行達　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八年入祀鄉賢祠公之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爲一册曰事心錄終身體味之其端和恭謹蓋得諸攻勤公之教爲多直上書房四十一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

者至深且久諸皇子孫曾對公之容莫不蕭然肅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意融每進呈經解本末燦然於敬肆欺慊及盈虛消息所由來治亂安危所由判莫不悚切言之不徒守經師舊談也家居遇巡尉執禮必恭或問之公曰欲使鄉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當敬庶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者或鮮即此一端可想其行已之恭矣著石經齋詩文集

曹文恪公事略　李恭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曹公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江西新建人生之夕贈公夢遊廬山開先寺陟秀峯頂採紫芝以歸故命開先秀峯以爲名小字紫芝有異禀讀書目數行下七歲學爲文日可搆時藝十餘首十二歲患目疾失明贈公憂甚有道人詣門以手摩之曰可治約與日持藥來已而竟不至目忽明十三歲巡撫王公企埥課士拔公第一手題繡虎鴻文字贈之明年補弟子員逾冠充拔貢一中副榜入都受知於高安朱文端公及臨川李侍郎紱雍正十年順天鄉試十三年考取內閣中書　詔開博學鴻詞科臨川以公名列薦乾隆元年成進士出高安之門選庶吉士遂未

與詞科試。尋授編修。恭纂
世宗實錄。兼經史館校勘。六年丁父憂、服闋補原官、充山東副
考官。十年改御史。尋請假歸。十七年補原官。明年近畿蝗。公疏
講　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謄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此祭。
飭有司籌款捕蝗。勿假手胥吏。　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賞力
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詩以
期感格。如唐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矣亦無可稽。
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
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餘著議奏。十九年遷給事中。
二十一年丁母憂。二十五年補給事中。巡視南城。二十七年擢

鴻臚少卿。明年遷光祿少卿。尋遷通政司參議。三十年擢祭酒。典試浙江。尋督江蘇學政。三十年擢內閣學士。三十三年遷工部右侍郎。署學政任。三十四年命赴浙江讞獄。還朝充經筵講官。明年調戶部右侍郎。尋調吏部右侍郎。典試江南。又明年扈駕東巡。還從南皮祭尹吉甫墓。請御製詩表其墓。許之。即命公恭和詩。命祭告東嶽及少昊金天氏諸陵暨闕里。是年典會試。恭值皇太后八旬萬壽。夫人劉氏偕六十以上齊眉命婦。賜大紅緞二端。同時受賜者。惟冢宰程公景伊之夫人金氏。大宗伯蔡公新之夫人何氏。海內榮之。三十八年充四庫館副總裁。三

十九年進所輯 山莊正雅集 御製詩賜之即以爲序且
命公恭和所進表文 命刊列卷首是年典順天鄉試晉禮部
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四十二年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侍
皇八子講席 賜寓澄懷園四十四年夏扈 蹕熱河疏請建
承德府學并頒發書籍從之四十五年典會試得汪如 洋爲選
首廷對復第一公前後典文衡皆得士校閱必詳盡人服其公
明四十九年七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詔曰禮部尙書曹秀
先學問優長奉職勤謹可贈太子太傅應得卹典下所司議奏
尋 賜祭葬 予謚文格得 旨祀鄉賢祠公以文學受主知
沈默厚重涖部務謹守成憲戒吏張待屬僚務存大體每人

對知無不言恭遇 國慶 武成 巡幸諸大典所進詩文冊

皆稱 旨尤工書法

上嘗召問平日究心字學因進所刻敬恩堂移晴堂書課蒙賞

御臨黃庭堅尺牘二幅以公籍江西故也典試江南以省墓乞

假歸建冠山家廟構義學一區倣范文正義庄故事置義田千

畝面奏請 賜祠額 御書秩宗衍緒四字 賜之其後公子

師曾官侍郎時疏請將義田官爲經理以期經久 優詔允行

所著有賜書堂稿依光集使星集地山初稿等書師曾由任子

官至兵部侍郎同時同郡以勳業文章並著者曰李恭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李公名湖字文川南昌人乾隆四年進士由郎中出守遷通永道有異政爲總督方恪敏公所賞拔累遷貴州巡撫四十五年調撫廣東以清嚴爲政粵東素多盜番禺之沙灣茭塘地近海緜亘百餘里尤稱盜藪每出洋肆劫或散布內地劫往商莫敢過問公密訪各盜姓名居址及出入途徑甚悉偵各盜首以七月望前歸家設祀祿飭文武吏分布兵役旬日間擒誅盜首二百有奇疏聞

璽書嘉獎乃條上安輯事宜請移設督捕同知於坑頭村立石碁村專營扼要堵緝酌添水師戰艇其各村民艇令沙茭巡檢編號給印照禁民閒私造洋船均下所司議行自是海盜肅然

粵東百餘年來論大吏之賢以公為首耆老婦孺日之而加新蓋實力為民除害故入於民者至深且久也以積勞成疾卒於位殮時面目手足皆作黃金色見者異之遺疏上　優詔賜卹贈尚書銜　賜祭葬　予諡恭毅所著曰李恭毅公遺稾

彭公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二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勤公天才敏贍與紀文達公同有才人之目早直西清疊司文柄所作應奉文字婉麗清新嘗　獎賚不次而恭賡
高宗御製全韵詩乃集千字文為之又撰　乾清宮前燈詞駢

語尤奇麗
上賜以貂裘端硯中外榮之雖爲和珅所齕而　恩眷始終不替尤可想其風節云著有思餘堂稾所選宋人四六藝林爭傳誦焉子邦疇官侍讀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八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傅文忠公事略

公諱傅恆、號春和、姓富察氏、滿洲廂黃旗人、曾祖哈什屯、官內大臣、祖米思翰、戶部尚書、父李榮保、察哈爾總管、公其第十一年也、乾隆五年、授侍衛、歷遷內務府大臣、八年、擢戶部右侍郎、軍機處行走、十一年、授內大臣、十二年、晉本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十三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加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時大兵征大金川、逆酋莎羅奔、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等、久無功、九月、命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

士　賜詩寵行並　賜花翎二十藍翎五十銀十萬兩備犒賞軍前諸將奏章許沿途開看

上御瀛臺賜食再　賜詩十月公啟行

上親詣

堂子行告祭禮　遣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視公飯十二月諭奉曰經略大學士傅恒自奏命以來公忠體國紀律嚴明途次衝風冒寒諮詢軍機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具見心堅金石可從優議敘部議加太子太傅　特命加太保公疏辭不允初小金川土舍良爾吉奪其兄澤旺印烝于嫂阿扣涉羅奔之侵沃日

也良爾吉賔從之後詐降爲賊諜張廣泗惑于漢奸王秋言使
良爾吉領蠻兵我師舉動賊輒知之是月公使副將馬良柱誘
良爾吉來迎至邦噶山聲其罪斬之阿扣王秋並伏誅事聞
諭曰前張廣泗方言良爾吉不可輕動即軍前諸臣皆明知其
罪而疑畏莫敢先發今傅恒甫至軍營即誅兩年逋寇如檻豚
圈豕以快人心而警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兼定不及此其耶
以前日所賜雙眼孔雀翎爲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
不遵朕旨也尋奏言臣抵卡撒軍營見所云左右山梁不過兩
坡相對地非甚廣賊所守各碉亦不甚大不知何以用兵二年
不能進取蓋從前之誤在于專攻碉卡賊險碉林立大兵至守

益嚴毋論攻其有備竟取為難即數日克一碉亦數年不能竟
事今當奇正兼施因機制勝或以奇兵出其後或以偏師另取
征賊出則直挫其鋒不出則専擣其穴又各路尅期齊進腹背
皆兵寢食無暇自必內潰而㑹可擒矣疏入　命旨報聞公率
總兵哈攀龍哈尚德等攻右山梁下巴郎平碉及色爾力石碉
連克之
上以金川水土惡劣馳　賜公人葠三觔並及諸將帥有差十
四年正月　命班師　召公還朝　諭曰金川用兵本欲禁遏
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
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視師傅恆自奉命

以至撫綏忠誠勞勣超出等倫辦事則鉅細周祥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中宵督戰不避風雪大著聲威誠克仰副委任朕思嶲爾窮番何足當我王師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顧因荒徼小醜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擣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可即馳驛還朝尋 詔封一等忠勇公 賞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請從卡撒一路直攻噶拉依又言旦夕攻克賊巢一簣之虧誠可惜堅請進兵并懇辭公爵繳還 原旨俱不允 論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師艱進勦番酋忠誠奮發志期殄寇執奏再三朕揆勢度理以允降班師休兵息民為經國遠計彼甸奴未

滅何以家爲者乃驃姚貳師輩武人銳往立功之概大學士輔弼元臣抒誠贊化名耀旗常豈與兜鍪鬪帥爭一日之績耶示以詩三章有何云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何須效貳師又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軍無物不包蒙又云晉國勤勞予廑念速歸黃閣贊元功是月逆酋遣頭目至卡撒軍詐乞降公令曰莎羅奔郎卡親縛來營者當待以不死逆酋復遣頭目至丹壩乞降總統提督岳公鍾琪入賊巢挈酋目等由勒烏圍噶拉依至經略軍二月四日莎羅奔郎卡除道營門外設壇翌日率衆降公升帳受之莎羅奔等焚香作樂泥首請罪誓遵六事無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馬爾邦兇酋資送內地入納軍械供徭役公

傳旨赦其罪莎羅奔等獻佛像一尊白金萬兩公卻不受奏至諭曰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此皆上蒼孚佑宗社貽休有以默相朕躬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啟迪朕志荷茲福庇感感慶實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丹忱壯志勇略宏猷足以懷柔異類迅奏膚功卽諸葛之七縱威蠻汾陽之單騎見虜何以加茲實爲國家嘉祥上瑞前已晉爵封公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照元勳揚古利額駙之例加賜豹尾槍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將來數十年贊化調元懋襄郅治實嘉賴焉其傳諭諸王滿

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　御製詩有單騎汾陽休比擬都因忠赤格蒼天之句嗣公疏辭四團龍服　諭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因朕賞四團龍補服具摺奏謝并請于朝賀大典之日遵旨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此固出自謙冲本意然朕此番獎賞實出至公且具深意不可不明晰宣示蓋論平定金川之功自不可與楊古利開國之功並論但彼當開創四征之始今屬無事之時以傅恒之忠誠智勇分與同時同事亦可信其易地皆然也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必無大臣身係安危為社稷所倚賴如張廣泗不過封疆外吏其人亦不足論至訥親爵位既崇又任用有年朕之加恩超越儕輩十年

命以視師實寄以心膂如朕親行不意辜恩負恢一至于此爲
大臣者若惟是偷安自逸任意乖張國家其何賴焉朕既用自
愧更因以滋懼是以明正典刑不肯曲宥而大學士忠勇公傅
恒見朕縈懷西顧欣然請行自奉命西征冒涉風霜均勞士卒
登陟岩阻晨夕辛勤裁決軍務嘗至達旦至則申明紀律誅賊
履心雪夜督師攻碉毀卡必期焚巢掃穴一舉蕩平賊番震慴
稽顙歸命迨承朕旨納降班師星馳就道諸詢庶務仍係丙夜
辦理奏覆此所謂誠貫金石信格豚魚是以時未匕旬兵不血
刃而番酋洗心革面永矢歸誠從此邊徼敉甯而中外大臣咸
知所取法股肱一體休戚相關緩急足資倚任實我大清萬年

無疆之慶國家酬庸盛典原非朕所得私今茲豐沛殊恩昭示
風勸亦爲朝廷遠大之計不定爲金川平定一時一事而然在
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實應欽承無愧朕于賞罰大典悉有權衡
天下臣民宜所共悉所賜朝帽頂及四團龍補服并于朝賀典
禮之時時常服用不必懇辭三月公凱旋命皇長子率諸王
大臣等郊勞既至
上御殿受賀行飲至禮　賜御詩有兩階干羽欽虞典六律宮
商奏采薇之句尋　勅照勲臣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公
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爲致祭追謚李榮保
公曰莊愨　賜第東安門內　賜詩落成二十八年夏準噶爾

平論西路興師之舉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爲力矯積習爲國家任事者勸公疏辭諭曰大學士公傅恒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辭懇摯及召見又復面陳再四至于泣下觀其不自滿假信出至誠將來可以永承恩遇朕心轉爲嘉慰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兩次功績著併於見封忠勇公勅內仍從優加等議叙圖功臣百人像于紫光閣公冠首御製贊曰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鄧侯不戰宜居首功三十二年命經略雲南軍務御製詩賜之三十四年二月公啟行命閣

臣頒　勅命于　太和殿
上賜公及出征將士食及席　賜御製詩三月抵雲南四月至
騰越
上親書詩扇以賜初
上以賊踞老官屯之險　勅造舟并奪賊船順流直擣副將軍
阿里袞等奏邊外難通舟且沿江無辦工所
上特遣大臣往勘所言與阿里袞同公至軍詢之撫夷李景朝
上司線官猛等知蠻暮近地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
壩野人所居地涼爽無瘴野人樂受值執役甚恭乃令滿洲綠
營兵并從行奴僕更番運料至江岸七月工竣狀聞　諭曰所

辦甚是他人斷不能似此滿洲兵與綠營兵旣同隸行間原不應區分彼此前此領兵大臣惟體恤滿洲而役奔走服役專派綠營豈一視同仁之道令傅恒于運送船料令滿洲兵輪流分擡實爲公允自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之大臣豈能酌理揆情若此凡領兵者皆當奉以爲法至于造船一事水陸并進實征緬最要機宜乃朕屢次詢問而阿理衮並以該處崖險澗窄斷難行船爲詞即朕特派之傅顯佐三泰等亦以沿江實無造船處所覆奏傅恒至永昌遣人往勘則入地皆宜同此沿邊僻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並無一人見及可見事無難易人果專心致力未有不成者無如諸人皆預存畏難之見耳由今日

覩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否乎其宣諭中外知之

上尋賦造舟行紀其事會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及達羅頭目脫猛㪍來降請備船濟師公令齎檄諭各土司八月師發騰越渡戛鳩江據西岸遂抵允帽九月脫猛烏猛以夷目賀洛及擺夷四十戶來降請爲偵探猛拱後土司渾覺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

上賜詩二章獎之十月公取道猛供破猛養寨獲腊泥拉賽誅之設臺站留兵七百駐之遂至南董千攻南準寨獲頭目二十五師次暮臘猛養頭目扎達布棄猛拔營逸哈坎大兵長驅至新街賊遁公夾攻于東西岸射殺賊目一斬級五百餘獲纛一

船一、寨三、檑楓無算。西岸奪寨三，斬級五十。公以所獲緬書進
上賦詩誌其事。十一月，進圍老官屯，克毛西寨。賊酋懵駁遣頭目
乞降。公以其地氣候惡劣，疏請允降。　諭曰：緬甸僻在炎荒，中
朝以化外置之。乃歷任總督自張允隨廢弛邊備，嗣是愛必達、
吳達善等因循，致滋邊釁。而劉藻辦理莽匪事，退回普洱，楓畏
懼自戕。緬匪遂鴟張無忌，此歷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前
往，調度乖方，致賊匪入關騷擾。及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督
經理邊情，並未遽欲興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一萬二千，又
分其半與額爾登額由旱塔取道合勦。迨明瑞轉戰至小猛育，
爲時甚久，屢促額爾登額移兵往援，抗延不赴。明瑞等猶沿途

接仗期殿全師竟以策應不前捐軀以殉其士遂至難于中輟然猶冀緬酋悔罪輸誠非必欲勞師動衆爲犁庭掃穴計也詎待一載逆酋猶頑梗怙終我國家當全盛之時豈可任小醜跳梁不示懲創況滇省綠營恇怯積習久爲賊所輕是以調遣勁旅水陸夾攻及因大學士傅恒屢請前往督辦遂命爲經略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也傅恒于七月自騰越進兵視前此師期早較兩月賊匪未及預防因得由戛鳩一路統兵直進收取猛拱猛養越險濟軍備嘗勞瘁及至新街會兵策勵將士無不賈勇爭先連奪賊砦殲賊五百餘并殪其頭目獲取舟航器械賊皆望風披靡如此殫誠宣力實從來大臣所罕覯者及進次

老官屯克毛西寨後悉力圍其大寨勢可計日而取但水土惡
劣官兵多生疾病將士等不用之于戰陣而徒令其嘗試毒癘
心實不忍是以半月前即迭傳諭旨決計撤兵今緬酋懵駁奉
有蒲葉書遣老官屯大頭目諾爾哈猻詣軍門籲降傅恒等移
檄使受約束賊衆甫經創衂諒不遽萌故智也至傅恒請罪一
摺將此次出兵引爲一人之罪則殊未喻朕意此次出兵非好
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經略職分應爾設以爲辦理非是朕當首
任其過耳

皇祖于吳三桂一事　諭廷臣集議主撤藩者惟米思翰明珠
數人後逆藩抗命衆皆歸罪議撤者

聖祖諭曰朕自少時卽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反叛委過于人大哉聖言足爲萬世法守傅恒此事卽可援以爲例前于傅恒收復猛拱時雖賜三眼孔雀翎以示褒寵傅恒懇俟成功後再用今旣未經攻克賊巢前所賜翎卽著繳回于伊請罪之意適足相當想王大臣亦當允服也十二月緬酋懵駁遣其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于軍三十五年二月班師三月還至京七月公薨 諭曰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識超倫公忠體國自早齡侍直禁近親見其器宇非常存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績錫爵酬庸擢冠綸扉綜理庶務西旅之役獨能與朕同志贊成大勳及崇爵再加堅讓不受尤足嘉焉昨歲進勦

緬甸堅決請行朕以廷臣更無足當斯寄者因授爲經略統勁旅專征自戛鳩濟師以後身先士卒收復猛拱逆酋帥蠻暮襲擊新街賊皆潰竄遂進攻老官屯時已身染沉痾猶力疾督師晝夜兼攻克期可卜逆酋畏懼乞降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惡劣先期降旨撤兵并遣醫馳驛往視詎自復命以後病勢益加漸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問復開數曰親臨視疾軫念彌殷今聞遽逝深爲震悼似此鞠躬盡瘁允宜入祀賢良祠並賞內帑銀五千兩治喪著戶部侍郎英廉經理其事朕仍親往奠醊翌日上親臨其第酹酒 御製詩有平生忠勇家聲繼汝子吾兒定教培之句又 命喪儀視宗室鎭國公例 賜祭葬有加禮諡

文忠。十一月　諭曰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襄贊金川奏績時。以其祖父世篤忠貞流光鍾慶曾諭令建立宗祠自其曾祖哈什屯以下官爲春秋致祭傅恒可一體入祠三十六年、

上巡幾輔　駐蹕天津行宮公前歲復命處也追憶成詩三十九年

上以　蹕途所經　賜奠其塋　御詩有句云無忘耶陵雖有側那教賜奠痛交皇四十四年

上賦懷舊詩以公在論扉二十三年曰侍帷幄並誠素著年未五十鞠躬盡瘁以喪甚傷惜之詩　詩有云嗟我社稷臣所期實在近老少長于余。騎箕惜且恨公子四長福靈安多羅額駙乾

隆二十一年。公請派往軍營效力。授三等侍衛。尋從定邊將軍

兆惠勦賊。葉爾羌擢二等侍衛。準噶爾大功告成

上以福靈安非披堅執銳之歲。即能奮勇行陣。擢頭等侍衛。給

雲騎尉世職。授副都統。署永北鎮總兵。尋赴木邦軍營。守龍陵

會緬匪犯猛卯。檄副將哈國興馳援。賊退。遮罕事聞

上嘉之。六月卒于任。十優詔賜卹　賜祭葬。次子福隆安和碩

額駙。封一等忠勇公。官兵部尚書。又次子福康安。官大學士。雲

貴總督。一等嘉勇公。晉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諡文襄。配享

太廟。自有傳。又次子福長安。官工部尚書。晉封一等侯。福隆安子

豐紳濟襄一等忠勇公。官都統。

阿文成公事略

公諱阿桂字廣廷號雲巖姓章佳氏本籍滿洲正藍旗　賜入正白旗父阿克敦官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謚文勤公生而沉靜端重好讀書雍正十三年選拔貢生乾隆元年舉副傍以任子恩授大理寺丞三年舉鄉試補兵部主事遷員外郎八年擢郎中直軍機處左遷員外郎十三年小金川土司郎卡侵擾鄰境大學士公訥親督師進討兵部尚書班第繼往奏請以公參軍事明年訥公得罪提督岳公鍾琪并劾公逮部治罪時文勤公方爲協辦大學士

上念其年老無次子得釋明年起吏部員外郎遷郎中十七年

出爲江西按察使　召補內閣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衞拉特　王師累征之未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計篡奪其位所屬鄂吉策凌伍巴什等率其家屬赴嘉峪關乞降
上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撫勦適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孤立無助爲回人擒獻
上督阿睦爾撒納至熱河十行在封親王使往王故地已而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衆北走將入俄羅斯

上命公赴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隨
機援討成袞札布係額駙超勇親王策棱之子為諸蒙古盟長
上最所倚重者也成公奏公遇事奮勉奮勇勤公覺奔喪回京
七月　命仍以內閣學士同成公辦理軍務閏月授參贊大臣
十二月授副都統二十二年因成公赴巴里坤　命公代其任
二十三年補工部侍郎領率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臺是年準
噶爾平　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初回部大小和卓
木為準噶爾所拘及將軍兆惠定伊犁使還回部至是兆公遣
使定其貢賦回酋執而留之又戕我參贊大臣　詔公同富公
進兵令勦回眾迎拒于阿爾楚爾時賊眾甚盛公親率銳卒繞

出其右衝擊之賊敗潰二十四年回部各城以次克捷明年遣
伊犂伊犂自土爾扈特部竄入俄羅斯後伏莽者尚衆
上念西域既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
恐為俄羅斯兼并乃　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遠難
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為先駐兵以軍食為要臣查伊犂
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
可贍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
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
上嘉其勇往任事即如所議行公酌留馬匹分設臺站以通文
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犂先供兵丁口食

又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發伊犂供用
上皆善之派近臣協同辦理于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足敷豐
稔兵食倍足乃奏請于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收放軍糧
俱允行　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紫光閣公諸第十
七　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恪允身不
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元耶律文正王爲比
也二十六年授內大臣補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復授都統二
十七年奏新疆約束章程五則皆得　旨允行乃選可闢地建
城二回綏定曰安遠規制一如內地而哈薩克越境遊牧者悉
驅逐之數千里來行晏然　詔給騎都尉世職並令還京供職

論方略而以明瑞代之及至京授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
詩　命往歸化城勘獄又查勘薊州文安等處水利所奏皆稱
旨充經筵講官升隸正白旗任都統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金
川郎卡復與鄰封搆殺事聞
上以公舊在四川軍臺熟悉情形因　命署總督相機籌辦公
覆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郎卡互相攻擊正如鼠鬭穴中本
外番常有之事不必急于辦理
上以爲然　召授工部尚書三十年烏什回人賴黑木圖拉作
亂　命公馳往伊犁　諭以嚴防要隘俟其自斃于是明公軍
其北公軍其南築長圍困之且絕其汲道賊恂懼九月其衆擒

賴穆拉以獻公與明公誅首惡而貸其餘奏入
上責其寬縱交部議處而命永貴爲伊犂將軍公駐劄雅爾三
十二年補伊犂將軍是時緬酋懵駁以兵偪普內地土司總督
劉藻楊應琚不能辦因　命明公率兵進剿三十三年明公軍
至猛育糧盡戰歿于是大學士傅公請自督軍
上乃授爲經略而以協辦大學士果毅公阿里袞及公爲副將
軍授公兵部尚書兼總督雲貴十月抵永昌時果毅公已先赴
戛鳩公往會于騰越州三十四年春以公專任副將軍令明德
代爲總督四月經略至軍議分三路進經略出萬仞關由大金
江西路從猛拱暮曾至老官屯西岸果毅公率舟師由水路下

老官屯公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七月出關九月舟師遂出江而經略亦至公逆知賊必迎拒也先以兵伏江滸之甘立寨居時賊果從猛戛拒戰寨兵出擊沈其三舟我舟師齊噪寨兵應之賊大潰殲其頭目舟師遂出江抵西岸合攻老官屯緬兵守禦堅甚時官兵自副將軍以下多病瘴經略亦病奏聞上命撤兵而懵駮亦以甘立寨之敗大懼乞降遣大頭目十四人請議寡公遣副都統明亮等議責此後永不得擾邊境還內地官民之在緬境者越六年一貢其頭目惶恐遵約束遂撤兵歸永昌三十五年三月 命起騰越以待緬人入貢是時明德降巡撫代以彰寶使守備蘇爾相往緬責其入貢遲慢懵駮晋

之公上言偏師不可深入宜休息數年爲大舉計
上以連年用兵糧馬不無踴躍豈可以拘晉蘇爾相故遽議大
舉降　旨切責　命以內大臣管副將軍事明年以溫福爲定
邊副將軍奪公職留軍營效力初阿爾泰之總督四川也議合
綽斯甲布等九土司環攻金川有能得其地者即以畀之而諸
土司散漫不相通謀又有陰與金川通者久而無功時郎卡已
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什浜日之地阿爾
泰因循失措有　旨命溫公移師討之溫公以公兩使四川熟
邊事請借以行十二月至金川軍營攻巴郎拉克之遂授四川
提督與溫公分道進攻三十七年阿爾泰罷　命侍郎桂林代

并領其眾正月使副將薛琮率三千人從間道進攻會天雨雪賊兵斷後路兵潰散琮死之阿爾泰因劾桂公

上命尚書福隆安來讞其獄　命公爲內大臣統南路官兵南路山勢嶄絕軍次達河之翁古爾壟山尤險峻而溪南布勒山頂有賊壘與達河相犄角攻至閱月弗能下十一月溪水落乃派健卒夜渡溪攀援上布勒躍入其卡出不意盡殲其眾而北岸官兵直攻翁古爾壟賊方出拒布勒官兵復以飛礮擊賊賊遂驚潰南北岸官兵夾攻直至美諾之南山僧格桑奔古而溫公西路兵亦至小金川遂平捷聞

上命以定邊左副將軍出南路戶部侍郎豐昇額亦爲副將軍

由北路與將軍溫公分兵三路進攻金川溫公由西路之空喀豐公由北路之凱立葉而公攻喇穆山梁以三十八年正月朔半夜冒大雪進發連奪當功噶爾拉各碉其餘攻之未下是月授禮部尚書晉太子少保而索諾木誘小金川降番掩襲空喀後路斷登春糧道時溫公在木果木兵潰陣亡小金川復為賊有美諾等相繼被陷公救之不及乃派兵凡西南後路小金川降番皆收其軍械毀其碉寨悉調來營以絕其響應時賊已得志將斷當功噶爾拉後路每夜從高擊下而副都統奎林副將劉輝祖參將劉倬皆悉力拒戰每日夜十數合殺賊頗衆賊計不得逞而所得木果木官軍米糧財帛甚多莫有戰志于是求

撤兵

上亦命公整師出另籌進勦遂授公定邊將軍七月由當功噶爾拉退駐達河躬斷後是時

上添派勁旅五千 命以 國初愛星阿所佩定西將軍印授公公仍統西路兵南路屬明亮北路屬豐伸額皆為定邊副將軍而舒常以參贊大臣至金川河西日傍山攻擊牽綴公由南路至鄂克什軍營議先復小金川集諸將問計番人木塔爾謂中南兩路皆去年進攻地賊必力守惟北山迫藏噶山雖峻而山之西南即美諾山之西北即占古若派兵先攻中路之碉卡以殺其勢而別派勇幹大臣上北山迫下美諾則巳出中路賊

變勢必望風潰卸可以得美諾公然之遂定計以十月二十一日由中南兩路進兵賊方悉力堅拒而派登北山之兵已入其顛頃之從山西下中南兩路之賊知將襲美諾各驚散去于是復美諾收占古凡七日而小金川全復奏入 賜詩褒嘉三十九年正月十日五更冒大雪由當功噶爾拉進兵抵喇穆二月克羅博瓦山梁晉太子太保六月克色淜普山梁七月克遜爾圖布等處八月克該布達什諾等處賊酋僧格桑死于金川番人獻其尸是時明公及舒公在山西駐兵日久尚無進取之計公指畫形勢遣海蘭察率兵往助之由是宜喜之兵亦踰山而東盡克各碉與南山兵相望豐昇額駐札凱立葉者初亦阨險

不得進公復遣兵往助豐公于是北路官兵亦逾險下至丁河濱九月克默格爾山梁十一月克過格魯古丫口十二月克日爾八當等寨奏入 賞帶雙眼花翎授 御前大臣四十年正月克康薩爾等處二月克堪布卓各碉四月克甲索得楞山梁五月克下巴木通等山梁六月克遜克爾宗山梁七月克章噶等處八月克勒烏圍勒烏圍者在刮爾厓北與索諾木官寨互爲犄角者也寨堅甚官軍用大礮毀其碉牆賊更穴地死守至是乃盡克之而索諾木之母先往河西將收集餘眾合力抗拒公遣精兵開道追勦于是其母子音信斷絕遑遽不知所出公使降番往諭之其母遂偕赴軍營公栖以別帳俾作書招索諾

木特官兵合圍官寨晝夜用大礮轟摧索諾木窮迫飢窘其丹書乃于四十一年二月率其妻妹及各頭人至營降金川悉平上遣近臣齎　詔至營封公為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先是軍營屢次報捷上知大功必成　賜公扇且畫蘭于上題以同心之言其貞如蘭復　製詩以賜蓋兩金川之平定實　廟算早決其機也是爰置降番于各寨請設副將同知駐其地定以四月班師上飭禮兵二部議行郊勞禮築臺良鄉之黃新莊　鑾輿幸臺公等戎服入行抱見禮一如兆惠公自回部凱旋故事又次日賜宴瀛臺紫光閣　賜紫轡及四開禊袍仍授軍機大臣又繪

功臣五十人像于紫光閣公居第一
上復 賜賚八月公六十生辰 賜崇勲耆慶匾額及 御製
詩篇如意等物為壽先是公在金川緬酋遣人來議入貢事總
督檝至京師下獄至是部臣請以索諾木母子弟兄及其頭目
正法
上命撤緬使赴西市觀行刑且告之故緬使驚仰欲絕因 命
檝至雲南令歸諭緬酋以震動之明年正月遂 遣公赴雲南臨
邊示以禍福緬酋乃歸蘇爾相及十餘年而新立酋長孟隕遣
使具表恭祝八旬
聖壽願此後十年一貢南徼永甯亦公先聲有以讋之也拜武

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四十四年河決儀封蘭陽　命公行
視公謝以不諳河務
上曰如卿豈有不能者乃馳至儀封與督撫及河臣詢訪河狀
集料聚夫晝夜堵塞每下樁埽公皆親自臨之次年三月工竣
四十五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　命勘
浙江海塘工程奏請修魚鱗石塘與柴塘並建以貲永久四十
六年　命勘巡撫王亶望獄事畢順道勘高堰河工是時蘭州
逆回蘇四十三作亂
上命大學士和珅督剿失利乃　令公督師四月至蘭州賊眾
數千據華林山死守公四面設圍絕其水道賊旋抗拒皆殲戮

之遂獲賊首解京師伏法事畢復勘河堤工時河復決青龍岡留公督辦而令公子侍衛阿彌達祭告河源明年六月合龍九月浙撫陳輝祖與藩司盛桂互訐公往讞其獄四十八年復勘河南蘭陽十二堡堤工回京管理戶部刑部事四十九年甘肅回民張阿渾作亂破隆德靜寧圍伏羌總督李侍堯尾追不及上遣海蘭察福康安帥師往剿復　命公督之至則敗賊于底店進圍石峯堡阿渾等窮蹙乞降檻送京師　詔予輕車都尉八月　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舉千叟宴奉卮上　壽領班入宴　賜詩以龍之六月　命閱視黃淮清口情形回京賜調元錫瑞額五十一年再勘清口堤工八月公壽七十復

賜平格延祺額及　御製對聯九　月按浙江平陽重征獄同台總理兵部事務五十二年七月再勘睢州堤工五十七年西藏郭爾喀平

上命圖福安康等十五功臣像于紫光閣以公參贊幃幄列第二五十九年

睿皇帝正位東宮六十年冬

上以御宇周甲將行內禪之禮而隆儀盛事古所罕見公敬謹酌定儀注嘉慶元年元旦公仰承宸命於太和殿上捧册授寶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公進觴上壽如前視履老而周旋中禮百寮及外藩貢使皆驚喜相告謂重臣耆德實國家土

瑞也八月公八十生辰叉　賜介眉二錫匾額及對聯　御製
詩如意等物十一月公疾
上遣醫胗視　賜藥　至二年八月薨訃聞奉
太上皇帝　勅旨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自平定西郵時即
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懋著勤勞嗣勦辦兩金川畀以將
軍亟寄堅持定見克蕆膚功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賞四團龍
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帽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旌殊勳
續自簡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及石峯堡回匪
滋事統兵勦平復加賞輕車都尉正資倚畀頃聞患病篤即
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經被茲

聞溘逝深爲悼惜仍著綿億帶同散秩大臣侍衛前往賜奠司
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九月
上親臨奠醊　賜祭葬諡文成　配享
太廟公器識宏遠沉毅過人事必籌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雖
在萬乘前不輕爲然諾乾隆中庫帑充盈一詔以名糧改實額
增兵六萬公時方奉使具疏力言其耗費謂百年後當知之美
人朝先五鼓起坐直房侍旦不假寐進止皆有常處或
上幸經直房侍者下戶簾公從室內起立垂手俟鹵簿過始復
坐議政持平舉大體尤不肯輕重其法以探
上意曰

上聖人也儻意不在是偶行之後以為此法安得平耶在軍册獨坐帳中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迄偏裨每與一二語即知其性情才具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死力將校中封公侯出為將軍都統提鎮者甚眾及任宰執領尚書事得廉懶勤幹之士輒以陳于朝二十年來總督巡撫公所密薦者為多自少留心史事凡古今治亂成敗之迹皆能默識其所以然遇寮屬皆教以修身植節勉成大器而于佻巧營求者必痛絕之蓋文勤公以重望著　朝端一時名卿巨老法家拂士咸與訂道義交公時聞緒論以古大臣自期嘗燕居侍文勤

公忽顧問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公謝未習曰固也姑言其意公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死輕重文勤大怒曰是乎將敗我家遽索杖公惶恐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尚足問耶公後掌刑部歎爲諸曹郎述之其詒謀可知矣子阿迪斯襲一等公官戶部侍郎古北口提督次阿彌達官至工部侍郎孫那彥成由編修累官大學士別有傳

胡恪靖公事略

胡公寶瑔字泰舒江蘇淸浦人父賡雲進士官教授公生有異稟雍正元年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齎文入都奴愆於期公撫然曰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乾隆二年試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首輔鄂文端公深器之六年秋大學士查郎阿公侍郎阿里袞公奉 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請以公偕行時適扈 駕木蘭即由此徧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轉至黑龍江再轉至甯古塔周歷諸邊及春而還其行二萬二千里披榛棘觸豺虎橫穿側出于冰天雪海中覽形勝辨其土宜自以為極域外之大觀也遷內閣侍讀會舉御史查公以陽城馬周薦

御試第一遂授福建道御史轉給事中再遷順天府丞公在臺垣五載嘗疏言直隸旱災蒙 恩旨先後運米五十萬石備賑請飭令土著之民靜候賑濟其各處流民願歸耕者資遣回籍俾趕種春麥不致田畝久荒又言河南營伍已 特遣大臣查閱第恐不肖營弁或乘機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請飭督撫提鎮嚴查禁杜又言山東江南被水各州縣宜乘水涸時設法疏導引流赴壑以便春耕皆得 旨允行十三年 王師征金川 命大學士傅文忠公為經略 詔公從行日馳三百餘里日或不再食嘗瘴癘得達大營時賊方張碉樓接天矢石交兩耳下公畫策制奏動合機宜凱旋

天子親斟金卮。賜公酒海而榮之擢順天尹累遷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十六年居。蹕南巡有偃師奸民傳毓俊以私憾控張天重謀逆逮係百餘人。命公往鞫乘傳七日而至集案牘視之比夜分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而伏止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以為神明明年遷兵部右侍郎兼府尹如故遂授山西巡撫尋調湖南自湖南而江西而河南再撫江西復調河南凡四省六任焉在山西撫饑民理冤獄黜貪吏除奸蠹整備關隘力行教養之政在湖南民貧俗敝苗猺困兵役之擾公整飭之疏定鄰桂銅鉛各廠委員協辦更替之法在江西奏嚴查鄱陽湖編保甲以靖積盜又奏勘明廣信所屬銅塘山無可

墾之地無可用之材無可煎之礦請永行封禁又奏定豐城隄工歲修經久策時江浙歲饑江西倘中熟而市儈居奇爲利迺宣禁以通商販鄰省賴焉及二十二年撫河南適大水開陳汝許及河北之彰衛懷同時被澇者六十餘州縣

天子軫念災黎發帑金截漕米名二百萬以賑之公率屬吏計口而賑不遺一夫葺廬舍招流亡貸牛種至冬隨地留養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奉

命開濬水道工賑並舉民飽食趨事所開支幹河凡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濉泄諸水匯于淮以歸洪澤湖迺會其源流計其深廣爲圖說以獻 詔曰豫省災區積困已久朕特用胡寶

孫為巡撫實能不辭勞瘁仰體朕痌瘝在抱之意而又能盡心調劑以蘇窮黎甚可嘉也其交部優叙尋加太子少傅
上以公遵　旨治河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上源下游以次就治　御製中州治河碑文刊石以垂永久自是連歲大稔二十五年冬復移江西次年七月河決楊橋沁洛丹衛同時並漲被水者五十餘州縣　詔大學士劉公統勳協辦大學士兆公惠侍郎裘公曰修河督高公斌共治之復　召公撫河南時決口數百丈未合將開引河築壩東水需葦薪之屬數千百萬日役數萬人以次徵發受傭者皆立與直民不知擾災黎周卹備至無一流亡者水落田出民借種以播秋麥次年皆大熟二十七

年

上南巡公迎鑾德州。御製詩賜之未幾以疾請告賜人葠一斤。遣太醫馳驛往視尋疏陳民田道路開濬溝渠與河道相表裏每一州縣開溝數十道至百數十道不等分戶承挑備旱潦并定歲修章程璽書嘉奬命直隸總督方觀承率所屬仿行焉公在河南最久習知其地利民俗盡心經畫故民樂而安之二十八年正月薨于位事聞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恪靖賜祭葬如禮公性清約精敏既貴不改儒素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入朝各策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既

勑數行來嘗被 命祭告南嶽請假便道還松江太守蔡長濮驚曰吾官此數年矣不知郡中有此搢紳訪之則巳徒步登府至里門所居破屋數椽門不能容車猶然蓬蓽也太守歎息去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大子南巡駐會稽 命公齎金軸致祭文成讀祝堂下始爽然前夢之徵云

方恪敏公事略子勤襄公維甸

方公觀承字宜田號問亭安徽桐城人居江甯祖登嶧工部主事父式濟進士官中書皆坐宗人孝標累謫戍黑龍江公少時僑寓清涼山寺有僧中州知為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兄觀永歲往來塞內外營菽水之奉或日一食或徒步日行百餘里於其閒勵志氣勤問學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設施平郡王福彭知公深雍正十一年王授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為記室以布衣召見 賜中書銜十三年歸補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舉鴻詞科以平郡王監試避嫌不赴尋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隸清河道遷按察使九年 命隨大學士訥

親履勘河道并海塘工遷布政使十一年署山東巡撫奏請禁漕弊嚴緝盜匪二事 諭實力行之可也十二年疏言義倉之便與社倉略同但社倉例惟借種義倉則借與賑兼行而爲益尤在猝然之賑大要設倉宜在鄉不宜在城積穀宜在民不宜在官其捐輸及典守年久者請照社倉例議敘報聞二月回直隸明年擢浙江巡撫時海塘引河改由中小亹安流其北大亹以北沙漲如平地公沿塘查勘自仁和縣之觀音堂起至海甯縣之淡水嶺止丈出地三十五萬四千八百餘畝民竈五千七百五十戶凡認墾者皆編列字號分年陞科歲徵雜糧十萬石小民咸資生業 諭曰墾田乃務本之圖所宜晉心勸相者也

定海普陀山遠在大洋居民進香男女偏處一船往山寺經旬始返既于風化有關而閑汛稽察禁物因婦女在船易至疏漏奸民乘機夾帶公飭屬查禁

上題之復請纂輯兩浙海塘通志又請申嚴雜糧私運出洋之禁皆從之擢直隸總督兼理河道疏請就永定河之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由地中暢下無阻明年

高宗親閱永定河堤　諭公以下口宜暢　御製詩示之并

賜人葠三斤加太子少保六月永定河南岸淤溝奪溜乃堵築偏歸引河復故道先是喀喇沁土默特等處種地人民漸多有

旨查禁廷議照署督陳大受所請按三年五年之限交地回籍

若原係民墾不能即回者按畝交租俟一二年後給還原主十六年土默特貝子欲不問年限概行驅逐公奏言此等貧民無家可歸即使甘受驅逐而數萬男女概入內地亦難安置應請行之以漸　詔遣侍郎劉公綸等往勘如議行又疏言上年增建冰窖減水壩貼近永定河下口近因水大全河于此掣溜冰窖以上河身吸刷深通較冰窖以下河身驟低至五六尺其水仍出金門而壩臺並未衝刷至三十里外即已澄清徑出坦坡埝汪爾淀一帶並無淤墊之虞請于坦坡埝尾東北斜穿三角淀開引河歸入葉淀由鳳河轉輸入大清河疏下　廷議令詳查再議公持前議益堅謂地勢人事天時皆順敘以必應改移請

詔尚書舒赫德公總督顧琮公會勘如公議是歲黃河水自陽武灘入長垣東明衝開月堤有　旨命公勘公疏言長垣東明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陽武等縣之瀝水北注長垣向賴太行古堤捍衛嗣因堤被水齧堤西瀝水不匯至致被衝塌今宜為瀝水籌去路請開引河導入舊河使容納東注即將所起土自堤西村起另築新堤則堤外有河以疏瀝水河內有堤以防漫溢事半而功倍　詔如所議行尋疏陳濬治滑城縣之奇村河可溉稻田數千頃商船亦得通行得　旨嘉獎十八年奏設義倉告成計倉千餘貯穀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酌規條並繪圖以進　溫詔嘉獎　諭以實力行之尋疏言永定下口形勢變遷

靡常請于北岸六工尾開堤放水作爲下口至五道口東南導歸沙家淀仍由鳳河入大清河廷議以南自南岸冰窖改移下口何又有此請令據實覆奏公持前議益堅 特旨允行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赴哈密及巴里坤籌辦軍餉馬匹疏陳共備馬二萬八千匹駝四千四百有奇又言哈密貯茶三萬封運往軍營仍撥五萬封補貯哈密舊存糧十萬石亦隨撥隨補先後撥餉金三十萬兩請再撥四十萬備用 諭以妥速爲要二十一年回直隸任明年八月

上以糧艘遲緩 命即在天津交兌俾及早回南免誤明年漕運 特諭穪公肆應裕如令悉心妥辦公奏天津北倉可貯糧

三十萬石添設蓆囤可貯十数萬石臣飭辦葦蓆二萬片應用
事竣仍可變價歸款費無多至交兌之船悉令泊北倉以南起
剝之船悉泊北倉以北北倉東岸釘樁立界每二里泊船一起
同時起米不相妨礙西岸留為河道令空船行走仍令各船挨
進毋拘銜尾常例以期迅速抵津得 旨嘉允永定河淤灘地
公請于堤內外共留十丈為種柳取土之用餘撥給守堤貧民
領種從之二十四年四月
上以北運河水勢微弱 命將先到糧艘截留囤十萬石貯天
津北倉將來水長續到之船令其直抵通倉公疏請就先到各
幫內每艘令酌剝若干即得輕便各按應剝之数截留北倉餘

仍抵通交納以剝爲截則應截者一律均勻　諭獎其妥協如議行二十七年奏請寓賑于工凡河渠堤埝及各處之減河疊道等概加修築計三十二州縣土方銀米皆歸確實得　旨俞行四月同劉公統勳會勘山東四女寺哨馬營減水引河語在劉公傳先是易州城北有安国河公奏允開渠灌田鑿子渠建大小閘以時啟閉渠成　賜名安河二十八年

上以天津等屬積水未涸責公不能設法疏消模棱玩愒部議奪職　命晉任御史吉夢熊等遂劾公玩視民瘼及吝役派車船勒索賄放事　諭曰方觀承在値年久每存息事甯人之見事務旣繁又値災歉措置自無不端覺言者動以爲歸過之地

置身局外坐言易而起行難使易地以處未必能如觀承之勉力支持也尋疏言直隸水道溝洫自大與宛平東至撫甯西至易淶西南至望都東南至阜城又運河自武清至吳橋共二十二州縣疊道開渠一律完竣 諭曰溝渠即河道之派絡也應聯爲一氣方得宣洩之宜三十年

高宗南巡公迎 駕 賜詩褒美四月條舉木棉事十六則繪圖說以進 御題詩十六章並令將公所作詩書于每幅之末尋疏請樂城柏鄉內邱定興安肅望都等縣改建甎城定泊河淤地向給貧民租種嗣因胥役豪強影射兼并公查明撤回請歸留養局爲養贍貧民之用八月籌辦居庸關城及關溝疊

道十月奏永定河葦地已成高灘請改種禾納租均如所請三十三年甍于位年七十有一　優詔賜卹謚恪敏　賜祭葬如例公明于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任寄以事無不當及公歿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夙所拔于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繁劇不易治　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又值大軍征伊犂緬甸師屢過境公儲備精密未嘗少缺乏而民無擾累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河公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稱善謂非執成法者所可幾也公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于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閘溝

樹之法得諸望溪先生之緒論爲多嘗值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或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
職州縣何辜焉磁州有逆民爲亂公奏誅三人赦七人
上疑公寛縱廷寄切責者數公執不易　詔九卿軍機大臣會
訊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素勤學工詩及書嘗偕秦文恭蕙田緝五禮通考
又屬戴東原震撰河渠書百三卷著有述本堂詩宜田彙稿間
亭集及雜記直隸事凡數十卷公得子遲撫浙時購一姬將納
之見所攜詩冊有相知名問之其大父作也公曰吾少與其祖
以詩相知納其女孫可乎遂還其家助貲嫁之及六十一歲乃

生子維甸

純皇帝嘗抱至膝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賜之四十一年

上巡幸山東維甸以貢生在良鄉迎 駕 諭曰原任總督方

觀承宣力畿輔二十餘年勤勞懋著一子維甸年已及歲著照

裘行簡例授爲內閣中書一體會試四十二年入直隸名宦祠

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入五督臣中五十一年 命入祀

賢良祠

維甸字南耦號葆巖由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十九年隨福文襄公赴石峯堡軍營累遷郎中五十二年隨福公赴臺灣軍營 賞戴花翎遷御史五十四年進

試廣西晉給事中遷光祿少卿五十六年隨福公征廓爾喀轉大常少卿　賞三品卿銜擢光祿卿五十九年　命偕尚書蘇凌阿往山東勘獄轉太常卿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授長蘆鹽政坐事奪職吏議發軍臺　特旨寬免　賞員外郞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分校會試遷郞中晉內閣侍讀學士隨尚書那文毅公辦軍務五年授山東按察使遷河南布政使時川楚教匪未靖公督兵六千防界

上嘉之八月調陝西布政使就遷巡撫時軍務將竟亍摟捕零匪及籌撤鄉勇各事宜不遺餘力十一年甯陝新兵叛公派兵堵勦請令總兵楊公芳回陝疏入

上韙之　命偕提督楊公遇春進由督勦會有　詔遣繼勇侯德公來視師賊勢將趨石泉公遣將擊走之　命回行省治糧餉軍械及彈壓地方事宜未幾德公疏請將叛兵蒲大芳等二百餘人暫歸原伍

上責其寬縱　命公嚴訊叛兵定議尋疏陳善後六事從之十三年奏酌改陝省鹽務事宜下部議行十四年擢閩浙總督公以母老未能迎養奏懇于半年後更代得　旨方維甸之母年逾八十平素母子相依朕所素悉伊廬及日久遠離私心負疚自屬人子至情目下可速赴新任俟明年二三月來京陛見彼時順道先往江甯省母到京後再將其母近狀據實奏明候朕

陛旨尋遵　旨赴厦門撥治臺灣械鬬獄獲犯林聰等百餘人分別定議奏海盜朱濆經官兵擊斃其弟朱渥悔罪投誠呈繳船礮有眾三千餘人請分別遣散安插又奏臺灣屯務廢弛請通行查勘體䘏番丁資調遣又請申明班兵舊制並籌議章程十則又奏臺灣各營汛地酌議歸併以便操防又疏陳約束械鬬章程請設約長族長責令管束本莊本族嚴禁隸役黨護把持皆下所司議行六月奏請　陛見得　旨七月十七日爲方維甸之母吳氏生辰方維甸可先赴江甯爲伊母稱祝並　賞如意緞疋諸珍物九月至熱河入　覲奏請終養　優詔許開缺回籍養親且曰朕以孝治天下不忍拂人子至情也會浙撫

蔣公收銛奏鹽政奇玖家人與混狀　命赴浙察勘明年四月
特旨召為軍機大臣即補尚書用資倚畀且曰伊母向在京師
久住于北方風土素習若奉母來京于散直之餘朝夕侍奉實
為公私兩得即遇巡幸亦不令其隨往朕于方維甸母子之間
所以體念之者無所不至維甸當仰體朕用人不得已之苦衷
也但伊母見在身體不知究竟若何若果精神委頓萬難遠行
仍許據實陳奏公尋奏母病情形得　旨見在天氣漸熱方維
甸母子不能暫離若令其長途跋涉心殊不忍可在籍安心侍
養不必來京并　賜其母香珠摺扇等物十八年丁母憂　詔
賜祭　命江甯將軍與肇前往奠醊並傳　旨慰諭方維甸令

其節哀守禮再圖効國宜勞時林清謀逆　文成等據滑縣奉
特旨方維甸本應俟其終制後再行簡用　因直隸及東三省
交界處有匪徒滋事其令暫經從戎署直隸總督在任守制將
來來京召見仍準素服俾得兼盡孝思公營葬畢即遵　旨啟
程疏請馳赴軍營勦賊會那文毅公奏捷云已圍攻滑城指日
可收復
上不欲使公抱奪情之戚　溫旨令轉程回籍守制再候簡用
二十年六月薨于里第　諭稱其忠誠盡職清慎著名　贈太
子太保　命江甯將軍穆克登布往奠其子舉人候補中書方
傳穆　賞進士許一體殿試尋　賜祭葬　予諡勤襄所著曰

心蘭室稿傳穆尋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沅州知府遷兵備道女

君薇工琴善書精篆刻適江刺史元炳著有閒雲閣詩鈔

莊容可尚書事畧

高宗御極之四年詔以廷試進士對策撰擬須聯獻諛非體且啟請託弊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為式于是番禺莊公袞然為舉首比引見風度端凝天顏甚喜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榮之還朝遷右中允進侍讀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卿以憂歸即家授內閣學士服闋入朝遷兵部右侍郎督江蘇學政十五年轉戶部

右侍郎。召還京尋典江南鄉試。再視學江蘇。十六年、授江蘇巡撫。二十一年丁母憂扶櫬南行　特命給假百日治喪于伏汛前至淮安署南河總督先是公督學政時浙江人于文彬偵公出獻所著文武記太公望傳等逆書公以爲病狂不究至是文彬挾其書至山東呈衍聖公孔昭煥轉告巡撫楊應琚以聞公自請治罪　命罰學政養廉銀十倍至是坐朱聃主使斃命乃張穀孫賄謀聯號嚴凝裕闞蟋蟀等案均擅批罰贖未奏聞逮繫法司論如律　詔貫罪令護喪回籍後赴軍臺自效方詣謫所中途即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莅事四載復調江蘇仍兼管浙江塘工賑務加太子少

保二十九年擢刑部尚書暫署巡撫任三十一年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是年冬入都未幾坐前劾同知段成功縱役擾民復以因病被駁入告
上責其避怨市恩遠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三十二年七月薨于官舍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
主知出膺節鎭誓以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淮陽諸郡水公案勘撫邮得
旨截留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備賑民乃得蘇歲乙亥大江南北復災公上疏自言奉職無狀數千天和并陳諸救荒策
上皆允行費帑千餘萬躬親散放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大疫

公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又疏言太倉鎭洋沿海田廬全賴海隄保障雍正十年築土塘二萬四千七百餘丈時因經費不充僅于沿邊頂衝處修築餘多未辦迺因東北風潮損傷隄岸居民自請挑築請酌借庫銀萬六千兩交紳士自募夫役接築土塘九千四百七十餘丈務令訊前告竣所借銀按畝相輸二年即可完款得 旨俞行及撫浙江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收商販不至公奏撥庫銀三十六萬兩遣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截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穀十萬石運浙平糶自東徂春米之來自楚者舳艫相望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

之處有三亹曰南大亹曰中小亹曰北大亹乙丑以後水行中亹者十餘年己卯歲改趨北大亹公承　詔底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歷勘以加築土堰添建坦水𥳑請旣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弁專司負薪運土甃石省民夫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樁
上復親臨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又用前人竹絡法編竹爲簍實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間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時

秋霖水漲公親往嘉湖二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閼因請濬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漊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奉移撫江蘇之命公遂親往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疏略云大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巳湮明永樂間則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之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其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六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關口爲湖水運河入江

入吳道今皆淺淤。及如入吳淞之龎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淑浦邇因小民貪利徧植菱蘆圍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婁江也今河大非昔此往往艤舟待湖崑山外壕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上游漲淹漫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則倍法當于運河以西凡大湖出水之口皆為淸灑占塞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尚深通其吳淞江自龎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均宜浚治寬深其植蘆插斷及旨占之區盡數剷除此後仍嚴為之禁即以濬河之工加培圩岸庶渾潮不入清水日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請先動帑興工仍于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紓

而工可速集疏入　詔可工始于癸未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二十二萬有奇公再撫蘇有　旨仍兼理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二百七十丈其松江大倉沿海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法編竹簍實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戒族人居晉江者勿造謁有至者遣閽人謝之曰其任封疆義當遠嫌俟去宜時再相見洎公薨晉江族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爲不可及云公諱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由晉江徙粤遂爲番禺人生而穎異工書法出入顏趙間在禁林經進詩文數被獎異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　命賡和　御詩壬午丙戌

兩次　南巡　賜御製五七言律詩各一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用石鼎體聯句詩成書
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由祠館躋九列皆　聖明特擢不由薦
剡秉南重鎮膺委任者十餘年入領尚書遂參大政中間兩遭
顛躓賴
天子仁相終保全之重建旌節天不假年未躋中壽然海內士
大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頌嚮謂科目得人之盛爲嶺表所
希有也一子曰士斌

沈文慤公事略

公諱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德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壬戌授編修

高宗嘗于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　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　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　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累遷中允左庶子侍讀學士甲子典試湖北明年晉詹事嘗　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且云張鵬翀才捷于爾而風格不及丙寅授內閣學士請假歸葬有旨不必開缺　命給三代封誥　賜五律一章題云沈德潛爲

父請封陳親遺訓聲淚俱下此所謂終身之慕乎詩有云奚用悲蓼莪落因知遂顯揚又 賜詩龍行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錢侍郎陳羣和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上嘉賞焉丁卯四月 命直上書房六月還朝 賜詩有曰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兒輩麤知書相期道孔顏詩以公年老

命天明始入上書房亭午即出且曰以身教不專以言敎也尋擢禮部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年力就衰 命原銜食俸仍直上書房己巳請告薦齊召南自代 許之 賜御書人蔘緞帛及詩壇耆碩額命校往 御製詩集方行 諭有所著作

許寄京呈覽且曰朕于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　賜詩有云清時耆舊士吳下老詩翁又云近稿經商搉相知見始終陛辭　面諭云爾歸享林泉之樂與鄉鄰講說孝弟忠信便是爾之報國又云我五十壽時一定來京拜祝君臣之誼等於父子家人最後復用　陛辭韻　賜詩四律首章云高尚特教還故里清標終惜去朝班二章云矣予結習多難遣嘉爾臨文不忘箴皆異數也庚午公遊黃山天台謁禹陵奉　賜詩有云爲語餘年須愛護來春吳會共論文蓋預訂　南巡其約也明年公主紫陽書院二月迎　鑾清江浦　溫諭詢吳民勞苦不賜緞帛貂　諭令籍食俸　賜詩有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

子門生更故人別後詩裁經細檢嘗前長瘦聽頻陳詩扈蹕西湖　賜道存風雅額幸佘山時又　賜和山居雜興十章又賜題紫陽書院詩公進恭和　御製詩一百四章是冬以祝皇太后萬壽入都　召見　賜坐明日　召入南書房　命題韓滉七才子圖又題　御書無逸篇後又題　御書古稀梅賜貂裘及德藝清標額公進詩集求　賜序上欣然許之予小除夕坤甯宮手書以賜序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要乃能深造乎此識夷守約敝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

未能有合于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作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間矣高王蓋指青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壬申正月

上召賦雪獅聯句詩小江　重華宮　賜詩　命和又　賜御書鶴性松身堂額及藏佛一尊冠服六種蓋爲公八十稱壽也疊日陳謝

上與論人臣體用公奏體用兼備如北宋韓范諸臣可以維持宗社有體無用猶不失爲正人特不堪重寄耳若無體而妄談

作用必僨事

上然之南歸　賜詩送行及途費銀二百兩蓋進西湖志纂

上題三絕句代序丁丑二月

上南巡加公禮部尚書銜　諭稱爲蓬瀛人瑞疊前韻　賜之

有句云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尚有人每　召對問民疾

苦並問高年有學問者還有幾人公以司業顧棟高進士方粲

如對

上詳詢履歷識之尋出　御詩百六十餘章　命和辛巳入都

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進歷朝聖母圖冊　賜杖入朝　命與九老

[illegible]計在位九人在籍九人武臣九人皆年七十以上公為在籍
文臣之首　賜遊香山並圖形內府
御旨賞賚有差公進所選　國朝詩乞序申條錢謙益錢名世
諸作
十賜序責其失當　命儒臣精校去留重鋟板行世而待公如
初詩　諭明年南巡迎送不必出蘇州界壬午二月偕錢尙書
陳蓍迎　駕常州　賜額曰九衰詩仙又詩二律其一與錢尙
書同　賜並稱為大老公遵和　御詩十八章　恩賚稠疊明
年
上和公攝山詩十二章　御書長卷以　賜乙酉二月公偕錢

尚書迎　駕試進　詔加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孫賜舉人一體應禮部試尋　賜人葠緞匹　御製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　賜其一有云吳中今古老人科此似徵明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他蓋公會進呈文待詔像上題七言律　命南書房詞臣屬和故　賜詩以此公也戊子己丑均有　詔存問　賜人葠庚寅九月薨年九十有七乾隆三十四年也　優詔悼恤　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　賜祭賜葬謚文愨　御製詰悼之有云壽縱未能臻百歲詩當不朽照千秋可謂恩禮始終矣公鄉試十七次不第晚達受殊眷榮悴一節不干進不希風旨下直蕭然純良自締如訓蒙叟著所

奏進著許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洞酌卷阿之作者其于閭閻
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蓋亹見于詩反覆
盡意不苟爲虛美世徒見
上遇公之榮而不知公之所以被
上知者固有在矣
上每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前後受 賜詩至四十餘首
歷校 御製詩時有更易
上皆虛己從之賞 福字及書籍法帖諸尚方珍物不可殫數
海外諸國爭走亟 金購詩集日本臣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
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詩四章願附

弟子列公拒之蓋泫友衡山不以請書子遠寓意也四十二年
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訐告集
有公所作述夔傳下廷議追奪階銜祠諡四十四年　御製懷
舊詩列公五詞臣中仍以錢沈並稱東南二老云

裘文達公事略

司空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修利堤防通達溝瀆別五土之信而物其所生之宜厥任綦重　朝廷命官必深知其蘊蓄又歷試有功然後畀以宅揆熙載之任新建裘公敭歷六官咸稱職尤善于治水

天子重公材數任之公竭智慮告成功最後晉工部尚書竟薨於此位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乾隆二十二年五月　詔曰朕此次南巡親閱河工相度險要特派侍郎裘曰修總河白鍾山疏濬荆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會辦徐州黃河兩岸堤工其徐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

副總河嵇璜凡以為積歲災民籌捍禦之策也近聞山東之金鄉魚臺上江之宿虹靈璧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州縣皆有積水漫溢其受病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若不及時籌辦將何所底止此朕南巡未了之事也其令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現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覔以日時熟察情形通盤籌畫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用副朕痌瘝一體之意公銜 命自山東查勘至河南自河南至上江疏請將靈璧之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之荀家溝岳家河潼河一律疏濬至董家溝在宿遷境內安河界桃源泗宿三州縣閒皆已淤淺其金鎖鎮留家集劉李埂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為入洪澤湖咽喉皆宜逐段

閘濬必此處較上游深通而後濉河等水可以順流直下惟下游之下復有下游洪澤一湖以清口為出路前已奉 旨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仰見 聖明燭照于數千里外但每歲須應期開放庶不至壅閼于一時有 旨嘉其明晰得要領 命與夢麟等無分彼此所見既確即一力擔承務期歲前蕆事公復由潁亳一路至河南疏言潁亳一帶必東面及東南面去路無阻然後中州諸水可得而治宜先開幹河繼開支河繼開溝洫其東面之幹河在商邱為豐樂河在夏邑為響河在永城為巴河東南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為最即古潁水次則開封之賈魯河即古汴水均宜一律挑濬此外如永城之酇溝夏邑之毛家

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岔河虞城之惠民溝商邱之北沙河大澗溝鹿邑之清水河浟甯之洪河攸河宜徧加疏濬一律通流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宗不能歸河者于田間多作溝渠導引或窪地聽爲澤藪庶不至漫溢得旨如議速行公復至山東查勘疏言館陶臨清等州縣濱河兩岸民埝向係民築民修請照直隸永定河工例每夫日給升米責成地方官督令修補從之又言山東水道疏濬兗州爲要曹州次之臣前已奏開伊家河今復將原估十丈河頭再展寬數丈使微山湖水建瓴而下則濟甯魚臺滕嶧以及江南之豐沛二縣地畝可普行涸出至水消後再有窩泊者就兗州言之魚臺縣

有舊運河界微山湖西面上接濟甯之牛頭河金鄉之涞河梆
林河應一律挑濬又泗河自濟甯姚安莊以下河身愈狹白馬
河中段之董家口與泗河相接應將二河之尾段挑濬至府河
爲泗水分支宜將泗河改建水閘其楊家壩亦改建石閘又濟
甯之興文鎮舊有河形宜挑濬以洩洸河盛漲就曹州言之則
應分二道西南之太行堤畔舊有順堤河今多淤墊宜疏濬東
北則現于八里廟增建滚壩當沙趙二河之衝于地勢最爲扼
要又沂水流入江南之駱馬湖見多淤塞應一併疏通以除水
患 諭曰朕正慮及沂州府每被水災覽奏有疏通駱馬湖諸
宜相度速辦又奏山東運河情形言南旺舊制係三分南行七

分北上今則北少南多應于分水口兩岸接長南壩收窄北壩俾順勢北行再將何家壩減低二尺放入北運于糧艘回空後嚴閉南閘使南運河下段堤岸畢出凡不能興工之處皆可興修庶明歲漕運無悞　諭曰恐爾等分身不及今又遣劉統勲前往專司運河工程此奏可與之酌辦也公復至上江請將亳州之兩河口及三道河淝河宋陽河太和之茨河阜河霍邱之高塘河宿州之澮河商邱之大沙河一律修濬旋至河南疏㵼自幹河外共開支河三十餘處如商邱之兩沙河虞城之兆家堤遂平之石洋河上蔡之柳堰河泥河小茅河新蔡之三岔河各相機疏築從此中州可永無水患疏入

上旨嘉獎二十三年夏工竣得 旨優敘 御製詩美之二十六年秋河決楊橋 命赴河南勘辦尋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兆惠公駐楊橋督工公躬自履勘塞決口二百餘丈又言沁水出五龍山性甚悍急沿河堤埝皆民辦此次工大費鉅請借帑興工以紓民力得 旨嘉允十二月工竣予優敘 御製中州治河碑序及公勞績二十八年二月 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 賜御製詩公濬蘆溝中泓疏金門求賢二壩築攔水埝瀹鳳河淤兼治北運河築南倉横堤以衛民居改疊道以復西流九月工竣請假回籍迎養 詔以潮河久未疏濬命歸途便道勘辦公奏宜厚蓄淸水以刷淤泥遇應開黄壩閘

則堵南股河頭應開西流閘則堵北股河頭便水匯入睢河力足衝刷庶無淤積之患至南北二河口宜築壩堵截俾兩河清水全歸睢河遇水漲時仍啟壩分洩于蓄洩乃為合宜

上嘉納焉三十一年　命公往勘江南淮徐支河其毗連山東河南者　命一體閱視三十六年復　命勘滄州一帶運河情形七月有　詔濬河利漕　命公往來調度查勘專司其事明年復　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　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省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列兩河淀泊本以豬水乃水退一尺則侵耕一尺既報陞科即呈請築埝致堤埝直矗激水橫決益甚請　敕所司一切

淀泊毋許報墾陞科並不得侵加堤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

上是其言降 勅嚴禁此公治水大略也當是時高宗軫念河防不惜捐千萬帑金以捍民患亦惟 公竭忠殫力足以仰副聖心云公諱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世居新建之雙港父思補康熙丁丑進士由建德令行取累官給事中祀名宦公其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成進士與館選八年 御試高等超擢侍讀學士轉少詹事晉詹事選內閣學士一任 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右

侍郎一任工部左侍郎兩任倉場侍郎三尹順天歷禮刑工二部尚書中間坐胡中藻逆詩事罷官尋授巾尤選侍講逾月復故後坐捕蝗不力降官未幾仍復故一入軍機三侍經筵一直南書房一典湖北鄉試兩典江南鄉試兩典浙江鄉試一充會試總裁又充會典四庫書總裁奉勅撰熱河志大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及錢錄等書公貌清癯眉有濃翠顧盼閃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摟奇語怪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歷一曹受一職手文書默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王師征伊犂公面奏軍務機宜天子大悅即賜御衣冠命乘傳赴巴里坤治事會逆酋莽

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
縛解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
暫留爲衞而發麥以飼之
上皆奬許公聰強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𡌴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與大學士劉公統勲先
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 命踵至雖侍 內廷綜六部而英簜
款關足跡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次訊邳州某牧短發
車價事明年 命在太倉訊王閭冒冢主事及明年 命往閩
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
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而奉 命勘

水利前後至八次兩次丁憂回籍均于未服闋時奉 特召入
京視事其眷倚若此公讞獄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過
事善于應變而立意一歸慈厚自盛京歸奏免八旗生息銀長
司寇時奏免盜葠者死勘災楊橋時奏災區急宜賑恤請不拘
成例一面查點一面散給庶無坐轉溝壑之虞又言粥廠爲利
最溥有司恐聚衆生事往往阻格不行不知各縣均設粥廠則
彼境之人不入此境又于一縣中分四鄉散給自不至于擁擠
上立予施行公所位皆有名績他人得其一皆足自名而其尤
關國計民瘼者則治水爲最著也三十八年五月公病噎
上日遣御醫診視請解職弗許 賜詩慰問加太子太傅公感

溯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越二日薨年六十有二
上聞軫悼派散秩大臣率侍衛十員往奠醊賜祭賜葬諡文達予行簡恩賞內閣中書命一體會試喪歸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河堤老兵戍卒皆泣歎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澤公儒雅提唱宏獎道滁洲攜歐陽文忠像丙御題得允所請凡扈從侍宴及慶典大禮所進賡颺紀頌之作皆稱旨書法近宋臣張即之
上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命公補書人莫能辨平居不言人過惟以人命最重果報不爽爲勸戒見失意者即惻惻不安必曲折使得其所在戶部是久所入隨手施與嘗典衣度歲人

不外也。方勘豫災時、子麟卒。太夫人書訓曰。窮黎皆赤子。勿以爾予傷遑公事。公爲節慟。聞者誦之。公彌留時語左右曰。吾爲燕子磯水神君。輩江行所次。苟酹巵酒。弗敢辭。有老嫗曰。昔太夫人禱磯邊神祠。如有身。公之去。求可知也。子麟。庚辰進士。官編修。師。國子監生。皆前卒。行簡官至兵部侍郎。直隸總督。

行簡字敬之。乾隆四十三年。以中書直軍機處。擢內閣士讀。四十九年。隨大學士阿文成公赴甘肅。勦石峰堡逆回。旋赴河南察治河工。明年出知甯武府。調平陽。五十五年。請改京職便養。優詔以知府服俸。任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由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六年。以太僕少卿奉　命赴陝西犒軍。時教匪

未請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疏言川陝兵虛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陝然後偪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又言自寶雞至褒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于要害設大營隔城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川督勒保公陳廉頗相下之義兩帥大和途次鳳縣晉本寺卿 賞花翎授河南布政使調江甯丁母憂歸八年授福建布政使調直隸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藪匯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禪受禮成 特旨盡免虧負而地方大吏鉤稽傳偵吏於

成格不能盡豁除或借以爲彌縫之具公以謂非淸釐無以塞僥倖條煩苛遂一以淸釐爲首務福建布政司冊目十有一公劃分子目千五百有奇支解者毫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直隸民逋議分年帶徵官逋議分年罰繳又得若干萬坐是兩行省積弊一淸尋 命加兵部侍郎署直隸總督坐永定河決降二秩留任九月自天津赴永定河督工途次得疾不起 優旨照總督例 賜邺 賜祭葬諡恭勤子元善 賜舉人官內閣中書

梁文定公事略

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峰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人父文標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嘗曰彼自罹于法耳何爲瘐苦之累遷刑部主事公生有異禀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儕十九舉乾隆六年鄉試明年考取内閣中書十三年戊辰以一甲一名 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十九年遷司業二十一年典試廣東復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鼎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江

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鑑別茂異大江南北士翕然宗之尋坐署廣東糧道時失察折色事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甯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明年授江甯布政使又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荆州將軍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餽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宜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撫湖南公以經術飭吏治清風惠政不嬈以守官捐俸修唐鐵佛寺池產青蓮花時以爲瑞三十八年　特召直軍機處署禮吏侍郎時朱文正公致書公曰君以封疆大吏入贊樞密願以清吏源培民服端士氣三言爲獻公深然之明年

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旬是　召對屢從無間昕夕充經筵
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
順天鄉試擢戶部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協辦大學
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憂　駕南巡　賜休沐上冢鄉鄰榮焉五
十年春與千叟宴於　乾清宮夏拜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公以文學受知在
帝左右敬慎縝密不以寵利居功粹然儒者在昔有宋由大魁
入政府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
高宗朝六十年中實遘其三公以經世才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密勿論思時目爲讀書眞宰相其天

性學養尤足稱其遭遇云公體素清臒五十一年仲冬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衞傳　旨存問越月十三日薨于位
高宗軫悼加贈太子太保　命　皇子往奠　賚白金千兩治
喪　賜諡文定公始終承眷惟其端亮勤恪信之者深也公性
孝友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甓祭盡禮顛沛中不
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
謹官侍郎時以巳官貤封焉性好學喪才所至名士如歸公退
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篤故人誼貧賤交終身不忘晚秉
樞要從游益廣渾穆中涇渭秩然清儉不名一錢俸入輒隨手
盡三黨皆德之詩文與臨書法得唐人風致著有敬思堂文集

薨年六十有四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九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文正公事略

朱文正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居蕭山祖登俊官長陽知縣父文炳官盩厔知縣始遷籍爲大興人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爲湖北令相友善淸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名冠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脩累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道毀和合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

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袁自位假平臺灣功濫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識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二十九年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誤無擾有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明年調山西又明年就遷布政使秋奏五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潰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遠二城谷十餘萬石搭放兵糈以省采買而免紅利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公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佈

民隱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倈疏劾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又明年入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顧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
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與村民同渡賑宿泗碭山靈璧五河盱
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堤六十餘丈民乃
安復請展春賑手自散給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
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市
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餾進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
廣東尋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暎咭唎
國入貢呈土物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
旨內召曰將用爲大學士也俄以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

湖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綢繆之咎寢前　命仍授安徽巡撫會
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
流言皖屬多匿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
籌防禦徧詣潁亳等屬聚長老教誡張文告簡而明民大感化
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撫任宿靈璧水合肥定遠巢
來安全椒旱皆親賑之民忘其災明年蒙亳復水賑卹如之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膺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樞心于昭在上我

皇上純孝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于古而欲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尚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霶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于觀人嚴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也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　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　國家大政事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開

自軍機大臣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
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總裁典己未會試調戶部尙書時
土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
不浮于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
公思之不寐綜其徵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
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
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
前因東蘆錢價過賤以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
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應無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

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漲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准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政供有常經而民實官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稿奏
上皆韙之嘉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太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復坐違例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 賜食駱驛于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即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陽宜 制以戶

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春夏
省爲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
傳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公第公在翰林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
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謁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疾
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公年七十有六矣九月公休
上曰侍卿八十當爲壽詩　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賫　賜詩

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俟　召對每入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蹶舁歸第　賜御醫視疾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謝獻詩

上將親臨公第丁丑復　命戴公來問疾夜逾半公薨

上震悼泣諭羣臣降　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述淹通器宇醇厚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延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為端人正士昇倚方殷遽聞溘逝深為痛悼初六日朕親臨賜奠已賜陀羅經被可令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先往奠醊給內帑銀二千五百兩治喪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降　制曰乾隆朝惟故大學士

劉統勳蒙

皇考鑒其品節　賜謚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統勳于署總督

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敭

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

道即少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撰諸謚法實足

當正字而無愧着即賜謚文正毋庸內閣擬請也又曰本日朕

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

未已可再令皇二子前往代朕賜奠侯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
前往祖奠月送以示朕眷懷舊學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鉞于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侯
恭阿拉　諭祭公第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悽惻　命大臣詣墓賜奠
高宗實錄成以公總修八載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闋後以
京卿用公在翰林時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必嘉賞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　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時或寄示命和公官督撫時

仁宗皇帝在書房常預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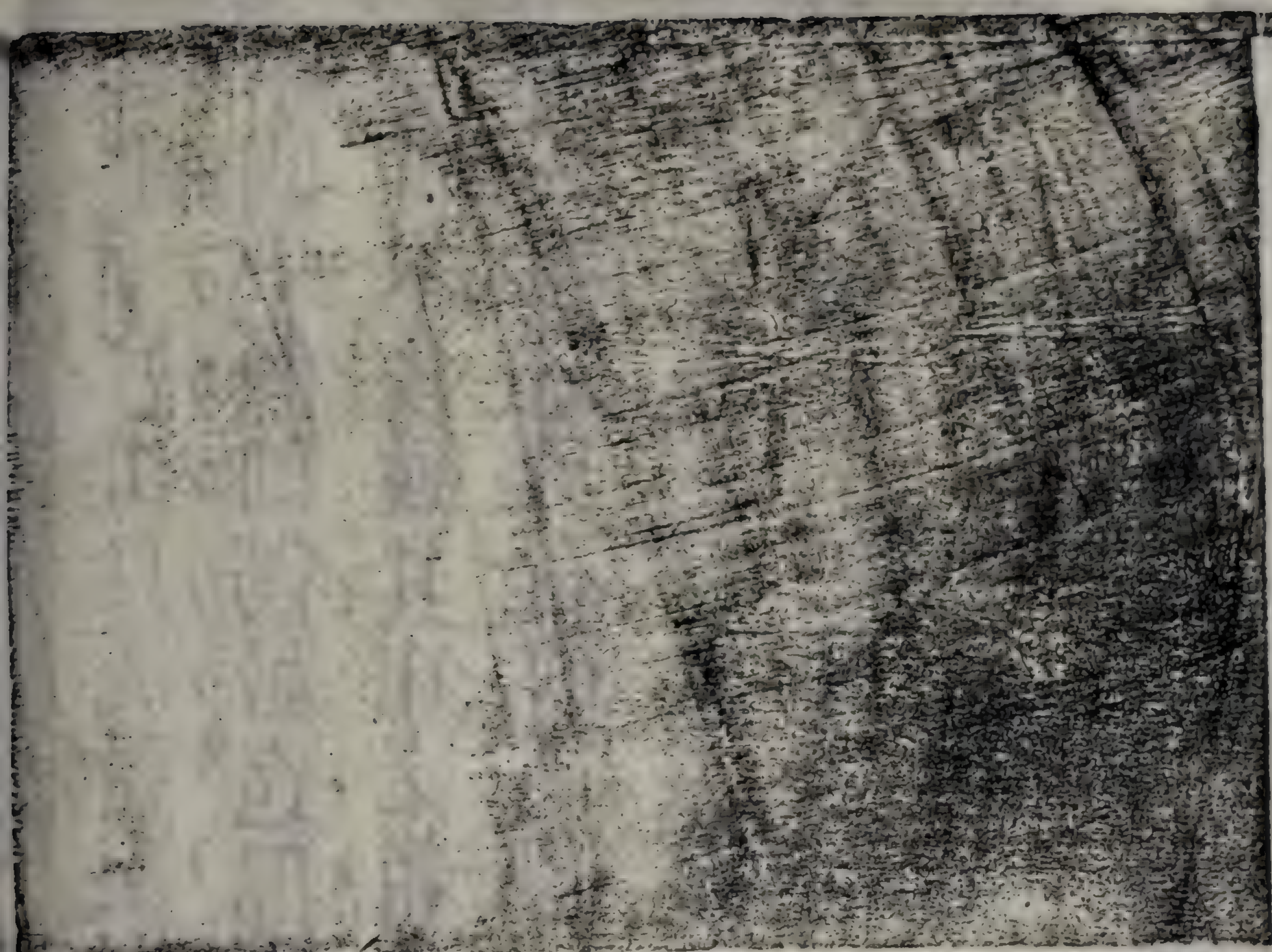
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為一冊題曰蒹葭遠目日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云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就虛欺于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閒反覆敷陳不以為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所著知不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賜題律詩四章于卷首公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銳意求樸學

才士黃景仁張鵬蛟死深惋惜焉通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典試事不受外僚贈遺承宣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涖治惟公未受一錢公官于外崖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務情操亮節海內仰之撫院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留而月歸公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尤篤孝友父病兄跪而以身薇棠之慟母氏早世事庶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寡嫂盡敬撫兄子如己子三鄉故交靡不周卹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戰由脊上貫于頂甘液

自是不泄。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虛言也。年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御製抒痛詩有云。平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有兒三。曰堂。曰垣。曰猗。猗字竹君。與公齊名。另有傳。





傅襄烈公事略

公諱傅清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一等公李榮保次子也由藍翎侍衛洊擢副都統雍正五年授天津總兵九年 命以副都統充駐藏大臣先是西藏郡王頗羅鼐有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默特那木札勒 上獎頗羅鼐勞績令自保一子襲爵頗羅鼐以次子對十二年頗羅鼐卒 詔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又慮其年幼未必能洽服眾心 諭公逐處留心訪查凡有未治之處卽行指示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公疏言准葛爾夷使目下進藏熬茶各隘應增兵防範并寄飭各寺廟喇嘛知之疏入 廷議酌調

數千。于緊要處防守毋涉張皇恐伊等聞而生懼十三年春懋茶事竣 命馳驛來京補天津總兵擢古北口提督十四年調固原提督十月駐藏副都統紀山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性情乖戾與達賴喇嘛有隙請將達賴喇嘛移駐泰甯

上訓飭之 詔公以都統銜由固原馳驛赴藏與紀山遇事籌商十二月紀山復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告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奈事 詔公沿途細訪勿墮其術中時

命侍郎拉布登往代紀山公途中覆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搆兵事恐未確或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處兄地捏詞詐稱臣抵藏時察看情形辦理 得旨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乖戾詭

詢畢之後必生事或乘伊與兄搆兵以取戰爲名相機擒剿或
俟明年章嘉呼圖克圖起藏熬茶時以兵護送乘閒殲除二者
孰爲利便其熟籌具奏十五年五月公抵藏偕拉布敦公合疏
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暴死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擅調兵甲運礮
赴隆海　諭曰此時當靜以俟之俟其自起自止俟回藏後將
如何舉動之處再取進止九月疏劾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往後
藏時誣搆卜倫第巴等籍沒其產及逐其兄子戮辱頗羅鼐舊
人殆盡兄帶兵二千餘在距前藏三百餘里之達木地方駐扎
諭以道途遙遠可暫聽之十月奏逆跡漸著宜相機擒治
上命副都統班第赴藏並　密諭川督策楞備兵援勦時珠爾

默特那木札勒陰通準噶爾絕我郵置軍書不達者旬日公與
拉公決計勦除是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岡
公署登樓數其罪手刃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糾衆圍樓縱火
施鎗礮達賴喇嘛遣救不得入公被創自盡拉公亦遇害十一
月策海馳疏聞
上以公等為國捐軀深用憫惜不覺涕零又 諭曰珠爾默特
那木札勒反形已露若不先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
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堪嘉閔非若漢霍光之誘
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徇迫於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
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其各贈

一等伯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春秋致祭傅淸并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各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並將二臣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將借二臣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乎十六年春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白金萬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賜謚襄烈
御製詩紀其事未幾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第達等縛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等至藏奏誅逆僧立名號勾結準噶爾求發兵爲聲援設非二臣決意除害則貽禍藏地將不可言

詔特建雙忠祠列入祀典為實心為國者勸自是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而西藏遂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德于達賴喇嘛撥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而國事仍不盡與聞云

拉壯果公事略

公諱拉布敦姓棟鄂氏滿洲正黄旗人父錫勒達官尚書康熙五十五年公由閑散襲輕車都尉雍正七年赴北路軍營隨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勦準噶爾于和通呼爾哈淖爾公與賊連戰數晝夜斬獲甚衆十年隨額駙策凌敗賊于額爾德尼昭授世管佐領十一年查驗軍營超勇人員 賞戴孔雀翎十二年奉
命率兵越阿爾台山偵探乾隆元年補參領六年授副都統八年授北路軍營參贊大臣九年授定邊左副將軍疏言偵悉布爾吉推河有厄爾特宰桑額勒愼等十餘戶駐牧布延圖河源有烏梁海得木齊札木禪等十餘戶駐牧布爾吉推河在阿爾

台山梁外布延圖河源在阿爾台山梁內均距卡倫不遠現密劄坐卡侍衛等嚴防詔軍機大臣等議尋議伊等或因避雪而來但日久未免生事準噶爾夷使哈柳現在京應諭以各守定界毋任意遊牧令還告台吉噶爾丹策凌即撤回從之十年疏言烏梁海得木齊烏爾巴齊等避雪駐牧黃列書魯克距卡倫甚近託爾和烏蘭及布延圖哈瑪爾沙海卡倫外皆有準噶爾人嚴飭坐卡侍衛小心防範　報聞十一年還京補副都統十三年署古北口提督十三年四月駐藏副都統傅清期滿　命公往代十月　諭曰據拉布敦奏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已嚴飭各卡嚴密防守如有準

夷來到即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最宜查一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毋得稍滋事端藏內不可容留準夷一人十四年還京授工部左侍郎仍兼副都統並署漢軍都統十二月　命仍赴藏辦事傅公亦復往十五年九月擢左都御史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公與傅公決計翦除十月十三日召至通司岡公數其罪而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糾眾肆逆公及傅公遂同遇害事聞

上軫悼　諭獎其奮不顧身忠誠卓越心甚苦而功甚大照一等伯人祀賢良昭忠二祠　恩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初籍隸鑲紅旗至是　命入正黃旗十六年　命立祠通司岡樞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治喪銀萬兩仍　賜祭葬如例諡壯果並
特建雙忠祠祀之嗣子隆保襲職

班義烈公事略

公諱班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由官學生授中書遷內閣侍讀晉內閣侍讀學士雍正二年擢內閣學士五年遷理藩院侍郎坐事左遷學士九年　賜孔雀翎十一年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兵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擢湖廣總督湖南鎮草永綏苗人不法偕巡撫馮光裕等籌勦閱兩月事竣優詔獎敘五年丁母憂六年仍直軍機處七年授兵部尚書兼議政大臣管理藩院事十一年署山西巡撫尋　召還十三年授內大臣赴金川軍營辦理糧餉加太子少保六月赴軍前督攻昔嶺一路尋署四川巡撫八月復赴軍前坐事降侍郎十四

年以副都統由四川赴青海辦事十五年調赴西藏辦事未至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設計誅之旋爲逆黨羅卜藏札什所害十二月公抵藏羅卜藏札什等伏誅十六年　論防準噶爾竊藏十七年　召回京補都統兼管理藩院事仍充軍機大臣十八年署兩廣總督緝獲增城東莞奸民王克臣等寘之法明年　召回京授兵部尚書赴北路軍營署定邊左副將軍當是時準噶爾內亂杜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臺吉阿睦爾撒納和碩台吉班珠爾等相繼降具陳準噶爾臺吉達瓦齊昏暴狀　詔定于明歲進勦諭公籌辦軍務十月奏擒烏梁海宰桑車根赤倫等收戸口千

崈遣兵擒瑪木特等盡收其屬。諭曰班第自抵軍營以來
勇果斷調遣合宜其子世襲子爵授領侍衛內大臣仍賞白
十兩十二月授定北將軍入都。陛見面陳軍務二十年正
兩路出師公以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
沁親王色騰布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為參贊永常
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扎拉豐阿
內大臣鄂容安為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
贊繼之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
烏里雅蘇台各攜兩月糧約會于博羅塔拉河時兩副將軍皆
準夷渠帥率其舊屬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人台吉噶

爾臧多爾濟及舊回會和卓木先後迎降于是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駱驛道左師行數千里無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而是時達瓦齊在伊犁日縱酒為樂不設備比聞大軍至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偏徵兵而自率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軍獲其調軍者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信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即乘夜建大軍之纛大呼入其營萬衆瓦解達瓦齊以二千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入

干渠大勞遂死齊踰冰嶺而走回部僅存百餘騎以烏什城阿奇伯克霍吉斯爲己所善也援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郎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受之皆赦其死　詔獎公功封一等誠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縧朝珠而阿睦爾撒納亦晉封雙親王食雙親王俸餘匹賞有差于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犁和碩特治烏魯木齊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名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噶台吉汗迺盛伊犂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擬俟事定仍眾建而分其力而阿睦爾撒納志未饜必欲爲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于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公爲難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諱其降自言統領蒙古滿漢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意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有詔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逆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斯無信而入覲期迫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旨以阿睦爾

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逆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逆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尚無信寔事且中変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從間道兆遁使迎其孥於扎布堪河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台大臣阿蘭泰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阿逆既叛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喇嘛宰桑爭刧掠軍台蠭起應之時大兵已撤僅留兵五百駐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班公與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里至烏蘭庫圖勒被圍力不支

遂各自盡

上初聞公等陷賊信 命傅諭公等以兵少力弱爲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宜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不必遽以身殉及聞公等引決自戕狀

上大軫悼即以公子巴祿襲誠勇公爵二十一年三月大軍復定伊犁將軍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哈薩克逆黨次第就縛阿逆竄死俄羅斯七月 詔曰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前已降旨親臨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䘏其令入祀昭忠祠尋 賜祭葬如禮謚義烈明年 特建雙忠祠祀之 御製詩紀其事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御筆親爲製贊

鄂剛烈公事略

公諱鄂容安字休如號虛亭滿洲厢藍旗人大學士鄂文端公長子也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編修入直南書房遷侍講轉侍讀擢詹事時文端公承 旨奏辭再三 諭曰朕用人悉秉至公古云非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蓋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上斯不愧世臣可爲國家宣力朕觀鄂容安及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朱軾之子朱必堦皆能遵守家訓祗受國恩况容安若靄向蒙
皇考命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量材加恩即寓裁成之道秋八月 命入上書房隨福敏行走七年以

興聞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免官八年　命仍直上書房授祭酒十年署兵部侍郎襲三等伯爵十二年授兵部左侍郎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國子監十月授河南巡撫十二月以辦送金川兵差妥協　賞戴孔雀翎十四年疏陳文武各屬官優劣

上嘉之河臣顧琮公任署總漕　諭公就近料理豫省河務豫省有伏牛山居嵩山南界連秦楚二省袤延八百餘里山深箐密公于查閱營伍之便周歷查勘飭員幷不時巡察以防伏匪又豫省各關其近秦省者陝州有硤石關靈寶有函谷關閿鄉有大谷關近楚省者淅川有荆子關信陽有平靖關桐柏有犂

耙口俱通商大道公恐奸宄潛藏餘行保甲嚴禁　諭獎其認
事認眞時衛輝參將阮玉堂因鞭責兵丁過甚致譁噪公以玉
堂失職應題參但兵丁藉鬧遽參營弁恐啟驕悍之漸奏請嚴
拏兵丁定擬後解玉堂任
上是之詩　賜所襲爵號曰襄勤開歸陳三府地勢窪下多水
患并開濬溝渠不足資宣洩公應尋諸幹河如賈魯河大沙
河渦河俱各深通惟惠濟一河上流須開濬其各支河內應
開濬者開封則有鄭州之金水河七星河中牟之[illegible]河祥符之
城東鼓河南陽儀封之周家河尉氏之乾河陳州則有太康之
燕城河西華商水之消河睢甯之東西蔡河枯河古黃河項城

之蔡河沉河歸德則有甯陵之舊沙河考城商邱之沙河睢州之橫河桃河司家河姬家之大城河鹿邑之清水河黑河皆為承受溝洫貫注幹河之要道公酌量工程難易或分年帶挑或借給口糧用民力籌辦並于各屬挑濬處每歲終核勤惰為縣劾使工員咸知慎重疏閒　諭曰如此留心方副委任勉之十月

上巡幸河南公奏紳民感沐　皇仁願捐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充公用　諭曰朕巡幸方岳一應費用皆準開銷正項曾何藉于輸將鄂容安此奏甚錯謬著傳　旨嚴飭其紳民樂輸之項俱着令給還先是湖廣總督永興與布政使嚴瑞龍疏劾湖

北巡撫唐綏祖婪贓累萬奉　旨削職逮問永興尋丁憂回京
諭新督阿里衮嚴審至是阿公參奏瑞龍收受平餘等款　命
公赴楚會辦四月合疏參永興于進京時私受贐贈　詔奪永
興職交部治罪五月訊明綏祖並無婪贓情事惟縱容鑪頭私
買銅鉛添鑄瑞龍收受平餘四千八百兩入己屬實
上命給還綏祖家産來京候旨錄用尋敕部另擬永興等罪公
尋疏言河北鎮屬九營暨臣標左右二營公費不敷查南陽等
十縣官租積谷不過二萬餘石銀不及四千兩各州縣民食既
有常平義社等倉原不藉此接濟請撥歸各營疏下軍機大臣
議行八月調山東巡撫時濟南府屬夏秋被水糧價抗而沿海

之登萊青三府地僻山險轉運尤難公奏請照乾隆十三年例暫弛海禁招商前往奉天糴運以資接濟商船出入照例稽察從之十七年疏言運河全隄自台莊至德州千有餘里素稱卑薄每年伏秋兩汛兼風雨浸汕又漕船往來不撅牽日漸殘塌臣與河臣顧琮會籌應及時估修計需銀十五萬三千餘兩又單隄何無堡房應照黃河例每三里建堡房二需銀二千一十八兩得旨允行十月調江西巡撫時上猶縣逆犯何亞四就獲公親往勘地勢奏請移駐千把總及巡檢縣丞等官用資彈壓從之十八年擢兩江總督十一月命同侍郎嵇公璜等查勘高家堰堤工并籌辦下河疏濬事宜十九年奏言江南

地廣事繁胥役最工作弊臣查得淮安等府屬有藉賑弊混得
贓分肥者蘇州等府屬有收漕舞弊婪贓者徐州府屬有辦差
工料滋弊者除將各犯嚴懲外如本官於中染指及知情故縱
者嚴加治罪即失察亦分別懲警至胥役原有經制名數乃江
浙胥役非冒缺頂補即永遠充辦一役在册外有無名白役至
十數名之多因公詭詐大爲吏治民生之累現飭各屬藉查嚴
禁濵補朋充俾易約束得旨嘉奬四月加太子少傅八月
上以杜爾伯特台吉策楞烏巴什台吉阿睦爾撒納先後來降
詔以公年力壯盛勇敢有爲一切緊要機宜均能曉暢著速赴
行在面聆指授軍行事宜十二月授西路參贊大臣偕總督劉

公統勳籌辦糧馬二十年正月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哨探兵由西路進剿　命公同進且　詔公於進兵時凡準回部落內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一一詢之土人細爲記載以資採輯五月大軍定伊犂直抵達瓦齊所居之格登達瓦齊遁公偕喀爾喀郡王青袞雜卜等收其遊牧獲達瓦齊之叔及其孥並喇嘛六千人六月達瓦齊就擒公同班第公駐守伊犂時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蓄異志謀據伊犂公與班公密疏劾之　命趣阿睦爾撒納赴　覲熱河尋命公與薩喇勒以兵至塔爾巴噶台相機擒勦會阿逆中道叛逆黨應之台站亦與班公被陷力戰自盡都統策楞公以狀聞

上軫悼卽令其次子鄂津襲襄勤伯爵二十一年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詔祀昭忠祠　賜祭葬如例謚剛烈　特建雙
忠祠　御製詩旌之並　命馘逆酋阿巴噶斯克什木耳于柩
前致祭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公好學嗜義與雷公鋐同直上書房每欲雷指其闕
雷曰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果決有擔當可爲君信但每見相國
公如春風風入君尚未至此耳公深然之自兩江　召赴西陲
以八日夜馳抵京師旣入對還至兵部不歸家毋夫人就見之
一慟而別及其　賜謚也閣臣以公由詞館起家擬文烈文剛
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合之蓋

聖深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

明果烈公事畧 弟奎林

公諱明瑞字筠亭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子也由官學生襲世爵授二等侍衛乾隆二十一年　命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中時阿睦爾撒納叛竄哈薩克公隨定邊將軍達勒黨阿追之再戰皆捷授副都統二十三年夏追擊推素隆集塞逃入八十餘戶降之殲其拒戰者收駝馬軍器得　旨嘉獎遷戶部右侍郎明年授參贊大臣　御前侍衛　詔以公領兵奮勇加號承恩毅勇公五月隨將軍兆惠勦逆回霍集占于葉爾羌　賞雲騎尉世職八月逆酋大小和卓木遁公率銳卒九百追及之賊衆六千餘負嵎固守公奮擊大敗之賊恃其

馬力復來拒戰陣斬二百餘級生擒及傷竄者無算。賞戴雙眼花翎其一等承恩毅男公世襲罔替二十六年伊犁回部平。詔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既忠且壯屢建宏勳愜予所望遂擢都統轉左侍郎授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授伊犁將軍明年敘功給騎都尉世職三十年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五百餘人乘夜焚掠據城為變公派副都統觀音保往援旋聞駐烏什之副都統素誠自戕公即統兵進時參贊納世通先帶兵至烏什之鄂托巴什及觀公至納世通派令勿臨毋進勦復兵攔止公進兵公不可仍統兵進奏入

上嘉之抵烏什賊衆二千出犯公及觀公擊敗之奪獲台弋殺賊二百餘黨負劍入城城堅山險公設長圍困之有 旨命查勘妻城狂縱激變納世通淩辱回衆及副都統弁瑺阿掩飾兵敗狀 詔尚書阿桂赴烏什傳 旨將納世通弁瑺阿正法賊困守既久謀夜襲大營公偵知之嚴備以待賊至掩擊之賴黑木圖拉中箭死賊復推其父爲阿奇木悉衆死守公簡巴圖魯兵六百人中夜攜雲梯潛往薄其城先登東北隅賊未覺梃刃交下守陴賊驚竄官兵循城北至東南毀其堞天明收軍仍逼城築壘斷其樵汲賊糧盡內潰縛獻首逆四十二人遂克烏什城 詔責公未將所獲犯嚴訊起釁緣由及素誠激變罪狀遽

行正法。命奪職留任。時與阿公奏回部事宜八則。拘如所請行。三十二年。緬甸滋擾。總督楊應琚措置乖方獲罪。三月。詔以公總督雲貴兼兵部尚書議政大臣。經理軍務。發滿洲兵三千。及鎖蜀兵二萬餘。大舉征緬。十月。授將軍。仍管總督事。議分兩路進兵。公由本弗孟艮攻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猛密老官屯攻北路。約會于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涇糧以行。十一月三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公自率兵萬二千。結浮橋渡錫箔江。遂進攻蠻結。賊衆二萬。六十柵環濬深溝。列象陣以待。領隊大臣觀

音保等率兵先據山之左營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額賊柵甚堅其法立五木爲柵而聚兵其中我鎗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擊我兵輒中此賊長技也總兵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始與賊遇一呼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縱橫抉盪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殲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皆宵遁當鏖戰時公分兵爲十二隊首先陷陣目受傷仍策馬指揮不少挫我兵以一當百羣象皆返奔蓋賊自新街交綏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駭喙不敢復抗矣捷聞　諭曰明瑞秉性純誠親冒矢石雖目受鎗傷猶鼓勇直前攛堅陷銳允宜特

沛恩施用示優異現在所襲之公係承恩世爵可特授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以彰殊績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十二月師次革竜地近天生橋賊于山頂立柵拒守公令副都統達興阿領兵二千由大路進佯爲奪渡之勢自督兵從開道繞至上游乘霧渡河進據山梁賊驚潰殲馘二十餘軍聲大振進至家孔迷失道而軍糧已罄集諸將議進止無敢言退者公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于法不當退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此路之恩乃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向阿瓦又獲我

盡卽悉衆追及我于章子壩我軍且戰且行也

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公及觀公哈公等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二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凡六十日而後至至則從蠻土司皆道果得罕水二萬餘石濟軍時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北路猛密之師無消息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蓋茨猛籠餘糧人攜數升以自給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至是我兵營蠻化山巓賊即營于山半公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不決一死戰將恣肆于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興我三吹波倫即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出

營伏箐以待詰旦賊聞波倫聲果蟻附而上我軍萬衆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頂相籍我兵乘勢反擊死者四千有奇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里外不敢逼公休兵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于要路我軍往攻之不能拔得波竜人引出間道循往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于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于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攻柵不能克頓兵月餘

上以公久絕屯報趣額爾登額援之于是老官屯之賊亦至公抵〃猛育賊已集四五萬我軍尚分七營距宛頂糧台二百

里而領爾登額之援不至公乃令軍士乘夜出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領隊大臣孔村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公發數矢連殪賊尚餘一矢欲復射忽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公負數創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所以二十里氣竟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剖辮髮授家丁使歸報而縊于樹下家丁以不葉愴其月去時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震悼　特旨照班第例從優議卹　御製詩輓之四月柩至

京

上親臨賜奠尋　賜祭葬諡果烈入祀昭忠祠並于京師特建

專祠曰旌勇春秋致祭　御書折衝捍蓋四字額其祠公天性忠勇得人心草子堪之役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轉戰兩閱月未嘗一敗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日糧久絕僅煑牛炙一臠猶與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卒體恤倍至有傷病者不忍棄令士練舁以行故雖極困憊無怨言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尾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道梗不得達展轉徬徨洪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全師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皆得自達然後以身死賊中嗚呼烈矣方軍

勢曰廢時公戰益力嘗語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
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困極無
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于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忼慨
赴死所能及矣然公之死緬人不知也閱月餘威猶震屢遣使
達貝葉書乞降
上命拒之明年經略傅公至益恟懼求和乃班師而額爾登額
以罪直置極典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功臣中子惠倫襲一等公爵
弟奎林年十七即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
奮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其爲戚畹也性剛果尚廉節豁達黃

邁尤遠于權勢與季父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滞睥睨之每酒後論當世人才罕所當意所慕惟王保保王保保者元擴廓帖木兒明太祖所稱奇男子者也征緬甸金川俱在行閒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不介意騎馬飲酒自若待將領嚴而于士卒甚恕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卽安否則不先入暮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故皆樂爲用金川之役將軍溫公兵潰于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身無長物尤不問家計不憙佛法惡番僧尤甚捕盜賊及奸宄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田侍衛積功至都統金川平圖象紫光

閎襲承恩公出爲伊犂將軍被參贊海祿劾削公爵久之授台灣提督西番科爾喀犯邊 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蕆事行次上惜之祭葬有典祀子二其一出爲果烈公後

阿襄壯公事略 子誠武公豐伸客

公諱阿里袞字松崖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尹德官至領侍衛內大臣諡愨敬公由二等侍衛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四年授副都統尋授兵部侍郎五年偕僉都御史朱必堦往山東勘災調戶部侍郎六年侍郎梁詩正疏請令八旗人丁分置邊屯 命阿大學士查郎阿往奉天等處相度定議尋疏言寧古塔黑龍江所屬之吉林烏喇齊齊哈爾一帶平疇沃壤五穀皆宜江繞于外河貫于中山水取資不盡實堪屯種奏入經議政王大臣議以拉林阿爾楚哈最為膏腴地請先移駐滿兵千名屯墾種地將來者有成效由近及遠漸次舉行 詔如所

請八年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總督孫嘉淦
請逮濟世職御史胡定以許容挾私誣陷奏
上命公會鞫得容鍛鍊寃誣及嘉淦瞻徇扶同狀　詔濟世復
職容等論罪有差卽　命署湖南巡撫尋調山西十二年調撫
山東明年秋仍調山西蒲州民與陜西朝邑民爭黃河雞心灘
地互控　詔偕陜撫陳宏謀會勘以十之六給晉民十之四給
秦民耕種
上從之十五年擢湖廣總督先是總督永興布政使嚴瑞龍疏
劾巡撫唐綏祖巧詐營私累商肥橐各款
上命公及豫撫鄂容安會鞫尋奏綏祖無贓款惟縱容鹽頭私

買銅鉛添鑄屬實部議奪職有 詔永興瑞龍宜反坐綏祖來
京候 旨公奏調兩廣總督東莞縣民王亮臣等糾黨散劄謀
不軌公馳赴新城捕匪二百七十餘人置諸法得 旨獎叙未
幾以母憂回京九月補戶部侍郎兼管工部十九年授步軍統
領二十年署刑部尚書授都統尋授戶部尚書二十一年夏
命以領隊大臣赴西路軍營定西將軍達勒黨阿者公從兄也
時方率師至雅爾拉賊衆迎拒公至領兵進擊陣斬百七十餘
人生擒十一人追至里努喇復遇賊二千奮擊敗之殲賊三百
四十有奇擒其宰桑南孔布等
上嘉之尋 詔回京二十二年 命為領隊大臣辦巴里坤事

務會達勒黨阿瓊罪、詔以公襲果毅公爵尋坐逆首阿睦爾撒納乘間逃竄降補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九月沙拉斯瑪呢斯等游牧復叛掠台吉公帶兵二百偕都統滿福進勦獲男婦二百餘口二十三年正月我兵進勦路擒瑪呢斯等四月自魯克察赴巴里坤時將軍兆惠領兵薄葉爾羌城以四百餘人渡黑水進擊小和卓木霍集占率賊衆二萬圍之道遠馬之堅固守者三閱月先是

上命選馬三千餘匹濟軍以公爲參贊大臣自哈密進發擢兵部尚書兼都統二十二年正月副將軍富德統兵部呼爾璊遇賊騎五千轉戰五日夜會公解馬亦至乘夜分途衝陣賊大潰

斬馘千餘餘悉負創遁適會大和卓木中鎗走我兵復進屬道
賊將軍兆惠遂全師而出有　旨嘉獎賞雲騎尉世職七月逆
首霍集占逃阿爾楚爾公及參贊大臣明瑞阿桂二公進擊賊
大潰盡奪其家屬輜重逆回二千餘乞降復踰嶺追勦逸賊九
月命以參贊大臣留葉爾羌辦事　賜戴雙眼花翎二十五
年夏　召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公行次雅木扎爾聞賊掠台
站圍城堡即回哈什哈爾帥師力戰大敗之擒伯克邁喇木等
諭嘉其應機立辦迅速可嘉其子豐伸額授三等侍衛次子倭
盛額授藍翎侍衛十月擢公領侍衛內大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二十六年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明年授御前

大臣又明年署陝西巡撫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戶部尚書
協辦大學士兼管理部事三十三年授參贊大臣往雲南軍營
尋署雲南總督授副將軍駐永昌疏言沿邊夷民俱已復業請
于今冬借給銀兩購買籽糧牛具普行耕種秋成後照時價交
米還項其不敷兵糧在各土司地方採買藉省輓輸費得 旨
嘉獎三十四年九月偕經略大學士傅公合疏言猛公土司渾
覺等來降且願為嚮道進攻阿瓦獻象隻牛隻等物並採買早
臣運送軍前
上嘉之是月師次蠻暮十月至新街時傅公偕副將軍阿公領
兵剿街東月有賊三千餘船西餘扼河以拒公據戛鳩江西岸

派官兵七百餘人進剿伏賊百餘藏寨中我兵奮勇衝入賊遁又一寨賊藏四百人我官一擁而進賊棄壘逃奔餘賊亦並竄遁我軍奪寨三殺賊五十餘人　諭曰初次接仗即如此獲勝覽奏甚欣慰十二月以疾薨于軍事聞
天子震悼　詔嘉公久侍禁廷敭歷中外公誠恪慎宜力有年命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予謚襄壯三十五年
上以公先世額亦都遏必隆並以崇勳建立家祠德膺祀典
特詔以公祀祔而其先領侍衛內大臣音德着一併入祠用彰勳蓋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功臣中公子四人長豐伸額由侍衛襲果毅公爵乾隆三十四年擢領侍衛內大臣管理

三庫尋署兵部尚書授御前大臣兼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十七年金川用兵將溫福爲將軍　詔與阿桂並爲參贊大臣五月以巨礮擊傾東瑪賊巢力戰遂克東瑪

上嘉之六月攻破固卜濟山梁盡獲其碉卡七月攻克色爾渠大碉及卡房百餘十一月克明郭宗沿途碉卡敗賊于二雅山十二月克嘉巴山焚僧經樓擒僧格桑之父澤旺　詔以豐伸額爲副將軍與溫公阿公議分三路進兵遂駐軍宜喜三十八年夏進太子少保六月木果木師潰仍扼駐宜喜不動十一月阿公收復小金川始奉　命移兵丹壩三十九年冬攻克凱立葉山梁　賜元狐冠及貂褂尋攻格魯克古丫口奪賊碉五十

寨三百遂逼丹壩四十年夏克榮噶爾木城及勒吉爾博山梁進攻遜克爾宗圍將分三路並進賊不能支連取石碉十二敗賊弃營盡殲之 詔曰豐伸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能繼其祖其果毅公爵即係額亦都所傳襲著于果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奬 七月偕海蘭察等攻章噶壘戰克之八月與阿公四面分攻克勒烏圍官寨及轉經樓喇嘛寺四十一年正月克瑪爾古當噶山梁遂進圍噶拉依賊巢捷聞 詔再賞等子爵暫令公弟布延達賴承襲是月調戶部尚書 賞戴雙眼孔雀翎二月金川平 賜緞四十端白金四千兩四月凱旋上行郊勞禮賜 御用鞍轡馬一匹 命圖象紫光閣 親爲

製贊尋　命管崇文門稅務署左都御史兼署理藩院尚書十月授步軍統領兼管太常寺樂部四十二年兼管理部事務十月薨○

高宗軫悼　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人往奠茶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誠武

陸朗夫中丞事略

公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承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入直軍機處由戶部郎中出知登州府調濟南尋遷運河道擢臬使擢布政使事母病乞養歸終喪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擢湖南巡撫才一年薨公性淡泊不慕榮利惟于仁民利物之事朝夕研究多識前言往行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凡處事必衷諸道不意爲異同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爲郎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

源修月河任提刑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又與嘉
容約應駁之案以十日爲期不以遲延累州縣干議署承宣時
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耗羨會穀數
上嘗避之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王倫作亂拒濟甯州二
百里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
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且脅誘耶乃募鄉兵拒
守而身坐城闉任稽察民大安賊知濟甯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雖大不驚咸重公鎮定有方略云先是公直樞
垣至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傅文忠公深器公屢薦之
上亦知公深凡 巡幸必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整飭策

均蒙嘉獎初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改調運河皆以母
老蒙
聖恩體恤及爲藩司會巡撫國泰年少跳踉嗜酒好聲伎而喜
怒失當黷貨至亡算公規之弗聽反積怒事輒齟齬青州同知
員缺公稟補王某國不聽改補汪某公不下委劉巡撫自給之
公曰山東竟可無布政使矣遂以母病乞假不許乃自爲奏上
之得報可初無不爲公危也及巡撫敗
上益稱公夫就明決而後任藩司于某竟與國同抵罪焉母病
痰疾必得公侍側乃少安既得請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
夜不解衣聞母聲息即起扶掖之積六年遭喪既塟起晉運河

提工公博稽詳驗成備考六卷遂由藩司拜南撫之　命湖南
鹽務有歲餽公至峻卻之時鹽價奇昂遂勸減其半社倉捐谷
求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谷已足請停止催收見屬吏有親
老猶赴補者惻然閔之奏請申明定例凡親年七十以上者雖
有次丁但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嶽麓城南兩書
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為
膏火資其初涖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
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總督特昇額公以閱兵來長沙公迎
謁畢還署總督來候公方午食見所食皆菽乳菜韭訝之公曰
天久不雨地方官戒殺清齋屏為祈雨耳總督素豪後聞言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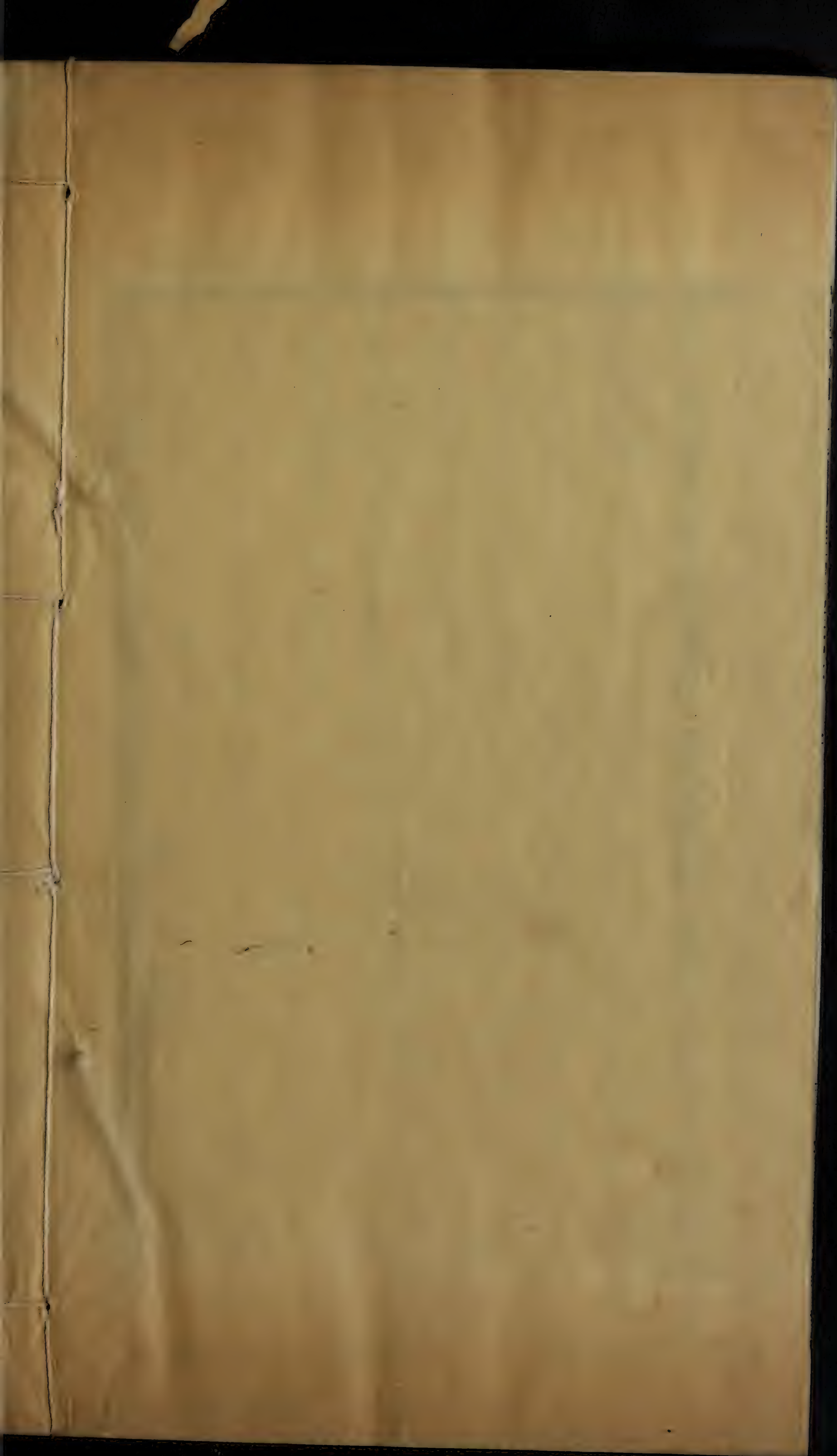
嘗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耶既歸寓乃盡撤之人樣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其感人者速也公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遺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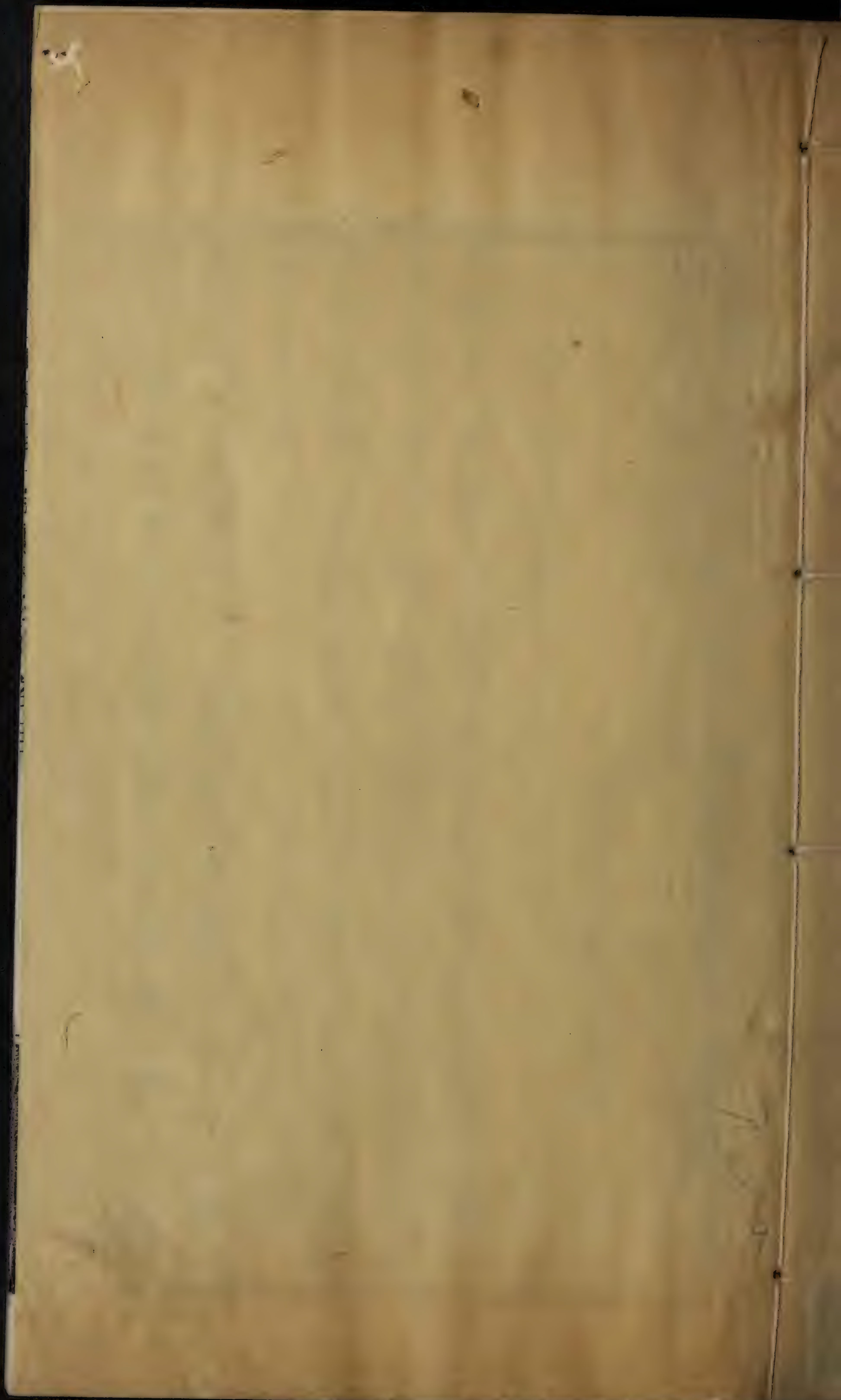
上深悼惜既而事有與公涉者 諭及之猶太息不置公奏社谷免徵事在臨終前一月得 旨允行 批飭回奏方伯承恩敢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歿二十餘日矣生平篤內行厚宗黨不立講學名而造至必于儒者冠昏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于禮者槩屏勿用所輯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急務多經世之文其自著曰河防要覽曰蓍錄切問齋古文身

夫詩集若干卷。敕祀鄉賢湖南祀公名宦有專祠公歿後桐城張侍郎若渟會疏請將甘薯錄飭交江浙大吏令民閒學種爲備荒之用。

卷之十九終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姓王氏諱昶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江蘇青浦人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家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　召試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入直軍機處史文靖蔣文肅梁文莊皆待以國士洊升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文

成公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奏請以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命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既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不靖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應之　詔尚書溫福代阿公移師四川勦辦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格桑罪遂克斑斕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奏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格桑遁澤旺降檻送京師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勖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遷員外郎三十八

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兩雪共夏溫公兵
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
公力疾叱馭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平書於幟火矢石中
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擢郎中
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
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僧格桑先病死以其首獻公草露布告捷
於是兩金川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
八次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　賜茶
賜宴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中懋著勞績可
授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時難人由科甲起家

賜花翎者惟大學士于公敏中及公而已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大理卿四十四年乞假歸營葬久授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扈 蹕南巡恭和 御詩七次同 鑾次嘉興授江西按察使抵任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鬭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闋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行通緝從之逆回田五伯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儆巡城籍丁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辨之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楨等戕官奉 命緝捕獲之五十一年遷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

書五十卷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明年擢
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以病乞休
上鑑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所居曰春
融堂嘉慶元年以
禪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蒙　召見　勅建言公密封以
進不留草夏歸青浦以分償滇銅鬻田宅入官居廟廡朋舊贈
遺以刻所著書五年重遊泮宮十一年六月六日病亟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公
之扈　雋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

致祭乾隆已卯庚辰壬午分校順天鄉試辛巳癸未分校會試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遊受業者二千餘人在京師與朱笥河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目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一統志續三通等書皆奉 勅與纂修焉又奉 勅刪定三藏經咒徧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勘覈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堤工等七案研求虛實無枉縱公之學無所不通早歲沈文慤選其詩與王鳳喈鳴盛吳企晉泰來錢竹汀大昕趙升之文哲曹來殷仁虎黃芳亭文蓮爲吳中七子名傳海外晚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皆稱 旨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

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唱風雅後進執經請業冊車錯互戶外屨恆滿士精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不可勝數公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尊朱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始入京師會秦文恭纂五禮通考即以吉禮屬公生平重倫紀尚名節在軍中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同文成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匪之傷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少與王鳳喈錢竹汀同學同年至是同歸老相與講求問學跌宕湖山尤快事焉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

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爲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爲繁碎分茅設蕝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邃於經縱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事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是開拓心胷增長識力渟泓迤演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所著春融堂詩文詞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編百六十卷青蒲詩傳三十二卷詞二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明詞綜十二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滇行日錄三卷屬車雜志二卷滇詔紀程適秦日錄商洛行程記豫章行程記雪鴻再錄使楚叢談臺懷隨筆各一卷青浦縣志太倉州志蒲褐山

房詩話如干卷。皆行世。餘若天下書院志。朝聞錄等。書未刻者。
倘書院種。



紀文達公事略

乾隆三十有八年。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閒紀公爲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餘種。皆公一手所訂。評隲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褎然巨觀。眞本朝大手筆也。公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世爲河閒獻縣著姓。祖天申。有譜行。歲饑出粟數萬石。

涖人無算矣容舒官姚安知府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
則汪洋成巨浸中夜輒有火光公大父夢火光入懷中而公生
光遂隱人以爲公實神物化身也少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夜坐
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乾隆
丁卯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闈中擬朱文正首卷以公
二塲表儷語冠時乃定公第一而文正亞之時阿文勤劉文正
與試事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　命遂以二人姓名
上文公與文正皆早受　特達之知職此故也明年文正中第
公遲至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己卯典試山西庚辰分
校禮部試辛巳京察記名以道府用壬午分校順天鄉試提督

福建學政癸未遷侍讀父憂歸服闋補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右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遲使盧見曾事論戍烏魯木齊辛卯　召還授編修癸巳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爲陸副憲錫熊陸侍郎費墀而公實綜其成總書局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丙申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知起居注己亥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甲辰充會試副考官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除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典武會試自後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

粥廠十賑饑民得旨六月開賑後增五厰自季夏至明年四
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典會試調兵部尚書已未典武會
試癸亥六月壽八十
上遣官賚上方珍物賜之命教習庶吉士是年奏婦女猝
遭强暴捆縛受汚不屈見戕者例不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
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
之屈膝賊廷哉請 勅下所司議與未被汚者略示區別 子
旌表下部議行乙丑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
保管國子監事二月十四日薨於位年八十有二有 詔紀昀
學問淹通由翰林洊歷正卿擢襄綸閣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

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最爲出力可賞陀羅經被派散秩
大臣帶侍衛十人而往賜奠並賞白金五百兩治喪尋　賜祭
葬予謚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
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今人所見獲
偶有一得輒自矜剏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
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而惟以
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自文集外所
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性坦率好滑稽有陳
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在
上前嘗以片語解紛實錄館請甄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
上黯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卷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
上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何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
上含笑事遂寢少與朱文正公不相下有文人相矜意後見文正所爲文大歎服以爲向不知公吾過矣自後交誼乃益摯云

畢秋帆尚書事略

嘉慶二年秋七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薨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間。著勳績。及移駐楚南。籌善後之策。苗境牧甯。

上聞公積勞遘疾。手足不仁。即馳 賜上藥。 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 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廢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 九重軫悼。贈太子太保。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恤死報功之褒。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諱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由休甯遷太倉州。後析置鎮洋。遂占籍焉。少穎悟。六歲。毋張太夫人手示

毛詩離騷過目即成誦太夫人工詩著有培遠堂集公承母訓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慤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旋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大學士傅文忠尚書汪文端裘文達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進士　廷對纚纚數千言議論剴切進呈擬第四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人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

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館中經進文字由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中允再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轉左庶子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二年

上親耕耤田御觀稼臺宣示御製詩給筆札令賡和詩成進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召見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即留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還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賑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䘏并免積欠四百萬尋擢陝西布政使護理巡撫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三十八年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䘏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六百五十餘頃募民開墾納賦爲賞䘏之用又

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學俾無散佚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特賜戴孔雀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母艱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調簡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事平
上諭閣臣曰畢沅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即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朕甚嘉焉可賞給一品頂戴其後平涼逆回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又復調兵助

勅又分兵出閒道繞其後俾不得地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旱而河水泛溢壞田廬公既受　命即奏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被災各州縣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荷　允行　手敕報曰如此盡心民瘼必徼天佑朕為彼一方民慶幸也遂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尋奉　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親履嶄嵒繪圖以進蒙嘉獎　御製淮源記述其事未幾　賞穿黃馬褂擢湖廣總督兵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甯陵商邱永城虞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

凡五閱月蒇事撫卹災黎調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災　旨撥運米麥十萬石減價平糶又命常平社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俾飢民得受傭值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暴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多淹沒公以江心窖金洲阻塞水道為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壩逼溜南趨以資保護修葺城垣堤岸及官署民房以工代賑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覲天津行在　賜御製詩隨於幄次賡相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溫諭不允是秋坐失察湖北姦民傳教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災　旨加

兩倍賑卹諭免秋糧及本年漕米遣官分赴豐收處購運糧食備來歲平糶六十年　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兩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石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　命拜疏而後行惟恐弗及也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即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既而大學士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涖楚檄調六省兵會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輓將相繼　大兵既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　詔撫諭咸感泣叩頭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

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勦連破蕭家巖箇子山長嶺衙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虛煽誘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陷 詔諸大帥分路攻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即選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攻克其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攻援之殲賊二千餘擒僞帥楊啟元等縣境悉平事聞 優詔褒美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鎭道邀擊賊滾青河口破之時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烟瘴霧中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亂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撤苗寨官兵而

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其同類讐殺者用以苗功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　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斷石柳鄧等遂　詔公馳往苗疆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寨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次第撤回公遵　旨留駐辰州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汎添設總兵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諸要隘皆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難民䘏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　旨勅部議行而公遽以炎瘴致疾薨於軍年六十有八朝野惜之公識量宏遠喜慍不形於色

遇條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眾莫識所措者公沈機獨斷雖萬口不能奪出仕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往來邊徼皆與之上下諏咨洞悉利弊歷數鎮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為明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每入覲　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

太上皇帝禪受禮成恭進典誥一篇淵雅得體　賞賚優渥前後所　賜御筆及上方珍物不可勝紀性篤孝遇二親諱日哀慕涕零嘗以幼孤承母教始得成立奏達　御前

上賜經訓克家四大字懸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　御書待雨

弟友愛視諸姪如已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生平篤於
故舊尤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泰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
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
酒唱酬無虛日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
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
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
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
書考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別爲考異附於本條下凡四易槀而成謂與學當究流別故有
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

校注又有開中勝蹟圖記西安省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極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詩文下筆即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一生得力在善讓而肯為人任事嘗值軍機期滿當出友人諸君重光屬公代公未及答而諸竟去公夜坐無事適陝督黃文襄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遂熟復之後數日廷對頒問屯田事條對獨精核進呈擬第四卷

上改第一而諸君居其次其侍親耕亦係代友值班昇日

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公對布穀即戴勝

上稱善因垂詢出身甚悉此簡在之所由也

上後語大臣族會於藉臣中開孩一人即謂此云



劉文恪公事略

公諱權之字德輿號雲用湖南長沙人父暐澤字湘客雍正庚戌進士由主事遷郎中出知泗城府有政績兄校之乾隆辛巳進士授檢討晉中允改郎中典試浙江督學貴州皆稱職公舉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由編修晉中允洗馬母憂歸服除適四庫全書目錄提要成公嘗爲纂修官議敘補侍講轉右庶子五十年大考二等擢大理少卿晉本寺卿遷左副都御史五十二年大挑直省舉人公條陳積弊請派出王大臣於 命下之日即赴內閣住宿其各部院司員俱迴避不令持槀入閣書吏並請派科道官二人稽查及令步軍統領衙門

會同五城御史一體巡察
上覽奏嘉綱如所請行是年所選得人都人士僉爲稱之公意
蓋有所指也五十六年擢禮部侍郎嘉慶三年調吏部左侍郎
四年
仁宗親政徵揚彰癉飭官常首擢公左都御史時湖南採買頗
爲民累公縷陳地方吏奉行不實往往藉端肥橐各情弊并請
赴鄰邑採辦以免派累得 旨通諭各督撫嗣後採補倉穀務
飭所屬在豐稔鄰縣按時值採買不許向本地派買并將向來
胥吏積弊嚴行查禁至社倉原係本地殷實之戶好義損輸爲
備荒之用近來官爲經理大半借端挪移日久并不歸款遇歉

歲顆粒全無以致殷實不願捐輸正人不願承辦是向來民法徒供官吏侵漁亦應一律查禁此後各省社倉仍聽本地殷富擇公正者自行辦理不假官吏之手以杜弊端而裕民食四川舉人朱璣條陳軍務前後數萬言公悉爲代奏尋以編修洪亮吉投遞書函語多狂直未即呈進有　旨查詢公自請議
上以公人品端正節次所陳奏事皆切實改爲降三級留任未幾遷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部院截取人員祗歸單月銓選公議增京陞一班庶常散館以知縣用者五缺後用其一公議令到班即選大挑舉人除新科不調仍截止近三科不得與挑公請令新科一并計算皆著爲令七年充軍機大臣管

理戶部三庫事　賜居海淀會三省教匪戡定
上以公素日陳奏多所建白兩次　命優敘九年考績　詔以
公在軍機處小心勤愼復于所司優敘尋調兵部尚書出勘河
南河工差還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尋因保奏
軍機章京欲將中書袁煦列入袁煦者公房師紀公昀女壻也
侍郎英和劾公瞻徇有　旨降編修尋遷侍讀晉侍讀學士十
一年遷光祿卿　命偕侍郎瑚素通阿往勘通州剝船虧損數
并嚴禁封雇民船之弊旋　命往眞定勘獄還推內閣學士九
月遷左都御史十二年遷兵部尚書仍　賜紫禁城騎馬十五
年協辦大學士　而充會典副總裁七月

上行秋獮禮　命偕儀親王永璇尚書明亮勒保等留京辦事十六年
上幸五台　命仍司留鑰五月拜　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充國史會典館正總裁復太子少保十七年管理戶部三庫事十八年考績
上以公襄贊綸扉夙夜匪懈　命優敘尋以足疾請假　賜御醫診視許原官致仕給半俸歸里後猶蒙　恩賜福字如意諸珍物二十三年六月有大星隕於湘東照汀水皆赤越翼日公薨壽八十　優卹悼惜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公性精明而出以厚敭歷京秩五十餘年以學行結　主知當官能舉其職所

敷奏嘗不令人知雖至親骨肉莫能述而曩典文衡實漢大臣中所罕覯計分校順天鄉試三校禮部試一典江南鄉試二貴州鄉試一順天鄉試二主禮部試一督安徽山東江蘇學政各一監臨順天鄉闈再讀 殿試卷四閱大考翰詹卷二門生故吏徧天下而公鑑空衡平未嘗有所私暱也子若璹以廕授主事官貴州直隸州若珪由副榜官員外郎出為湖北知府署漢黃德道死粵寇之難

王文端公事略

國朝二百年來由大魁以宰輔者凡數人順治丙戌則聊城傅公以漸丁亥則武進呂公宮己亥則崑山徐公元文乾隆丁巳則金壇于公敏中己未則番禺莊公有恭戊辰則會稽梁公國治辛巳則韓城王公杰也繼王而起者己亥則大庾戴公衢亨癸丑則吳縣潘公世恩而已數公相業皆可稱而王文端公風節爲尤著蓋公在相位實與和珅同列凡不附己者輒齮齕之公接以大體不爲悻悻狀頎之事而遇所當執汔不與和珅同卒能密贊 廟謨明正其罪此其所以尤難也公立朝四十餘年凡五典會試考前明三主禮部試者王元美輒推爲盛事我

朝范文肅李文勤陳文貞朱文端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諸城劉文正公長白介受祉宗伯則四主會試其五主會試者自熊文端公德定圃宗伯外得公而三然則公之敭歷遭逢屢司文衡可謂獨際其盛已公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先世自山西洪洞遷陝西之韓城生而端凝好學由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尹文端陳文恭爲江南督撫時皆禮公入幕府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舉鄉試次年舉會試先是

純皇帝嘗語近臣本朝百餘年來陝人無大魁者至是公應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上親拔爲第一人時值西陲戡定魁選適得西人北引見風度凝然

上益喜爲詩紀之由修撰累遷侍讀右庶子侍講學士少詹事入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吏禮四部侍郎擢左都御史

上詢及母夫人年歲 御書南陔承慶額賜之癸卯母憂歸甲辰即家擢兵部尚書趨赴 行在謝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久別知汝應念我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朱文正公扈 蹕相遇於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經筵講官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
傅　賜紫禁城騎馬乾隆五十一年丁未春拜東閣大學士總
理禮部事　賜居第花園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明年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
上製贊如初庚戌加太子太保甲寅冬公壽七十　御賜額曰
贊元錫嘏　賜聯曰臚名芸館魁多士沓福台階引大年及珊
朱冠服上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書房軍機禮部事戊
午仍值軍機歷充四庫三通國史　實錄諸館總裁公爲人廉
鯁質直素行無瑕疵在政府誠於奉職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卒莫能去也如此者十數年及

仁宗親政和珅以罪誅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將告歸復上疏其畧曰竊惟

皇上親政以來　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其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千慮之一得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

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財直以　國帑爲夤緣之具上官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轉爲說合懦者

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受代而後已一縣如此名縣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莫不爲怪名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寬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知所底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遷他處或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上整飭紀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尚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反覺寬舒今茲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官亦莫展一籌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

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歟固宜嚴束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給稟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民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勝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顧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其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驘羈賈賣

故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怒又有無可加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靡費并有賞綵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為應酬之隆殺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鄰省大員往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丁胥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斷不能支一皆取之庫格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係為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且遇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資民

力足以定議裁毋不知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必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款購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無關碍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亦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亦轉移之要策也況體恤民隱尤爲急務乎今軍務旣竣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毋復舊章或博稽衆論斟酌盡善斷自　睿裁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疏入

上嘉納焉嘉慶四年公以腹疾乞休　命公明安率太醫視之

函　賜內府人葠九月復請告　溫旨慰留許扶杖入　朝七年秋復請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　陛辭

詔將

皇考御前陳設玉鳩杖一枝加恩賞給俾得敬承　遺澤朕賦詩二章親書條幅并書聯語以寵其行再加賜人葠一斤用資頤養并頒餽品賜餞令馳驛回籍所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妥爲照料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　賜詩有云眞道一身立廊廟淸風兩袖返韓城足以槪公生平矣五月公抵里奏謝

手勑報云一路平安實深欣慰京師見望雨澤未能霑足用懃軍務略有端緒亦未全靖也特諭卿知之又　賜香餅藥錠等

物六月疏謝　手勅云卿在家頤養努力加餐益增康健京中自四月半得雨麥收不過五六分晚禾日見芃芃川楚軍情甚好大約五六月內可全靖矣嗣是公每有陳奏必奉

批八月奉　勅云卿在家頤養想益康健中元日經略奏靖邪匪全靖欣承

天恩

眷佑實深欽感特諭卿知之二十日起程幸山莊見住兩間房

行宮遙望西秦彌增想念十月　手勅云卿在家安善覽奏欣慰今賜卿神糕韭如意願永茂遐齡長延福壽十二月　賜勅云嚴寒沍凍諸惟珍攝用迓春祺益綿福履九年正月奉　手

詔云新春介祉福履益綿遙望關雲曷深記念親書福字并荷包等物附使帶去賜卿以迓鴻禧是月十日公及程夫人壽皆八十　御書福綏燕喜額并壽佛如意等珍物　命巡撫方維甸於其生日賚至家　賜之　賜詩有云　兩朝調鼎文恩被入秋齊眉壽域宏十二月公入都叩謝　詔許乘肩輿至隆宗門外扶杖入內朝　召見後屢有食物之　賜並疊前韻　賜之十年正月初十日薨於京邸　優詔悼悶　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　賞陀羅經被派榮郡王綿億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　賞　庫銀二千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諡文端公既歷典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酉庚戌禮部試又嘗爲湖南江南浙

孫文靖公事略

公諱士毅字智治别號補山浙江仁和人生而穎異讀書日數行下初贈公以家貧欲俟其長卽服賈學使勞青岳先生見而異之乃使習舉業將應童子試期迫公晝則誦習夜屬文漏三下思卧則起行庭中往還數四復構思旣而倦極沈沈睡矣夢中驚覺蹶然起以頭觸壁今極痛神氣大爽如此者屢日遂激夜不倦藝大進補弟子員讀益勤蓋公一生自樞垣儤直以及宣力邊疆旰夕未敢憚勞皆少年磨厲所致也乾隆巳卯舉於鄉年巳四十辛巳成進士歸候選班其明年上南巡 召試第一授内閣中書入軍機處陞侍讀雲南緬

匪不靖大學士傅文忠督督師令主章奏師還遷戶部郎中庚寅典湖南鄉試學學貴州擢大理少師授廣西布政使調雲南就遷巡撫總督李侍堯以贓敗坐不先舉劾落職發軍臺簿錄其家不名一錢

上轉嘉其廉潔行　命纂校四庫書授編修書成超擢太常少卿復出爲山東布政使時巡撫國泰以貪敗代之者爲明興公遇事多所匡正明公出巡公慮其僕從索擾委丞倅官與偕行有婪索者即稟聞明公亦聽之會有　旨查虧帑實數明公數月未奏公以爲不可明即令代草疏疏入

上旨國泰等罪不可追換立　賜自盡公旋遷廣西巡撫調廣

江順天考試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一典武會試所
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待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以必爲
君子而已嘗訓及門云爲政之道當開誠布公不可有意除弊
此弊除他弊興矣性寬厚然於世之以姑息爲寬大者極不然
之曰縱惡以取名如 國家何少從武功孫酉峰游聞關閩正
學及見陳文恭闡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生平於浮屠老子法
未嘗言及亦不加排斥有語及者輒不對曰吾未嘗習此也所
著有葆醕閣集愼園易說行於世

東粤民多獷悍正供銀米州縣不能征及奏銷往往墊解黠者遂延抗不繳公詳核弊竇爲冊賦法以清婪塘盜藪也屢治不悛復糾眾坦捕傷官公率兵張旗鼓環其窦而圍之命縛獻渠魁否則遷其民赭其地遂獲盜首七人寘諸法總督富勒渾縱僕婪索公以實奏聞　命公讞獄成

上嘉其持正授兩廣總督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接而潮州最近嚴兵爲之備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且徵餉皆叱嗟辦

上大悅晉太子太保　嘗戴雙眼花翎一等輕車都尉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幼子依關籲救

上命公往公時在潮先馳赴龍川奏至而　旨方下公遂自請
出關並調知維祁在其國良才縣境亦招聚義兵圖恢復飛驛
以聞　詔公由廣西直抵黎城別　命雲南提督烏大經由蒙
青進阮惠遣將拒於壽昌江又分兵屯嘉觀公至壽昌擊破之
進兵至市球江賊守禦甚固會月暮我兵隔岸與相持陽於下
游造浮橋作欲渡狀以綴賊密遣總兵張朝龍於上游暗渡繞
出賊後賊大亂公即勒兵乘筏鼓勇前殲其衆其屯嘉觀者遊
擊張純走之而副將慶成設伏要害亦擒僞指揮黎廷等天已
明乘勝至富良江賊大驚曰江在國門外無江是無安南也遂
盡收戰艦泊南岸悉衆拒守公察賊陣弗整急覓船筏載兵百

餘先勦江心賊奪其大船一賊稍退少間復來凡五六戰斬獲甚多賊膽落公因昏黑中賊不知我兵多少遂以所有船筏盡載兵令提督許世亨等於次日五鼓直衝彼岸賊不知所爲我軍分路追奔賊死者不可勝計有十餘船順風而逸張純追及之賊反拒我兵圍其船焚而沈諸江無脫者獲其爲印三遂克黎城黎氏宗族及百姓等俱伏迎道左阮惠遁歸富春是役也賊衆四萬守江我兵先至者僅千人公親統大軍入其國所向披靡烏大經之師但遙作聲援而已乃傳一旨復維祁封並馳報廣西巡撫孫永清送其家屬歸事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　賜寶石頂下　詔班師公亦貌視小醜

遁　旨凱撤而黎維祁本孱主也孤立無助阮惠乘間率餘黨傾國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維祁聞惠至輒攜家屬遁國內無主民皆竄賊勢復聚公欲以死報　國策馬直犯其鋒千總薛忠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公怒擊以鞭碎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同不能再進矣乃先率兵渡市球江奪據北岸以待後隊之至總兵李化龍行至浮橋失足溺水橋隨斷世亨等殁焉公遂入關維祁與其母子俱至安置南甯時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三日也公上疏自劾辭公爵繳還　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已過釋公罪允所辭公爵以福康安代之
命公仍駐鎮南關詗度阮惠知得罪　天朝悔懼求內附公嚴

斤之既怒其誠且以黎氏晉亂不堪立國遂與福公偕奏安南
不必用兵狀
上從其議尋授公兵部尚書充軍機大臣入直南書房　賜第
一區　賞紫禁城騎馬典順天鄉試是冬授四川總督蜀中多
盜鑄百物騰踊公請發價收繳以杜其弊
上題之下其法於他省未幾江南書吏冒征事發總督書麟獲
罪調兩江總督公至民遮訴多洪官吏爲別其重輕躬親研鞫
無枉縱徐州王平莊漫口未合馳抵毛城鋪督工蕭碭山靈璧
宿州及睢甯之十三社皆被水力營疏洩及撫卹事宜胥稱
旨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西藏巴勒布以貿易搆釁奪據攝

拉木地川督鄂輝討之公往攝其任籌軍糈駐打箭爐嗣以牛病轉運多遲親赴察木多途險峻馱載甚艱復至前藏藏地跬步皆山有瓦合丹達拉利諸名其中七十二峰最高者上下三百里盛夏雪湧如潮自峰頂順流下即成冰淋滑不受趾公乃募土人立其巔以繩繫腰縋而上稍迤處則步行然兩旁雪深無底一失足即杳不復見拉利山下有海子徑十里夏涉水春秋冬則踏冰而濟寒裂肌骨爲運道所必經公每遇險要必身先士卒人人感奮芻茭糗糧得無誤王子八月廓爾喀平 詔圖二十功臣像於紫光閣公與焉 御筆親製贊旋拜文淵閣大學士偕福康安和琳駐藏謀善後凡所經畫可永守公年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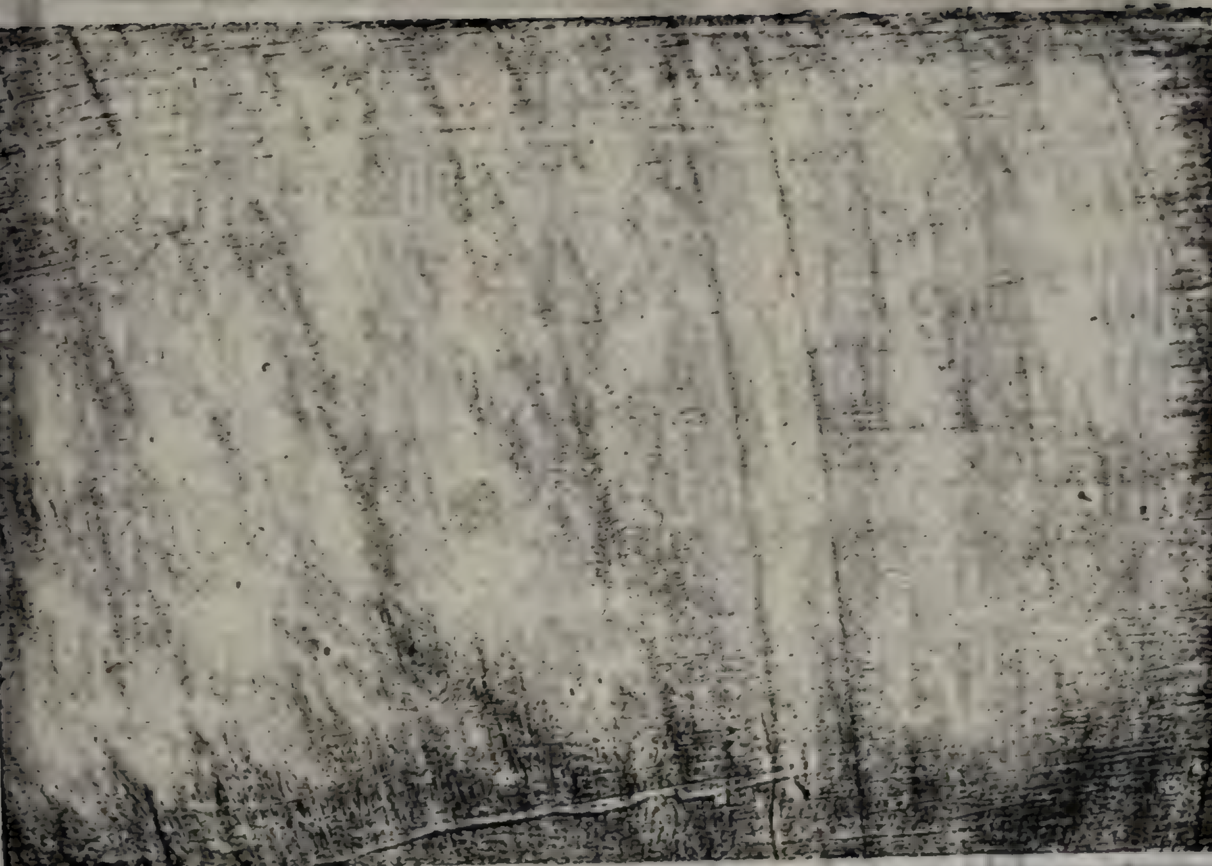
七十矣事未竣而湖南苗反延及蜀之秀山公馳遏其衝頃之
賊夥大軍所壓潛來窺公發兵縱擊斬首二百餘級擒賊自二
自後無敢入川境者嘉慶元年湖北秀民創白蓮教擾至酉陽
州公營於苗容屢勦賊賊屯小坳公由間道進攻出不意冒雨
登山先分兵奪其坐仙坪賊驚竄無何喊聲四起我兵不及賊
十之一公令參將何元卿固守山梁獨率二十八回營調防守
兵六百卒都司馬瑞圖等往斷賊救百元卿見賊陣忽動知公
至大呼騎下賊前後受敵遂不支元卿愈奮厲殺賊直至小坳
與公合聲勢益壯焚其巢俘獲無算以功封三等男公念賊巢
林立惟茶園溪最多宜分道進勦時大雨旬日火藥不然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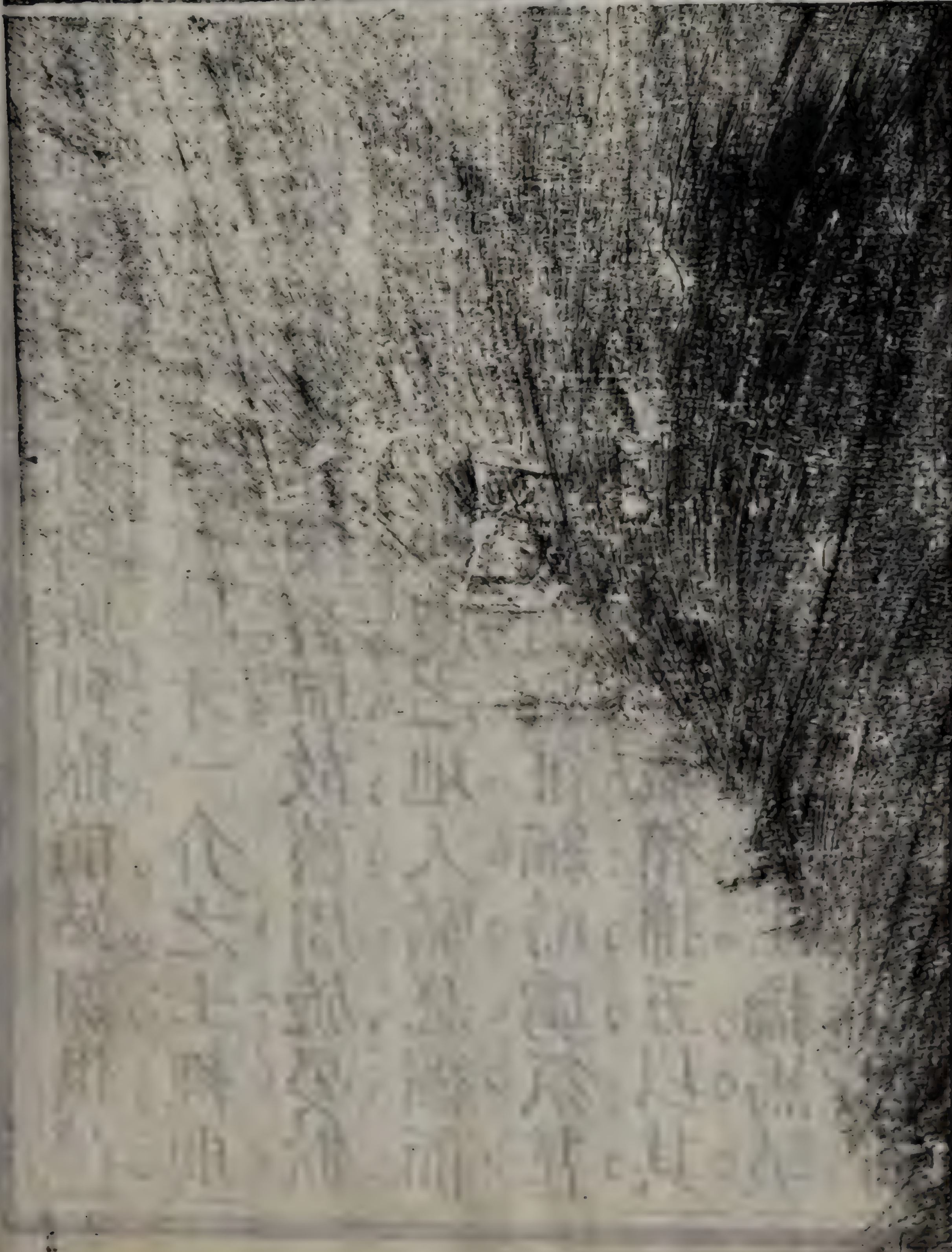
霧恐賊得預爲備乃負夜分軍爲四人持短兵登涌入呼聲震山各賊俱竄來茶圍溪千總張超執長矛先登斬其魁我兵勇氣百倍賊敗績追逐四十餘里積屍徧野餘渡河遁後濟者多溺斃賊既被大創退據紅巖堡之旗鼓寨公移營而前六月薨於軍中年七十有七

上聞震悼夜還公爵　命內臣護其喪歸　賜金　賜祭葬予諡文靖飾終之典有加禮長孫均襲伯爵入漢軍旗籍成公志也公性孝友事兩兄如父早歲與杭堇浦吳西林諸老輩相祇鏃故詩文能獨出機杼生平精力過人每日辨色起至中夜文檄塡委應之綽綽若無事猶作酬答書或數千言未嘗起草

兩江總督官尊向不甚理事公一反所爲所到撤前站謝供億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應時即見尤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均禮故事軍機大臣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與故舊周旋晏飲如平生歡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惡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糧斷公鞾中藏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暈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振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軍性愛石有米顛之癖督學黔中時得文石百有一枚因自署曰百一山房所著奏議若干卷百一山房文

集若干卷藏於家





董文恭公事略

公姓董氏諱誥字蔗林浙江富陽人父文恪公諱邦達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講侍讀學士乾隆十二年　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母授歸明年秋　命照前尚書梁詩正之例來京在內廷行走俟服闋時遇缺補用十五年補原官遷禮部右侍郎調工部旋調吏部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晉左都御史再晉工部尚書二十九年調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典陝西江西鄉試各一充會試副考官一武會試正考官二三十四年以年逾七十乞休　溫旨慰留七月薨於位　賜祭葬　予諡文恪公登乾隆二十八年

進士與館選授編修 命人懋勤殿寫金字經爲
孝聖憲皇后祝嘏三十四年遷右中允丁父憂服闋 命道南
書房轉左中允先是文恪公工繪事 御製詩題詠甚多其是
公繼武南齋簪筆之暇間涉藝事甚精
上深賞焉尋以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以侍讀學士充經筵講
官三十九年典江南鄉試遷內閣學士明年擢工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務尋調戶部充四庫館總裁 命輯滿洲源流考
充武英殿總裁四十四年 命爲軍機大臣 賜第西安門外
賞紫禁城騎馬四十九年甘肅石峰堡逆回平
上以公勤勞懋著 命優敘五十一年擢戶部尚書明年臺灣

逆匪林爽文就擒　命與二十功臣之列圖形紫光閣
高宗皇帝親爲製贊五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明年　詔刊石經
於太學充副總裁又明年廓爾喀平　命與十五功臣之列再
圖形紫光閣
上後親爲之贊五十五年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仍兼戶部
事二年丁生母憂　特旨賞陀羅經被遣御前侍衛豐伸殷
德帶領侍衛十員奠茶酒並　賜祭塟三年三月塟母畢詣
闕謝　恩　諭暫署刑部尚書事以方辦理秋審一時未得其
人也四年正月
太上皇晏駕

仁宗皇帝命恭理喪儀仍充軍機大臣總裁　實錄晉太子太
保五月服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國史館總裁九
月奉安
裕陵禮成　命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加太子大傅　賞黑狐端罩七年三省教匪
平
上以公自用兵以來稟擬慎勤　特予騎都尉世職子淇由任
子賞爲員外郎　詔以郎中用九年典順天鄉試尋管戶部三
庫事十二月
高宗實錄成　詔董誥在館八年始終其事宜加優獎又董

邦達從前未祀賢良祠可令入祀十三年典會試　賞密雲縣
房屋一所十四年晉太子太師三月公七十生辰　賜御書額
曰贊樞錫慶他珍物稱是復　賜御製七言詩有　兩朝知遇
一身肩之句十五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十六年再典會試明年
加太保十八年九月逆匪林清等就誅
上以公晝夜宣勞　命加三級及滑縣平有　詔優敘公次子
員外郎醰　特旨以郎中用二十年冬因病請致政　溫旨慰
留并以軍機處事繁　命改管兵部無庸兼管刑部事二十一
年再典順天鄉試二十二年春　命偕莊親王綿課等留京辦
事六月復　命管理刑部七月命管理行在刑部事務兼佩吏

部印鑰二十三年二月再疏乞休　優詔俞允十一月病益篤
特派御前侍衛載銓帶御醫往視是月薨　詔曰予告大學士
董誥自其父董邦達供職內廷濡承
皇考知遇洊擢尚書嗣董誥通籍詞垣荷
皇考眷注尤隆入直南書房供職書畫最勤且久洊躋卿貳用
爲軍機大臣兩經繪像賜贊襃嘉朕御極後晉擢綸扉宣力垂
四十年奉職恪勤且聞邸寓清貧原籍並無田宅益徵其持躬
端謹遽聞溘逝悼惜殊深已賞陀羅經被可晉贈太尉入祀賢
良祠派定親王綿恩率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十六日朕親
臨賜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其次子董醇服闋後以四品京

堂卹祿御製詩輓之並傳諭其家刻詩墓次尋賜祭塟謚文恭公自擢閣學後受特達之知閱殿試朝考並御試翰詹及考試試差諸卷凡校文之役無弗與迺巡幸秋獮諸六典罔不扈從每三載考績輒獎敘有加嘉慶七年敎匪平定

上明詔中外曰董誥經

皇考簡任多年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褒其實也其尤難者則在和珅用事時張威福排擠異己公與王文端諸公搘拄其間遇事多所救正每獨居深念慮若忘行若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其用意深隱不可驟識卒能仰贊

廟謨纖悉雖語秘外莫能知而公之識力深遠抑可得其大凡已公嗜學工詩古文好成就才儁當官能舉其職出入禁闥數十年進止皆有常度所進呈諸畫本

兩朝聖人並有題詠收入石渠寶笈三編然特公之餘技云

王文僖公事略 子宗誠

王公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三十六年充陝西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三十九年典廣東鄉試提督廣西學政四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典試江西遷司業擢侍講轉侍讀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八年再典廣東鄉試尋督湖北學政五十三年遷少詹事乞病歸旋丁內外艱嘉慶元年正月
太上皇帝舉行千叟宴公與焉 賜御製詩刻及玉鳩杖文綺等物七年補通政司副使遷光祿卿晉內閣學士明年補禮部侍郎提督順天學政十年擢左都御史晉禮部尚書管戶部三

庫事　命紫禁城騎馬充經筵講官十二年充尚書房總師傅
上以公部務殷繁不能逐日入直　命以部務餘暇入內廷不
必拘定日期惟留心查察功課如有怠惰曠誤者即據實劾奏
十三年以病乞休　溫詔慰留十四年恭遇　五旬萬壽慶典
加太子少保典會試兩充殿試讀卷官當是時公子宗誠已官
學士嘗隨公扈　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公父子同席
高宗實錄成宗誠以纂修官　賜宴禮部公適以尚書主席宗
誠又繼直上書房　奎章珍器　賞賚稠疊父子同朝極優渥
之遇蓋近今所無雖

睿皇帝亦以公兩世膺知遇廉謹自將時發天音而垂清
問也十八年公致仕又二年壽八十特賚如意及綺諸珍物
命侍郎成格齎往公詣宮門謝適
上出御經筵解御佩荷囊賜之二十一年薨優旨悼惜
命慶郡王永璘往奠尚書例議卹賜祭葬如禮予諡
文僖公性樂易與人交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懽款語移日見者
忘其爲達官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及多所成就應制諸作典
雅純正詞林中事有資耐論者率以屬公焉
宗誠字中孚又字廉甫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賜及
第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歷官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終兵部

尙書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當乾嘉時嘗爲雲南四川陝甘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光時屢充閱卷大臣門下士既多顯貴矣又以貴公子早取甲第早文僖公同直禁廷海內推榮遇而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者多避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禮賢愛士然過弊必發不稍受私謁歷官皆舉其職道光八年回疆戡定宣宗皇帝御午門受俘兵部尙書以組縛逆酋張格爾跪闕下宣旨畢引交刑部尙書押赴西市誅之故事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康熙雍正乾隆間舉行而嘉慶朝無之主萬衆爭覩歡歎詫爲盛事而宗誠實長兵部禮成以單功

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大司馬凡十有六年以道光十七
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例生平篤內行利而有
執守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居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若是而
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之公薨也　詔稱其清勤
端慎清慎勤人所知也若公之端則惟
聖主知之矣子元榜官兵部郎中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熊槐江宮保事略

公諱熊光字望岜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秦尚書承恩門秦公爻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眞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已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直軍機處尋擢侍讀遷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

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
保得畱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
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
臣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
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
奏官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
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
票擬本受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即爲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

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獻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罷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允善公甚嗛之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洎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熊光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和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聞甚厲人其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公識度或未服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授政者有聞矣公在政府六閱月和珅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已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憝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

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旣同省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賀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頁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涖楚督任而是口都察院有據廣東巳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

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庭言嘗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未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氣劇力疾治事而　溫旨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暎咭唎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雞頸洋其會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防禦咈蘭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賊氛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

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椗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已巳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意儒覆奏遂逮戍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籓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三月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性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楚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諭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

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勝防哉未幾

仁宗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公與戴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八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曰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
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叢集午後
腥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諭
太上皇帝嘗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
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
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諼時同列皆爲撟舌文端出以語人且曰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後有以文端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誚公奏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畏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

溺職已也是可以槪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㦲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日糧皖人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駢梟之移粵南下車尚崇王懸首藁而之信將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劉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巷而

州民復告密有村民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間詗之皆間所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燈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廹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玤溪筆錄皆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寶　謝振定　武億

公諱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一十六游同邑王表懷先生之門表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輙屏之以為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曰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通以取科第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編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

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

上曰嘗遣和珅往勘公意不謂然

上察其時色徐曰然則爾尙去可也公拜 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民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公許審其貌未幾僕還道出公此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塡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此反 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贍徇迴護得 旨查辦畢坐削級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和珅屢媒蘗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有鎘公三秩尋遣鄭

歸服闋補主事
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史　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
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
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抑贊　高深地
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憤可共見即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
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
學士和珅或於止入內有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
造辦之處大學士王杰尚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尚書福長
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
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

多歧以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遂啟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率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有門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為口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徃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
原備　幾暇顧問侯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遽入於未辦
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
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敕飭諸大臣仍
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其勵一
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
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跡入
上覽其言降　詔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　命竟日危坐
其間和珅益嗛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讒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貧衣裘薄嘗

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珅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讜言其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紀綱猶在和珅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之而已

仁宗既親政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酬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天下得益覩眞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破讜體省俗必譴責之然勤於訓士六年中未嘗褫一諸生士之服其敎者歷數十年如一日

雖非身受拔植者亦謳頌弗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將稱觴閽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數斤巡撫懼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蒼鬱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興酣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

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鬬毆事罣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
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抑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
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鐫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游擢總憲矣卽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　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褒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嘆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尙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試巡視南

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疏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有乘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吾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　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四年和珅敗　特旨以主事起用應　詔陳言即條上時務數事議論嶽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陜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慨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網羅當代文章都為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郎中君

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酗恣君聞即捕之成德尤倔强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强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

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駮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正置和珅於理 詔各舉所知大臣交薦君 勅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旨也而君先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刱范泉書院親課士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俱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留獄禱雨立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既

羅官槼主郡邑書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堂劄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有五若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及通鑑皆能闇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善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慶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燒肩一雞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尋僧飲天橋酒樓遇君招之人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百文敏公事略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淸門侍衛率尚醫馳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淚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啟同偕

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櫬入城遣　皇子即家賜奠祀臣議

優卹　子祭葬諡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寵翰哀答者一

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闌之秀氣生申甫之良

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儒臣所罕覯也公諱百

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

軍改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

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功穎異長益奮於
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
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
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開列而膺是 命公之承
異數自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丞巳未調順天叅
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戌
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領調廣東巡撫緝獲洋盜四
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蠹役一節尤得民心
及去任士民遮道酉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乃出城甲子擢湖

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
席洎楚三月以撫粤時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犁
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忠僕丙寅　命馳赴福建總理
軍糧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遷江蘇按察使擢
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要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粤洋久不靖巨寇
張保挾眾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贓濟水諸
弊籌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撥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
遇盜輒擊之洸海羣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
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裹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

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為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雖盱膽落諾為大人皆面縛句命公立撫其眾許奏乞貸死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為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海肅清

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　賜雙眼孔雀翎　賞輕車都尉公疏請僑設水師提督駐虎門從之辛未再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尚書

上以部事繁改左都御史兼部銜未兩月河決王家營授兩江
總督　命一力治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屢禱　華
崖是年九月
仁宗萬壽之辰　召見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　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
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為欣悅可賜名扎拉芬公奏謝　手詔優
荅有天賜麟兒語雖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也壬申大工合龍
疊荷　殊獎受　賞賚並以濟艘渡黃遄速　賞公子六品蔭
生癸酉拜協辦大學士管兩江總督公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

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河大要以謹守束淸壩爲第一義撓合者必重創之盡瘁河干者五年黃流迄無倒灌患卽盛漲亦速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御史吳雲馬屢奏劾公任用朱爾賡額貪黷侵欺所舉劾多失當
上命松筠初彭齡往按驗松公等奏所劾無實據
上曰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惑之主公聞之仰
天搏顙。嗚咽不能起立烏虖公之志良苦然明良一德之雅可謂盛矣明年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會爰監場饋遺二萬　詔
大學士托津尚書景安往勘白其誣。
上責初公妄奏。　命儀議公尋坐勘獄失入奪宮銜及協辦大

學士暫留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憂
甚
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樸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
一枝令曰某已蘼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稽緩一時者
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於巢
縣檻送轅門獻實抵極法無漏網者
上嘉異之謂實能秉正袪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賞還
雙眼花翎晉爵三等男公子晉五品廕生旋兼署安徽巡撫時
御史石承藻劾襄陽知府王樹勳係京城廣慧寺僧明心因犯
禁遞解回籍諱罪混捐得　旨逮訊　諭詢公曾與明心識面

在湖北復令王樹勳占休咎是否知其卽係一人公奏止知樹勳爲候補同知不意其卽係明心
上以事隔十餘年未必卽能辨識 命免議九月以病請開缺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松公往代其事仍 命公在江省調理疾瘳仍同任道 賜至公公自度不起口授遺疏逾時薨年六十有九軍民感哭不絕公少負文名復研貫史籍經濟閎深名益起時當軸頗欲延攬英賢以峻聲望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致浮沉冷局十餘年嘉慶初始歷重鎭勳望煒然 賞輕車都尉時尙未有子吳學士鼒寄詩云 天子知從無事日郎君貴在未生時公見之甚喜所自爲詩曰守意龕集

孫寄圃相國事略 蔣攸銛

公姓孫名玉庭字寄圃山東濟甯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爲監司洊擢臬藩巡撫大邦遷兩江總督拜協辦大學士晉體仁閣大學士任總督如故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被議降名公以廉介結
主知恪事
三朝歷敭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爲天下望生平最重識大體鋤剔姦蠹撫綏遠人不邀旦夕不可必之功銷患未萌天下陰受其賜粵東負山襟海重洋出沒孕納污垢其人嗜利輕生椎薶剽劫睚眦鬬訾號難治嘉慶間洋盜充斥舟師無功公之爲巡撫也奏稱自古但有海防未聞海戰惟當嚴守口岸添

駐弁兵禁淡水米糧以絕之而以米艇數十艘居中策應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爲不擊自斃之策而督臣銳意主勦其言不行久之師老盜勢遂議招撫誘以賞賚百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公抗疏力陳其弊謂盜匪非眞悔罪特爲貪利而來官吏意在貪功不惜重金爲市然罪貫滿萌陽避盜名陰攖盜實及有司鉤捕則踔飆駛海而去科其刦殺之罪極刑不足蔽辜今則以賞爲刑以招爲弭廢法縱惡莫此爲尤夫勦撫兼行之計莫如堅壁淸野斷接濟以絕其糧嚴口岸以防其突以主制客以逸待勞批亢擣虛馴致消耗如是則海道漸臻晏謐矣奏入。

睿廟韙之。公精於治盜購詗篝無不立獲嘗誅盜百七十有奇其楊阿㗸鄭阿訂爾忿棕各大盜並弋致之寘諸法李崇玉者陸豐甲子盜魁也瓜牙森鋸勢張甚長吏畏其潰癰朒縮不敢問公嘗檄獄潮州尚飭某鎮以舟師塞甲子港口截其入海之路別遣官率壯丁由陸路疾馳擒之部勒甫定碣石鎮李漢升適至堅請與俱公不欲其行且云爾去必僨事而勢不能禁距賊巢里許李鎮兵伍突鳴排鎗崇玉方飯大驚跳而逸比圍其廬僅獲賊之父母兄嫂子姪而已公據實入告有 旨逮漢升人皆服公先見潮州俗獷悍毛髮之隙輒刲刃其同姓者黨而報讐於是糾宗而鬩曰械鬭習爲常鄭馬兩姓鬭互殺百六

十餘人有孫昳輝者前山東金鄉令也嘗已革生員林哲甃其姓二十三人林亦甃孫姓滅其二獄積五年不決公往鞫之梟馬姓二十餘人而奏褫暎輝職餘按律抵罪遠近肅然 國家怙冒中外懷柔百族其最遠者爲暎咭唎近者爲安南暎咭唎在俄羅斯之東大西洋之北距中國數萬里乾隆間航海入貢安南在廣 太平府南自漢迄明如隸版圖繼淪異域然籲封修貢恪服素著自阮光平滅黎氏而有其國傳至光纘阮福映滅光纘而奪之嘉慶七年福映奉表稱本黎氏舊臣爲祖父復讐不敢無故稱兵且俘光纘所匿內地海盜莫觀扶等數十人械歸廣東而以光纘所受敕印獻諸

大朝頒請錫封時公巡撫廣西察其恭順以為國家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為衡而以其順逆於我者為準奏請納款得旨允行明年福映請以南越名其國公以名嫌趙佗不祥駮之睿廟詔福映恃功邀請心存叵測有海道邊關密飭防備之諭而福映自以世居越裳申請至再固不知南越之為嫌也公以謂嫌名不可蹈而邊隙不可開國體不可不尊而遠人不可不輯遂奏福映初得富春即遣使航海輸誠既有安南復遣使敂關請命懷畏德威足徵恭順使其不恭奚需名號不可以語言文字之未阻外夷歸花之心且百越之南本為夷域彼先有越裳繼有安南請錫號越南於肇嘉名之之中仍其舊域故

士之義泰入得　旨俞允嘉慶二十年暎咭唎入貢其使不能
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倔强遣之
睿廟不懌公適述職京師　召見垂問以公嘗撫粵悉夷情也
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
拜之儀其大班曰嘶噹咚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
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者夷禮之免冠
頓首也今貢使即嘶噹咚未謹於彼而驕於此者者
上問其國富强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
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
能强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　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

必責以中國之儀反覆開陳漏下四刻
睿廟大悅 優旨褒之皆兩國之求封入貢也 廟堂疑慮不
釋封疆大吏稍有邀揣倖功之心邀釁兵端且立起公未發而
預籌其收不敢鹵莽試鎮之以靜待之以誠全 國體而綏荒
服其計慮深長利豈廑在一時已哉道光初元樞元議條州縣
陋規算及舟車公謂非體力陳其不可
上立悟而止 優旨褒嘉許爲大臣其疏稾尤膾炙人口云公
以乾隆甲午舉於鄉試道光十四年甲子一周而公罷退里居
十年矣撫臣以重宴鹿鳴入告 諭旨賞四品服是年冬十月
薨春秋八十有三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溎以一甲一名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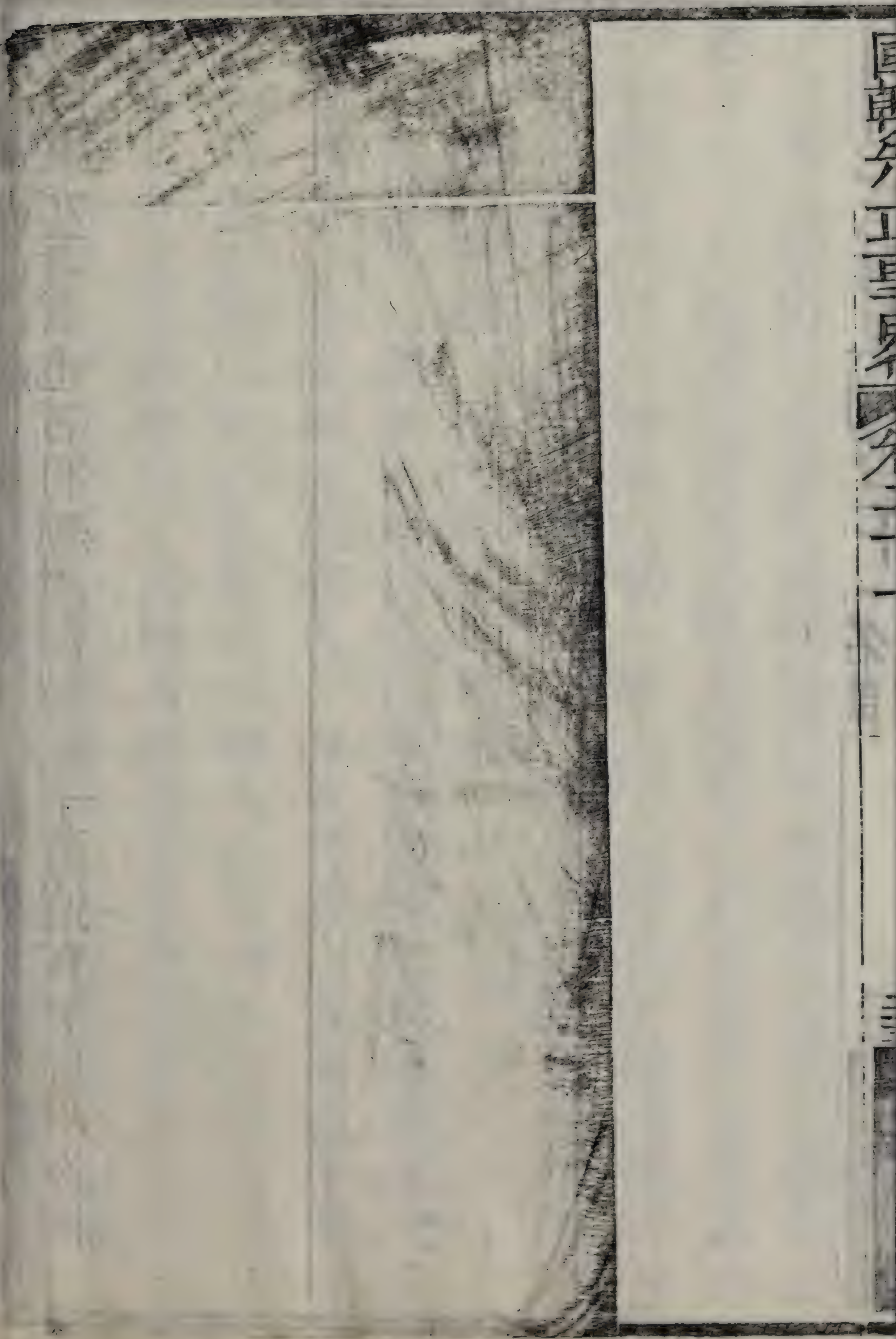
賜及第官至按察使世咸謂碩德之報同時有蔣襄平相國者後公九年成進士亦由大學士出爲兩江總督與公齊名

蔣公名攸銛字頴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父部年官知州生母徐氏禱於蘇郡五鴻山生公於江蘇布政司理問署中幼頴特年十三爲諸生十八舉順天鄉試出翁覃谿學士門劉文清公見其闈中試律詩擊節稱賞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十九成進士選庶吉士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五十二年以編修充福建副考官逾年丁外艱五十七年典貴州鄉試明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六十年典河南鄉試嘉慶元年 廣西學政丁內艱四年補御史史六年贛南道廣昌會匪

聚眾爲亂公往怡徼勵士民擒首惡誅之餘黨解散逾年丁生
母憂十年署惠湖嘉道明年擢江西按察使又明年擢雲南布
政使十四年擢江蘇巡撫調浙江明年入覲預　重華宮茶宴
是年冬調河督公以不諳河務辭　詔回浙江任十六年擢兩
廣總督入覲　賜戴花翎時暎咭唎有護貨兵船擅入內洋不
敢驅逐公飭停貿易以懲之亭計絀乃遵約如舊制二十二年
調四川總督川兵習尚驕縱公憂亂法犯者必懲習遂革乃
重修文翁石室遺址興學舍以造士成就者多二十四年公帶
領川中土司大頭目十四人入都恭祝　萬壽　召見十一次
親酌酒　賜之　賞賚有加禮道光二年內召爲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三年授直隸總督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明年公壽六十　賜御書宣勤篤祜額暨福壽字如意冠服文錦諸珍。六年典會試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八年授兩江總督。公自館選至入閣皆宰衡特進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十年坐鹽臬事左遷侍郎。召入都甍於旅次。帝深悼惜焉性聰强書牘皆過目不忘熟於左氏傳卿大夫氏族源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曾接一言隔數十年記憶不爽僚吏驚以爲神其爲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飭武備清吏源尤壹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爲念所薦達者多任封折蹟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熤劉公清趙公愼畛陶公澍林公

則餘其尤著者也著有繩枻齋詩集子蔚遠官至貴州巡撫



戴文端公事略

戴公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某由江都遷江西之大庾遂爲大庾人公第元由編修官太僕少卿公年十七舉本省鄉試尋應天津 召試 賜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時年二十有四明年典湖北鄉試有旨仍直軍機處秋獮扈 蹕獲麐以獻 御製詩美之并命和韻四十九年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典試湖南督廣東學政累遷中允侍講左庶子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

殊眷。蓋於是始。二年。賜三品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遷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趨事益勤。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戶部。充經筵講官。六年教習庶吉士。晉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十二月川楚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尚書。十年調戶部。總裁會試。入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十三年春。命視南河。子假省墓。并命視公叔均元病狀。十四年

仁宗五旬万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公

部。御製詩。賜之。有鳳閣隨筆一彥翹頭冠衆英之句十六年
三月。
上以綏懷西北屬國 幸五臺令 扈從回 蹕公途次得疾至
正定疾甚。命先歸馳至圓明園 賜第遂不起。年五十有七
事聞。
上軫悼。榮郡王綿億奉 命奠醊 賞陀羅經被及庫金千五
百兩治喪越五日
上親臨喪次奠爵三 贈太子太師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禮
部遵行。 諭祭禮內閣以易名請。 賜謚曰文端 國初承前
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軍事下議政王大臣雍正初西北陲

用兵始設軍機處特簡重臣親臣爲軍機大臣於是內閣之任轉輕故　本朝軍機大臣其重與魏晉六朝唐初之中書令五代之樞密院等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當國其專直殿閣者雖曆大拜閒要固絕殊焉惟公由大魁秉政前後直樞廷三十年其麻綍大謨鴻議之論敷陳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計迨教匪戡定仁宗皇帝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詔示天下及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造滕褒贊雖同直勳舊大僚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用是知公以樞輔勳相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也公性淸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

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朋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陷。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卽公立朝大指也。公屢典文衡。讀殿試卷者二。閱大考卷者二。閱庶常散館卷者一。皆矢慎矢公。御史花杰嘗劾公徇庇蘆商查有圻及讀卷舞弊。引洪瑩得大魁狀。公具疏辯。詔以長蘆商欠一事。係由鹽政綜覈。查有圻係官家與戴衢亨向有世誼。並非不可聯姻之人。至洪瑩原卷。已查取進呈。并召瑩入上書房。默寫試策。命皇次子監視。朕親加披閱。並無

不符且瑩係朕親拔第一。非由讀卷官所擬花杰任意汚衊應嚴加議處並將瑩原卷及默寫卷發交閱看以服其心杰尋自承冒昧而
上眷公乃益深四次考績皆優敘有持躬清正居心坦白之褒可謂明良一德者已子嘉端 欽賜舉人官知府而公叔父均元字可亭以乾隆乙未進士由編修後公十年官至東閣大學士坐事除名年九十六乃卒

不符且瑩係朕親

金蘭畦尚書事略　戴簡恪公敦元

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愼部中司官明愼者方總辦秋審其向書多取歷總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而英山金公持以能稱職爲

上所倚公性精敏自爲總辦侍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尚書益自力無所阿徇時天下讞獄者方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士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推鞫苟引律當否吏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比於是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然歲斷獄太少以千百計自同官至掌執事無有能執公所具啟從輕比者

烏虖可以觀公矣公明光儀字汝恭號蘭畦世爲安徽英山人由舉人取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再遷郎中五十三年俸滿截取知府仍留刑部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復輕刑部奏留又明年刑部奏請以四五品京堂用 允之嘉慶六年授光祿少卿因值殿辦秋審諸獄仍留刑部尋遷內閣侍讀學士山東按察使十年晉布政使逾年授刑部左侍郎先後 命往山東魚臺直隸天津及承德府平泉州等處勘獄均稱 旨十一年冬授江西巡撫奏江西積案繁多已設局清釐報聞尋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稟

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上生者
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緩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
緩情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仁宗覽奏曰官盜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歛之
臣甯有盜臣律意如是也烏虖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
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而并飭軍伍多以一人智
斷行之盡公仕宦數十年討必達乎至微力必推乎至巨持成
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削一切浮沇苟安之習自謂
卑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性好士聞之如
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

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緝修張惠言天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重名公請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汚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獷很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刺於地終公任拒不見烏虖此可以觀公矣公薨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年六十有六　詔稱公練習法律治事精勤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同朝有戴簡恪公者年輩略後於公亦由刑部屬官洊歷大司寇最有名

簡恪公姓戴氏名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也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殿試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總

旂桃審處濟擢郎中出爲肇高廉道道光壬午出江西按察遷
山西布政使踰年署湖南巡撫內召刑部侍郎擢刑部尚書壬
辰充會試副考官甲午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
太保　予諡簡恪其能舉其職與金公同而其性情志趣絕不
相類蓋一則苦心致力以求之一則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
吏自不能毫髮欺而其克持情法之平則一也公姿稟殊絕幼
嘗過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月盡讀之年歲郡縣縣以神童舉
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其一生綽然得自行其志
者亦名有以先之也目短視觀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過
家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既盡則終身不忘每至一

官所積牘覽一過他日使偶誤或上下其手爲姦利公輒摘而正之老吏皆吐舌無敢欺者每奏對
上有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故牘汨汨千萬言
上亦絕重之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皆肖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而居不廢職行無異趨有諾必踐蓋其恪也公之赴任高廉也以地方情形非素習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地本大都會粵人貿遷者往來如織公密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事之官有程限或以論限爲疑公笑曰得失有定分何汲汲爲在江西幕無賓客延屬吏之諳刑名者以自助不數月洞積牘四千餘獄某縣令素與公習以獲盜當遷秩令甲獲死囚三

名以上者許送部不及則否公定讞擬辟不及三人令試然失望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得代人命還已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自江西遷擢入覲途中日以麪餅六枚供饔飧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迎送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爲新任滸使者抵京師始與僕使命客至屏僕戶外責茶瀹酒輒躬爲之山西藩署有陋例曰釐頭銀十一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豢也何嬴餘之有遂革之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所治獄無縱無濫涖部事畢歸坐一室家人爲設食飮昬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牕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假歸武林時

大府諗之而籍展往餞飲羣官擁送鼓吹啟戟門呼公與馬公笑聚繳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任天而動多類此公餘手一編然卒爲詩文最喜天文律算書討論有年卒未嘗自立一說蓋其於讀書亦適然日之適然不忘非必欲有事焉耳其遭遇適如其生質時至而自合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卒之日笥無餘衣囷無餘粟庀其產不能百金其廉潔亦性成者非意於廉也不知有無之切於身也

上錫易名之典曰簡恪論者謂足概公生平云

董文恪公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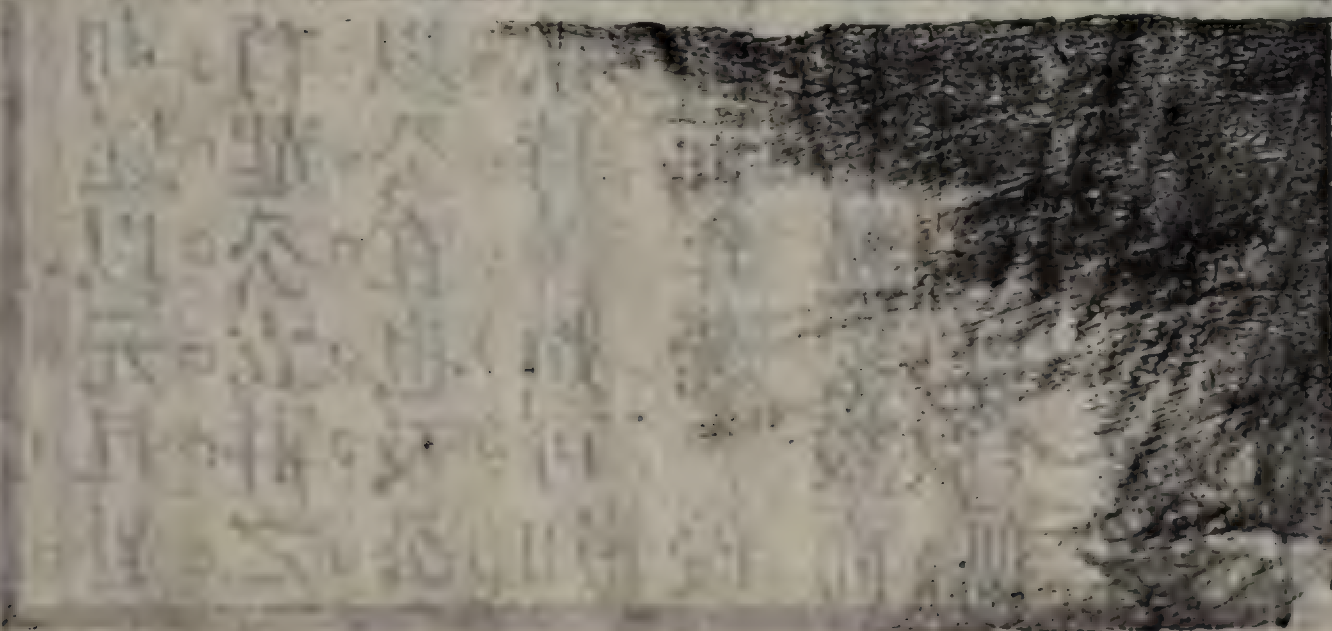
董公諱教曾、字益甫、江蘇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由詞臣入直軍機處。出爲藩臬。性强毅不阿。督撫皆敬憚之。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去。勒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尙爲一變。嘉慶十三年。擢安徽巡撫。時文敏公百齡方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公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公遺文敏書曰。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文敏默然。逾年調撫陝西。十七年調廣東。承文敏撫

賊之後。諸降人桀驁爲閭閻害公懲治甚力然不肯妄殺人廣州有死囚。遇赦減等改軍而逃獲之。擬斬決公以加等律不應死按察使持之一日公會。公問按察使曰。某囚可以不死君必欲死之何也。對曰。此廣州守所擬也。公誦元遺山詩曰安民天子命。待節我所持。時總督蔣公攸銛在坐亦以公言爲然囚竟得減死。二十二年擢閩浙總督。閩中錢糧疲甚民間多抗欠公極力清釐。福清武生林彌高慣訟包攬。阻衆不納縣令捕之爲其黨所截奪。官役皆被創公檄福州守及參將往捕不獲公怒。奏褫兩人冠服乃獲之。彌高遺書其黨使劫持合邑抗繳無一人敢納者。巡撫史公致光患之。公親鞫彌高。得其致書狀立縛

出而晉斬之福清人大懼又見彌高已死乃相率納糧且清積欠一時強宗悍族皆易轍諸郡肅然奏入上甚嘉焉漳泉二府多械鬬劫掠案龍溪令姚瑩捕得渠魁五人訊其案皆數十起旣承伏召其族長於庭詰之各具狀請罪乃皆杖斃之尸諸城門兇徒股栗逃出境巡撫史公下不如制疑之公曰漳人苦鬬殺久矣兇很之徒歲嘗殺人數百如兒戲官軍莫可如何吏捕辟不得正兇今姚令幸擒之若遂案傳質則係累必數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行省六百里即中解按律治之兇民無由知儆姚令朝捕而夕誅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自是悍俗爲少變海盜張保自女敘招撫後奏予

守備官故嘗肆擾七郡戕二大將粤人恨次骨屢圖殺之會文敏夫粤乃擒之入都改官閩中數遷至澎湖副將將擢總兵林文忠公則徐方爲御史疏論之乃止當是時閩洋復有盜公方治舟師姚瑩進曰張保有罪無功遷副將羣以爲過何不令其擊賊勝則收其功敗可治其罪即爲盜殺亦不足惜也公深然之保自是奔波海上盜平而保亦死公之任蜀藩也峩眉猓夷不靖公率兵馳往時圖功者衆咸請進剿公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玉石不分概行殄滅非所以廣　皇仁也堅不允廉得漢奸搆衅激變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捕誅之夷衆帖服及其撫陝西也溆浦嚴如熤方爲漢中知府公重其賢優

待之會歲歉嚴以督築城工出及歸已逾諸賬期遂以元旦赴
行省謁公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伏地頓首不肯起公立許之
爲破例陳請卒得　俞旨嚴在官得行其志者以公在也及公
去代之者爲朱勳嚴遂十年不獲　然則公之扶持善類可知
矣二十五年秋公在閩督任以疾乞休許之道光元年薨　優
詔悼惜　賜祭葬如制謚文恪公在督撫中最有名量宏毅而
識明果不徒以孜孜寡過稱嘗謂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爲無
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云刻於己爲儉儉於人爲刻人知儉與
刻之分其於涉世也過半矣趙文恪嘗歎爲名言書之日錄中



阮文達公事略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宋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敭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勉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眞其何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勉及公貴人以爲陰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三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三先生交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戴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

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召
對稱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
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搨本千三百有奇。修
鄭司農祠墓。明年。調浙江學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禪授
禮成。進交冊。諭獎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集。二年。修經籍纂
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輶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稾
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
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
歙鮑桂星。全椒吳鼒。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

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剪艇匪之羽翼　璽書嘉獎勗以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尋遣總兵岳璽等敗賊於大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小舟因烏鴉船皆盜劫掠公廉得姓名捕寘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會艇匪竄浙奏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督勦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之語在李忠毅公傳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賑卹有差蔡牽旋寇平陽定海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

經費銀歲四千兩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摅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又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請冊疏報得　旨勤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冬賑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剿海寇陣亡弁兵二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

者二十人重閲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上
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勦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
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幷率屬捐賑建白文公祠於西湖撰
經郛又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十年賑杭嘉湖
三郡饑撫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爲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
藥之老疾者別爲廠婦女有廁蓬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
里居成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皇淸碑版錄編瀛
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四庫未收書
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
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盜勦

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牽從安南同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勒甲械接濟賊糧之禁先後敗賊於沙鑊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澌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爲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本船隊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舞弊事奪官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但術學行而不區分門逕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 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畀晉少詹事內

閩學士十七年往山西河南勘審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河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干匪目朱毛俚等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耀等十七名置諸法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 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 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擔匪會交彩龍南縣會匪鍾錦龍長寗縣會匪郭秀峰瀘溪縣會匪陶省三等各論如律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閘校刻十三經注 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隄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 大黃窖大虎山肇慶府各礮

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隄修廣東通志二十四年秋入
京祝 嘏召對十一次 賜克食四十七次 恩賚有加
仁宗皇帝手酌玉杯 賜公同受 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
督蔣公攸銛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
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西時道光元年奏設郵鑪局修廣
州城及城北鎮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蘇詩徵百八十三
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詩刻 皇清經解為書百八十餘
種為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
多盜公飭屬嚴拏前後數千計其賀連交界姑婆山梟稱逋藪
公調兵擣其巢患乃息西洋貿易惟暎咭唎國貨最多性尤狡

興嘉慶二十一年嘗遣使入貢未許成禮而回逾年公准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遇事裁抑之夷船在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死有擊死民婦者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嘆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即飭傳諭兵頭獻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冀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聲言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即歸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遠遁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

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縛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中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開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變爲
朝廷憂公曰 國體爲大稅數爲經且索兇即長不可爲所欺詐力持二三月夷自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即踵至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抗弊歲絀課十餘萬 公首劾蠹吏力杜非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請酌留溢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劫掠爲邊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猓猓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

招猓猓二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耕種以禦野人會訛言總
督時帥兵進討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寨野人來
乞降並獻木刻誓八年十二月入覲　召對十次　賜紫禁
城騎馬及　御書春帖子等　召入乾清宮　面賜福壽字賞
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陛
見時年七十矣　賜御書福壽字克功錫祜扁額及尚方珍物
為公壽　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值車
里土司刁繩武與其叔刁太康鬨鬬因而赴官求助其時漢夷
流言皆謂當助侄滅叔公不為動檄鎮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
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刱其國

聚衆戕官經陵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令一夷一人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　手詔嘉之其鎭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

宣宗兩次謁　陵均　命畱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優詔許致仕仍食半俸瀕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田南萬株堂蕊以別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　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及尚方珍賚之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食全俸公疏謝上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本朝大

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淇文齊蔡范文肅鄂之端曹文正辰
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
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　優旨悼卹　賜祭葬。
予謚文達所著書曰揅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錢
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
禮圖汪容甫述學錢溉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
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皷崖考古錄孔子軒儀鄭堂集胡西棽
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僧誦若薦査集李四香筭書凡數十
家子常生官清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祜舉人官知府繼配
孔氏工詩著有唐宋舊經樓藁